# 宋代巴蜀文學通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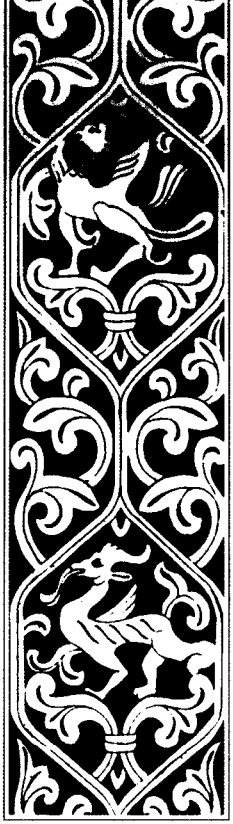
祝尚書 著

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四川大學『九八五工程』文化遺產與文化互動項目

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ISBN7-80659-722-0

9 787806 597224 >

ISBN 7-80659-722-0/I・238

定價：30.00圓

四川大學十五『211工程』重點建設學科項目
四川省『九五』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
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 宋代巴蜀文學通論

祝尚書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代巴蜀文學通論/祝尚書著.—成都:巴蜀書社,2005.6
(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叢書)
ISBN 7-80659-722-0

Ⅰ.宋… Ⅱ.祝… Ⅲ.文學史-四川省-宋代
Ⅳ.I209.97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43992 號

**宋代巴蜀文學通論** 祝尚書 著

| | |
|---|---|
| 責任編輯 | 李 蓓 |
| 出 版 |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br>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br>總編室電話:(028)86259397 |
| 網 址 | www.bsbook.com |
| 發 行 | 巴蜀書社<br>發行科電話:(028)86259422 86259423 |
| 經 銷 | 新華書店 |
| 印 刷 |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br>電話:(028)84122206 |
| 版 次 |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開 本 | 850mm×1168mm 1/32 |
| 印 張 | 17 |
| 字 數 | 340 千 |
| 書 號 | ISBN 7-80659-722-0/I·238 |
| 定 價 | 30.00 圓 |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 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宋代巴蜀文學通論　祝尚書 著

▼漢語縮略研究——縮略：語言符號的再符號化　俞理明 著

▼江西宗派研究　伍曉蓮 著

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文小牛
DESIGN WEN XIAONIU
设计制作

# 《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 編委會


主　編：項　楚

編　委：周裕鍇　祝尚書　俞理明
　　沈伯俊　蔣宗福　張　勇
　　楊文全　段志洪　汪啓明
　　楊宗義

秘　書：劉長東

# 目　錄

**引　論　宋前巴蜀文學一瞥** …… 1

**第一章　較高的起點：北宋前期巴蜀文學** …… 7
一　宋初巴蜀文論 …… 9
1. 田錫的詩文主張 …… 9
2. 何亮反對爲文艱澀 …… 17
二　田錫的創作成就 …… 19
三　北宋前期巴蜀作家羣 …… 28
四　張詠在蜀中的創作 …… 41

**第二章　走向繁榮：北宋中期巴蜀文學** …… 47
一　隱士張愈與詩僧重顯 …… 48
二　陳堯佐、梅摯等詩人 …… 57
三　文同、范鎮等作家 …… 71
四　古文大家蘇洵 …… 95
1. 蘇洵的生平及著作 …… 96
2. 蘇洵的古文理論 …… 97

3. 蘇洵的古文創作成就 …… 100
五 宋祁、趙抃在蜀中的創作…… 109

**第三章 元祐文章盟主：蘇軾**…… 119
一 蘇軾的生平、著作和思想…… 121
二 蘇軾的文學理論…… 127
三 蘇文的成就…… 135
四 蘇詩的成就…… 148
五 古文大家蘇轍…… 163
1. 蘇轍的生平、思想與著作 …… 163
2. 蘇轍的文學觀 …… 166
3. 蘇轍的文學創作成就 …… 168

**第四章 與大師同行：北宋後期巴蜀文學**…… 183
一 蘇軾詩文友及其他…… 183
二 范百禄、范祖禹叔侄…… 197
三 詩人馮山…… 205
四 蘇軾三子…… 208
五 “三教大師”張商英…… 214
六 “小東坡”唐庚…… 219

**第五章 新天下耳目：北宋巴蜀詞**…… 233
一 蘇軾以外的巴蜀詞…… 235
二 楊繪《時賢本事曲子集》 …… 245
三 “指出向上一路”的東坡詞…… 250

**第六章　不平之鳴：南宋前期巴蜀文學**…… 266
一　江西派詩人韓駒…… 268
二　郭印等作家…… 281
三　南宋前期巴蜀作家羣…… 300
四　悲劇詩人宇文虛中…… 309

**第七章　三蘇遺風：南宋中期巴蜀文學**…… 315
一　淵源蘇氏的李石等作家…… 317
二　古文家員興宗…… 335
三　理學家張栻的文學成就…… 340
四　南宋中期巴蜀作家羣…… 350
五　史學家李燾…… 359
六　徙蜀作家的文學成就…… 363
七　陸游、范成大在蜀中的創作…… 374

**第八章　抱道含章：南宋後期巴蜀文學**…… 388
一　詩文僧居簡…… 390
二　愛國詩人程公許…… 405
三　魏了翁的“歐蘇體法”…… 416
四　鶴山高徒吴泳…… 424
五　南宋後期巴蜀作家羣…… 432
六　井研、丹稜二李氏…… 442
1. 井研李氏 …… 442
2. 丹稜李氏 …… 443

**第九章　走向衰微：南宋巴蜀詞**…… 449
一　南宋前期巴蜀詞…… 450
1. 黃大輿《羣賢梅苑》 …… 450
2. 王灼《碧鷄漫志》及其詞作 …… 453
3. 南宋前期蜀詞作家羣 …… 458
4. 陸游在四川的詞作 …… 465
二　南宋後期巴蜀詞…… 471
1. 程垓《書舟詞》 …… 471
2. 魏了翁《鶴山詞》 …… 479
3. 南宋後期蜀詞作家羣 …… 482

**第十章　肝膽如昨：亡宋巴蜀遺民文學**…… 489
一　憫時憂國的高斯得…… 490
二　俯仰無愧的家鉉翁…… 499
三　和平恬淡的牟巘…… 506
四　巴蜀遺民作家羣…… 514

**餘　論　宋代巴蜀文學繁榮的原因**…… 521
一　宋代巴蜀文學的繁榮及其特點…… 521
二　推動宋代巴蜀文學發展和繁榮的若干因素…… 527

**跋**…… 537

# 引　論
# 宋前巴蜀文學一瞥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由眉州（今四川眉山）到京師開封應舉的青年學者蘇軾，在喜登進士高第之後，作《謝范舍人書》，對西蜀自漢至當時一千二百多年的文學之盛，作了極概括的描述。他寫道：

> 文章之風，惟漢為盛，而貴顯暴著者，蜀人為多。蓋（司馬）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繼其後。峨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聲，與鄒、魯比。……嘗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按指蘇渙）解褐西歸，鄉人歎嗟，觀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執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十，軾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於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

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①。

後人論述巴蜀文學的勃興，一般從漢文翁石室興學開始。其實巴蜀還有燦爛的上古文明。從近年來廣漢三星堆、成都金沙遺址等出土的文物看，其起源之早、發展程度之高，蓋不在北部的秦文化、東南的楚文化之下。雖然這種古文化没有載之典籍，並在春秋、戰國時代出現斷裂而歸於消歇，但到西漢，由於文翁入蜀興學，蜀人的智慧之光被重新激發，“學者比齊魯”，“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②。從此，“好文雅”成了巴蜀的傳統。司馬相如、王褒、揚雄等以辭賦爲一代宗師，在兩漢文學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西晋文學家左思在所作《蜀都賦》中讚歎道：“蔚若相如，皦若君平。王褒轠轠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絢道德，摛藻掞天庭。考四海而爲俊，當中葉而擅名。”

魏晋南北朝時代，是巴蜀文學又一個衰落期。然而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陳壽的《三國志》、江原（今屬四川崇州）常璩的《華陽國志》，仍是兩部不朽的史學名著。

唐初，有志文學革新的“初唐四傑”，雖都不是蜀人，但無一不入蜀，許多重要的作品都在蜀中寫成。稍後，射洪人陳子昂（661—702）勇敢地站在時代的最前列，高倡“漢魏風骨”、“正始之音”，標榜“建安作者”③，從而舉起了詩歌革新的大旗。他

① 中華書局校點本《蘇軾文集》卷四九。
② 《漢書·文翁傳》。
③ 《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陳伯玉文集》卷一。

以“感激頓挫、微顯闡幽”的如椽之筆①，寫出了風骨兼備、能真正代表唐詩面貌的第一組詩歌《感遇》，開一代詩風。韓愈《薦士》曰：“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金人元好問《論詩絶句》甚至説：“論功若準平吴例，合著黄金鑄子昂。”

陳子昂之後不久，蜀中肥沃的文學土壤又培育出偉大詩人李白（701—762）。他不止是“斗酒詩百篇”的“詩仙”，也是詩歌革新的旗手。他唱道：“……揚馬（揚雄、司馬相如）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羣材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絶筆在獲麟。”② 他不僅要做文質炳煥的大作家，而且有志成爲希聖象賢的大儒。當然，“删述”之志或“帝王師”的夢没有成功，但他光芒四射的詩篇，足以千古不朽。李白，是中國詩歌史上耀眼的星座，他横溢的文學才華，讓蜀人永遠引以自豪。

除李白外，像成都薛濤、雍陶、裴庭裕、岑倫、符載、柳震、阮咸，綿州（今綿陽）王嚴、劉暌、李渥，以及蜀人劉灣、何兆、李餘、劉猛、楊衡、宋濟、張仁寶、劉蜕、唐球、陳詠、田章、張曙、僧可朋等等，都是唐代有名的詩人③。

與李白同時稍後的另一位偉大詩人杜甫（712—770），雖不是蜀人，然而却與巴蜀大地結下了不解之緣。詩人在“安史之亂”中飽受顛沛流離之苦，携家入蜀，在成都城西營建草堂，寫

① 語見盧藏用《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陳伯玉文集》卷首。
② 《古風二首》之一，《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二。
③ 所列唐代蜀中詩人名單，參見楊慎《升庵詩話》卷一一《蜀詩人》。

下了《茅屋爲秋風所破歌》等不朽篇章。他還徜徉在巴山蜀水之間，江山助其詩興，詩風老而更成，在現存詩集中，作於蜀的詩竟佔了大半。

翻開《全唐詩》，我們會發現，指不勝屈的大家、名家都曾載筆入蜀，艱險的劍門擋不住他們對天府之國的嚮往。豐富的物産，雄奇的風光，淳樸的民風，“好文”的傳統，讓他們在驚喜之餘，留下了許許多多歌詠巴山蜀水的華章。“天下詩人皆入蜀”，成爲唐代一道特殊的文化風景綫。

唐末五代，中原雲擾，干戈頻仍，蜀中相對成了一方樂土。許多關中士大夫，這時已不是前來觀光了，而是携家帶口，入蜀定居。大量的移民，帶來了涇渭、伊洛流域較先進的北方文化，與巴蜀的固有文化相融合，使前、後蜀成爲當時中國發達的文化中心之一。就文學而論，李白曾汲收民間文學的養料，獨開文人風氣之先，作長短句《菩薩蠻》《憶秦娥》詞（此依舊説）。到前、後蜀時，蜀中聚集和産生了一大批詞人，著名的如前蜀王建的宰相韋莊（836—910，原爲京兆杜陵人）、侍郎薛紹蘊（原爲河東人）、給事中牛嶠（原爲隴西人）、舍人張泌（原籍不詳）、毛文錫（南陽人，仕前蜀官至司徒，又仕後蜀）、牛希濟（牛嶠之侄，王衍時任翰林學士、御史中丞）、歐陽炯（896—971，成都人，前蜀時爲中書舍人，後蜀官至宰相，降宋爲散騎常侍）、顧夐（仕前、後蜀，後蜀時官至太尉）、孫光憲（？—968，今四川仁壽人，仕江陵高氏爲檢校秘書少監）、魏承班（王建駙馬）、鹿虔扆（孟蜀時檢校太尉加太保）、閻選（前蜀布衣）、尹鶚（成都人，仕蜀，累官至參卿）、毛熙震（蜀人，仕後蜀爲秘書監）、

李珣（其先波斯人，定居今四川三臺，仕蜀）等等，加上酷好小詞的前、後蜀主，以成都爲中心，一時間歌詞創作水平之高、數量之多，爲天下文人矚目。後蜀趙承祚從衆多的作品中選出五百首，編爲《花間集》十卷，歐陽炯爲其作序，略曰："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之應制《清平樂》四首，近代溫飛卿復有《金筌集》，邇來作者，無愧前人。"① 花間詞詞藻華麗，音律婉媚，情景交融，優美動人。它不僅是唐末五代詞的總結，也是宋代婉約詞派的樣板，被詞家奉爲正宗。宋人晁謙之評曰："《花間集》十卷，皆唐末才士長短句，情真而調逸，思深而言婉。"② 雖然集中的作品並非都是上乘，甚至招致了後代評論家的不少批評；但在這個新興的音樂文學創作領域，由蜀人管領風騷，似乎是不争的事實，豈止"無愧前人"而已。同時，後蜀韋縠又編《才調集》十卷，收作者一百八十人，總一千首，也是一時文壇盛事。

縱觀宋以前千多年的文學史，巴蜀文學不僅成就斐然，爲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和繁榮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而且往往走在時代前面，開風氣之先，甚至領袖天下。

歷史永不停步，即將把巴蜀文學推向更加輝煌燦爛的時代——宋朝。

公元960年，趙匡胤代後周建立宋朝。六年後（965），後蜀主孟昶向宋軍投降，從此巴蜀成爲"大宋國"版圖的一部分。

我們知道，在兩宋三百二十年間，包括文學在内的文化極其

① 見《花間集》卷首。
② 宋紹興本《花間集跋》。

繁榮。宋代巴蜀文學，既是源遠流長的巴蜀文學傳統的自然延續和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弘揚，又是繁榮的宋代文學重要的組成部分；它既帶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又必然受全國文學大環境的影響。宋楊延齡《楊公筆録》寫道："蜀人好文，雖市井胥吏輩，往往能爲文章。熙寧中，余隨侍在成都，兄長房生子，爲三日會。有衙前史戴獻詩，其警句云：'月中又長一枝桂，堂上喜生千里駒。'兄弟異之。明日往詣廳房中，觀其所居，皆無他物，唯案上有韻一册，杜詩一集，筆硯而已。"這樣的文化風氣和環境，孕育出枝繁葉茂的宋代巴蜀文學，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本書所論宋代巴蜀文學，力圖將地域性與整體性相結合，同時把它視作一個開放的、動態的體系。因此，所謂宋代巴蜀文學，實際上包括宋代巴蜀人的文學和宋代巴蜀地區所産生的文學兩部分。前者着眼於作家籍貫，其作品不一定作於四川，有的絶大多數甚至完全不作於四川（比如蘇軾子蘇過）。這是巴蜀文學的主體。後者着眼於作品的産生地，其他地區作家在四川的創作，也看作是巴蜀文學的組成部分。不過，對兩者都需把握尺度。雖祖籍在蜀，而已離蜀三代以上，就不再視爲巴蜀作家了（第二代，無論是本人或他人，一般仍稱之爲蜀人；三代以上就未必了，如蘇舜欽，已是第四代）。外地作家入蜀定居，固可徑視之爲蜀人；至於入蜀做官，本書則祇論述其中對巴蜀文學有特别重要影響的極少數作家（北宋祇述張詠、趙抃、宋祁，南宋僅舉陸游、范成大），而且祇限於他們在蜀中的創作。

# 第一章
# 較高的起點：北宋前期巴蜀文學

北宋前期，指宋開國皇帝太祖以及太宗、真宗三朝共六十餘年（960—1022）。

宋初承五代之弊，駢文統治着文壇，浮靡華艷，有識者深疾之，要求改革的思潮在初生的大王朝的腹心地帶湧動。大名（今屬河北）人柳開（947—1000）倡導韓、柳古文，然而不久又離韓而去，以“開道”爲目標，强調“道統”，把文學引向了儒學的軌道。他爲文艱難苦澀，雖擺脱了駢文的雕琢俳諧，又走入了苦澀怪僻的死胡同。稍後，王禹偁（954—1001）也大倡韓、柳古文，提倡用古文著述，而且主張爲文平易，用以糾正柳開的偏差，創作也頗有成就。柳、王二人都有不少門生，在當時造成了一定的聲勢，北宋古文運動遂從此肇端。

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孟蜀小朝廷向宋將王全斌投降，趙宋擁有全蜀。儘管當年蜀宫文人星散，但五代以來相對安定、經濟較繁榮的巴蜀地區，文化基礎較處於長期戰亂的中原爲好，所以在宋初進士考試中，“不樂仕宦”的巴蜀學子，竟有三人（蘇易簡、陳堯叟、陳堯咨）中狀元，令天下人刮目相看，而考中進

士的更多。如果説宋初全國文學事業尚處於恢復、重建期的話，那麽巴蜀、尤其是西蜀地區，相對來説是從較高起點開步的。

宋初北方所刮起的文體改革之風，對巴蜀作家有無影響？近人劉咸炘《宋元文派略述》曰："宋初文人，大都吴、蜀遺臣，沿晚唐、五代之風，學則類書，文則駢體，其倡言古文、古學，復於韓、柳者，則北方之士柳開、穆修諸人也。"① 此言並不全對。其實文體革新之風很自然地吹到了巴蜀大地，巴蜀作家們或在文學理論上，或在創作上，把握着時代的脉搏，匯入革新的大潮。但是，他們並不一味地跟進，而保持着自己的鮮明特色。正如劉氏所説，這時期蜀中作家的文章確以駢儷爲主，雖也有人主張學韓、柳（如田錫），但改革的步伐邁得較小。在詩壇上，有擅"元白體"的，如田錫；有長於"西崑體"的，如薛映；也有專工"晚唐體"的，如"九僧"中的希晝等。但是他們都不是宋初詩派的代表作家，而接受多方面的影響，没有留下明確的詩歌主張，除像釋希晝等嘗預所謂"宋初九僧"的詩派（晚唐詩派）外，其他人的派屬關係不是很明顯。所以，本書不機械地將他們歸在何詩歌派别，以免牽强附會。

① 成都古籍書店一九九六年影印《推十書》第三册。

# 一、宋初巴蜀文論

宋初，隨着國家的統一、經濟的發展，文人們振興文教、追還唐風的願望日益强烈，因此文體改革的呼聲也漸次高漲。先是柳開，接着是王禹偁及其門人孫何等，都提出了“文學韓柳”的口號，以對抗當時佔統治地位的駢文。巴蜀作家像田錫等人即時響應。同時，巴蜀作家還提出了一些極有價值的主張，有些方面可謂獨樹一幟，如田錫的爲文“自然”説、何亮的反對“澀體”等等，都很有理論指導意義，爲當時文學的革新和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 1. 田錫的詩文主張

田錫（940—1003），字表聖，嘉州洪雅（今四川洪雅）人。原籍京兆（今陝西西安），唐末避難徙蜀。祖父以上皆不仕，父田懿，後蜀時曾攝本郡司馬。田錫幼好讀書，慕司馬相如、揚雄之爲文，博通羣書。太平興國三年（978）中進士第二名，釋褐將作監丞、通判宣州。遷著作郎、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改左拾遺、直史館，爲河北轉運副使。徙知相州，移睦州，還判登聞鼓院，以本官知制誥。出知陳州，因事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徙單州，詔直集賢院。真宗即位，出使秦、隴，同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出知泰州，再掌銀臺。咸平四年（1001）卒，年

六十四。《宋史》卷二九三有傳。著有《咸平集》五十卷，現存三十卷。田錫入仕之後，慕魏徵、李絳之風，以直言切諫垂名史册，頗得兩宋人的尊重。宋太宗嘗評之曰："田錫所上書言事，陳古諷今，有犯無隱。居言責之地，不爲從諛；得争臣之風，深所嘉尚。"①

田錫與古文家胡旦同出於宋白門下，而與王禹偁爲摯友。在《小畜集》中，王禹偁贈田錫之詩多達八首，稱"十年兄弟分偏長"②、"數日論文暗相許"③ 等等，可見兩人不僅交誼深厚，而且文學思想接近。

田錫的文學思想，可分文論和詩論。

田錫文論的第一個特點，是針對柳開一派古文家重"道"輕"文"的傾向，明確提出自己"文"、"道"並重的觀點。他在《答何士宗書》中説：

> 余欲以六經為寰區，以史籍為藩翰，聚諸子為職方之貢，疏衆集為雲夢之游，然後左屬忠信之弢鞬，右執文章之鞭弭，以與韓、柳、元、白周旋於中原④。

六經爲"寰區"，固大於一切，但諸子、衆集也猶如一方之土，有它應佔的位置。在同一文中，田錫表示自己是"以道爲心"，

① 宋太宗《答田錫上疏禮書》，《宋大詔令集》卷一八七。
② 《書懷送田二舍人出典泰州》，《小畜集》卷一一。
③ 《酬贈田舍人》，《小畜集》卷一二。
④ 《咸平集》卷三。

決不否定或貶低儒家之道；但是在“以道爲心”的同時，他主張不廢“以文采爲貌”。一方面，他認爲文章應能“經緯大道”，應當“雅正”，有助於“教化”，並自稱“以儒術爲己任，以古道爲事業”，同時也號召“文學韓柳”①，儼然古文家的腔調；另一方面，他又與“道統派”古文家不同，祇講“道”或“古道”，而不談所謂“道統”。他將“道”與“文采”比作“心”與“貌”，兩者並重；而柳開曾將“道”與“文”比作女子的“德”與“容”，輕“文”而重“道”。田錫的主張，更接近詞章家。

田錫文論的第二個特點，是强調爲文“自然”。他曾與宋白“數日論文”，然後“三思商較之意，再詳通變之言”，從而得出如下“新意”：

> 稟於天而工拙者，性也；感於物而馳騖者，情也。研《繫詞》之大旨，極《中庸》之微言，道者任運用而自然者也。若使援毫之際，屬思之時，以情合於性，任其方圓而寓理，亦猶微風動水，了無定文，太虛浮雲，莫有常態，則文章之有生氣也，不亦宜哉。比乎丹青布彩，錦繡成文，雖藻繪相宣，而明麗可愛；若與春景似畫，韶光艷陽，百卉青蒼，千華妖冶，疑有神鬼潛得主張，為元化之杼機，見昊天之工巧，斯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則丹青為妖，無陽和之活景；錦繡曰麗，無造化之真態。……故謂桂因地而生，不

① 見《貽陳季和書》、《貽杜舍人書》，《咸平集》卷二。

因地而辛；蘭因春而茂，不因春而馨。……得非物性自然哉①！

這裏，田錫表述了這樣的思想："性"來源於天，道是主宰一切的，故叫它爲"自然"；而"情"，則是人對事物的感受。作家在創作時，衹有"以情合於性"，隨其運用，任其方圓，"亦猶微風動水，了無定文，太虛浮雲，莫有常態"，纔能有體現個性的"真"文章，這樣的文章纔會有生氣，也纔合乎"自然"。否則，他比喻説，丹青、錦繡雖然色彩絢麗，然而是人爲的，不是出於自然的本性，所以决不可能像春天的百卉千花那樣具有"活景"和"真態"。自唐代以來，詩論家們都在探討"自然"一品，企圖説明"自然"風格的特徵；但是因爲未能探及産生這種風格的主體即作家的個性，更没有論及"性"與客觀世界即"萬物"的關係，所以至多衹能描繪"自然"的形態，而難以揭示其本質。田錫執論雖有缺陷，但無疑前進了一大步。後來西蜀作家蘇洵，論文亦主自然，並進一步豐富了"微風動水"的比喻。他在《仲兄字文甫説》中稱"風行水上渙"爲"天下之至文"，並發揮道："然而此二物（指風與水）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遇，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② 顯然，老蘇繼承了鄉先輩田錫的論點，

① 《貽宋小著書》，《咸平集》卷二。
② 四部叢刊初編本《嘉祐集》卷一四。

祇不過田錫用風與水的關係比喻“了無定文”，各隨其性，而蘇洵則用以比喻創作時的靈感興會，各人的角度不同罷了。後來蘇軾自論其文，以爲“大約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云云①，更可見西蜀作家的文論傳統和創作風格的繼承關係。

田錫文論的第三個特點，是針對中原作家認定一家、標榜宗派的傾向，而主張廣益多師。在《貽宋小著書》中，他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論述，道：

> 錫以是（指“性情”與“自然”）觀韓吏部（愈）之高深，柳外郎（宗元）之精博；微之（元稹）長於制誥，樂天（白居易）善於歌謠；牛僧孺辨論是非，陸宣公（贄）條奏利害；李白、杜甫之豪健，張謂、吕温之雅麗。錫既拙陋，皆不能宗尚其一焉，但為詩為文，為銘為誦，為箴為讚，為賦為歌，氤氳吻合，心與言會，任其或類於韓，或肖於柳，或依稀於元、白，或彷彿於李、杜，或淺緩促數，或飛動抑揚，但卷舒一意於洪蒙，出入衆賢之閫閾，隨其所歸矣。使物象不能桎梏於我性，文彩不能拘限於天真，然後絶筆而觀，澄神以思，不知文有我歟？我有文歟？

田錫在這裏主要表述了如下思想。一是在遺産繼承上博採衆長，轉益多師，而不囿於一家。他以廣闊的胸懷，兼容了前朝諸大

① 《與謝民師書》，《蘇軾文集》卷五六。

家，不偏不倚，爲我所用。這正是唐代大詩人如李、杜，大散文家如韓、柳的成功訣竅。宋初柳開輩專尋所謂聖賢衣鉢，其餘都一概排斥，適見其態度褊狹，不可能成大氣候。相比之下，田錫無疑要通達得多，即使他本人未必以文章家名世，但這種態度仍爲宋人指示了途徑，宋代的大古文家，無一不是知識淵博，學窮天人。二是在創作道路的選擇上，田錫主張出入羣賢，隨其所歸，走自己的路。既認真學習前人，又不必寄人籬下，亦步亦趨，落入模擬一路。所以他說“任其或類於韓，或肖於柳”，祇要破除宗派之見，道路自然寬廣。古文家提出“文學韓柳”，作爲鬬争的旗幟，是必要的；但是真正有作爲的古文家，即使學韓、柳，也未必一成不變，而應當有所創造，有自己的個性。歐陽修就曾説不必模擬韓①。三是藝術上要樸素自然，以“意”、“神”爲主，具有自己鮮明的個性和獨特的風格，所謂“使物象不能桎梏於我性，文彩不能拘限於天真”是也。就是説，不能滯於所描寫的事物（物象），從而限制了作家感情的升華；文彩不能過度，否則就會傷害自然美。作家的目標，要最終臻於“不知文有我歟，我有文歟”的兩者相融、渾然一體的藝術境界，於是他的個人風格也就隨之成熟。田錫的這些主張，總結了唐以來成功的創作經驗，又經過創造性的提高與概括，在宋初一派“道統”喧囂和某些作家模擬成風的時代②，真可謂空谷足音，令人耳目一新，所以他自己也稱是“新意”，信爲不誣。

① 詳見曾鞏《與王介甫第一書》，《元豐類稿》卷一六。

② 關於宋初作家模擬問題，參拙著《北宋古文運動發展史》第一章第三節，一九九五年巴蜀書社版。

綜上可以看出，田錫雖然不是古文家，但他所指示的文學道路却是正確的，不僅上與韓、柳息息相通，而且被後來的古文諸大家所繼承和接受。其文論的主要缺點，是對唐末以來的文弊缺乏必要的批判，對文體改革重視不够。

下面再討論田錫的詩論。

田錫論詩，主張“變”於文，也就是要與“文”分別，注意詩歌自身的特點。他説：“邇來文士，頌美箴闕，銘功讚圖，皆文之常態也。若豪氣抑揚，逸詞飛動，聲律不能拘於步驟，鬼神不能秘其幽深，放爲狂歌，目爲古風，此所謂文之變也。”① 知變而不拘，方能常新而不窮。文學史上任何一個有成就的作家，都深曉通變之理，步人後塵，决不可能超越前人。如果我們研究了“道統派”古文家的文學觀，然後再看田錫“變”的觀點，便會愈感其價值。

宋初，柳開等人大倡古文和古道，尤其强調自孔子以來到韓愈的儒家“道統”，要用古文“施教化於民”。那麽詩歌怎麽辦？田錫認爲詩乃文之“變”，雖是“艷歌”，也不害於“正理”，不應以文的標準去要求詩。他説：

> 李太白天付俊才，豪俠悟道，觀其樂府，得非專變於文歟？樂天（白居易）有《長恨》詞，《霓裳》曲，五十諷諫（指《新樂府》五十首），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誰敢非之？何以明其然也？世稱韓退之（愈）、柳子厚（宗元）萌一意、

① 《貽陳季和書》，《咸平集》卷二。

> 措一詞，苟非美頌時政，則必激揚教義。故識者觀文於韓、柳，則警心於邪僻，抑末扶本，蹟人於大道可知也。然李賀作歌，二公嗟賞，豈非艷歌不害於正理，而專變於斯文哉①！

詩應當從頌美、教化的文章“常態”中解放出來，“專變”於文，內容上既不害於“正理”，即封建人倫道德規範，而形式上又當適應“豪氣抑揚”的感情表達特徵，因而需要多樣化，甚至不排斥言情的“艷歌”。田錫這裏主要是爲以二李（白、賀）爲代表的唐代浪漫、瑰麗的詩風及以白居易《長恨歌》、《霓裳羽衣歌》爲代表的中唐艷情詩風張目，既欲矯正當時古文家蔑視和抹殺詩歌特徵的極端衛道主義、狹隘功利主義傾向，同時也欲矯正晚唐以來律詩軟熟一路的偏差。還應當看到，田錫雖爲“艷歌”辯護，但所指的是白居易《長恨歌》之類的優秀作品，並不是說詩歌可以流於淫靡。

田錫的詩歌主張，至少有如下的意義和影響。一是維護了詩歌的固有特點。宋初某些古文家拘於他們偏激的主張而不懂得變通的道理，往往極少作詩或不作詩，如柳開；後來某些理學家雖作詩不少，但却直言義理，不過是有韻的語録。長此以往，必然造成詩歌的衰落。田錫主張詩“變”於文，使作爲文學的詩歌（以及詞）能够在儒學的氛圍中保持獨立性，並在“緣情”的傳統下繼續發展。二是標舉了唐詩中的優秀藝術傳統，爲宋初詩人

① 《貽陳季和書》，《咸平集》卷二。

提供了典範，王禹偁、梅堯臣等因而取得了較突出的成就。當然，田錫也有不足，那就是“艷歌”不害“正理”的説法太籠統，對晚唐、五代以來實際存在的淫靡詩風缺乏批判，容易造成流弊。比如温庭筠、韓偓等人的作品，便香艷得有些過頭了。

2. 何亮反對為文艱澀

柳開早年在倡導古文時，曾説過“古文者，非在辭澀言苦，使人難誦讀之”的話①，無疑是正確的；然而，他後來由“學文”轉向“開道”，便故意“古其辭”，結果他的作品正好是“辭澀言苦”，爲人詬病，而且造成風氣，使文體改革面臨危機。柳開死後，辭澀言苦的濁流依然泛濫，使得古文名譽掃地。與“好古以戾”的古文家作鬬争②，掃除此類“澀體”的惡劣影響，是後繼者們的迫切任務。

真宗景德元年（1004）九月，古文作家趙州（今河北趙縣）人孫冲撰《重刊絳守居園池記序》，專門批評樊宗師的《絳守居園池記》“詞句甚隱僻不明白”，同時指出：

> 後來有學韓愈氏為文者，往往失其旨，則汩没為人所鄙笑，今則尤甚。嘗有人以文投陳堯叟，陳得之，竟月不能讀，即召之俾篇篇口説，然後識其句讀。陳以書謝且戲曰：“子之道，半在文，半在身。”以為其人在，則其文行。蓋謂

① 《應責》，《河東集》卷一。
② “好古以戾”語，見張詠《答友生書》，《乖崖先生文集》卷七。

既成文而須口説也，是知身死則文隨而没矣，於學古也何有哉①！

孫冲又致書同好古文的何亮，申明其意。何亮在復書中説：

夫樊宗師紹述，蓋唐之儒臣而篤於文學者，故其著撰比諸儒為多。……大率一言一句，不與今古文相類。原紹述之意，必欲擺脱今古，自成一家，而不思誤後人之深也。近世為文，有隱没其旨，崎嶇其詞，俾人不得其句讀者，必曰比樊宗師猶為聲律爾。嗚呼！紹述之於儒，其用心勤矣，而其文可廢也，不然誤後人之無窮乎！……周、孔而下，孟軻、揚雄為大儒，而觀軻、雄之書，則煥若日星。獨《太玄》（按：揚雄著）為隱奥而深者，雖未能盡其意，必能通其詞，不若紹述之詞與義俱昧懵混沌，若覩鴻荒之野，榛棘草莽，不知其際也。以至老子、莊周之徒，怪誕恍惚之書，而亦未嘗若此。嗚呼，紹述之於儒，吾悲其用心之勤，而欲必廢其文，使無誤後人也，吾弟以為何如？亮少嗜古學，無他材能，徒欲慕韓愈之著文，師孟軻之為人②。

按：何亮，果州南充（今四川南充）人，端拱二年（989）進士，景德元年（1004）直史館、通判晉州，後又知州事。《宋

① 《山右石刻叢編》卷一一。
② 同上。

史·藝文志四》著録其著作有《本書》三卷。何亮在回信中分析，樊宗師的文章之所以那樣晦澀，大約是因爲他不過是位愛好文學的儒臣，即並非真正的文學家。所以他“一言一句”皆務必“不與今古文相類”，“必欲擺脱今古，自成一家”，然而走到了極端，也就走上了反面，故其用心雖勤，貽誤後人也不小。接着，何亮與孫冲一樣，也猛烈地抨擊了當時的文風，對故意“隱没其旨，崎嶇其詞，俾人不得其句讀”的所謂“古文家”表示了極大的不滿。柳開一派古文家爲文晦澀的作風，曾遭到王禹偁的批判，並明確地提出“易道易曉”的主張①。然而此風實初煽於唐代，流毒甚深，非一朝一夕可以滌蕩。從孫冲、何亮提供的情況看，到真宗朝，苦澀文風已惡性膨脹，這類所謂“學韓愈氏爲文”的人，在歧途上已經走得很遠了，難怪穆修説當時以古文語“則與語‘怪’者同”②。王禹偁之後，何亮與孫冲一道對“澀體”進行了有力的回擊，在當時十分難能可貴。何亮作爲蜀人，爲古文運動做出了自己的理論貢獻。

## 二、田錫的創作成就

宋初巴蜀作家，與當時其他地區的作家一樣，由於年代久

① 見《答張扶書》、《再答張扶書》，《小畜集》卷一八。
② 《答喬適書》，《河南穆公集》卷二。

遠，兵燹頻仍，所作大多失傳，我們已無法窺其全貌。唯一有集流傳至今的，祇有田錫，於是我們有可能較詳地討論田錫的文學主張與創作。

田錫的詩文理論，已如前述。他的詩文創作，是他文學理論的實踐，取得了相當成就。張詠稱其“文彩純正，爭走造化”①。在宋代，他的詩文頗爲人所重。《浩然齋雅談》卷中説：“田錫表聖，太宗朝爲翰苑，有《咸平集》，中多佳語。如：‘磬韻似煙和燭裊，松聲如雨入窗流。’‘行色迎秋清似畫，别情因景化爲詩。’‘秋色數行江上雁，殘陽一簇渡頭人。’《詠挑燈杖》云：‘自知不是明時用，爛額焦頭力漫多。’《賦楊花》云：‘乍如亂峰之下，落泉飛練，噴嵐灑煙，沫花相濺。’政自不凡也。”

我們將田錫詩分近體律詩與古風歌行兩類進行考察。與宋初其他詩人一樣，田錫近體詩也學“元白體”和晚唐，其《覽韓偓鄭谷詩因呈太素》寫道：“順熟合依元白體，清新堪擬鄭韓吟。搜來健比孤生竹，得處精於百煉金。”②“元白體”易學易作，在晚唐、宋初十分流行，因爲其辭意清婉明白，不野不俚，易於擁有較大的讀者羣，故而長盛不衰。田錫繼承了晚唐詩人學“元白體”清新的優點，但又鑒於往往流於卑俗的弊病，特别拈出“健”與“精”以矯之，是他的獨到之處和成就所在，故王禹偁稱讚他“筆力辭鋒有餘刃”③。

田錫律詩偏重於個人抒懷，題材較狹窄，清愁中不無奮發的

① 《送田錫韓丕之任序》，《乖崖先生文集》卷八。
② 《咸平集》卷一五。
③ 《贈田舍人》，《小畜集》卷一二。

氣概，平淡自然又不乏生動和神采，兹舉一首，以見一斑：

春日閑銷一局棋，春愁還得數篇詩。高吟大醉何人問，英略雄圖久已知。破産雖無容足所，丈夫豈合以家為？時來富貴終須有，懶學梁鴻賦五噫。

——《樽前吟呈宋白小著》①

田錫的古風歌行，是他詩歌理論的最好實踐，也代表了他詩歌創作的最高成就。他的古風歌行或感事抒情，或詠史懷古，或歌唱大自然，題材廣泛，内容豐富，充分展示了詩歌“變”於文後的廣闊道路。田錫用絢爛多彩的詩筆描繪故鄉峨眉山的秀麗神奇：

高高百里一屈盤，八十四盤青雲端。星辰淋漓瀉瀑布，嵐樓雪寺五月寒。殘陽忽黑雨雹飛，霹靂火著枯杉枝。登臨慨然小天下，回時一顧東海涯。細看朝陽初出時，火精轉毬百尺圍。曈曈曚曚浮在水，峨嵋朝雲已如綺。

——《峨嵋山歌》②

他後來到了江南水鄉，又别是一番情趣：

吴艷若芙蓉，乘舟弄湖水。照影不知休，雲鬢墮簪珥。

① 《咸平集》卷一五。
② 《咸平集》卷一九。

含笑忽回頭，見人羞欲死。歸去入花溪，棹殲鴛鴦水。

——《江南曲》三首之二①

可見，一旦詩歌擺脱“頌美箴闕”、行政教化的桎梏，就會産生多麽美好的藝術品！藝術是屬於人民的，絶不是封建統治階級意志的簡單重複。從上面所引詩中，我們明顯地看到李白的影響，既豪放浪漫，想象豐富大膽，又清新生動，韻味雋永。

不過田錫並非山水詩人。他感觸最深的是世路風波的險惡，是經歷五代戰亂之後人倫道德的淪喪，因而他的許多古風歌行是對社會醜惡情態的揭露和鞭笞，如：

東風麥壠青，白日桑陰清。一雉欲媒衆，衆雉無猜情。五步一啄飲，十步一飛鳴。闇中觸駭機，鏃飛如流星。洞徹羽毛質，低摧錦繡翎。郤宛若招客，子常非好兵。讒言既交構，禍難即隨生。齊王聽游説，韓信急功名。三軍雖罷戍，一命遽遭烹。古來不疑地，悔吝堪相驚。

——《雉媒》②

詩人以一雉媒衆而俱蹈危機的事，深刻揭露了統治階級上層激烈殘酷的權力鬬争。這顯然繼承了陳子昂《詠懷》和李白《古風》的傳統，風格含蓄沉鬱，感慨良多，得唐人遺韻。田錫這類作品頗多，其《擬古》十六首大多類此，十分耐讀，後繼者唯有蘇

① 《咸平集》卷一九。
② 《咸平集》卷一八。

載。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田錫在宋初率先用詩歌反映民間疾苦，繼承了唐代詩人憂國憂民的優秀傳統。其《思歸引》寫道：

> 河朔受詔書，移官向湖外。初問禁法茶，次問丁身稅。稅口徵四百，茶利高十倍。老死及充軍，縣籍方消退。採摘不入官，公家定科罪。何以昇平時，遺民猶未泰？何以在位者，興利不除害？我願罷秩去，天顏請轉對。一言如沃心，恩波必滂霈①。

宋初對茶葉實行“榷法”，稅繁刑重，許多茶農因而傾家蕩産。當時不少有遠見的官僚都主張改“榷法”爲“放法”，以減輕剥削，發展生産，這類史料在《全宋文》中相當豐富。田錫這首詩，當作於由相州移知睦州後，他目睹了茶農的深重苦難，十分憤慨不平，表示要棄官面奏皇帝變法，一個爲民請命的直臣形象躍然紙上。在《苦寒行》中，詩人對饑寒交迫的農民表示了極大的同情：

> 昨日北風高，霏霏滿天雪。千里六出花，六日飛不歇。深山深一丈，樹木凍欲折。平地盈數尺，布肆不成列。……越人輕活計，春稅供膏血。及至風雪時，日給多空竭。樵蘇與網捕，負薪冰路滑。口嚙無言語，股慄衣疏葛。藜藿不充

① 《咸平集》卷二〇。

饑，凍餓多不活。慚惶襦柆恩，徬徨多殞越。因作《苦寒行》，聊與兒童説①。

在這裏，我們不難看到杜甫、白居易新題樂府詩批判現實主義精神對田錫的深刻影響。衹有當詩人正視那“春稅供膏血”的殘酷現實時，纔可能産生驚心動魄、流傳千古的詩篇。王禹偁《感流亡》、梅堯臣《汝墳貧女》等，都是嗣響的名篇。至於《華清宫詞》對最高統治者奢侈荒淫生活的描繪②，則與“凍死多不活”的掙扎在死亡綫上的農民形成鮮明對照，開蘇軾《荔枝歎》的先聲。由此可見，田錫所謂詩歌“變”於文、“艷歌”不害“正理”云者，實質上是主張詩歌打破儒家“頌美”和教化的牢籠，充分發揮其廣泛反映社會生活的功能。這對宋詩的發展和繁榮，無疑具有深遠而重大的影響。

田錫古風歌行的藝術成就頗高，突出的特點是自然、豪放，與他的主張一致。田錫古風歌行學唐代諸大家，然而並不傍定門户，或依稀於李、杜，或彷彿於元、白，我們雖可以從他的作品中看出衆家之長，但却又是他自家的面目。所謂“自然”，是指構思巧妙却不奇詭，語言生動形象而不事雕飾，即他所説的隨其運用，任其方圓，不留人工痕迹。所謂“豪放”，是指詩思飄逸，想象大膽，氣勢恢宏，即他所説的豪氣抑揚，逸詞飛動，出人意表。兹舉古風、歌行各一首，以窺一斑：

① 《咸平集》卷二〇。
② 見《咸平集》卷一八。

棠溪出精金，百煉無餘滓。鑄得芙蓉劍，靈輝若秋水。陸可斷兕犀，陰亦驚神鬼。照物雙影寒，中宵靈氣紫。有時風雨至，欲作龍蛇起。海酒與陵肉，寶燭延奇士。酣飲取傳觀，英圖各相視。吐氣成虹霓，將平不平事。大笑荆軻輩，卒如兒女子！

——《擬古》之一①

天如瑟瑟盤，恢廓億萬里。古稱天傾西北半在地，夜轉繁星磨海水。逡巡轉上星彩高，北斗未定光飄飄。楚王夜入章華宴，紅綃竹籠滿宫殿。美人歌舞雲雨迷，不知寒漏催銀箭。

——《夜宴詞》②

讀來既有李白、李賀的豪邁奇偉之氣，又不乏白居易的酣暢流轉之韻，可見他熔鑄諸家的功力。可惜田錫的詩名被其直名所掩，不大爲歷代的研究者所重視，但這無損於他詩作本身的價值。

除詩歌外，田錫又擅作賦，蓋習以爲科舉考試，但頗造其妙。清李調元《賦話》卷一〇引《賦鈔》，謂田錫“有《春色賦》、《曉鶯賦》、《春雲賦》、《雁陣賦》，傳誦人口”。如他的《雁陣賦》③，《賦話》卷五評曰：“宋田錫《雁陣賦》云：‘單于臺下，繁笳之哀韻催來；勾踐城邊，兩槳之幽音驚起。’如此起法，

① 《咸平集》卷一七。
② 《咸平集》卷一九。
③ 《咸平集》卷九。

恰好是雁陣先聲。又‘羽翼自高，不讓於漢家飛將；煙霞遠没，疑沉於胡土孤軍’。興會淋漓，音節嘹亮，妍辭賦旨，不讓唐人。”又《曉鶯賦》①，同上評曰：“宋人律賦，大率以清便爲宗，流麗有餘，而琢煉不足，故意致平淺，遠遜唐人。田錫《曉鶯賦》云：‘關關枝上，帶花露之清香；喋喋風前，入月簾之静影。’……唯此數公猶有唐人遺意。”

田錫的文章，包括散文和駢文。他主張文學韓、柳，其個别篇章，如《答胡旦書》等②，已是很好的古文，既以單句出之，又文從字順，頗得韓、柳之妙。但由於時代的限制和他理論主張的缺陷，更多的則仍以對舉爲體，没有擺脱駢儷文風的影響。但應當指出，田錫對傳統的駢文進行了重大改造，主要表現在不講究聲律，對偶不嚴格，文字簡樸，没有鋪金鏤玉的贅文，較少堆砌典故，等等。這些變化，顯然接受了古文的影響。因此似乎可以説，田錫的文章處於由駢到散的過渡狀態，沿襲中有變，變而尚未徹底。

田錫的文章，最重要的是奏議和政論。在《貽杜舍人書》中，他稱元稹、陸贄“有君子之文，不有君子之行”，那是不滿意他們的政治態度；而在《遺宋小著書》中，則稱道元稹“長於制誥”，“牛僧孺辨論是非，陸宣公（贄）條奏利害”，至與李、杜、韓、柳相提並論，可見在論奏的寫作上，田錫深受他們的影響。以陸贄奏議而論，宋代作家如歐、蘇、司馬光等都極重視，

① 《咸平集》卷九。
② 《答胡旦書》，載《咸平集》卷三。

原因是不僅能匡救一時的政治得失，且“足爲萬世龜鑒”①。清人彭元瑞《咸平集跋》謂田錫奏議“伉直危切，自魏鄭公（徵）、陸宣公外，千古所罕見也”。“伉直危切”，是田錫奏議的主要特點。這表現在：政治上敏感，洞察力强，往往慮在人先，未雨綢繆；長於分析，引喻恰當，善於以理服人；勇於敢言，針砭時事急切深刻，尖銳潑辣，不畏首畏尾。如他在《上太宗應制論火灾》中②，批評宋太宗剛愎自用，説他“左取右奉，無非睿謀。所以陛下出一言，乃以謂湯、武可偕；陛下行一事，乃以謂堯、舜可繼。自纘大位，於今九年，四方雖寧，萬國雖静，然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在聽慣了歌功頌德的皇帝面前説如此尖厲的話，要有多大膽魄可知，正如蘇軾所説：“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有受之不能堪者，况人主乎？”③ 又如《論邊事疏》④，清康熙皇帝嘗評之曰：“思慮深遠，老成謀國之言。”⑤ 兩宋頗多諍臣，類能切諫直言，田錫可謂開風氣之先。

田錫是有宋第一代作家，其理論與創作得失，必然産生深遠影響。總的説來，田錫在理論上對文學自身的特點認識較深刻，詩文創作取得了可觀的成就，“氣象宏博，允爲北宋大家”⑥。儘管他還有所不足，是一位過渡性的作家，但他過渡的是文學的優

① 《四庫提要·翰苑集提要》。
② 《咸平集》卷一。
③ 蘇軾《田表聖奏議叙》。
④ 今本《咸平集》未載此文，見《皇朝文鑒》卷四一。
⑤ 《四庫全書》本《（康熙）御制文第三集》卷三八。
⑥ 李之鼎《咸平集跋》。

秀傳統，這是田錫在文學發展史上的功績和貢獻。柳開、王禹偁等作家對晚唐、五代文風的徹底批判精神，加上田錫對文學自身特點的透闢理解，乃是宋代文學繁榮的曙光。

## 三、北宋前期巴蜀作家羣

前面説過，宋初除田錫外，其他巴蜀作家的文集皆不幸久已失傳，僅留下一些遺篇（“宋初九僧”之希晝等三蜀僧詩，因總集《九僧詩集》今存，傳世稍多）。顯然，單就現存篇什，要評價他們原有的創作成就是困難的。但是，我們要考察的是歷史的存在，不能因其文集的失傳而抹殺，祇是他們的影響可能會因年代的推移而減少甚至消失。下面，我們就現存史料，擇要約而論之，並盡可能地對他們的歷史貢獻和地位進行描述。

**陳　充**　陳充（944—1013），字若虚，自號中庸子，益州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家素豪盛，不樂從宦，邑人敦迫赴舉。雍熙中擢甲科，釋褐孟州觀察推官，就改掌書記。會寇準薦其文學，得召試，授殿中丞，出知明州。入爲太常博士，直昭文館，遷工部、刑部員外郎。久病致仕，未幾守本官，仍充職，以久次遷兵部員外郎。景德中，與趙安仁同知貢舉，改工部、刑部郎中。大中祥符六年（1013），以足疾不任朝謁，出權西京留守御史臺，旋以本官分司，卒，年七十。《宋史》卷四四一有傳。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九著録其《民士編》十九卷，謂其“辭

學典贍，性曠達，善詼謔，澹於榮利”，又稱“‘民士’云者，蓋其未仕已仕前後所著文也。嘗以唐牛僧孺《善惡無餘論》爲害教，著書反之，《國史》稱焉。今集載其論兩篇”。《宋史·藝文志》及本傳，皆謂《民士編》爲二十卷。集已久佚，《全宋文》輯其文數篇，《全宋詩》僅收得殘句。

**李建中**　李建中（945—1013），字得中，其先京兆（今陝西西安）人。祖稠，任梁商州刺史，避地入蜀。會王建據蜀，稠預佐命功臣，左衛將軍。建中幼好學，宋平蜀，侍母居洛陽，聚學以自給。携文游京師，爲王祐所延譽。太平興國八年（983）中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知岳州録事參軍。歷監潭州茶場，通判道、郢二州，監在京榷易院。蘇易簡方被恩顧，多得對，嘗言蜀中文士，因及建中，太宗亦素知之，命直集賢院。數月，出爲兩浙轉運副使，通判河南府，知曹、解、潁、蔡四州。景德中，以久次進金部員外郎，掌西京留守御史臺，人因稱“李西臺”。建中好吟詠，每游山水，多留題，自稱“巖夫民伯”。嘗預修《道藏》。他特善書法，人多摹習，幾掩其文名。《宋史》卷四四一有傳。原有文集三十卷，今人所編《全宋詩》收其詩十八首，另有斷句若干；《全宋文》僅收其帖九幅、小序一首，及《李少和行狀》殘文一篇。

李建中長於詩。楊億論太宗雍熙以後三十年間的詩人，就提到他，並賞其《送人》“山程授館聞鴻夜，水國還家欲雪天”一聯①。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一曰：

① 見《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八引《楊文公談苑》。

> 李集賢建中，冲退喜道，處縉紳有逍遥之風。……為詩清淡閑暇，如其人也。有《杭州望湖樓》詩："小艇閑撐處，湖天景物微。春波無限緑，白鳥自由飛。落日孤汀遠，輕煙古寺稀。時携一壺酒，戀到晚凉歸。"《西湖》詩有"漲煙春氣重，貯月夜痕深"之句，皆類於此。

又，《能改齋漫録》卷一一記其在洛陽的幾首題壁詩：

> 洛中諸寺院有楊少師、李西臺書。……西臺即建中，酷愛楊書，旁題云："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煙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觀音院有牡丹，相傳唐武后植者，西臺有詩，亦親書，云："微動風枝生麗態，半開檀口露濃香。秦時避世宫娥老，舊日顔容舊日妝。""花譜名將第一論，洛中最是此花繁。不當更道本芍藥，枝上恐傷妃子魂。"西臺書，洛人甚重之。

李建中現存詩篇多是題寺贈人，加之好道書，所以風格清新飄逸；但他並非不食人間煙火，如雍正《山西通志》卷二二五載其《開垣曲山路成》五言古詩，就説"不倦共廉使，常存濟物誠"。上引釋文瑩所謂"清淡閑暇"，是其詩歌的特徵。蘇軾也曾標出一個"清"字，他在《金門寺中見李西臺與二錢唱和四絶句戲用其韻跋之》詩（其三）寫道："西臺妙迹繼楊風，無限龍蛇

洛寺中。一紙清詩吊興廢，塵埃零落梵王宫。"①

**薛　映**　薛映（951—1024），字景陽，華陽（今四川成都）人。父允中，事孟氏後蜀爲給事中，降宋，爲尚書都官郎中。映進士及第，授大理評事，歷通判綿、宋、昇州，累遷太常丞。任江南轉運使，江、淮、兩浙茶鹽制置副使，京東轉運使，徙河東。知相州，再領漕京東，累遷尚書禮部郎中，擢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内銓兼制置羣牧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入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出知河南府，又知昇州、揚州、并州、永興軍。仁宗即位，遷禮部尚書，再爲集賢院學士、判院事、知曹州，分司南京，卒。《宋史》卷三〇五有傳，並評其文學成就道："映好學有文，該覽强記，善筆札，章奏尺牘，下筆立成。"未見宋人著録他的詩文集。《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八引《楊文公談苑》，評自雍熙以後三十年間的詩人，即有薛映，並稱其《送人鄂州》一聯："黄鵠晨霞傍樓起，頭陀秋草繞荒碑。"又，薛映曾與楊億等人唱和，《西崑酬唱集》卷下《清風十韻》有其和詩一首，《戊申年七夕五絶》也有和詩五首。除以上七首外，《全宋詩》尚收有另兩首及斷句。從現存篇什看，薛映詩辭采華麗，語言精妙，有"西崑體"的共同特點。如《戊申年七夕五絶》之一："月放冰輪傍絳河，相期寶婺夜經過。嫦娥不惜宫中桂，乞與天香分外多。"

**羅處約**　羅處約（958—990），字思純，其先京兆（今陝西西安）人，後徙居益州華陽（今四川成都）。父濟，仕蜀爲升朝

① 《蘇軾詩集》卷二八。

官，降宋，至太常丞。處約登進士第，爲臨渙主簿，再遷大理評事，知吴縣。同年友王禹偁知長洲縣，日以詩什唱酬，蘇、杭間多傳誦。後並召赴闕，太宗自定題試之，以禹偁爲右拾遺，處約著作郎，皆直史館，賜緋魚。受詔荆湖路巡撫。淳化元年（990）卒①，年三十三。《宋史》卷四四〇有傳。

羅處約才華横溢，不幸早世。王禹偁特重其人，所作《官舍書懷呈羅思純》道：

> 同年事分幾般同，墨綬逶迤一郡中。仙桂並枝攀月魄，縣花交影笑春風。分莎種就尋僧逕，借竹編成養鶴籠。公暇不妨閑唱和，免教來往遞詩筒②。

羅死後，他又與蘇易簡編其遺作爲《東觀集》十卷，並序曰：

> 處約九歲能賦詩，十三通經義，尤長於《易》，故所為文，必臻乎道。……不幸以淳化元年（990）十一月卧疾終於家，年三十三，亦賈誼、李賀之儔也。友人翰林學士、尚書祠部郎中、知制誥蘇易簡，左司諫、知制誥王某以布素之分，哭之慟，收其遺文，灑淚編次……其間有《東皋子》、《楚義帝碑》、《録希夷子言》、《書野叟壁》數篇，極乎天人

① 《宋史》本傳誤卒於淳化三年（992），此據王禹偁《小畜集》卷一九《東觀集序》。

② 《小畜集》卷七。

之際者也。味其文，知其志矣[①]。

《宋史》本傳録其《黄老先六經論》，謂“人多重之”。今人所編《全宋詩》僅收得詩三首及斷句，《全宋文》輯文三篇。

**蘇易簡**　蘇易簡（958—997），字太簡，梓州銅山（今四川中江）人。少聰悟好學，風度奇秀，才思敏贍。太平興國五年（980），年逾弱冠，舉進士。太宗方留心儒術，貢士皆臨軒覆試。易簡所試三千餘言立就，奏上，覽之稱賞，擢冠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昇州，遷左讚善大夫。八年，以右拾遺知制誥。雍熙初，以郊祀恩進秩祠部員外郎。二年（985），與賈黄中同知貢舉。三年，充翰林學士。淳化二年（991），同知京朝官考課，遷中書舍人，充承旨。改知審刑院，俄掌吏部選。遷給事中、參知政事。明年，以禮部侍郎出知鄧州，移陳州。至道二年（996）卒，年三十九。《宋史》卷二六六有傳，並評其文曰：“屬文初不達體要，及掌誥命，頗自刻勵。……易簡常居雅善筆札，尤善談笑，旁通釋典。所著《文房四譜》、《續翰林志》及文集二十卷，藏於秘閣。”《通志·藝文略》又著録“《蘇易簡表章》十卷”。時人稱其躁進，急於進用。

蘇易簡的著作，除《續翰林志》今存外，曾奉詔作《越江吟》，頗爲後人稱道[②]。詩祇存五首及若干斷句，今人輯入《全宋詩》，所存太少，無法窺其成就。其中《特吟詩二首送英公大

① 見《小畜集》卷一九。
② 詳本書第五章。

師》①，形容夢英其人尚覺真切：

> 乘舟南去唯尋酒，上馬西行祇詠詩。醒醉去留皆遂意，如斯方信是男兒。
>
> 祝融峰上曾傳衲，太一山前舊結廬。兩地逍遥已三紀，爭教肯在帝城居。

兩首句法相似，詩意平直明白。大約易簡所習，也是當時流行的"元白體"。

**釋希晝、惟鳳、懷古**　"宋初九僧"，是當時一個很有影響的詩僧團體，宋初"晚唐體"的代表作家羣。"九僧"之中，蜀有其三，他們是釋希晝、惟鳳、懷古，而以希晝成就最高，在"九僧"中僅次於惠崇。三人的生卒年俱不詳，事迹也多不可考，以其與林逋、魏野、寇準等交往推斷，大約生於趙宋建國（960）前後，主要活動在真宗、仁宗時代，之所以稱"九僧"，是因爲他們九人的作品風格相似，故當時陳充遂編爲《九僧詩集》（《九僧詩集》今存）。

釋希晝，司馬光《温公續詩話》稱他是劍南（今四川成都一帶）人。他的詩，頗爲當世所重，《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六引《楊文公談苑》曰：

> 公常言，近世釋子多工詩，而楚僧惠崇、蜀僧希晝為傑

① 載清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二六《贈夢英詩碑》。

出。……希晝《雁蕩山》云："長天來月正，危木度猿稀。"《答黄桂州》云："來書逢歲闕，去夢歷峰危。"《廣南陳轉運》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僧東歸》云："帆影先（集本作"迷"）寒雁，經聲隱暮潮。"《宋承旨林亭》云："雪溜懸危石，棋燈射遠林。"《贈僧》云："漱齒冰溪遠，開禪雪屋深。"《送人》云："玉繩天闕遠，金柝海城秋。"《句學士》云："曉天金馬路，晚歲石霜心。"《寄人》云："山日秋光短，江虹晚影低。"《新津尉》云："劍月啼猿苦，江沙濯錦寒。"《北官書亭》云："花露盈蟲穴，梁塵墮燕泥。"《登上人》云："寄禪關樹老，乞食塞城寒。"《歸新安》云："風泉舊聽僧窗改，雲穴曾行鳥徑殘。"《春山》云："芳樹行雲老，孤泉落石危。"《送人南歸海》云："落日横秋島，寒濤兀夜舡。"……皆公之所舉。

楊億在《談苑》中舉到雍熙以後三十年間的許多詩人，一般祇舉一二聯，而特地舉出希晝如此多的佳篇隽句，是不同尋常的，可見希晝的創作成就，較同儕爲傑出。清人朱休度《宋九僧詩世罕傳矣有從汲古閣所藏宋槧本抄得一帙依兒携至塞上因各題一首·希晝（劍南人）》①，頗與希晝詩心相通，道：

出世多閑無我分，敲詩長卧識君心。泠泠"素瑟沉幽意"，切切"寒蛩共苦吟"（晝《寄駱員外》有"况是多閑日，應

① 見《萬首論詩絶句》。下引此人同。

懸長卧心”之句。又“素瑟”、“寒蛩”十字，乃《送朱房》詩也)。

“九僧”繼承晚唐詩僧的衣鉢，以苦吟出名，而以煉句見長。詩的題材較窄，而擅長寫景。方回《瀛奎律髓》卷四七選希晝《書惠崇師房》，評曰：“於僧詩類選五首，每首必有一聯佳。不特希晝，九僧皆然。”所謂“必佳”的一聯，就是景聯。如《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所載《寄題武當郡守吏隱亭》：

郡亭傳吏隱，閑自使君心。卷幕知來客，懸燈見宿禽。茶煙逢石斷，棋響入花深。會逐南帆便，乘秋寄此吟。

紀昀評道：“六句自然，勝出句。‘棋聲花院静’，表聖（司空圖）名句也，着‘入’字、‘深’字，便别有意境，不以蹈襲爲嫌。”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尚選有希晝《送嗣端東歸》、《早春闕下寄觀公》等多首，紀昀認爲這些詩“不能不謂之佳”，且都不失“雅則”。如《送嗣端東歸》：

遠念生泉石，人中事欲銷。卷衣城木落，尋常海山遥。帆影迷寒雁，經聲隱暮潮。後期俱未定，况我鬢先凋。

又《早春闕下寄觀公》：

客心長念隱，早晚得書招。看月前期阻，論山静會遥。微陽生遠道，殘雪下中宵。坐看青門柳，依依又結條。

紀昀評曰："此首亦不減隨州（劉長卿），非武功（姚合）輩所可並論。"

釋惟鳳，《温公續詩話》稱其爲青城（今四川都江堰）人。釋智圓有《送惟鳳師歸四明》詩[①]，可以看出他的行迹和爲人。詩道：

> 未識鳳師面，早熟鳳師名。毓靈本岷峨，弱冠游神京。出處忌非類，交結皆名卿。高談駭衆聽，雅唱歸羣英。曩歲來浙陽，相逢水心亭（樂天水心亭，今水心寺是也）。論懷道且同，對坐眼彌青。尋幽泛輕舟，待月步閑庭。翌日倏分携，南北各如萍。我尋住孤山，師亦往東明。人間一為别，天上七周星。江湖既相望，煦沫安足評。今年春之暮，草堂花飄零。睡起乍憑欄，竹外聞人聲。忽報鳳師至，屣履出相迎。借問胡為來，告我以其誠。度支司外計（轉輸方度支也），夕拜臨兹城（太守王給事也）。二賢俱我舊，故得尋其盟。夏來西湖西，為鄰樂幽貞。朝登隱君堂（林公逋也），暮即中庸扃（予之自號也）。……倏忽時節移，秋風拂檐楹。趨装俄告别，鄞江指歸程。

從詩中可知，惟鳳二十歲左右就離開青城到京城開封，"交結皆名卿"，其後又到浙江一帶，因度支方某、給事中王某改官杭州，他也隨着到杭，從"春之暮"住到"秋風拂檐楹"纔離去。游無

① 續藏經本《閑居編》卷三八。

定處，“交結名卿”，以詩干謁官吏，不僅是惟鳳，也是“九僧”活動的共同特點。除了他們的和尚身份外，頗與南宋末的江湖詩人有某些類似之處。

《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八引《楊文公談苑》，亦論及惟鳳，曰：“……蜀僧惟鳳，皆有佳句。……惟鳳《秋日送人》云：‘去路正黃葉，別君堪白頭。’《哭度禪師》云：‘海客傳遺偈，林僧寫病容。’皆公之所舉。”《宋詩紀事》卷九一引王隨《惟鳳詩序》，稱“持正大師（蓋惟鳳曾得此號）一章一聯，皆出乎清新，發乎瀋逸，賦象可以披圖畫，騰英可以潤金石。”這評價是很高的。朱休度《宋九僧詩世罕傳矣有從汲古閣所藏宋槧本抄得一帙依兒携至塞上因各題一首·惟鳳（青城人）》曰：

> 秋鐙詩寫秋鐙況，姑射句如姑射仙。多事違心閑不得，尚愁難了是塵緣（鳳有《秋鐙》云：“照回秋夢斷，靜引夜夢長。病鼠驚空穴，寒蛩聚缺墻。”又《姑射山》云：“深澗飲渴虹，邃洞生秋雷。”句並入意。又“閑中吟鬢改，多事與心違”，則其自述於畫公者）。

所引最後一聯，見《寄希晝》，《瀛奎律髓》卷四七入選，全詩道：

> 閑中吟鬢改，多事與心違。客路逢人少，家書入闕稀。秋聲落晚木，夜魄透寒衣。幾想林間社，他年許共歸。

紀昀評此詩“殊清逸”。同上又選《吊長禪師》詩：

霜鐘侵漏急，相吊晚悲濃。海客傳遺偈，林僧寫病容。漱泉流落葉，定石集鳴蛩。回首雲門望，殘陽下遠峰。

方回評曰：“此詩中四句皆工，一字不苟，金銀秤上分定盤星也。”紀昀的意見有所不同，認爲“次句不妥，三、四自可，五、六着力而不自然”。

釋懷古，峨眉（今四川峨眉山）人。朱休度《宋九僧詩世罕傳矣有從汲古閣所藏宋槧本抄得一帙依兒携至塞上因各題一首·懷古（峨眉人）》評曰：

九首峨眉剩一斑，彌珍小律《爛柯山》。定中定絶紅塵想，詩外知余白日閑。（懷古有《寄簡公》：“紅塵無夢想，白日自安閑。”又《爛柯山》二律，佳甚。其一云：“仙家輕歲月，浮世重光陰。白髮有先後，青山無古今。局中柯已爛，塵散海尤深。若覓長生路，煙霞無處尋。”其二云：“玉笥爛柯事，傳聞不在疑。百年容易客，一局等閑棋。此着有誰見，無言祇自知。石橋南畔路，依舊日斜暉。”）

《瀛奎律髓》卷四七選懷古《寺居寄簡長》，道：

雪苑東山寺，山深少往還。紅塵無夢想，白日自安閑。杖履苔痕上，香燈樹影間。何須更飛錫，歸隱沃洲山。

方回評此詩，又總論“九僧”道：“懷古，九僧之九。人見九僧詩或易之，不知其幾鍛煉、幾敲推乃成，一句一聯不可忽也。……宋之盛時，文風日熾，梅（聖俞）寬，陳（後山）嚴，並高一世，而古人之詩半或可廢。則其高於九僧，亦人才涵養之積然也。”紀昀評曰：“方批‘人見九僧詩或易之，不知其幾鍛煉、幾敲推乃成，一句一聯不可忽也’，此是公論。”

**朱台符**　朱台符（965—1006），字拱正，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據《宋史》卷三〇六本傳，台符少聰穎，十歲能屬辭，嘗作《黄山樓記》，士友稱之。及長，善詞賦。時太宗廷試貢士，多擢敏速者，台符與同輩課試，以尺晷成一賦。淳化三年(992)，登進士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青州。召入直史館，賜緋魚，再遷秘書丞、知浚儀縣。擢太常博士，出爲京西轉運副使。入爲鹽鐵判官，改判户部勾院，拜工部員外郎，換度支判官。景德初，鄭文寶爲陝西轉運，或言其張皇生事，徙台符代之，仍賜金紫。台符俊爽好謀，然頗以刻碎爲舉職。徙知郢州。三年，召還，會執政有不喜者，復出知洪州，卒於舟次，年四十二。台符好學，敏於屬辭，喜延譽後進，有集三十卷。《玉壺清話》卷四稱其“凡有所作文字，其雕篆皆類於賦，章疏、歌曲亦然。河西作梗，因上封事，其略曰：‘且夫結之以恩者，彼必懷之；示之以威者，彼必畏之。若爾，則所謂繼遷者，自當革心而束手，款塞而旋庭矣。’又嘗爲數閑，其略曰：‘歌遏雲兮慘容色，舞迴風兮腰一搦。’又曰：‘顰多而翠黛難成，望極而烏雲易散。當本深心兮牡丹，期到如今兮賜冰頒扇。’鄉人田錫嘗曰：‘朱拱正一閑乃《閨怨賦》一首，祇少“原夫”。’”看來他少習科

舉，雕篆爲文，積習難改。

## 四、張詠在蜀中的創作

張詠（946—1015），字復之，自號乖崖，又號九河生，濮州鄄城（今山東鄄城）人。少學劍，好弈棋，精射法，嗜酒，豪放剛烈，然喜讀書。太平興國五年（980）擢進士第，授知鄂州崇陽縣。通判麟州、相州，知浚儀縣。出爲荆湖路轉運使，入判銀臺、通進司兼門下封駁事，總三班院。淳化五年（994）出知益州，考滿，徵爲給事中，授御史中丞，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替知永興，再知益州。景德三年（1006）復官三班院，兼判登聞鼓院。以頭瘡求外，遂知金陵、陳州，加官至禮部尚書。卒，年七十，謚忠定。《宋史》卷二九三有傳。

張詠以兩次鎮蜀治績最著。他恩威並加，尤重文治，“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皆有學行，方里所服，遂延奬加禮，敦勉就舉，後三人悉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日振，由公之誘掖也”①。足見他絶非俗吏輩可比，而且此舉對西蜀文化、文學發展有重要影響。張詠平日雖政繁治劇，然喜積學屬文，“聚典籍百家近萬卷，博覽無倦，副本往往手寫，至於卜筮、

① 韓琦《張公（詠）神道碑銘》，《乖崖先生文集》附録。

醫藥、種樹之書，亦躬自詳校"①。所著詩文，其弟張詵輯爲《乖崖先生文集》十卷，南宋郭森卿刊本增爲十二卷，原本今存。

張詠鎮蜀時，曾編刊晚唐詩人薛能詩歌四百七十首爲《許昌詩集》十卷，並爲之序②。在序中，他説詩歌的功能是"疏通物理，宣導下情"，因而有着"擅造化之心目，發典籍之英華"的特殊價值。然而後世却將"正始之音"變爲"山僧野民"的一"藝"，流爲賞玩之具，弄得輕重倒置。他寫道：

> 洎詩人失正，采詩官廢，淫詞嫚唱，半成謔談。後世作者雖欲立言存教，直以業成無用，故留意者鮮。有如山僧野民，終老耽玩，搜難抉奇，時得佳句。斯乃正始之音，翻為處士之一藝爾。又若才卑不能起語，思拙困於物像，興詠違於事情，諷頌生於喜怒，以此較之，果無用也。其中淺劣之尤者，體盜人意，用為己功，炫氣揚聲，略無愧耻。嗚呼，風雅道喪，若是之甚歟！

又《寄柏閣宗涓上人》所謂"周衰風雅變，詩匠著禪衣"③，也是這個意思。張詠的這些話，的確道出了中國傳統詩學的一大弊端。我國古代號稱"詩國"，不知有多少讀書人（包括所謂"山僧野民"）終身苦吟，寫下的詩篇汗牛充棟。然而許多詩人脱離社會，他們的作品，除了磨礪並提高了詩"藝"外，無補於國計

① 錢易《張公（詠）墓誌銘》，《乖崖先生文集》附録。
② 序见《乖崖先生文集》卷八。
③ 《乖崖先生文集》卷三。

民生，更何況“淺劣”輩的模仿剽竊，致使劣品充斥緗素。詩歌應當如何發展？《許昌詩集序》繼續寫道：

> 許昌薛侯，詩人之雄乎！觀乎所尚，率以治世為本。隨事刺美，直在其中；放言既奇，意在言外。謂才俊之偉也，蹂躪時事，聚為國風；謂風流之至也，貴農賤賈，資為國術。苟引而申之，豈不能黜邪歸正，去煩從簡，致君道有緒，而民業用休？

張詠對薛能詩的評價準確與否，此可不論；但他對詩歌功能及審美價值標準的意見，應該說在宋初頗有意義。首先，詩歌應當以“治世爲本”，也就是他曾説過的能够“助治”。具體地講，是要用詩歌“隨事刺美”，“蹂躪時事”，“貴農賤賈”（這是中國傳統農業經濟的觀點）。也就是説，詩人應當用詩歌干預時事政治，從而“感悟人心，使仁者勸，不仁者懼”，進而收到“彰是救過”的社會效果（《許昌詩集序》）。如果我們回顧一下中唐的新樂府運動，不難發現，張詠的詩歌主張與白居易是完全相通的，可稱作現實主義的詩論。當然，詩歌作爲藝術，功能是多方面的，也包括娱樂作用，上述觀點未免急功近利，帶有一定局限性。但在白體詩末流淺俗之風泛濫的宋初詩壇，所缺乏的恰是白居易的現實精神，而多爲所謂“淫詞嫚唱”；故張詠以詩“刺美”的主張，具有救弊補偏的作用，他試圖扭轉詩風的努力，應當肯定。其次，張詠反對把詩歌變爲一“藝”，主要是反對詩歌脱離社會現實生活，並非要抛棄詩歌藝術。他主張詩歌應當“直而婉，微而

顯”，“放言既奇，意在言外”。在《送趙况進士謁李均員外序》中①，他讚揚趙况“草詞索意，則韻語暢達，采摘冥遠”。由此看來，張詠雖然是功利主義的文學觀，但他並非不懂詩歌藝術，在造句、寓意和用韻等方面，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的詩論，對巴蜀文學發展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張詠在蜀中任職期間，以“隨事刺美”的詩筆，緊密結合實際，寫下了一些很有現實意義的詩篇，實踐了他的詩歌理論。他在第一次知益州的次年（至道二年，996），作《悼蜀四十韻》②，書於視政之廳。在詩中，他揭示了蜀民李順起義的社會原因，歸咎於當時治蜀的地方官，比那些視民爲“賊”的人要客觀和深刻得多：

> 當時佈政者，罔思救民瘼。不能宣淳化，移風復檢約。情性非方直，多為聲色着。從欲竊虛譽，隨性縱貪攫。蠹食生靈肌，作威恣暴虐。佞罔天子聽，所利唯剥削。一方忿恨興，千里攘臂躍。

既然如此，那麼“千里攘臂”豈不是造反有理？當時宋王朝對農民起義採取了堅決的鎮壓措施，張詠自然是支持的；然而作爲安集方面的大員，他又不得不正視“王師”帶給蜀民的更爲深重的苦難：

---

① 《乖崖先生文集》卷八。
② 見《乖崖先生文集》卷二。

兵驕不可戢，殺人如戲謔。悼耄皆罷誅，玉石何所度。未能翦强暴，爭先謀剽掠。良民生計空，賒死心隕獲。四野構豺狼，五畝孰耕鑿？

據韓琦《張公神道碑》，當時統兵官乃招安使王繼恩。在收復成都之後，“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燕爲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張詠除促其分兵進剿成都以外的“寇賊”外，又進狀請另選人分其權。可見《悼蜀四十韻》全寫時事，並隨事刺美，是張詠用以“助治”的代表作，既“不失乎忠”，又能較客觀地反映某些歷史事實。

張詠還作有一首《愍農》詩：

……自有奸民逃禁律，農夫倍費耕田力。青巾短褐皮膚乾，不避霜風與毒日。暮即耕兮朝即耘，東坻南壠無閑人。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貧。……我聞愍農之要簡而平，先銷坐食防兼并，更禁貪官與豪吏，愍農之道方始行。

讀罷此詩，自然使人聯想起白居易的新樂府詩。作者看到了“天下三分二分貧”的嚴酷現實，提出了“愍農”的具體措施，與白居易以詩歌當諫紙的寫作目的十分相似。可以説，張詠在宋初提出以詩“助治”，實際上是有意繼承中唐新樂府運動的精神。不過應當指出，從詩歌藝術發展的角度言，新樂府詩並不算成功。張詠“助治”的詩歌主張，與他的創作實踐也有較大距離，實際上他寫時事的政治詩，也不過就祇上述兩首而已。詩歌是具有自

身特點的語言藝術，它所反映的是多姿多彩的現實生活，要將其納入某個固定的内容模式，簡單地用來“助治”，效果並不理想。

錢易《墓誌銘》謂張詠“著文不雕飾，咸摭實事”。韓琦《神道碑》則曰：“文章雄健有氣骨，稱其爲人。嘗爲《聲賦》，梁公周翰覽而歎曰：‘二百年來不見此作矣！’”可見張詠的散文創作，時人評價頗高。尤其是他在《答友生問文書》中提出“好古以戾，非文也；好今似蕩，非文也”的主張①，對當時某些爲文艱澀、“好古以戾”的古文家，以及由他們造成的新的文弊，極有針砭作用。張詠散文的代表作品不作於蜀中，此不論。

① 《乖崖先生文集》卷七。

# 第二章
# 走向繁榮：北宋中期巴蜀文學

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六十餘年（1023—1085），我們稱之爲“北宋中期”。這是宋代文學發展途程中極其重要的階段，文壇宗師歐陽修領導了詩文革新運動，並取得了重大勝利。詩歌革新，除歐陽修外，主將有梅堯臣、蘇舜欽，所以世稱他們的新詩派爲“歐梅”或“蘇梅”。其中蘇舜欽（1008—1048），祖籍梓州銅山（今四川中江），但自曾祖起即移家開封，雖古今不少學者仍認定他爲蜀人，但事實上他與蜀已没有什麽關係了，故本書不述。

這個時期，中原的詩歌革新之風似乎還没有刮到巴蜀，蜀人詩作大都還是“唐音”餘響。但古文運動却深刻影響着巴蜀文風，一批大作家正在孕育成長中。巴蜀文學有了宋初較高的起點，便逐漸走向繁榮。其標誌是作家隊伍的進一步擴大，有全國性影響的作家明顯增多。尤其是“眉山三蘇”漸次登上文壇，使西蜀作家爲全國所矚目；而這時期的“老蘇”蘇洵，則是蜀中第一位享有全國性聲譽的古文大家。

# 一、隱士張愈與詩僧重顯

我們先從一位隱士和一位詩僧説起，他們是張愈、重顯。

張　愈　張愈（995—1059）[①]，字少愚，益州郫（今成都郫縣）人。祖籍河東（今山西），後遷徙入蜀。初習進士舉業，隽偉有大志，游學四方，然屢舉不第。寶元初，上書言邊事，請使契丹，令外夷相攻，以完中國之勢，其論甚壯。因使者推薦，朝廷授以試秘書省校書郎，但他願用此官回授其父顯忠，而自己則隱居於家。他本是一位熱衷功名的人，然而現實生活却捉弄了他，使他成了“隱士”。文彦博治蜀，在青城山白雲溪修緝杜光庭故居，讓其居住。朝廷六次徵召，不應。喜下棋，樂山水，遇有佳興致，雖數千里之遠，也盡室前往。於是出夔門，乘船經湘江、沅江，觀浙江，登羅浮山，再入九疑山，買石載鶴而歸。從此杜門著書，未及完成，卒，年六十五。妻蒲氏名芝[②]，不僅賢惠，而且也有文采，可謂奇女子。其夫死後，她作了一篇誄文，寫得很好，道：

---

① 按：張愈之名，《宋史》本傳作“愈”，他書多作“俞”，未知孰是。此從《宋史》，凡文獻原作“俞”者不改。

② 黄庭堅《蒲仲輿墓碣》：“府君諱遠猶，字仲輿，本河中寶鼎人，在唐爲仕家，從僖宗幸蜀而失其官，遂爲成都民。……府君少而能賦，與女弟幼芝俱有聲於劍南。幼芝嫁成都張俞，學問文章，與其夫抗衡。”（《豫章集》卷二四）則其名爲“幼芝”。此據《宋史》。

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風氛氳。挺生英傑，卓爾逸羣，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丈夫，趨世不偶，仕非其志，禄不可苟。營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顛。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脱簪散髮，眠雲聽泉。有峰千仞，有溪數曲，廣成遺址，吴興高躅。疏石通徑，依林架屋，麋鹿同羣，晝游夜息。嶺月破雲，秋霖灑竹，清意何窮，真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户不出，豈期遂往，英標永隔。抒詞哽噎，揮淚汍瀾。人誰無死，惜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

此誄及張愈事迹，見《宋史》卷四五八本傳。又，張愈在《上蜀帥任密諫書》中，自述甚詳：

俞，鄆之賤男子，好讀古書，為古今之文辭，遑遑十五年，恐若不及。始與羣進士就開封府試，無成而歸，旅食褒、漢。明道初，故興元守滎陽鄭公再舉俞進士，明年詔求直言，又表俞草萊遺材，謂不獨有文行，蓋能通知古今權變之議，宜召問以時政之得失。不報。景祐歲，茂材異等不得試，以母死貧甚，西歸，日資於人，以養存老遺孤。逮半歲，西陲用兵，詔書切諭郡府薦謀士，圖滅敵之策……故不量蒙鄙進退，遂為書略陳天下之務，願聞朝廷。不希名，不苟禄，不貪進，用區區之誠，紓天子之憂而已。臺府謂其言是，因而薦之。不期聖德涵厚，矜其僭議，寬其罪戾，特發

宸旨，召赴京闕。府縣恭命，迫促上道。衆人聞之喜，小人聞之懼[①]。（以下述其不應召的理由，略）

由於張愈長期居住在青城山白雲溪，所以人們編輯他的遺稿成三十卷[②]，即號《白雲集》。集已久佚，零篇殘句，今人所輯《全宋文》收文四十一篇，分作四卷，有上書、送序、論、記、頌、贊、銘、碑等類；《全宋詩》輯詩二十九首，另有斷句十一件。兩書皆有遺漏：文遺漏小説《驪山記》，見劉斧《青瑣高議》前集卷六（《類説》卷四六有節録）；詩則遺漏三首：《府衙新書堂》（《成都文類》卷七）、《宴萬州西山池東魯使君》（《宋元詩會》卷七）、《越公堂》（同上），又斷句凡五，皆見清康熙時汪灝所撰《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

張愈既歸隱，仍與地方官保持密切的關係。《邵氏聞見録》卷一〇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也許出於傳説，但可見其人頗有倜儻之風：

文潞公慶曆中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郯聖從，蜀人也，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聖從將至，潞公亦為之動。張俞少愚者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自迎見於漢州，同郡會有管妓善舞，聖從喜之，問其姓，妓曰"楊"，

① 《成都文類》卷二〇。

② 《東都事略》卷一一八《張俞傳》："有文集三十卷。"衢本《郡齋讀書志》卷一九同，而袁本"三"作"二"。《宋史·藝文志》著録爲二十六卷。

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之項上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為之沾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少愚之詩以酌聖從，聖從每為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張少愚者，奇士，潞公固重其人也。

張愈治學之路，也因求仕與歸隱而分爲兩大階段。在《上文密學（彦博）書》中，他寫道：

若俞，乃今之士也。早歲善誦文史，習章句之學，府郡屢薦，曾不得下等之名。自念親老貧甚，决志西歸，不干薦試。乃盡鋤去舊學，始復窮玩古書。見天地之運，與人通理；聖賢道德，在乎治物。後之學者皆忘失原本，務刻浮文，欲致其用，失聖賢之道甚遠。由是潛心考古，庶見性命變化之致。雖處窮戹頓挫，未嘗一日而忘也，亦未嘗一日而言也①。

則他早歲以章句、時文爲主，歸隱後纔研習古學。

張愈詩文兼擅，詩更有名。《詩話總龜》前集卷一三引《古今詩話》曰："張俞，成都人，蜀以賢良稱之。有詩行於世。《題

① 《成都文類》卷二〇。

武侯廟》云：‘高光如有嗣，吴蜀豈勝誅。’又《題御愛山》云：‘可勝亡國恨，猶有愛山心。’《題洞庭湖》云：‘萬頃碧波看不盡，一拳孤岫望中明。’皆佳。”又《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七《袁世弼》引《潘子真詩話》，謂“客有自荆湘傳”張愈詩一首，乃詠洞庭之作。當時蓋盛稱是詩筆力雄壯，而袁陟（字世弼）不服氣，有“此筆力不難到”之語。張愈詩曰：

> 渺渺洞庭野，蕭蕭黄鶴樓。水通雲夢浦，人渡沔陽舟。廣澤侵吴壤，孤城接郢丘。山分三楚斷，溪入九江流。寂寞休兵月，紛紜戰國秋。吴生來赤壁，魏武失荆州。六代憑形勢，羣雄死寇讎。凄凉帝子宅，浩蕩禰衡州。萬里浮雲暮，千年故國愁。武昌宫不見，麋鹿自羣游。

寫景氣象恢宏，吊古一往情深，果然不凡。《郡齋讀書志》綜評張愈詩文道：“爲文有西漢風，嘗賦《洛陽懷古》，蘇子美見而歎曰：‘優游感諷，意不可盡，吾不能也。’”蘇舜欽（字子美）乃當時著名詩人，而自謂“不能”，知非平平之作，惜已亡佚。又《清波别志》卷二曰：“元微之有《古行宫》一絶句……洪景盧（邁）謂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煇幼時亦得一詩云：‘翠微寺本翠微宫，樓閣亭臺數十重。天子不來僧又死，樵夫時倒一株松。’乃張俞所作也，思致不減前作。”可見到南宋，人們仍津津樂道其詩。

張愈最有名的詩，當數下面這首題作《蠶婦》的五言絶句：

昨日到城廓，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①。

城中穿綾羅的不養蠶，而蠶婦却穿不上好衣服，兩相對比，誰能平静？社會的不公平，衹有長期生活在民間的詩人，纔有如此深切的感受，而形之於筆，又如此驚心動魄。張愈即便是衹留下這一首詩，也可以在文學史上垂名。要之，從現存張愈詩篇看，他大體學中唐，以氣象、韻味爲主，與當時流行的“崑體”、“晚唐體”迥然異趣，也没有宋初“元白體”的俗下，可謂北宋中期的一位優秀詩人。如他寫廣州、嘉州（今四川樂山）的兩首詩（可能都是節録，而非完篇），很有特色：

越地春生草，春城瞰渺茫。朔風驚瘴海，霧雨破南荒。巨舶通蕃國，孤雲遠帝鄉。

——《輿地紀勝》卷八九《廣南東路·廣州》

城分二江急，樹入九峰開。地隔犍牂繞，人從蜀楚來。

——《輿地紀勝》卷一四六《成都府路·嘉定府》

由於張愈是一位從未入仕的隱逸詩人，所以引起不少人的景仰。前後守成都的蔣堂、趙抃皆有詩。蔣堂《送白雲張少愚》曰：“聘命當年下益州，戔戔束帛禮偏優。山人著出隱居報，使

① 見《宋文鑒》卷二六。

者賫還答詔牛。"① 趙抃《題張俞壁》道："詔書三度落坤維，爲白雲溪獨掩扉。我愧俗疏來訪道，不逢斜日又空歸。"② 他的鄉人范鎮、文同也有詩。范鎮《留題張少愚屋壁》："高隱郫城下，平時仍徑還。門開值冠蓋，簾卷爲江山。沛雨人間待，浮雲天外閑。泥封詔不起，朝夕奉慈顔。"③ 文同《張少愚書院》："澗水侵斷橋，車馬不得通。飛嵐積庭礎，秋蘚垂紫茸。窗紙爛溪雨，簾衣拆林風。主人殊未歸，使我煙景空。"④

張愈的朋友句台符，也是當時有名於西蜀的作家。句台符，青城（今都江堰）人，受業丈人觀爲道士，自號岷山逸老，與張愈爲詩友。蓋張愈居白雲溪時，兩人常相往來。著有《岷山集》，久佚⑤。現存零句，見《全宋詩》，風格與張愈相近，但他似乎没有張愈雲游四方的經歷，故零句不出寫青城一帶風物。如《延慶宫》："一簇樓臺地，嵯峨四面函。路盤七折嶺，侍對六時巖。"又有句曰："右執范賢袂，左拍薛昌肩。舉頭傲白日，長嘯揭青天。"⑥ 粗獷而豪放。

**釋重顯** 釋重顯（980—1052），字隱之，俗姓李，賜號明覺大師，遂州（今四川遂寧）人。咸平中終父母喪，便到益州普安院落髮爲徒。後又去襄陽，從石門聰禪師，又從隨州智門祚禪師，往池州景德寺爲首座。南游杭州，住持蘇州洞庭翠峰寺，再

① 《輿地紀勝》卷一五一。
② 《趙清獻集》卷五。據是詩在原集中排列位置，蓋治平初第二次鎮成都時作。
③ 見《四庫全書》本《兩宋名賢小集》卷三九《范蜀公集》。
④ 《丹淵集》卷三。
⑤ 見《輿地紀勝》卷一五一、趙抃《清獻集》卷三《游青城山》自注。
⑥ 兩诗皆见《輿地紀胜》卷一五一《成都府路·永康军》。

到明州，主持雪竇資聖寺。仁宗皇祐四年（1052）卒，年七十三。事迹詳吕夏卿《明州雪竇山資聖寺第六祖明覺大師塔銘》①，又《禪林僧寶傳》卷一一有傳。

重顯頗有文才。《禪林僧寶傳》曰："顯盛年工翰墨，作爲詩句，追慕禪月休公。"又《明覺大師塔銘》道："自師出世，門人惟益、文軫、圓應、文政、遠塵、允誠、子環，相與裒記提唱語句詩頌，爲《洞庭語録》、《雪竇開堂録》、《瀑泉集》、《祖英集》、《頌祖集》、《拈古集》、《雪竇後録》，凡七集。"則各集似多爲隨口所唱，由其弟子記録整理而成。其中《慶元府雪竇明覺大師祖英集》二卷、《瀑泉集》一卷、《雪竇顯和尚明覺大師頌古集》一卷、《拈古》一卷，凡四集之宋刊本，今猶傳世，藏國家圖書館，並曾影印入《四部叢刊續編》。

重顯《祖英集》等四集所收，多爲佛教提唱詩頌。釋圓應《雪竇和尚明覺大師瀑泉集序》曰："斯所紀者，乃垂帶自答，及古今因緣，朝暮提唱。辭意曠儉，而學黨未喻，復致之請益，師蓋不獲已，隨所疑問，以此以彼，乍放乍收，或抑或揚，或代或别，近百五十則，實一時之能事也。"《頌古》、《拈古》兩集仿此。所謂"頌古"，即詠唱禪宗公案。重顯的《頌古》，後經圓悟克勤《碧巖集》的評唱，在禪林影響很大。《祖英集》中的詩有自作，也多禪家語。釋文政《祖英集序》曰："師自戾止翠峰、雪竇，或先德言句淵密，師因而頌之；或感興懷别貽贈之作，固亦多矣。"則集中原包括"頌"和"詩"兩大類。

① 載《明覺禪師語録》。

重顯四集中，以《祖英集》文學價值較高。張伯端《讀雪竇禪師祖英集》①，很欣賞其中的頌詩："或歌詩，或語句，丁寧指引迷人路。言辭磊落義高深，擊玉敲金響千古。"不過除"頌"外，《祖英集》中還有許多較好的詩什。《四庫全書》祇收録此集，《提要》曰："重顯戒行清潔，彼教稱爲古德，故其詩多語涉禪宗，與道潛、惠洪諸人專事吟詠者蹊逕稍别。然胸懷脱灑，韻度自高，隨意所如，皆天然拔俗。五言如'静空孤鶚遠，高柳一蟬新'，'草隨春岸緑，風倚夜濤寒'，'片石幽籠蘚，殘花冷襯雲'，'啼狖衝寒影，歸鴻見斷行'，皆綽有'九僧'遺意；七言絶句如《自貽》、《送僧》、《喜禪人回山》諸篇，亦皆風致清婉，琅然可誦，固非概作禪家酸餡語也。"如《送僧》之一：

> 吴山碧，楚江碧，吴楚悠悠興何極。一尋寒木自爲鄰，三事秋雲更誰識。乾坤不是無知己，玉石休云辨真偽。待時沽譽漫淪生，晦迹韜光亦何意。春風急，春風急，八駿奔馳追不及。南北東西把定時，爲君直上孤峰立。

釋文政《祖英集序》曰："夫大圭不琢，貴乎天真；至言不文，尚於理實。"這類詩確乎出於"天真"，雖是參破紅塵的佛徒，送人時也有情如斯；而語句參差，頗有民歌韻味。

---

① 《修真十書·悟真篇》卷三〇。

## 二、陳堯佐、梅摯等詩人

北宋中期，除隱者張愈、詩僧重顯外，蜀中更多的是入仕作家，他們中有的主要以詩鳴，有的則詩文兼長。巴蜀秀麗的山水，自古是詩人的搖籃。如楊諤，梓州（今四川三臺）人，詩名聲震科場，景祐元年（1034）中進士第，嘗官兗州判官。《温公續詩話》曰："科場程試詩，國初以來，難得佳者。天聖中，梓州進士楊諤，始以詩著。其天聖八年（1030）省試《蒲車》詩云：'草不驚皇轍，山能護帝輿。'是歲，以策用清問字下第。景祐元年，省試《宣室受釐》詩云：'願前明主席，一問洛陽人。'諤是年及第，未幾卒。"其著作，《宋史·藝文志》著録《水陸儀》二卷、《潼川唱和集》一卷（與張逸唱和），均佚。又如魯交，字叔達，梓州銅山（今四川中江）人，歷官殿中丞，仕至虞部員外郎，著有《清江吟》三卷、《三江集》三卷[①]，皆佚，《全宋詩》輯得十首及斷句。仁宗嘗書寫他的《清夜吟》詩賜天台山僧[②]，詩曰："露華清八極，吟上小樓東。月色水鋪地，雁聲秋滿空。明河欲瀉浪，瘦竹自生風。坐久心骨爽，此懷誰與同。"《瀛奎律髓》卷二八選其《經秦皇墓》一首，道："祖龍何事苦東巡，仙

① 見《瀛奎律髓》卷二八、嘉慶《四川通志》卷一八六。
② 乾隆《潼川府志》卷七。

駕歸來冢草新。項籍已飛三月火，婦嬰猶醉六宮春。元來滄海殊無藥，却是芒碭暗有人。自古乾坤屬真主，驪山山下好霑巾。”方回評曰：“三、四謂項羽之起，不待至咸陽，而三月之火已然矣，子嬰猶未悟也。五、六尤佳。獨末後一句頗俗”等等。像楊諤、魯交這類有一定成就的詩人，還可以舉出不少來。

這時期詩歌成就和影響較大的，是陳堯佐、石揚休、梅摯、何郯、王琪等。

**陳堯佐**　閬州（今四川閬中）陳氏，先世乃博陵（今河北蠡縣南）人，王建入蜀，辟其高祖陳翔爲從事。後忤建意，出爲閬之新井令，遂居焉。裔孫陳省華，善爲文，由孟蜀入宋。其三子堯叟、堯佐、堯咨，先後進士高第（堯叟、堯咨俱狀元，堯佐第二），世稱“閬中三陳”。“三陳”皆有文學，以陳堯佐成就最高。

陳堯佐（963—1044），字希元。端拱元年（988）進士高第，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録事參軍。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館。歷任中外多種重要職務，天聖七年（1029）拜樞密副使，不久兼參知政事。明道二年（1033）罷知永興軍，又歷任諸州，到景祐四年（1037）終於拜相。後致仕，以八十二歲高齡去世，謚文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丘集》三集（《通志·藝文略》著録“《愚丘編》三卷”，《郡齋讀書志》卷一九著録《愚丘集》二卷、《潮陽編》一卷）。事迹詳歐陽修《文惠陳公神道碑銘並序》①，《宋史》卷二八四有傳。

①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〇。

陳堯佐既是古文家，也是詩人。《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八引《楊文公談苑》，楊億評自雍熙以後三十年間的詩人，就有陳堯佐，並讚賞其《潮州征還》“君恩來萬里，客路出千山”、《送种放》“風樵若邪路，霜橘洞庭秋”、《送朱荆南（昂）》“部吏百（亟）〔函〕通爵里，從兵千騎屬鞬橐”等聯。范仲淹《祭陳相公文》評其文其人道：“高文醇醇，得聖賢之粹；大節落落，鍾公輔之器。”歐陽修在《神道碑》中，也對他的文章讚口不置：“多慕韓愈爲文。與修《真宗實録》，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隆平集》卷五《陳堯佐傳》曰：“堯佐工爲二韻詩，人多傳之。”《郡齋讀書志》著録其文集時，也説：“堯佐屬辭尚古，不牽世用，喜爲二韻詩，辭調清警，隽永可味。”從上引宋代諸名家的評論中，可以看出陳堯佐是北宋前期一位出類拔萃的文學家，祇可惜他的幾個集子都散佚不傳，《全宋詩》僅輯得遺詩五十首，對他的成就，我們今天祇能管窺而已。

宋人以爲陳堯佐最工“二韻詩”，也就是絶句。比如《吴江》詩[①]，是其代表作之一：

> 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黄。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香。

① 見《全宋詩》卷九七。以下引陳詩同。

《温公續詩話》説，此詩爲世所稱。明楊慎《升庵詩話》卷七曰："陳文惠公堯佐《吴江》詩云……後人於此地立鱸香亭，和者計百餘人，皆不及也。噫，此詩尚敢和耶？又《碧瀾堂》詩云：'苕溪清淺雪溪斜，碧玉光涵一萬家。誰向月明中夜聽，洞庭漁笛隔蘆花。'二詩曲盡東南之景，後之作者無復措手。"

陳堯佐的《題朝元閣》詩，也爲時人激賞。《青箱雜記》卷五曰："臨潼縣華清宫朝元閣，題者亦多，唯陳文惠公二韻尤爲絶唱，曰：'朝元高閣迥，秋毫無隱情。浮雲忽以蔽，不見漁陽城。'"同爲詠唐明皇的《題雲泉觀》，也寫得很好。《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八引《倦游雜録》："臨潼縣靈泉觀，即唐之華清宫也，自唐迄今，題詠者不可勝紀。……本朝張文定、陳文惠洎前進士楊正倫三篇，雖詞非綺靡，而義理可取。……文惠詩曰：'百首新詩百意精，不尤妃子即尤兵。争如一句傷前事，都爲明皇恃太平。'……皆爲知音所賞。"

堯佐所作《林處士水亭》、《游湖上昭慶寺》，被方回選入《瀛奎律髓》（前首見卷二三，後首見卷四七）。《游湖上昭慶寺》曰：

> 湖邊山影裏，静景與僧分。一榻坐臨水，片心閑對雲。樹寒時落葉，鷗散忽成羣。莫問紅塵事，林間肯暫聞。

方回評曰："此錢唐門外昭慶寺，今猶無恙，而南渡事業又已澌盡，讀此寧無感乎。第五句最幽美。"清人馮舒評道："句句雅正。"又紀昀評："三、四自然，五、六亦蕭散有致，惟結恨淺

直。”許印芳評：“‘湖’、‘山’總起，中間分承，結句拓開，章法極老成。紀（昀）批‘結恨淺直’，愚謂病在‘莫問’、‘肯暫’四字，‘林間’太泛，亦未能收到‘寺’字。因爲易作‘幾許紅塵事，安禪耳不聞’。”

總的看來，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所説“辭調清警，雋永可味”，確乎是陳堯佐詩的突出特點。他不僅善於駕馭懷古題材，就是一般的寫景題壁，也寫得形象鮮明，生動活潑，耐人咀嚼回味。如《知果教寺》：

> 蘿巖山下寺，静境絶過從。芳草二三月，碧雲千萬峰。窗虚明落日，樓迥響疏鐘。恰恐重來晚，庭前記偃松。

在宋初詩壇上，陳堯佐詩没有“元白體”末流的淺俗，也没有“西崑體”的華靡，雖有“晚唐體”的清警，但又無其苦寒雕琢的毛病。陳詩固然也是學唐，而頗得唐人神髓，可惜流傳不多。

**石揚休**　石揚休（995—1057），字昌言。其先江都（今江蘇揚州）人，徙京兆（今陝西西安），再徙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①]。景祐五年（1038）中進士甲科，授同州觀察推官。代還，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開封府中牟縣。充秘閣校理，監裁造院。以太常博士爲開封府推官。入三司爲度支、鹽鐵二判官。坐開封

① 蘇洵謂與石揚休“家居相近”，又是親戚。見所作《送石昌言使北引》，《嘉祐集》卷一五。

府嘗失盜，出知宿州。召入爲三司度支判官，修起居注。尋改判鐵鹽勾院。以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判太常寺。兼判三班院，遷工部郎中。未及謝，以嘉祐二年（1057）十一月卒於京師之第，享年六十三。著有《南郊野録》六卷、《燕申編》二卷、《角上叢編》五卷、《西齋文集》十卷，其詩及雜文、制詔又千餘篇，皆久佚。事迹詳范鎮《石工部揚休墓誌銘》①、《宋史》卷二九九本傳。司馬光《石昌言哀辭》概括其一生道："眉山石昌言，年十八，州舉進士，倫輩數百人，昌言爲之首，聲振西蜀。四十三乃及第，十八年知制誥，又三年以疾終。"② 又《東都事略》卷六四《石揚休傳》，稱其"工於詩什，世稱其才，而於誥命非所長云"。然其詩今存寥寥，已無法窺其成就。《湘山野録》卷下曰：

> 皇祐中，館中詩筆石昌言揚休最得唐人風格。余嘗携琴訪之，一詩見謝，尤佳，曰："鄭衛湮俗耳，正聲追不回。誰傳《廣陵操》，老盡嶧陽材。古意為師復，清風尋我來。幽陰竹軒下，重約月明開。"恐遺泯，故録焉。

"嚐鼎一臠"，從這首謝文瑩見訪的詩看，所謂"工於詩什"、"最得唐人風格"云云，殆非虚語。

**梅　摯**　梅摯（995—1059），字公儀，成都新繁（今屬新都區）人。天聖五年（1027）進士，知藍田上元縣，徙知昭州，通

①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集卷一六。
② 《司馬温公集》卷七五。

判蘇州。慶曆中，擢殿中侍御史。徙開封府推官，遷判官。改度支判官，進侍御史。以户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大理寺。爲户部副使，因事降知海州，徙蘇州，入爲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還判吏部流内銓，進龍圖閣學士、知滑州、杭州。累遷右諫議大夫，徙江寧府，又徙河中，卒。《宋史》卷二九八有傳，稱“喜爲詩，多警句，有奏議四十餘篇”。原集久佚，今唯《四庫全書》所收的《兩宋名賢小集》中，有《梅諫議集》一卷，僅載《昭潭十愛》十首；《全宋詩》新輯得三十二首。

對梅摯的詩，時人頗爲折服。歐陽修《憶鶴呈公儀》曰：“一笑相歡樂得朋，誦君雙鶴句尤清。高懷自喜凌雲格，俗耳誰思警露聲。”① 韓琦《次韻答滑州梅龍圖以詩酒見寄二首》，其一曰：“對敵公如論酒兵，病夫雖劣敢先登。如將壓境求詩戰，即竪降旗示不勝。”② 又《次韻酬滑州梅龍圖惠詩》也説：“自昔能詩者，如公敏思稀。清風當世聳，大雅一時歸。……吟筆閑邀戰，鄰邦動怯圍。疲神支敗北，對景失芳菲。”③ 宋庠《次韻和侍讀梅學士秋雪》則曰：“雅篇工狀物，精思入參寥。”④ 各家都是當時政界詩壇的魁首宗師，同聲稱揚如此之高，絶非偶然。

梅摯詩現存雖不多，但其成就猶約略可窺。《中山詩話》曰：“江州琵琶亭，前臨江，右枕湓浦，地尤勝絶。夏、梅詩最佳

① 《歐陽文忠公集》卷一二。
② 《安陽集》卷八。
③ 《安陽集》卷八。
④ 《元憲集》卷九。

(英公、公儀)。……梅云：'陶令歸來爲逸賦，樂天謫宦起悲歌。有弦應被無弦笑，何况臨弦泣更多。'" 是詩恐非完篇，兩聯韻味隽永，無怪當時已稱佳構。又如《靈巖》詩，歌詠"靈巖"的幽景而不忘蒼生，亦非凡響：

> 煙抱千峰碧玉堆，一巖一穴漢天開。畜雲洩雨通靈派，長與蒼生救旱來①。

《歸雁亭(歐陽公建，在滑州)》詩則表達了對歐陽修的深切懷念，很平常的題材，却寫得十分感人：

> 東風楊柳杏花飛，曾伴先生醉一巵。前輩風流那復見，小亭煙雨漫相思。城邊春草路南北，山下河梁人別離。一尺短書湘水闊，年年愁絶雁歸時②。

梅摯以詩名世，文章現僅存寥寥數篇(見《全宋文》)，也寫得很好。最著名的是《五瘴説》③。此文是他知昭州(今廣西平樂)時所作。一般人認爲"瀕海炎地，嶺表之區，皆有瘴焉"；他則以爲"天有六氣，淫則生疾，陰陽風雨晦明，此其常好，……焉有異於南北而戕人乎，蓋人自暴自殘之耳"。至此，作者筆鋒一轉，以爲確有五瘴，但不是土瘴，而是"仕瘴"：

---

① 《永樂大典》卷九七六六。
② 咸豐《大名府志》卷一七。
③ 載《粵西文載》卷五八。

予謂仕有五瘴之患，避之猶未能也。若夫急征暴斂，剥下以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晨昏荒宴，廢弛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陳姬妾，以娱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得以怨之，神得以怒之，而後逆氣成像，俾安者疾之，疾者殛之，以示天戒。雖日在輦轂下，亦不可逭，矧其絶遠乎！世之仕者，或不自知五瘴之過，止歸咎於土瘴，得不謬歟！

立意之高，出人意表。《墨莊漫録》卷五曰："梅摯公儀龍圖，景祐初以殿中丞知昭州。昭號二廣煙瘴水土惡弱處。公常爲説，其略云……予讀此，方慨然有感，涖仕者當書於座右，亦可爲訓也。"又《藏一話腴》内編卷下記鄒浩詩，認爲應將此文"鏤版"印行，爲士大夫治"病"：

景祐中，梅中丞知昭州，嘗為《瘴記》，其略云……此説深中士大夫之疾，道鄉鄒公志完（浩）為詩以美之云："市門隱去不知年，蔽芾甘棠蔭藥川。五瘴作時雖不染，一篇留誡亶其然。直須鏤板人皆與，庶使綿區病可痊。更有何方公未説，上醫醫國許心傳。"

朱晞顔於紹熙元年（1190）在昭州任漕運官，作《跋梅摯瘴説》，與梅摯深有同感。他寫道："龍圖梅公摯景祐初以殿中丞出知昭州，嘗著《五瘴説》，□□之矣。夫租賦、刑獄、飲食、貨財、

帷薄之瘴有之，則雖畿甸之内□所不免。儻於斯五者咸無焉，則瘴土猶中土也。予將漕來南，行矣二年，蓋嘗深入瘴鄉矣。而自始視事，粤至於今，未有一日在告。非素於瘴土也，亦無是五者之瘴耳。然則嶺土能瘴人耶，亦人自爲瘴耶?"① 要之，梅摯是當時一位有深邃思想、頗具創造性的作家。

何　郯　何郯（1005—1073），字聖從，本陵州（今四川仁壽）人，徙成都。景祐元年（1034）進士②，由太常博士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擢爲知雜御史。遍歷三院，有直聲，然而晚節頗回畏，聲名損於爲御史之時。以母老求西歸，加直龍圖閣、知漢州。進集賢殿修撰、知梓州，擢天章閣待制，還判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爲河東都轉運使。歷知永興、河南。治平末，再知梓州。以尚書右丞致仕，卒，年六十九。《宋史》卷三二二有傳。爲河東轉運使時，王安石作《送何聖從龍圖》詩道："射策曾稱蜀郡雄，朝廷重得漢司空。應留賜席丹塗地，誤責飛芻紫塞功。三徑却歸無舊業，百城先至有清風。潞山直與天爲黨，回首孫高想見公。"③ 對其評價頗高。

何郯平生著述甚豐，《郡齋讀書志》卷一九著録道：

> 何聖從《廬江文集》二十卷、《刀筆》五卷、《奏議》二十卷。右皇朝何剡字聖從，成都人。……天資好學，殆廢寢食。為詩章簡重淳淡，有孟東野之風。其仕臺諫時，知無不

① 光緒《臨桂縣志》卷一〇。
② 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二二。
③ 見《臨川先生文集》卷二二。

言，頗有直聲。鮮於子駿志其墓。集有李邦直序。

各集久佚，淳淡如孟郊的詩今已無法讀到，所存惟一的一首詩，題曰《益州州學聖訓堂》①，乃宋調而非唐音。

**王　琪**　王琪，字君玉，華陽（今四川成都）人。與“從弟珪、瓘、玘、琉，皆以文章名世。世之言衣冠子弟能力學取富貴、不藉父兄蔭資者，唯韓億諸子及王氏而已”②。兒童時已能作詩。中進士第，調江都主簿。上時務十二事，仁宗嘉之，除館閣校勘、集賢校理。仁宗在太清樓設宴，命在館閣任職的官員們作《山水石歌》，王琪獨蒙褒賞。詔通判舒州，知復州，歷開封府推官、兩浙淮南轉運使、鹽鐵判官、判户部勾院、知制誥。奉命出使契丹，因感疾還，有人誣其詐，責信州團練副使。久之，以龍圖閣待制知潤州。徙知江寧。復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鄧州，徙揚州，入判太常寺，又出知杭州，復爲揚州、潤州，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二。《宋史》卷三一二有傳。

王琪以詩名世。在知鄧州期間，他嘗進呈《和後苑賞花釣魚詩》，仁宗下詔褒賞，《奬諭詔》曰：“卿蔚爲邦英，滯於郡守，聞華景之勝集，念清徽之素游，遠託嘉辭，進賡新唱。矧儒林之碩望，有詩筆之舊名，玩味之餘，嘉歎何已！”③ 可見他當時詩名之大。《宋史·藝文志》著録《王琪詩》二十卷，惜已久佚，今存《漫園小稿》一卷，載《四庫全書》本《兩宋名賢小集》，收

① 載《成都文類》卷四。
② 莊綽《鷄肋編》卷下。
③ 此詔爲王珪行，見《華陽集》卷一三。

詩寥寥（僅九首）。其他逸篇殘句，今人輯入《全宋詩》。

王琪以詩深得宰相晏殊的賞識，並成爲他最得意的門下士。《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〇引《復齋漫録》曰："晏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史讀壁間詩板，戒其勿言爵里姓氏，終篇者無幾。又俾誦一詩云：'《水調》隋宫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沼尚留名。儀鳳終沉影，鳴蛙祇沸聲。凄凉不可問，落日背蕪城。'徐問之，江都尉王琪詩也。召至同飯，飯已，又同步池上。時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墻壁間，或彌年未嘗强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對也。'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館職，遂躋侍從矣。"① 從此賓主詩酒相娱，頗多佳話。《石林詩話》卷上曾記這樣一個故事：

> 晏元獻公留守南郡，王君玉時已為館閣校勘，公特請於朝，以為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公。外官帶館職，自君玉始。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為樂，佳詩勝日，未嘗輒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齋厨夙為備，公適無命，既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為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弦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即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果月出，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有佳客，風月亦自如人

① 此事的真實性，胡仔有懷疑。《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〇苕溪漁隱曰："《昭陵諸臣傳》，（晏）元獻不曾知杭州。《復齋》乃云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所紀皆誤也。"

意也。

王琪所作《金陵賞心亭》，當時很有名。《湘山野録》卷上曰：

> 金陵賞心亭，丁晉公出鎮日重建也。秦淮絶致，清在軒檻，取家篋所寶《袁安卧雪圖》張於亭之屏，乃唐周昉絶筆。凡經十四守，雖極愛而不敢輒覬。偶一帥遂竊去，以市畫廬雁掩之。後君玉王公琪復守是邦，登亭留詩曰："千里秦淮在玉壺，江山清麗壯吴都。昔人已化遼天鶴，舊畫難尋《卧雪圖》。冉冉流年去京國，蕭蕭華髮老江湖。殘蟬不會登臨意，又噪西風入座隅。"此詩與江山相表裏，為賞畫者之蕭斧也。

又《曲洧舊聞》卷九："王琪字君玉，自幼已能爲歌詩。爲集賢校理日，仁宗燕太清樓，命館閣賦《明皇山水石》，上稱琪爲善。詔中書第其優劣，琪獨賜褒詔。"按：該詩見《漫園小稿》，題《清輝殿觀唐明皇山水石字歌》，雖嘗得仁宗稱讚，却並不出色。《詩人玉屑》卷三舉王琪《聞角》詩中的警句道："隴雁半驚天在水，征人相顧月如霜。"又《蓮堂詩話》曰："宋王琪知復州，有句云：'風迷楚客傷春野，山晦荆王夢雨天。'人争稱之。"兩聯詩不俗，惜全篇已不可見。

大概因王琪是晏殊的門客，又因晏殊詩多"西崑體"，王琪蓋也沾染其習氣，故王安石對王琪詩不以爲然。《苕溪漁隱叢話》

前集卷二六引《鍾山語録》曰："或歌王琪詩者，荆公曰：'琪詩雖時有奇句，然雕鐫不自在。'"然而王琪的詩當時竟有歌之者，説明流傳之廣。稍後，蔡絛作《西清詩話》，又予王琪以很高評價："王君玉詩字字清。詩如'魚寒不食清池釣，鷺静頻驚小閣棋'，讀之如咀冰嚼雪。"① 宋末劉克莊對王琪詩作了全面的評價，這時心平氣和地反觀一代，應該説比較客觀公正。《後村詩話》後集卷一寫道：

> 前輩稱王君玉詩刻琢深淳，且舉"蠶寒冰繭瘦，蜂老露房空"、"魚寒不食清池釣，鷺静頻驚小閣棋"二聯。余以其集考之，五言如"露權東西照，風荷向背愁"，七言如"凉吹易成團扇恨，夕陽偏結小窗愁"，如《詠明皇》云："誰將《水調》歌秋雁，不遣君王待曲終。"絶句如"香溪春老誤尋芳，祇有愁雲映夕陽。今日重來已如此，何須更問海生桑"，如"正月初弦二月晦，小陽春事已如麻。强誇力健因移石，不減公忙為種花"，皆精妙有思致。絶句可入選，而詩話所稱二聯，乃不在集中。君玉，晏元獻客也，嘗與楊大年、歐公唱和。

王琪不僅詩作得好，而且從實踐中總結出一些有特色的理論。《西清詩話》曰："君玉嘗曰：詩家不妨間用俗語，尤見工夫。雪未消者俗謂之待伴，如云：'待伴不禁鴛瓦冷，羞明常怯

① 《竹莊詩話》卷二四引。

玉鈎斜。’待伴、羞明皆俗語。”《仕學規範》卷三九引之，曰：“今採拾（俗語）入句，了無痕類，此點瓦礫爲黄金手也。”王琪主張詩歌應汲收民間口語，以俗爲雅。這大約是他的詩能够生動、精妙而有思致的一個重要原因。

王琪死後，司馬光作《挽歌二首》，有曰：“弱冠獻奇策，居然終賈才。賦成平樂館，歌奉柏梁杯。”又曰：“詩酒江山勝，園林俸禄餘。所忠今不往，誰奏茂陵書。”[①] 則王琪似乎除詩爲國手外，還很有政治才能。

## 三、文同、范鎮等作家

在入仕作家中，除上述主要以詩鳴者外，還有不少是詩文兼擅，不可軒輊。如章甫（993—1066），成都人，著有詩歌雜文二十卷。事迹詳吕陶《章甫行狀》[②]、《宋史》卷四五八本傳。何涉，字濟川，果州南充（今四川南充）人，景祐元年（1034）進士，歷通判眉州、嘉州，知漢州、合州，累官至司封員外郎，著有《廬江集》七十卷[③]。他們都有詩文名。成就較大的，還有李畋、孫抃、王珪、文同、范鎮、鮮于侁等，而以文同、范鎮、王珪最著名。

① 《司馬温公集》卷一一。
② 《净德集》卷二八。
③ 《宋史》卷四三二《何涉傳》。

**李　畋**　李畋是成都首批由“不樂仕宦”到入仕的文士之一，反映了蜀人觀念的轉變。《東齋記事》卷四曰：“蜀人雖知向學，而不樂仕宦。張公詠察其有聞於鄉里者，得張及、李畋、張逵……其後三人皆薦於朝，俱爲員外郎，而蜀人自此寖多仕宦也。”所謂“不樂仕宦”，實際上是巴蜀知識分子階層對趙宋政權的一種消極抵抗。李畋等人的入仕，説明宋王朝對巴蜀地區的統治已經鞏固，蜀士已由不滿過渡到合作。《澠水燕談録》卷七述李畋事迹較詳：

> 李畋渭卿，自號谷子，少師任奉古，以著述為志，性静退，不樂仕進，士大夫多稱之，為張乖崖所器。少日一出廷試，後隱居永康軍白沙山，從之學者甚衆。任中正薦，乞賜處士之號，詔為試校書郎。凌策又薦之，召授試懷寧主簿、國子監説書。改大理丞、知泉州惠安縣。久之，以所著未成，再乞國子監説書，以終其業。著《孔子弟子傳讚》六十卷上之，得知榮州。秩滿，以國子博士致仕。畋撰《道德經疏》二十卷、《張乖崖語録》二卷、《谷子》三十卷，歌詩雜文七十卷。年九十。

其著作除上述外，《郡齋讀書志》卷一三又著録所撰《該聞録》：“《該聞録》十卷。右皇朝李畋撰。畋，蜀人，張詠客也，與范鎮友善。熙寧中致仕歸，與門人賓客燕談，衮衮忘倦。門人請編録，遂以‘該聞’爲目。又有雜詩十二卷，繫於後。”則此書蓋門人據其“燕談”記録，非所親撰，而將雜詩附於後，似乖體

例。據《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一，《該聞録》“又名《歸田録》”。除此書外，李畋其他著作皆已失傳（現僅存文三篇、詩一首及若干斷句，見《全宋文》、《全宋詩》），但在當時，他是著述頗豐的一位作家。

孫　抃　孫抃（996—1064），字夢得，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初名貫，字道卿。五歲學爲詩，往往有警句傳於人。累舉進士，更名抃。天聖八年（1030）登甲科，擢大理評事，通判絳州。代還，以太常丞直集賢院，判尚書祠部，遷開封府推官，徙判三司開拆司。又試中書，以右正言知制誥。慶曆二年（1042），召入翰林爲學士，三遷至吏部郎中，又兼侍讀學士，充史館修撰。皇祐五年（1053）五月，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再遷禮部侍郎。嘉祐五年（1060）四月，擢爲樞密副使，不滿八月，遂參知政事。嘉祐七年（1062）三月上封求解機近，拜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後二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謚文懿。有《孫文懿集》三十卷（《郡齋讀書志》卷一九著録），久佚。事迹詳蘇頌《孫公墓誌銘》①，蘇頌還作有《孫公行狀》②，《宋史》卷二九二有傳。

孫抃少貧，後雖貴而不傲物，其盛德頗爲時人稱許。《邵氏聞見録》卷八記載道：“孫文懿公，眉州魚蛇人。少時家貧，欲典田赴試京師，自經縣判狀，尉李昭言戲之曰：‘似君人物，求試京師者有幾人？’文懿以第三人登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

① 《蘇魏公文集》卷五五。
② 《蘇魏公文集》卷六三。

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榮州，貧甚，得束脩之物持歸，爲一村鎮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部州絹綱至，見公愧懼。公慰謝之，以黄金一兩贈其歸。其盛德如此。”

孫抃的文學思想，略見其所作《上張太博書》①，曰：

> 某巴庸之賤子，天賦樸野，時事寡昧，徒以鍾先人之業，幼從事於文學，酷嗜典實，頗嫉蕪類。凡刑名權霸，游説詭誕，未嘗肆目。其所探雖不足鈎深索隱，必以尊王術、辨理體為務。其所屬文，雖不足聳奇角新，必以擯邪説、斥異端為志。捨此則懵無外識，至是迨十五年……

所謂“鍾先人之業”，蓋指其家富藏書。《郡齋讀書志》卷一九曰：“孫抃字夢得，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貯以樓，蜀人號‘書樓孫家’。”“書樓孫家”，其書樓號“孫氏書樓”，由唐入宋，延續達數百年之久，對西蜀文學發展有重要貢獻（詳參本書《餘論》）。則孫抃少雖貧，却出身書香門第。據自述，他治學尚實，持正統的儒學觀，故蘇頌《墓誌》謂其“文章質厚簡重，自成一體，蓋似其爲人”。所謂“質厚簡重”，當指其作品質過於文，較少文學性。當時較著名的，是他所作《升祔二后赦文》，實説了仁宗乃章懿太后所生，此事導致宰相晏殊下臺，而孫抃也因此被提拔爲參知政事。《湘山野録》卷上記其事曰：

① 宋本《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九八。

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岳峥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實係懿后。……上終不悦。迫升祔二后赦文，孫承旨抃當筆，協聖意直叙曰："章懿太后丕擁慶羡，實生眇冲，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游斯邈。嗟乎！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顔，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上覽之，感泣彌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宫舊玩密賚之。歲餘參大政。

當然，這類文字不足以垂之永世，然其他遺文已不多見了。

**文　同**　文同（1018—1079），字與可，號笑笑先生，世稱石室先生。據説其遠祖乃西漢蜀守文翁，後徙居梓州永泰（今四川鹽亭）。皇祐元年（1049）以第五名登進士第，調邛州軍事判官，更攝蒲江、大邑。再調静難軍節度判官，秩滿改太常丞。嘉祐四年（1059）召試館職，判尚書職方兼編校史館書籍。通判邛州、漢州，知普州。熙寧三年（1070）知太常禮院兼編修大宗正司條貫，與王安石所行新法不合，出知陵州。歷知興元府、洋州。代還，判登聞鼓院。數月，乞郡東南，除知湖州。元豐二年（1079）正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於陳州之賓館，享年六十有二。事迹詳范百禄《文公墓誌銘》、家誠之《石室先生年譜》[①]，《宋史》卷四四三有傳。其著作，《墓誌銘》稱"平生所爲文五十卷"。南宋慶元間家誠之刊本四十卷，名《丹淵集》。今以《四部

① 墓誌銘及行狀，皆見《丹淵集》卷首。

叢刊》影印明末汲古閣刊本《丹淵集》四十卷爲通行善本。

文同多才多藝，既善琴，又擅詩文，而尤以畫著名。范百禄《墓誌銘》曰：

> （公餘）退而齋居一室，書史圖畫，羅列左右，彈琴著文，寒暑不廢。……司馬温公常遺書曰："與可襟韻瀟灑，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光心服者非特詞翰而已。"① 公博學，雖星經、地理、方藥、音律靡不究，古篆行草皆能精之。好水石松竹，每佳賞幽趣，樂而忘返，發於逸思，形於筆妙，模寫四物，頗臻其極，士大夫多寶之。

文同乃蘇軾從表兄，在所作《子瞻戲子由依韻奉和》中，嘗自謂喜作騷體："平生讀書若叟詬，老大下筆侵《離騷》。"② 蘇軾《與文與可》評其詩文道："老兄詩筆，當今少儷，惟劣弟或可以彷佛。墨竹即未敢云爾，呵呵。"③ 又曰："寄示碑刻，作語古妙，非世俗所能彷佛。長句偈尤奇，非獨文字甘降，便當北面參問也。""寄惠六言小集，古人之作，今世未省。見老兄别後，道德文章日進，追配作者。""余友文與可，非今世之人也，古之人也。其文非今之文也，古之文也。"又《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讚》，對文同的德、文、詩、書、畫之高下作了全面評價，而對

① 按：此書見《丹淵集》附録《諸公書翰詩文》，文字與此略異。《宋史》本傳誤爲文彦博書。

② 《丹淵集·拾遺上》。

③ 《蘇軾文集·蘇軾佚文彙編》卷二。下引三條同。

世人重其畫、輕其詩文、不知其德深爲遺憾。他説：

>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①！

文同德藝之高，非蘇軾以表親而私之，乃宋人之公論。《郡齋讀書志》卷一九著録文同《丹淵集》時，謂其“以文學名，操韻高潔，畫筆尤妙”。又《石林詩話》卷中：“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爲中表兄弟，相厚。爲人靖深，超然不撄世故。善畫墨竹，作詩騷亦過人。”家誠之《丹淵集跋》寫道：

> 人知愛湖州之畫，而不知愛其文；非文有不工於其畫也，人之所見之不至也。且畫之奇怪，本出於文章之餘；而文之高古，又出於其人之胸懷本趣，是豈有兩法哉？湖州之文一出，東坡兄弟皆敬而愛之。前輩大老，如文潞公亦為之延譽，司馬温公則至於心服，趙清獻公則至於歎服，荆公、蜀公又皆形之歌詠，湖州之為人可知矣。

又方岳《與趙端明書》亦曰：“本朝文與可妙楚辭，當無遜於陳、黄、張、晁矣。惟其託於畫，故畫足以掩其文。”②

① 《蘇軾文集》卷二一。
② 《秋崖集》卷二四。

宋以後，交口稱讚文同詩文（主要是詩）者仍大有人在，如明潘是仁《文與可詩集序》道："其詩文與眉山大蘇相爲頡頏。平生才藝，觀坡公所跋，可謂詳且盡矣。及覽所作詩，誠出諸藝上，古人試而後答如此。"清賀裳《載酒園詩話·文同》曰："詩至慶曆後，惟畏俚俗。文與可獨能修飾，不爲亂頭粗服之容。"又吴之振《宋詩鈔·丹淵集鈔序》："其詩清蒼蕭散，無俗學補綴氣，有孟襄陽、韋蘇州之致。"《覲齋詩談·宋詩鈔》也説："文與可詩，平曠中具高古簡穆之趣，大佳。"

不過對文同作品的評價，也有不同意見。前引《載酒園詩話》黄白山評："與可詩文名《丹淵集》，詩殊平平，文特奇崛，可與唐皇甫湜並驅。宋人乃不甚稱之，非特爲畫所掩，亦以當時歐、蘇主盟，文尚平易，奇崛一種，遂無復置喙耳。"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三曰："文湖州詩，氣韻不俗，比之蘇、黄諸公，覺未能深造耳。"今讀其集，就詩而言，翁氏此評較客觀公允。他的詩較淡雅，所以前人以爲"有孟襄陽、韋蘇州之致"，而"平曠中具高古簡穆之趣"，也是事實，衹是開拓略嫌不够，少精警深刻。文同詩、文，詩的成就較文爲高，文章之流暢奔放固不及蘇軾，所以黄白山謂其"奇崛"，然也不算艱澀。所作《超然臺賦》，甚爲蘇軾稱賞，其《書文與可超然臺賦後》評曰："其爲《超然》辭，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物相關，其《遠游》、《大人》之流乎！"①

文同的詩，明楊慎《升庵詩話》卷一舉了八首，以爲可與盛

① 《蘇軾文集》卷六六。

唐詩人媲美：

坡公亟稱文與可之詩，而世罕傳。《丹淵集》余家有之，其五言律有韋蘇州、孟襄陽之風，信坡公不虛賞也。今録其數首於此。《詠閑樂》云："晝睡欲過午，好風吹竹床。溪雲生薄暮，山雨送微凉。粉裳衣裳潤，蘭薰枕席香。歸來閑且樂，多謝墨君堂。"《過友人溪居》云："雞巷隔菰蒲，閑扉掩自娱。水蟲行插岸，林鳥過提壺。白浪摇秋艇，青煙蓋晚厨。主人誇野飯，為我煮秋鱸。"《晚次江上》云："宛轉下江岸，霜風繞人衣。翩翩渚鴻壓，閃閃林鴉歸。前壑已重靄，遠峰猶落暉。孤舟欲何向，擊浪去如飛。"《玉峰園避暑值雨》云："南園避中伏，意適晚忘歸。墻外谷雲起，簷前山雨飛。興饒思秉燭，坐久欲添衣。為愛東巖下，泉聲通翠微。"《極寒》云："燈火宜冬杪，圖書稱夜長。簾鈎掛新月，窗紙漏飛霜。酒醴漸孤宦，氈裘逐異鄉。誰知舊山下，梅艷滿東墻。"《江上主人》云："客路逢江國，人家占畫圖。青林隨遠岸，白水滿平湖。魚小猶論尺，鷗輕欲問銖。何時遂休去，來此伴潜夫。"《詠梨花》云："素質静相依，清香暖更飛。笑從風外歇，啼向雨中歸。江令歌瓊樹，甄妃夢玉衣。畫堂明月地，常此惜芳菲。"《詠杏花》云："仙杏一番新，妖嬈洗露晨。待妝嫌粉重，欲點要酥勻。月淡斜分影，池清倒寫真。君須憐舊物，曾伴曲江春。"此八詩置之開元諸公集中，殆不可别。今曰宋無詩，豈其然乎？

賀裳《載酒園詩話·文同》又舉了若干聯及詩三首，亦以爲“清麗”、“清越”：

> （文同）致語之妙者，如“百蟲促夜去，一雁領寒起”，“歸鳥亂飛葉，暮雲凝遠山”，“暖蟲垂到地，晴鳥語多時”。《暉判南園瞻民閣》：“萬嶺逼雲秋色裏，一峰擎雪夕陽中。”《漢州王氏林亭》：“惜去更觀曾畫壁，記來重注舊題名。”《梅花》：“破萼未深聊敵雪，收香不密任隨風。”俱清麗可喜。又《極寒》曰……（略，楊慎已舉。）《夜思寄蘇子平》曰：“亂竹敲松遠，高齋過雨凉。檢書防落燼，下幕恐遺香。好月娟娟上，輕雷冉冉長。端令阻佳客，不得共清觴。”《和何靖山人海棠》曰：“為愛香苞照地紅，倚欄終日對芳叢。夜深忽憶高枝好，把酒更來明月中。”尤清越也。

賀裳再評其《起夜來》、《織婦怨》兩詩：“《起夜來》曰：‘曉窗明緑紗，蜀錦壓春卧。横腮琥珀冷，驚起新夢破。玲瓏轉條脱，縹緲梳倭墮。高軸響銀床，時誤君車過。’風流秀出，真如珠玉在瓦礫也。”“又《織婦怨》曰：‘擲梭兩手倦，踏柯雙足趼。三日不住織，一疋纔可剪。’……叙得絮絮縷縷，較長吉‘合浦無明珠’，勁渾不如，悽惋殆不能讓。”楊、賀所舉，確是文同的佳作。

文同詩的風格，大致如前人所分清越、清麗兩途。所謂清越，即清蒼蕭散，高古簡穆，前人以爲有孟浩然、韋應物之致；

而清麗，則淡雅的意境中不乏絢麗的色澤，如最爲蘇軾等人稱道的《秦王卷衣篇》即是代表作。蘇軾《書曇秀詩》曰："予昔對歐陽文忠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云：'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此句，與可拾得耳。'後三年，秀來惠州，見予，偶記此事。"① 洪邁以爲此詩"語意采入騷人閫域"②。《丹淵集》列於詩之首篇。詩曰：

> 咸陽秦王家，宫闕明曉霞。丹文映碧鏤，光采相鈎加。銅螭逐銀蜺，壓屋矜蟠拏。洞户鎖日月，其中光景賒。春風動朱箔，鸞額金窠斜。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閑弄玉指環，輕冰扼紅牙。君王顧之笑，為駐七寶車。自卷金縷衣，龍鸞蔚紛葩。持以贈所愛，結歡期無涯。

清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曰："文與可'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坡公最激賞之。兩語麗而韻，比長吉'下階自折櫻桃花'較妙。……其麗致絶倫，宋詩所少也。"

文同的詩，佳篇尚多。如洪覺範《冷齋夜話》卷一舉其《戲作鷺鷥》，《容齋四筆》卷一一則舉《王昭君》三絶句，謂"令人讀之，縹縹然感慨無已也"等等。王安石《送文學士倅邛州》曰："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馬唱成都，嗣音得王揚。犖犖漢守孫，千秋起相望。操筆賦《上林》，脱巾選爲郎。擁書天

① 《蘇軾文集》卷六八。
② 《容齋四筆》卷一一。

禄閣，奇字校偏傍。忽乘駟馬車，牛酒過故鄉……"① 又劉摯《重送文與可》曰："神標人慕紫芝眉，襟韻誰量叔度陂。相與論心惟有竹，未能無意獨於詩。東風臘尾消冰雪，南浦船頭轉鼓旗。想及下車春恰恰，汀洲煙雨白蘋時（自注：君喜畫竹作詩）。"② 風流儒雅，各盡其致，真可謂岷峨之英。

**范　鎮**　范鎮（1008—1089），字景仁。其先長安（今陝西西安）人，六世祖始葬成都之華陽，遂爲成都人。薛奎守蜀，時年十八，召置門下。任滿還朝，有人問奎入蜀何所得，他回答道："得一士，他日當以文學節行爲世名臣。"宋庠、宋祁兄弟一見，稱之，宋祁與他結爲布衣交。仁宗寶元元年（1038）舉進士③，禮部奏名第一。在此之前，凡殿廷唱第已過三人，則禮部第一名必抗聲祈恩，必擢上第。范鎮没有乞恩，故祇得了乙科，拜敕而還，初無一言。從此之後，士人始以自陳爲耻。釋褐爲新安主簿。召入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表爲東監直講。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除直秘閣，爲開封府推官。擢拜起居舍人，除知制誥，累遷翰林學士。英宗即位，遷給事中，除翰林侍讀學士。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遷户部侍郎，知通進銀臺司，糾察在京刑獄。反對王安石變法，落翰林學士，以原官致仕。既罷歸，惟讀書賦詩自娱。哲宗立，起提舉中太一宫兼侍讀，不就；改提舉崇福宫，數月復告老，再致仕。元祐三年（1088）卒，年八十一。累封蜀郡公。

① 《臨川先生文集》卷九。
② 《忠肅集》卷一九。
③ 此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二二。

謚忠文。事迹詳韓維《范公神道碑》①、蘇軾《范景仁墓誌銘》②，《宋史》卷三三七有傳。

范鎮的道德文章，時人評價很高。韓維《墓誌銘》謂“其學本於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説。其爲文章温潤簡潔，如其爲人”。蘇軾《墓誌銘》曰：“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决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爲師法。……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平生著述宏富，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内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書》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據《墓誌銘》、《神道碑》）。各集久佚，今惟存《東齋記事》十卷及《兩宋名賢小集》本《范蜀公集》一卷。其詩文逸篇散見尚夥，《全宋文》輯文十二卷，《全宋詩》輯詩二卷（其中卷一即《范蜀公集》，卷二爲新輯佚篇）。

《東齋記事》乃筆記小説，爲范鎮晚年所作，自序道：“予既謝事，日於所居之東齋燕坐多暇，追憶館閣中及在侍從時交游語言，與夫里俗傳説，因纂集之，目爲《東齋記事》。其蜀之人士與其風物爲最詳者，亦耳目之熟也。至若鬼神夢卜率收録而不遺之者，蓋取其有戒於人耳。”《四庫提要》曰：

① 《南陽集》卷三〇。
② 《蘇軾文集》卷一四。

鎮與司馬光相善，惟論樂不合，此書所記尚齗齗相爭，而於胡瑗、阮逸，詞氣尤不能平，蓋始終自執所見者。他如記蔡襄為蛇精之類，頗涉語怪；記室韋人三眼、突厥人牛蹄之類，亦極不經，皆不免稗官之習，故《通考》列之小説家。然核其大綱，終非《碧雲騢》、《東軒筆録》諸書所能並論也①。

范鎮早年以《長嘯却胡騎》賦名震一時。《邵氏聞見録》卷八曰："時二宋公有大名，一見，與公爲布衣交。及同時賦《長嘯却胡騎》，公賦成，人爭傳誦之。"又《曲洧舊聞》卷二："范忠文公在蜀，始爲薛簡肅所知。及來中州，人未有知者。初與二宋相見，二宋亦莫之異也。一日，相約結課，以'長嘯却胡騎'爲題。公賦成，二宋讀之，不敢出所作。既而謂公曰：'君賦極佳，但破題兩句無頓挫之功。每句之中各添一"者"字，如何?'公欣然從之，二宋自此遂大加稱賞，乃定交焉。"是賦《皇朝文鑒》卷一一收之，乃律賦，饒有詩意。如開頭兩韻，即非同凡響：

制動者以静，善勝者不争。伊劉氏之長嘯，却胡人之亂兵。初歷歷以傳聞，合圍風靡；遂稍稍而引退，一境塵清。當其分晉室之憂勤，守并門之衝要，邊寇衆至，虜戰數挑。勝不可以近决，敵不可以前料。凌雲拔幟，誰為趙壁之謀；

① 《四庫全書》所收爲《永樂大典》本，僅六卷。

訴月登樓，獨引蘇門之嘯。

范鎮的散文，韓維謂“温潤簡潔”，蘇軾稱“清麗簡遠”（俱見前引）。《全宋文》所收大部分爲奏疏、表狀等應用文，但從現存文學性較强的五篇“記”看①，韓、蘇所評蓋得其實。五記篇幅都較短，但述事委曲簡練，寄意高遠，知非凡手。可惜百卷巨帙散佚，今無法睹其全貌。就是應用文，也能文字簡明而説理透徹，如《請裁冗官冗兵疏》、《再陳官冗兵多疏》，《（康熙）御制文第三集》卷三八評曰：“洞中當時情事，故明快如此。其欲寬民力以爲備，尤爲國家本計。”“詳復推原，文勢愈緊而用意愈切，殆彌灾之本術，經國之藥言也。”

除文章外，范鎮還長於詩。《温公續詩話》曰：“范景仁鎮喜爲詩。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鄉里，遂徑行入蜀。故人李才元大臨知梓州，景仁枉道過之。歸至成都，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之貧者。遂游峨眉、青城山，下巫峽，出荆門，凡期歲乃還京師。在道作詩凡二百五篇，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此二事他人所不能用也。”此行即有詩二百餘首，原集百卷中，蓋詩篇甚夥。如《奉和馮允南二首》，即作於此次返蜀之後：

小馬輕輿蜀道難，身披裘褐頂峨冠。已從林下幽人往，

① 《重修悟真塔記》、《載酒亭羣公畫像記》、《新都縣修廨舍記》、《崇道觀道藏記》、《歸來亭記》，載《全宋文》卷八七一。

猶作朝中舊德看。漁釣喜歡新得侶，道途瞻顧尚呼官。多慚鄉友貽清唱，天外鸞音與鳳翰。

常望鄉山憶翠微，此來時節更春暉。林間怨鶴久招隱，花外啼鵑仍勸歸。雲似隨人飛縹緲，雨如先道灑霏霏。回思仕宦平生事，六十三年始悟非。

蘇軾《范景仁墓誌銘》所謂“其文清麗簡遠”，當包括詩。讀以上兩首，寫景抒情，可謂“清麗”矣，而一生積淀的沉重，包括朝廷上的劇烈鬬争，自己以諫被逐的經歷，都在末句“六十三年始悟非”中輕鬆道出，清麗輕鬆中，又讓人體味到無限深厚。以下各家，都記范鎮作詩事，可見其詩當時頗爲世所重。歐陽修《歸田録》卷二：“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澹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温公續詩話》：“嘉祐中，有劉諷都官，簡州人，亦年六十三致仕，夫婦徙居賴山。景仁有詩送之云：‘移家尚恐青山淺，隱几惟知白日長。’……爲時人所傳誦。”《後山詩話》：“某公（按：《能改齋漫録》卷一一曰：‘某公，荆公也。’）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僞行。范蜀公詠《僧房假山》：‘倏忽平爲險，分明假奪真。’蓋刺之也。”《能改齋漫録》卷一一又曰：“僧海淵，蜀人也，工針砭。天禧中，入吴、楚。游京師，寓相國寺。中書令張士遜疾，國醫拱手。淵一針而愈，由是知名。既老歸蜀，范景仁賦詩餞之曰：‘舊鄉山水繞禪扃，日日山光與水聲。歸去定貪山水樂，不教魂夢到神京。’”

范鎮卒後，蘇頌作《蜀公范景仁忠文公挽辭四首》①，其一曰："雅麗文園令，深湛揚大夫。初爲蜀詞客，終作漢真儒。榮遇封公爵，歸休職禁塗。逢時致君事，自與二賢殊。"又范純仁有《挽詞三首》②，其一曰："翰苑文章伯，金華侍從臣。四朝行直道，一意在生民。白首唯憂國，青雲早退身。囊中有遺稾，不學茂陵人。"他們都盛讚范鎮的文章和直道。在北宋中期，范鎮可謂蜀人的驕傲，故深得蘇軾、蘇轍兄弟的尊敬（鎮卒後，軾、轍皆有祭文、挽詞，軾又作《墓誌銘》），除文學成就外，固然還在於他們政治上的同道。

**王　珪**　王珪（1019—1085），字禹玉，王琪從弟，華陽（今四川成都）人。舉進士甲科，通判揚州。召直集賢院，進知制誥、知審官院，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兼翰林侍讀學士。英宗時兼端明殿學士。神宗即位，遷學士承旨。至此，珪典内外制凡十八年。熙寧三年（1070），拜參知政事。九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元豐五年（1082），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哲宗立，封岐國公。卒，年六十七，謚文恭。《宋史》卷三一二有傳，並評曰："珪以文學進，流輩咸共推許。其文閎侈瓌麗，自成一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詞林稱之。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禀事者，云'已得聖旨'也。"則王珪不過是位出色的文學

① 《蘇魏公文集》卷一四。
② 《范忠宣公集》卷五。

侍臣，雖位至宰相，政治上却少有建樹。

王珪文集到徽宗大觀二年（1108）纔編成上進，共一百卷，名《華陽集》，其婿許光凝作序。明萬曆間其集原本尚存，《内閣藏書目録》卷三有著録，後散佚。今存《華陽集》六十卷，乃清乾隆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另有《宫詞》一卷，嘗單行。他長期典内外制，文章典贍。葉清臣《王文恭公珪神道碑》曰："公泛通六經，深於《詩》、《書》，善史學。其爲文豪贍有氣，閎侈瑰麗，而不失義正，自成一家。掌文誥二十年，每一篇出，四方傳誦之。帝數語大臣：'王珪誥有體，他學士不逮遠矣。'朝廷有大述作，雖已秉政，猶特命爲之。"① 在歐陽修未變四六文體制之前，所謂"大典册"，類多堆砌陳腐的典故，所以《仕學規範》卷三五説："四六全在編類古語，唐李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司馬文正亦有《金桴》，王岐公最多。"陳鵠《耆舊續聞》卷三曰：

> 許尚書光凝君謀，論本朝内制，惟王岐公《華陽集》最為得體。蓋禹玉仕早達，所與唱和，無四品以下官。同朝名臣，非歐陽公與王荆公，銘其葬者，往往出禹玉手。高二王、《狄武襄碑》尤有史法，而貴氣粲然。

所謂"高二王"，當指《高衛王（瓊）神道碑銘》及《高康王（繼勳）神道碑銘》，俱見今本《華陽集》卷四九。所作碑誌用散

① 《名臣碑傳琬琰集》上集卷八。

體，可見他在古文方面也有相當高的水平。

王珪除長於四六外，又喜作詩，多用華麗詞藻。《中山詩話》曰："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璧，以爲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丹'。"《韻語陽秋》卷一也説：

> 人言居富貴之中者，則能道富貴語，亦猶居貧賤者工於説饑寒也。王岐公被遇四朝，目濡耳染，莫非富貴，則其詩章雖欲不富貴得乎？故岐公之詩，當時有"至寶丹"之喻。如"寶藏發函金作界，仙醪傳羽玉為臺"，"夢回金殿風光别，吟到銀河月影低"等句甚多。

喜道"富貴語"乃西崑派傳統，王珪顯然受其影響。

王珪是一位典型的御用文人，其詩文多歌功頌德，但藝術上自成一體，表現出很高的文學修養，不必一筆抹殺。《石洲詩話》卷三曰："王岐公，君玉從弟也，其詩亦不減君玉。"《四庫提要》曰：

> （王珪）人品事業，皆無可取，然其文章則博贍瑰麗，自成一家。計其登翰苑、掌文誥者幾二十年，朝廷大典策皆出其手，故其多而且工者，以駢儷之作為最，揖讓於二宋之間，可無愧色。王銍、謝伋、陸游、楊萬里等往往稱之，殆非虚美。其詩以富麗為主，故《王直方詩話》載時人有"至寶丹"之目，以好用金玉錦繡字也。然其挑藻敷華，細潤熨貼，精思鍛煉，具有爐錘，名貴之篇，實復不少，正不獨葛

立方、方回所稱《明堂慶成》、《上元應制》諸篇為工妙獨絶矣。

這個評價較全面，也較公允。

**鮮于侁**　鮮于侁（1019—1087)，字子駿，閬州（今四川閬中）人。仁宗景祐五年（1038）登進士第，調京兆府櫟陽縣主簿，改江陵府右司理參軍。移歙州黟縣令，又權婺源令。爲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闕縣事。通判綿州。遷都官員外郎，通判保安軍，簽書永興軍判官廳公事。再遷屯田郎中、蔡河撥發。以范鎮薦，詔除利州路轉運判官，擢轉運副使。移京東西路轉運副使，遷司封郎中，爲轉運使。時王安石新法行，鮮于侁拒散青苗錢，對其他法則視情況而推行，同時嚴懲貪官，不私姻親，蘇軾稱其“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爲“三難”①。後知揚州，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除朝議大夫、京東轉運使。召判太常，拜左諫議大夫。以疾請外，補集賢殿修撰、知陳州，仍詔滿歲除待制。五月辛未，卒於州廨，享年六十九。事迹詳秦觀《鮮于子駿行狀》②、范鎮《鮮于諫議侁墓誌銘》③，《宋史》卷三四四有傳。

鮮于侁的著作，范鎮《墓誌銘》稱“所著文集二十卷，《詩傳》二十卷，《周易聖斷》七卷，《典説》一卷，《治世讜言》七卷，《諫垣奏稿》二卷，《刀筆集》三卷”。秦觀《行狀》同，又稱“其餘未編次者尚多”。《郡齋讀書志》卷一九惟著録《鮮于諫

① 《宋史》本傳。
② 《淮海集》卷三六。
③ 《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二四。

議集》三卷，《宋史·藝文志》僅有“《鮮于侁集》二卷”①。其文集久佚，蓋南宋時已無傳本。散逸篇什，今輯入《全宋文》、《全宋詩》。

鮮于侁與文同一樣，喜作楚詞體，且頗有成就。蘇軾《與鮮于子駿書》曰：“所惠詩文，皆蕭然有遠古風味。然此風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則疏矣。但時獨於閑處開看，未嘗以示人，蓋知愛之者絶少也。”② 蘇轍《鮮于子駿諫議哀辭》亦曰：“子駿於書無所不讀，而善屬文。晚節爲楚詞，得古之遺思，其文與蜀郡文與可相上下。”③ 又秦觀《鮮于子駿行狀》寫道：

> （侁）治經術有師法，論注多出於新意。晚年為詩，於楚詞尤精。泰山孫復嘗與公論《春秋》，歎曰：“今世學經術，未有如公者。”蘇翰林讀公《八詠》，以為欲作而不可及；讀公《九誦》，以為有屈、宋之風。

魏了翁《跋鮮于子駿帖》也説：“裕陵（宋神宗）稱其文學，司馬文正公稱其政事，蘇文忠公稱其詞章，泰山孫先生稱其經術，公之爲人大略可睹矣。”④

鮮于侁所作楚詞，以《九誦》爲代表。蘇軾《書鮮于子駿楚詞後》曰：

---

① 《宋志》所謂“二卷”，疑“二十卷”之脱。
② 《蘇軾文集》卷五三。
③ 《欒城集》卷一八。
④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九。

鮮于子駿作楚詞《九誦》以示軾。軾讀之，茫然而思，喟然而歎，曰：嗟乎！此聲之不作也久矣，雖欲作之，而聽者誰乎？譬之於樂，變亂之極，而至於今，凡世俗之所用，皆夷聲夷器也，求所謂鄭、衛者，且不可得，而況於雅音乎？學者方欲陳六代之物，弦匏《三百五篇》，犁然如戛釜甑，撞甕盎，未有不坐睡竊笑者也。好之而欲學者無其師，知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可不悲哉！今子駿獨行吟坐思，寤寐於千載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友其人於冥漠，續微學之將墜，可謂至矣。而覽者不知甚貴，蓋亦無足怪者。彼必嘗從事於此，而後知其難且工。其不學者，以為苟然而已。元豐元年（1078）四月九日，趙郡蘇軾書①。

按：《九誦》，吕祖謙收入《皇朝文鑒》卷三〇，凡《堯祠》、《舜祠》、《周公》、《孔子》、《嶽神》、《河伯》、《箕子》、《微子》、《雙廟》九題，詠懷古聖賢及嶽瀆之神，如《箕子》寫道：

偉夫子之正諒兮，適遭世以離尤。悼祖宗之累積兮，大命顛而逢憂。忠良屏遠兮，讒諛浸昌。神龜在塗兮，虺蟒升堂。紫鸞笯置兮，鴆羽飛揚。騶虞潛遯兮，豺虎縱橫。江蘺鉏割兮，鈎吻日滋。芳荃不御兮，蔓草難圖。比干剖心兮，夫子佯狂。蒙難以正兮，大明其傷。靈修不察兮，國以云亡。舊邦惟新兮，武功以成。囚奴釋辱兮，作賓於王。九疇

① 《蘇軾文集》卷六六。

演繹兮，大法以彰。五事欽明兮，君道日隆。彝倫攸叙兮，庶政其凝。朝鮮分封兮，夷貊化行。傳國中山兮，蕃子以孫。廟貌有嚴兮，祀典攸存。歲時奉事兮，斯千萬年。

這組作品之所以能引起蘇軾的强烈反響，除音調古雅外，蓋主要在它深沉的世路感慨，頗能撥動他遭逢多憂的心弦，又不止於發古人之幽思也。

鮮于侁也長於詩，如《雜詩三首》①，前人或以爲是諷刺王安石新法的。第二首道：

一氣斡元造，為功未嘗煩。羣生自委化，天地亦何言。鳧脛不可增，楮葉不可鐫。欲益固為損，勞心非自然。不見平陽侯，醇酒聊終年。

賀裳《載酒園詩話·鮮于侁》曰："此詩亦意指新法，然猶直而婉。"蓋猜度之詞，別無實據。

鮮于侁與蘇軾兄弟友誼深厚，現二蘇文集中保存了許多唱和詩。鮮于侁知揚州時，又與後來成爲"蘇門四學士"之一的秦觀唱和。秦觀《與參寥大師簡》曰："揚州太守鮮于大夫，蜀人，有文，僕頗爲其延禮，有唱和詩數篇。"② 今僅《淮海集》卷七載《鮮于子駿使君生日》五古一首，其中有"微辭追屈宋，精義

① 《皇朝文鑒》卷一八。
② 《淮海集》卷三〇。

到黄炎”、“禮士常懸榻，誅奸或奮髯”及“麗句充文几”之句，對鮮于氏的道德文章十分欽佩。鮮于侁逝世後，秦觀在《行狀》中稱“某被遇最厚，又嘗辱薦於朝”云云，表達了他深深的懷念之情。

范純仁在《鮮于諫議挽詞三首》第一首的首聯寫道：“左蜀稱多彦，唯公第一流。”① 僻在川北的閬中，自古人文薈萃，宋初剛出了“三陳”（陳堯叟兄弟）而名震一時，不久又誕育了鮮于侁這樣的優秀作家，確乎是“多彦”之區。

**張唐英**　張唐英（1026—1068），字次功，自號黄松子，新津（今屬四川）人。慶曆三年（1043）中進士第，初調渝州决曹掾，上《興王正議》五十篇，翰林學士孫抃奇其文，曰：“吾蜀乃有此後生，馬周、魏元忠不足多也。”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之。再調歸州獄掾，移襄州穀城縣令。作《諭民》十篇，以警風俗。熙寧二年（1069），特除殿中侍御史裏行。丁父憂，去官，卒，年四十三。事迹詳張商英《張御史唐英墓誌銘》②，《宋史》卷三五一《張商英傳》有附傳。

張唐英是位年輕的史學家。《邵氏聞見録》卷一六曰：“張唐英者，天覺（商英）相兄也。丞相少受學於唐英，唐英有史才，嘗作《宋名臣傳》、《蜀檮杌》行於代。”《宋史》本傳也説他“有史材，嘗著《仁宗政要》、《宋名臣傳》、《蜀檮杌》行於世”。張商英《寧魂》則稱其文章議論皆不凡，胸中所蘊，“溢爲文彩，

① 《樊忠宣公集》卷五。
② 《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一四。

頃刻千字，感慨以吐其憤，浩蕩以快其思，曠達以疏其情，清苦以斂其氣”。又謂“其章疏議論藏於秘府，其文章流落溢於好事者之巾箱”①。所著書多已佚（今本《蜀檮杌》僅二卷，《宋代蜀文輯存》據《歷代名臣確論》輯其唐論五十二篇，疑出於已失傳的《唐史發潛》一書）。

## 四、古文大家蘇洵

在所謂“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唐有其二（韓愈、柳宗元），宋有其六，而六家中蜀有其三，即蘇洵及其二子軾、轍（另三家爲歐陽修、曾鞏、王安石）。雖然“八大家”的名單到明代纔最後確定，但蘇氏父子以文章聳動天下，則在北宋時已然；而一翁二季，洵開其先，可稱“蜀中古文第一大家”。最早發現蘇洵的是雷簡夫，他在《上張文定（方平）書》中説：“簡夫近見眉州蘇洵著述文字……豈惟西南之秀，乃天下之奇才爾。”② 蘇洵逝世後，張商英作《挽老蘇先生》，曰：“近來天下文章格，盡是之人咳唾餘。”③ 數百年後，清人涂長發《謁三蘇祠》詩寫道：“蜀中自古稱才藪，司馬淵雲誰與偶。眉山父子擅英奇，崛起西南今不朽。”可見蘇氏對文風影響之大且深，其垂名之遠而久也。

① 《成都文類》卷五〇。
② 《郡氏聞見録》卷一五。
③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〇《友松閣遺稿》。

### 1. 蘇洵的生平及著作

蘇洵（1009—1066），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父蘇序三子：澹、渙、洵。澹、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洵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年二十七，始大發憤，閉户讀書著文。歲餘，舉進士，不中。又舉制科茂材異等，不中。於是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更加發憤閉户讀書，絶筆不作文，凡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説，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横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蘇洵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一時後生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别之。歐陽修上其書後，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禄，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蘇洵於治平三年（1066）以疾卒，享年五十八。事迹詳歐陽修《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①]、張方平《文安先生墓表》[②]，《宋史》卷四四三有傳。

蘇洵的著作，歐陽修《蘇君墓誌銘》稱"有文集二十卷、

①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四。
② 《樂全先生文集》卷三九。

《謚法》三卷”。張方平《墓表》多“《易傳》十卷”。《通志·藝文略》著録“《老蘇集》五卷，又《嘉祐集》三十卷”。《郡齋讀書志》卷一九著録“《嘉祐集》十五卷”，《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七同。後世所傳，唯《嘉祐集》十五卷（明、清有的刻本卷數不同，乃由十五卷本改編）。又，今還存殘宋本《類編增廣老蘇先生大全文集》，比通行本《嘉祐集》增多《嘉州龍巖》等詩二十首。

2. 蘇洵的古文理論

朱熹曰：“後山、山谷好説文章，臨作文時，又氣餒。老蘇不曾説，到下筆時做得却雄健。”① 抑或知易行難歟？不過，老蘇雖無系統的古文理論，却也並非完全没有説文章，他曾提出過一些文學見解，有的還相當精到。蘇洵的文學理論，主要見於他所作的《仲兄字文甫説》。他寫道：

> 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泗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

①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汹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虚，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矰，奔者如焰，跳者如驚，投者如鯉，殊然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遇，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①。

蘇洵的意思，是將文比喻如風、水相遇，雖"無意乎相求"，而"文生焉"。也祇有如此兩相凑泊、神乎其來的文章，纔稱得上是"天下之至文"，也纔是真正的"自然"。蘇洵繼承和發展了鄉前輩田錫"微風動水"以喻文的思想，進一步説明了文學創作中興會與靈感的關係。這一段話，不僅蘇洵以之論文，而且以此文風傳家，蘇軾的文學理論基礎，也正是如風水相遭般的自然。正如《藝概》卷一所説："蘇老泉云：'風行水上，渙，此天下之至文也。'余謂大蘇文一瀉千里，小蘇文一波三折，亦本此意。"

蘇洵還在自述治學爲文的歷程時，表露了一些文學主張。如在《上田樞密（況）書》中，他説：

① 《嘉祐集》卷一四。

今洵用力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疏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深，孟、韓之温淳，遷、固之雄剛，孫、吴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曰《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①。

由此知他鄙薄所謂“聲律記問”，也就是駢文及使事用典，而肆力於孟子、韓愈、司馬遷、班固的古文，且綜合各家之長。在《上歐陽内翰第一書》中，他也談了自己取“古人之文而讀之”，達到融會貫通、心領神會後的感受和收獲：

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内顧，自思其才，則又

① 《嘉祐集》卷一〇。

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①。

### 3. 蘇洵的古文創作成就

《後山詩話》引所謂"世語"曰："蘇明允不能詩。"今讀洵詩，確乎遠不及其文。蘇洵創作成就，主要是古文，詩可存而不論。

蘇洵古文成就最高的是議論文。雷簡夫當年發現蘇洵後，在寫給韓琦的書信中說："讀其《洪範論》，知有王佐才；《史論》得遷史筆；《權書》十篇，議時之弊；《審勢》《審敵》《審備》三篇，皇皇有憂天下心。嗚呼！師魯不再生，孰與洵抗邪?"② 又在《上歐陽內翰書》中轉述張方平的評價："張益州一見其文，歎曰：'司馬遷死矣，非子吾誰與?'"在雷簡夫、張方平的推舉下，歐陽修讀了蘇洵的作品，大爲驚異，"謂蘇明允曰：'吾閱文士多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猶有所未足，今見子之文，吾意足矣。'"於是向朝廷遞交了《薦布衣蘇洵狀》③，評其文道：

① 《嘉祐集》卷一一。
② 《邵氏聞見後録》卷一五。下引《上歐陽內翰書》及歐陽修語同。
③ 《歐陽文忠公集》卷一一〇。

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辯閎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

對蘇洵古文創作的總體成就，特別是藝術成就，曾鞏《蘇明允哀辭》表述得既生動又深刻。他寫道：

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歎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①。

李之儀《跋山谷書摩詰詩》曰："曾子固謂蘇明允之文'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雖《春秋》立言，亦不過如是。概而論之，惟明允可以當此，非子固亦不能形容至此也。……凡落筆

① 《元豐類稿》卷四一。

皆能如明允，斯可與論文矣。"① 又《藝概》卷一也説："曾南豐稱蘇老泉之文曰：'修（按：原文作"侈"）能使之約，遠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能'之一字，足明老泉之得力，正不必與韓量長較短也。"

至於蘇洵古文的特色，上述諸家評論已經言及，尤其是歐陽修"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爲空言而期於有用"，概括了蘇洵文的主要特點。首先，蘇洵不僅長於議論，而且議論精確，開闔縱横，是其能事。蘇洵自述所讀書爲孟、韓、遷、固，而其文章功夫，主要來源於《孟子》。明凌濛初《蘇老泉文集序》曰："抑聞諸先正云，老泉平生最嗜孟夫子文，丹鉛不一，藏爲帳中秘，寤寐於是。子瞻疑爲異書，再三請觀而不得。他日竊發而見之。老泉一日見子瞻文而驚曰：'豈嘗見吾《孟子》耶？何以驟能爾？'而得其故，因歎曰：'吾不夙示子以此也，今不復進矣！'此其統宗、火候之故，豈不戛戛乎難哉？"這頗有點傳奇色彩，但也很好地説明了其"宗統"之所在。

不過，蘇洵還有未説出來的，那就是，他恐怕受如《戰國策》之類的縱横書影響同樣很大，故在善於議論的同時，尤"善識權變"。《邵氏聞見後録》卷一四曰："荆公（王安石）後修《英宗實録》，謂蘇明允有戰國縱横之學云。"又陳善《捫虱新話》下集卷三曰："予聞老蘇初來京師，以所著《權書》、《衡論》投歐陽公，一時推其文章。王荆公時已爲知制誥，獨不善之，以其文縱横有戰國氣習，屢詆於衆。故明允惡荆公甚於仇讎。"其實

① 《姑溪先生文集》卷三九。

王安石可謂獨具隻眼。不僅蘇洵，其子軾、轍，也不脱此風，正如宋末人李耆卿所説："蘇門文字，到底脱不得縱横氣習。"① 也正因如此，蘇洵文曾受到朱熹的批評，他説："老蘇文字，初亦喜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爲正。"② 後來甚至有人認爲蘇洵不應該算作古文大家。清初人田雯《老泉》曰："唐宋八家文，似不當以老泉厠其中。老泉直作子書讀，若管、晏、荀、揚之類，絶無門庭依傍、瑣碎粉飾之態。"③ 這是以古文必"載道"的道學眼光看問題，自然是片面的。

蘇洵議論文中有縱横家作風的例子很多，比如《明論》：

>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襲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

① 《文章精義》。
②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③ 《古歡堂集》卷二一。

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繞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①。

《三蘇文選》引樓昉評："此等議論自《戰國策》來，曲盡事情。"又引吴興弼評："主意謂常人之明本是有限，所以用其明者，常示之以不測。雖未免挾數用術之説，然理亦如此。"又錢豐寰評曰："議論俱是縱横之術……然筆勢蹁躚，姿態無窮，足稱神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一茅坤評道："此是老泉本色學問，宋迂齋（樓昉）謂其意脉自《戰國策》來，良是。"文能臻於如此妙境，"自《戰國策》來"又何妨？《（康熙）御制文第三集》卷三九説得好："辭義精核處，自鑿鑿不磨。"

不過蘇洵縱横捭闔的作風，晚年有所收斂，文章風格也有變化。南宋人韓淲曰："老蘇晚年文字，多用歐陽公宛轉之態。老泉晚年記、序，與《權》《衡》諸論文字不同，豈見歐陽公後有所進耶？其晚年而筆力進歟？"② 如《送石昌言使北引》③ 即作於"又來京師"的嘉祐初，文章本來是送石揚休（字昌言）出使遼國，却從幼時説起："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全文結構曲折，而層次分明，語氣舒緩，情致盎然，篇幅短小簡潔，頗有歐文筆法。這變化，恐怕確與見歐陽修有

① 《嘉祐集》卷八。
② 《澗泉日記》卷下。
③ 《嘉祐集》卷一四。

關。《静觀堂三蘇文選》引樓昉評此文曰："議論好，筆力頓挫而雄偉，曲盡事物情狀。"又《三蘇文範》引楊慎語，也説："此作叙與昌言相遇本末，而離合悲歡具見。末述彭任之言，似説開去，乃是欲教昌言，其曰虜無能爲，又見其自負不小。立意既高，文字復詰屈頓挫而蒼古，真巨手也。"《必讀才子書》金聖歎批，着重談其結構特色："今日送昌言，却寫自幼狎昌言。凡作四翻情事，而後寫到北使。後幅自欲贈言，却寫往年彭任爲我言，因而借意便收，真奇筆也。"紆徐委蛇，又是另外一副筆墨，可見蘇洵的文字表達才能。

蘇洵古文的第二個特點，是歐陽修所説的"不爲空言而期於有用"。蘇洵是一位頗有政治抱負的人，儘管他求仕屢遭挫折，但他關心國事天下事的熱情並未銷減，以文章補時之闕，是其初衷。如前引雷簡夫上韓琦的書信中所説："《權書》十篇，譏時之弊；《審勢》、《審敵》、《審備》三篇，皇皇有憂天下心。"他自己在《上韓樞密（琦）書》中也説："（《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① 曾鞏《蘇明允哀辭》説明了他的這個宿志："明允爲人聰明辨智，遇人氣和而色温，而好爲策謀，務一出己見，不肯蹈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澗泉日記》卷下曰："老蘇文字，善揣摩天下。"足見他積極入世的態度。蘇洵的這種態度，不僅僅是希求一官，而是企圖有所爲。這與仁宗時代的政治革新思潮相一致。田雯《老泉題辭》曰：

① 《嘉祐集》卷一〇。

明允一蜀徼布衣，晚學無師，耻作儒生常談，歷落嶔崎，別闢寶徑，浸淫乎六經，包括乎子史。其為文章也，愷切疏通，有賈（誼）、董（仲舒）之遺焉。世謂其學本申、韓，旨歸荀、孟。蓋至和、嘉祐已後，政治闕失，匡救鮮聞，兵制人才，動關大計。不得已為幽憂激宕之詞，庶幾一遇。歐陽修、韓琦奏於朝，而終不召用，區區文安主簿困躓以老，亦足傷矣。《禮書》、《謚法》，後世流傳，而《權書》遠邁《尉繚》，《衡論》無慚《管》、《晏》。嗟乎，當日不用明允，而用安石，宋之所以衰也。……明允殆諸葛、景略一流，命世才也①。

"宋之所以衰"是因未用蘇洵，固是悖論；而以爲蘇洵有諸葛亮的治國大才，亦未之試，但田氏看到了蘇洵文章與時代的關係，可謂卓見。仁宗至和、嘉祐時，趙宋建國已距百年不遠，國家各方面的問題和矛盾也充分暴露出來了，積弱積貧的現實警示着統治集團，鋭意革新的人們積極探索着，思考着，想找到一條富國强兵之路，故當時無論學者、政治家，幾乎論政成風。蘇洵的政論文能緊密聯係實際，潑辣尖鋭，時中肯綮。如《權書》一組論文凡十篇，其《權書叙》曰："《權書》，兵書也，而所以用仁濟義之術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爲孫武之徒也。夫孫氏之言兵爲常言也，而我以此書爲不得已而言之之書也。故仁義不得已，而後吾《權書》用焉。"這顯然是有所爲而作，既是

① 《古歡堂集》卷二八。

譏時之弊，也是救時之策，不止儒生論兵也。又如《幾策》兩篇的第二篇《審敵》，略曰：

> 中國内也，四夷外也。憂在内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遺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吾幸有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益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内也。外憂之不去，聖人憂且恥之；内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①。

文中分析了宋、遼關係。宋退讓，而遼益驕縱，其欲壑難填，必然加重對内的剥削。結果是外憂轉化爲内憂，“本”被動摇，天下焉能久安？下文蘇洵舉漢滅七國故事，提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的論點。歷史證明，宋的退讓政策是失敗的。不衹對遼如此，宋在處理與夏、金及元的關係上皆如此，而軟弱的結果，便是王朝的覆滅。前引雷簡夫上韓琦書説蘇洵《審敵》等數篇“皇皇有憂天下心”，不爲虚語。《三蘇文範》引楊慎評此文道：“篇中議論精明，且斷制斬切，文勢聯絡。且婉轉委曲，抑揚頓

① 《嘉祐集》卷一。

挫之妙，節節自見。”又引錢豐褒評：“逐段發議論，剴切精明。……其後子瞻、子由兩公論虜情，往往如此。蓋當時宋卑弱，每樂於賂而怯於戰，故蘇家父子之間，其説皆一轍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二茅坤也説：“揣料匈奴脅制中國之狀，極盡事理。非當時熟睹而經算者，安能道此?”

蘇洵古文的第三個特點，是文思汪洋恣肆，氣勢雄邁，而出之自然。這正如他所説的風水“不期而相遇”，天下之至文生焉。張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説：“得其所著《權書》、《衡論》，閱之如大雲之出於山，忽布無方，倏散無餘；如大川之滔滔，東至於海源也，委蛇其無間斷也。”① 他所形容的，也就是蘇洵文章中那種一瀉而不可遏的氣勢。茅坤《蘇老泉文鈔引》則曰：“蘇文公崛起蜀徼，其學本申、韓，而其行文雜出於荀卿、孟軻及《戰國策》諸家，不敢遽謂得古六藝者之遺。然其鑱畫之議，幽悄之思，博大之識，奇崛之氣，非近代儒生所及。要之，韓、歐而下，與諸名家相爲表裏。”邵仁泓《康熙本嘉祐集序》寫道：

> 間嘗取先生之文而讀之，大約以雄邁之氣，堅老之筆，而發為汪洋恣肆之文。上之究極天人，次之修明經術，而其於國家盛衰之故，尤往往淋漓感慨於翰墨間。先生之文蓋能馳騁於孟、劉、賈、董之間，而自成一家者也，可不謂純而肆者歟!

① 《樂全先生文集》卷三九。

蘇洵的古文，尤其是他那議論風生、酣暢淋漓的文風，在當時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加上二子軾、轍，更是聲名遠播，竟至天下“家有其書”。曾鞏《蘇明允哀辭》寫道：“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游京師。今參知政事歐陽公修爲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既而歐陽公爲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爲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① 天下對蘇文、蜀文如此厚愛和寶重，成爲宋代巴蜀文學走向繁榮的一個光輝的里程碑。

## 五、宋祁、趙抃在蜀中的創作

北宋中期，在入蜀任職的作家中，最爲著名的是宋祁和趙抃。

**宋　祁**　宋祁（998—1061），字子京，安州（今湖北安陸）人。天聖初，與兄郊（後改名庠）同試進士，禮部奏第一，其兄第三，章獻太后以爲“弟不先兄”，遂擢郊第一，祁降爲第十。時兄弟倆名滿京華，世稱“二宋”。宋祁中第後，調復州軍事推官。改國子監直講、直史館，知禮院、兼判吏部南曹。權三司度支判官。出知諸州，累官爲翰林學士，又歷任中外，以吏部侍郎

① 《曾鞏集》卷四一，中華書局校點本。

知成都府。代還，知鄭州。《唐書》成，進尚書左丞。移疾自鄭還，判尚書都省，領羣牧使，翰林學士承旨。嘉祐六年（1061）五月卒，謚景文。事迹詳范鎮《宋景文公祁神道碑》①，《宋史》卷二八四《宋庠傳》有附傳。

宋祁著作宏富。《郡齋讀書志》卷一九著録道："《宋景文集》一百五十卷。……集有《出麈小集》、《西州猥稿》之類，合併而爲一。"南宋時，陳之强曾將《景文集》與宋庠《元憲集》同時刊板，《景文集》一百卷，《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七著録。原集國内久佚，清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爲六十二卷、《補遺》二卷。日本有殘宋本《景文宋公集》流傳，僅存三十二卷，然其中有數百篇爲大典本所無，有《佚存叢書》本。

宋祁嘗自述學文經歷，謂"年過五十，被詔作《唐書》，精思十餘年，盡見前世諸著，乃悟文章之難也。雖悟於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崖略。因取視五十以前所爲文，赧然汗下，知未嘗得作者藩籬，而所效皆糟粕芻狗矣。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作屋，信然"。又稱"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②，可見他不斷進取的精神。正因爲此，宋祁在詩、文、詞創作上都取得了可觀的成就。《四庫提要》評曰：

① 《名臣碑傳琬琰集》上集卷七。
② 俱見《宋景文筆記》卷上。

晁公武《讀書志》謂祁詩文多奇字，證以蘇軾詩“淵源皆有考，奇險或難句”之語，以今觀之，殆以祁撰《唐書》彫琢劖削，務為艱澀，故有是言，實則所著詩文博奥典雅，具有唐以前格律，殘膏賸馥，霑丐靡窮，未可盡以詰屈斥也。

宋祁由於久負文章盛名，故其任職成都，對巴蜀文學的影響很大。范鎮在《宋景文公祁神道碑》中自稱“門弟子”，曰：“始至（成都），葺文翁學，自爲記刻。西南學者奔走請業，公循循指教，莫不中其所偏。”吴師孟《宋尚書畫像記》也説：

至和三年（1056），蜀守將更。前數月，宰議推擇一二侍從臣，列名以聞。上謂宋祁伯仲名世，非特文藝為國華采，抑政事精明，可任方面。於是公自定武改轅而西。蜀人積聞公名，舉欣欣然東鄉以徯，唯恐公車之徐也。其士人遲公之來也尤甚，至各屬其道業與其所屬辭章，繕録贄獻，願得一言質是否，而為進退之決者。公始至部，先即學官，以道義訓諸生，而第其所獻藝業拔諸翹然者，次補生員，掌其政令。自是西州士人知向方矣①。

不過，宋祁名既高，又在成都隨任修《唐書》，風流儒雅，固多美談，然亦頗招“奢侈”之毁。《東軒筆録》卷一五曰：“宋

① 《成都文類》卷四八。

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蘊藉，好游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尚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内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此點頗招物議，成爲他後來未能入朝執政的一個重要原因，不久就去世了。

據上引《郡齋讀書志》，《景文集》原本中收有《西州猥稿》，是集即他官成都時所作，並自爲之序，道：

> 西州者，益也；猥，雜也；稿，其未工之辭也。始，予以嘉祐初來為州，州大務叢，日操刀筆坐閣下，吏環立聽命，必取判乃得去。又主勞賓客，皆有常處，一不可廢。會天子促上唐家書，遣使者就索副草，經三時乃悉送官。凡再期之間，身事交逼，操楫佐轅，伎不兩工，故於他論著不遑及也。惟覽山川，采謡俗，觀風雲怪奇，草榮木悴，歲時故新，朋昵判合，時寓諸詩。詩者，探所感於中而出之外者也，所以怡性情，娱僚賓，故狹章不為貧，積韻不為廣，悼於往弗及於流。自假守至滿更，月裒日次，凡得百餘篇，雜内褚中，命曰《猥稿》。野庖之芹，窮緯之蒯，自愛而不忍棄也。或曰：“君之詩往往為邦人寫去，奈何？不如因出之，可見本末。”予不能謝，即諉門人邛州從事段繹釋之書而刻

之石，置大智禪坊之亭①。

則《西州猥稿》當爲詩集。清賀裳《載酒園詩話·二宋》舉宋祁在成都的作品道："小宋鏤刻似遜於兄，韻度殊勝。守成都，《春宴北園》曰：'天意歇餘芳，人間日始長。落花風觀閣，睡鴨雨池塘。稍倦持螯手，猶殘婪尾觴。春歸無所預，羈客自迴腸。'《十日宴江濱亭》曰：'節去歡猶在，賓來賞更延。悠揚初短日，凄緊乍寒天。霽沼元非漲，秋花自少妍。蟻留新獻酎，蕙續不殘煙。戲鰋衝餘藻，游龜避折蓮。流芳真可惜，從此遂凋年。'不惟善狀景候，兼有唐人音節。"

宋祁在成都所作詩，除賀裳已舉到的外，現存還不少，如《瀛奎律髓》卷六所收《擬杜子美峽中意》，卷八《春晏宴北園》，卷一五《城隅晚意》、《西樓夕望》，卷四七《再游海雲寺作》，卷四八《予昔游雲臺觀謁希夷先生陳摶祠堂緬想其人今追作此詩》等等，方回認爲皆作於成都。如《擬杜子美峽中意》：

> 天入虛樓倚百層，四方遥謝此登臨。驚風借壑為寒籟，落日容雲作暝陰。峴井北拋王粲宅，楚衣南逐女嬃砧。十年不識長安道，九篴宸開紫氣深。

方回評曰："擬老杜亦頗近之，此乃在成都時作。富貴之至而無一毫驕態，唯寫羈思，則知遠大者不以井蛙自矜也。"陸貽典以

① 《西州猥稿纂題》，《四庫全書》本《景文集》卷四八。

爲“次聯有諷託”。詩中“借”字、“容”字很生動，不過紀昀認爲兩字是“刻意煉出，然可偶然得之，不可刻意效之”。又如《城隅晚意》：

寥寥天意晚，稍覺井閭閑。水落呈天嶼，雲生失半山。牛羊樵路暗，燈火客舟還。暝思輸鳧鴨，歸飛沆漭間。

方回評此詩，認爲“三、四工巧”。而紀昀則曰：“妙在自然，所以不纖”，“不失雅音”。又許印芳評曰：“骨味格律，真近老杜，高於《長安道中》詩。”①

《帶經堂詩話》卷一曰：“余觀宋景文詩，雖所傳篇什不多，殆無一字無來歷。”宋祁詩受晏殊影響較大，實爲西崑體。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三説：“宋元憲、景文、王君玉（琪）並游晏元獻之門，其詩格皆不免楊、劉之遺。雖以文潞公、趙清獻，亦未嘗不與諸人同調。此在東都，雖非極盛之選，然實亦爲歐、蘇基地，未可以後有大匠，盡行抹却也。”此論通達。

**趙　抃**　與宋祁不同，五次入蜀、兩守成都的趙抃，爲人長厚清修，是另一類官僚文人的典型，同樣對蜀人産生了很深的影響。

趙抃（1008—1084），字閱道，號知非子，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人。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1034）進士乙科，爲武安軍節度推官，知建州崇安縣，徙通判宜州。知泰州海

① 上引諸家評，俱見《瀛奎律髓彙評》。

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稱“鐵面御史”。出知睦州。移充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州。知虔州。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爲度支副使。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久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未幾徙青州。五年，成都以戍卒爲憂，朝廷擇遺大臣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居二歲，乞守東南，爲歸老計，得越州。復徙治杭。元豐七年（1084）八月卒，謚“清獻”。事迹詳蘇軾《趙清獻公神道碑》①，《宋史》卷三一六有傳。

趙抃著作，宋代有奏議單行本，久佚。明刻本《趙清獻公文集》十卷，非完本，原本爲十六卷，今尚傳世。

趙抃曾知蜀州江原縣（在今四川崇州），爲梓州路轉運使、益州轉運使，又兩知成都，長期在蜀中做官（文同《拈古頌序》曰：“蜀之人三十年中，凡五見公矣。”）。他對蜀人的影響，首先是人品，是道德修養。《石林詩話》卷上曰：

> 趙清獻公以清德服一世。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蜀風素侈，公單馬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聲藉甚。元豐間，既罷政事守越，復自越再移蜀，時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卿前以匹馬

① 《蘇軾文集》卷一七。

入蜀，所携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云“馬尋舊路如歸去，鼉放長淮不再來”者，自紀其實也。

趙抃被蜀人愛戴，除人格魅力外，也與他的寬儉之政有關。蘇軾曰：“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爲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爲之一變。……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爲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爲從者宜特黥配。及爲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它，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爲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諲除轉運使，陛辭，上面諭曰：‘趙某爲成都，中和之政也。’”①

趙抃不僅是一位政績卓著的地方長官，同時也是優秀的作家。他的作品，文以應用文如奏疏之類爲主，成就較大的是詩。文同嘗跋趙抃之祖趙湘所著的《南陽集》，跋中對趙抃詩也作了評價。他寫道：

同自學詩，嘗患唐人風格歷五代遂淺弱無意緒，不入人省覽。前此十五年，龍圖閣直學士趙公以太常博士為蜀之江源宰，同時在臨邛幕，屢往來公之治下，見公歌詩者為多矣。其言温厚有法，與輩俯仰，殊不為彼此異。同每謂人

① 《趙清獻公神道碑》，《蘇軾文集》卷一七。

曰："是等語潔而不拘，麗而不淫，孤飛絶馳，蓋二百年前有此耳。向非得之於天，豈得制度於其家也？"

其下，文同認爲趙抃的詩之所以好，是受了他祖父的影響。不過文同的話不完全正確，趙湘詩學晚唐體（《四庫提要》謂其"源出姚合"），而趙抃在受他祖父影響的同時，受西崑體的影響較大。王世禎《居易録》卷一二曰：

文潞公（彦博）身都將相，功名蓋世，而其詩婉麗濃嫵，絶似西崑，予向摘其佳句，著之《池北偶談》。趙清獻詩亦有似潞公者，殊不類其為人。如《暖風》云："薄袂欹雲散，輕雲舞袖低。帘疏蕩樓閣，塵暗逐輪蹄。絮亂垂楊道，香流種藥畦。春窗惱春思，一枕杜鵑啼。"《芳草》云："翠密馴文雉，叢深隱畫輪。離披金谷曉，寂寞茂陵春。古渡班荆客，長堤走馬人。芊芊似袍緑，一雨一番新。"《杜鵑》云："響亂書窗外，人驚夢枕中。江城啼曉月，澤國訴春風。柳道盤餐緑，桃園躑躅紅。年年來此地，留恨任西東。"《寒食》云："城郭青煙散，郊園麗日長。鬬鷄紅錦袴，游騎紫絲繮。有蝶俱含粉，無人不惜芳。盡棄花下飲，歸去醉成鄉。"《觀水》云："澄江抵練長，極目路蒼茫。煙芷差差緑，風荷柄柄香。西流終古恨，南浦鎮時忙。擬待傳辭意，離人在楚鄉。"右數詩，掩卷誦之，豈復知"鐵面"所為耶？

不過若將趙抃直歸入"西崑派"，似乎又不大合適。今讀其

詩，“婉麗濃嫵”的衹是一部分，不少饒有唐人風味，的確明顯受其祖父的影響，而有些作品又較平淡（《載酒園詩話》謂“趙清獻公詩尤尚平澹”，即指此類作品）。《宋詩鈔·清獻詩鈔序》曰：“（抃）詩觸口而成，工拙隨意，而清蒼鬱律之氣出於肺肝。”此評蓋得之。

現存《清獻集》中，收録趙抃數度入蜀的詩作相當多，首卷第一首（《題邛州文同判官五箴堂》）即是，而寫景詠懷，佳作迭見。如《入蜀江上對月》：

> 照不私毫髮，波光上下浮。明餘到琴淡，清極入詩幽。忽認江湖量，渾疑天地秋。閑雲勿輕被，有客坐孤舟。①

携琴江行，月光如水，一片孤寂。又如《再有蜀命别王居卿》：

> 穆陵關望劍門關，岱嶽山連蜀道山。自顧松筠根節老，誰憐霜雪鬢毛斑。離家詎謂虞私計，過闕尤欣覲帝顔。叱馭重行君莫訝，古人辭易不辭難②。

“古人辭易不辭難”——趙抃不畏道路險阻，五度入蜀，就是這種精神支撑着、鼓舞着他。趙抃貢獻給蜀人的，是詩，更是人格的魅力。

---

① 十卷本《清獻集》卷二。
② 《清獻集》卷二。

# 第三章
# 元祐文章盟主：蘇軾

曾慥《跋蘇養直詞翰》曰："元祐文章絶代無，爲盟主者眉山蘇。"① "眉山蘇"，蘇軾也。前章我們叙述過蜀中的第一個古文大家蘇洵，即其父。蘇洵在《上張侍郎第一書》中稱其二子軾、轍從小"獨於文字中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既成，以爲不足盡力於其間。讀孟、韓文，以爲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②。不是蘇洵有誇子癖，而是他確實生了兩個文學天才。蘇洵死後，歐陽修爲作《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回憶道："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世。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③ 蘇洵與子軾、轍合稱"三蘇"，而三人都是所謂"唐宋古文八大家"的成員。他們不僅當時"名動京師"，就是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永遠閃耀着熠熠光輝。

蘇軾、蘇轍又合稱"二蘇"。"二蘇"在宋代文壇有崇高的聲

① 《趙氏鐵網珊瑚》卷四。
② 《嘉祐集》卷一一。
③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四。

望。陳師道《贈二蘇公》詩曰：

> 岷峨之山中巴江，桂椒柟樟楓柞樟。青金黃玉丹砂良，獸皮鳥羽不足當。異人間出駭四方，嚴王陳李司馬揚。一翁二季對相望，奇寶橫道驥服箱。誰其識者有歐陽，大科異等固其常。小却盛之白玉堂，典謨雅頌用所長。度越周漢登虞唐，千載之下有素王①。

秦觀曰："閣下謂蜀之錦綺，妙絶天下，蘇氏蜀人，其於組麗也，獨得之於天，故其文章如錦綺焉。其説信美矣，然非所以稱蘇氏也。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閣下論蘇氏，而其説止於文章，意欲尊蘇氏，適卑之耳。"② 傅某將蘇氏（原指"二蘇"）文字簡單地比作"錦綺"，自是淺見；作爲蘇氏門人的秦觀，則强調他們的"道"、深奥之"學"和經國之"器"。"二蘇"在經學義理方面確有獨到的探索和較高的造詣，如金人王若虚所説："東坡之解經，眼目盡高，往往過人甚遠。""蘇子由（轍）道學甚高。"③ 但若過分抬高所謂"最深於性命自得"的"蘇氏之道"，以及他們的政治才能，至謂"議論文章"乃"至粗者"，恐怕又不合適。蘇軾雖然是蜀學的代表，但他並不算是有突出成就的哲學家，也算不上傑出的政治家，而

① 《後山居士文集》卷一。
② 《答傅彬老簡》，載《淮海先生文集》卷三〇。
③ 《著述辨惑》、《議論辨惑》，載《滹南遺老集》卷三〇。

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以“議論文章”名垂史册的大文學家。其弟大體亦然。

“二蘇”中，蘇軾是北宋古文運動中繼歐陽修之後的領袖，是“元祐體”的代表作家，爲一代文學宗主，在文學的各個領域都取得了第一流的成就，是我國文學史上少有的大作家和多面手，故本章以他爲主，蘇轍附論之。因兩人可研究論説的内容極其豐富，這裏衹能作簡略的叙述。

## 一、蘇軾的生平、著作和思想

蘇軾（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自號東坡居士，眉山（今屬四川）人。嘉祐二年（1057）進士高第，六年試制科，又入高等。授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事，判登聞鼓院，試館職，除直史館。熙寧二年（1069）除判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權開封府推官。歷通判杭州，知密州、徐州。元豐二年（1079）移知湖州，“烏臺詩案”獄起，貶黄州團練副使，移汝州。八年春，得請常州居住，起知登州，俄召除起居舍人。哲宗即位，遷中書舍人，改翰林學士，出知杭州。歷知潁州、揚州、定州。紹聖初被劾，貶惠州，再貶儋州。徽宗即位，赦還，提舉成都玉局觀。卒，年六十六。南宋孝宗時謚文忠。事迹詳蘇轍《亡兄子瞻端明

墓誌銘》①，《宋史》卷三三八有傳。

蘇軾平生著述極爲宏富。除學術專著外，所作詩文生前即已刊行多種，後逐漸彙集爲《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東坡奏議》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應詔集》十卷。人稱合刻本爲“東坡七集”。現通行中華書局校點本《蘇軾詩集》、《蘇軾文集》。此外還有《東坡詞》，以及各種注本、選本甚多。

清人王士禎曰：“山谷詩云：‘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吾友黄州杜濬亦有詩云：‘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峨眉。早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二作説盡東坡一生，並識之。”② 東坡的一生，是在激烈的政治鬭争中渡過的，歷經了各種坎坷，而又處之泰然。二詩確能形象而簡要地勾勒出蘇軾的神采。

蘇軾的思想十分複雜。早年他“奮厲有當世志”③，嚮往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④。“尊主澤民”、“致君堯舜”的理想，使他的思想也自然地以傳統儒學爲主。但由於受時代思潮的影響，他同時又旁涉佛老。晚年回憶少時與其弟蘇轍爲學，有詩道：“君少與我師皇墳，旁資老聃釋迦文。”⑤ 他還説過：“某齠齔也道。”⑥ 但年壯氣盛時的蘇軾，有着較强的功名事業心，所

① 《欒城後集》卷二二。
② 《帶經堂詩話》卷一五。
③ 蘇轍《子瞻端明墓誌銘》。
④ 《策别·課百官》，載《蘇軾文集》卷八。
⑤ 《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盤爲壽》，載《蘇軾詩集》卷三七。
⑥ 《與劉宜翁使君書》，載《蘇軾文集》卷四九。

景仰的是功業卓著的韓琦、范仲淹、歐陽修等名儒，所以他早年還有一些排佛的言論，如《議學校貢舉狀》說“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生死，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礪世靡鈍者廢矣”①。又《鹽官大悲閣記》批評禪宗的“廢學而徒思”，以爲其結果必將是“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爲，則飽食而嬉而已”②。

蘇軾對佛教、道教的興趣加濃，與他政治上的挫折密切相關。“烏臺詩案”後，早年的政治熱情逐漸冷却，而對佛、老（主要是佛）則愈益醉心，三種思想既經常相互混雜，又相互否定。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曰：“（軾）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③朱熹也說：“蘇氏兄弟乃以（張）儀、（蘇）秦、老、佛合爲一人。”④ 可見他的思想是縱橫之學及儒佛道的融合。不過這種融合並不均衡，在他一生的各個時期，又各有側重。正如汪應辰《與朱元晦書》（第九書）所說：

> 蘇東坡初年力辟禪學，如《鹽官縣安國寺大悲閣記》

① 《蘇軾文集》卷二五。
② 《蘇軾文集》卷五四。
③ 《欒城第三集》卷二二。
④ 《答詹元善》，載《朱文公先生文集》卷四一。

……其後讀佛氏書，見其汗漫而無極，從文關西（同）等游，又見其辯博不可屈服也，始悔其少作，於是凡釋氏之說，盡欲以智慮臆度，以文字解說①。

"以文字解說"，說到了蘇軾的深心。蘇軾在圓鑿方枘、動輒得咎的境遇中，萬般無奈，祇好以文字禪打發日子，在心造的佛國勉强得到安慰。且讀他的《乞數珠贈南禪湜老》詩：

從君覓數珠，老境仗消遣。未能轉千佛，且從千佛轉。儒生推變化，乾策數大衍。道士守玄牝，龍虎看舒卷。我老安能為，萬劫付一喘。默坐閱塵世，往來八十反②。

可見他的信佛不過是一種藉慰和"消遣"，是久閱"塵世"後的信仰反思和重構。

佛、老的影響，使蘇軾的思想顯得"雜"，如清全祖望所說："荆公欲明聖學而雜於禪，蘇氏出於縱橫之學而亦雜於禪。"③ 但"雜"又非雜凑，主體仍是以儒學爲基礎，融合釋（主要是禪宗）、老而成的有自己獨特面貌的思想體系。這種思想體系，在思想史上又稱爲"蜀學"。

所謂"蜀學"，早期的表現形式是黨派鬬争，即以王安石爲首的熙豐黨人和以司馬光爲首的元祐黨人在政治上的鬬争，其間

① 《文定集》卷一五。
② 《蘇軾詩集》卷四五。
③ 《宋元學案》卷九八。

也伴隨着所謂“荆公新學”與“元祐學術”的學術争論。後來元祐黨人又分化爲以二程（顥、頤）爲首的“洛黨”，以二蘇（軾、轍）爲首的“蜀黨”，及以劉摯等人爲首的“朔黨”，鬬争加劇，主要是各自的學術有别。“蜀學”主要是蘇氏之學，故又稱“蘇學”，它開創於蘇洵，其核心是以“權變”解釋六經，當時人稱“縱横之學”。蘇軾、蘇轍在繼承“權變”思想的同時，又大量攝取佛、老之説，並以此解經，軾著有《易傳》、《書傳》、《論語解》等，轍也有《易傳》、《詩集傳》、《孟子解》等。關於宋代蜀學，内容十分豐富，可參胡昭曦、劉復生、粟品孝著《宋代蜀學研究》①。

蘇軾由於在一定程度上擺脱了傳統的儒家思想體系，在融合儒、釋、道的過程中，使他的思想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正如已故郭紹虞先生所説：

> 子瞻之文詞理精確而能不墮理窟，蓋以得於莊與釋者為多。……惟其得於莊與釋者，並非如一般躭心玄學禪學者流，説得迷離恍惚，不可捉摸。他所得於莊與釋者，不過能於道的觀念，不局於儒家之見，看作萬物自然之理而已②。

這不僅對他一生的政治觀念和生活態度，而且對他的創作有極其重要的影響。他善於以禪家公案的話頭和機鋒，引發哲理性的思

① 巴蜀書社一九九七年版。
② 《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文與道的問題》，載《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編。

辯，於是“橫説竪説，了無剩語”①。正如劉熙載所説：“東坡詩善於空諸所有，又善於無中生有，機括實自禪語中來。以辯才三昧而爲韻言，固宜其舌底瀾翻如是。”② 蘇軾詩歌極善融禪於“理”，他的方外友釋惠洪也曾指出：

> 東坡蓋五祖戒禪師之後身，以其通理，故其文渙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波亦自然而成文。蓋非語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從般若中來，其何以臻此③。

其實不止詩，文也不例外。明末清初學者錢謙益説：

> 吾讀子瞻《司馬温公行狀》、《富鄭公神道碑》之類，平鋪直敘，如萬斛水銀隨地湧出，以為古今未有此體，茫然莫得其涯涘也。晚讀《華嚴經》，稱心而談，浩如煙海，無所不有，無所不盡，乃喟然而歎曰：“子瞻之文，其有得於此乎！”④

錢氏所指的主要是藝術形式，更重要的還是惠洪所説的“通理”，即思想内容方面所受的影響。如《前赤壁賦》借水的流逝與月的盈虚，反映出宇宙萬物變與不變的道理；在衆多散文中所表現出

① 《冷齋夜話》卷七。
② 《藝概》卷二。
③ 《跋東坡枯池録》，載《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④ 《初學集》卷八三。

的那種縱橫辯博、透徹無礙的説理，顯然都是受禪宗的影響。因爲思想的解放，所以蘇軾的古文作品不僅題材十分廣泛，而且道理深刻明晰。劉熙載曰："東坡文雖打通墻壁説話，然立脚自在穩處。"又説："東坡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後人讀東坡文，亦當有是語，蓋其過人處在能説得出，不但見得到已也。"還説："歐文優游有餘，蘇文昭晰無疑。"①

## 二、蘇軾的文學理論

蘇軾從豐富的創作實踐經驗中，總結出了同樣豐富並獨具特色的文學理論。比如他牢記詩文要"有爲而作"（見所作《彔繹先生詩集叙》引其父評顔太初詩文語），"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實用"②；主張多種風格，反對"使人同己"③ 等等。而以下三點尤爲重要。

第一，蘇軾摒棄了古文運動中傳統的"道統論"。古文運動自韓愈提出"道統"、"文統"之後，古文家有"文以貫道"、"文以明道"、"傳道明心"、"文與道俱"等等説法。道學傾向較重的古文家則主張"文"、"道"一元，"道"就是"文"，"文"就是

① 《藝概》卷一。
② 《與元老侄孫》，載《蘇軾文集》卷六〇。
③ 《答張文潛書》，載《蘇軾文集》卷五二。

"道"；道學家又主張"文以載道"，甚至說作文"害道"。總之，"道統"成了古文家們不可動摇的、神聖的原則，彼此的分歧，衹是如何處理"文"與"道"的關係而已。

還在早年，蘇軾即批評韓愈"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説而不知"①。這表明他已無心繼承韓愈的所謂"道統"。在《中庸論上》中，他對滿口"聖人之道"的"道統派"們進行無情的揭露，然而又是"實話實説"，並非惡意中傷：

>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為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為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為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虚無有，以為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為高，相習以為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②。

如此相互欺騙，實在是古文家們的悲劇。因此，蘇軾完全不提所謂傳自聖人、賢人的"道統"，將自韓愈以來、特别是從宋初柳開以來文壇的迷霧廓而清之，古文運動於是走上了最後勝利的坦途。

但是，蘇軾也説"道"。在《日喻》中，他用比喻提出了自

① 《韓愈論》，載《蘇軾文集》卷四。
② 《蘇軾文集》卷二。

己對“道”的理解：

> 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能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水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没者也①。

此文的寫作背景，《烏臺詩案·知徐州作〈日喻〉一篇》曰：“元豐元年（1078），軾知徐州。十月二十三日，在本州監酒正字吴琯鎖廳得解赴省試。軾作文一篇，名爲《日喻》，以譏諷近日科場之士，但務求進，不務積學，故皆空言而無所得，以譏諷朝廷更改科場新法不便也。”這顯然是羅織罪名。如果蘇軾是諷刺，那麽諷刺那種“不學而務求道”的人，有何不可？《黄氏日鈔》卷六二曰：“《日喻》論道之難見，蓋爲不務學者戒也。”《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六林紓釋此文道：“蓋言道不能用空言以求，須從實學以求。所謂‘莫之求’即指空言，所謂‘致’者，至也，能

① 《蘇軾文集》卷六四。

學則自至矣。於是由‘學’字生出‘没人’之喻。‘没人’一學，即得水之道；學者一學，即得聖人之道。不學而求没尚且不可，豈不學而求道其可哉?”黄震、林紓之説，尚未完全理解蘇軾的原意。蘇軾在這裏繼續批判了“世之言道者”的虚妄，而他自己所謂的“道”，則是指事物的客觀道理及規律，它來自生活實踐，通過“學”即可以致之，不是“莫之見而意之”的、形而上學的神秘東西。“不可求”，是因爲根本就不存在所謂聖賢一脉相傳的、客觀唯心主義的“道”；“可致”，是因爲人們可以通過實踐認識自然規律，這就是“道”。蘇軾思想無疑帶有一定的樸素唯物論的因素，而其更深層次的背景，則是對長期困擾古文運動的“道統論”的清算。於是，蘇軾便超越了他所有的前輩，從長期糾纏不清的“文統”、“道統”理論中解脱出來，賦予“道”以全新的内涵。這是大膽的觀念越軌，也是思想的一次解放，從而部分地擺脱了儒家傳統思想的束縛，在古文運動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第二，摒棄了古文運動中的“道統論”或純粹的儒家之“道”，蘇軾於是更多地談爲文之“道”，主張“辭達”。他在《與王庠書》中寫道：

> “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①。

在《答謝民師推官書》中，他又説：

① 《蘇軾文集》卷四九。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乎？是謂之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①。

道學家、政治家有時也談"辭達"，那麼蘇軾的"辭達"與他們有什麼區別呢？郭紹虞先生把這個問題説得十分透徹。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文與道的問題》一文中，他寫道：

道學家因主辭達而無須於文，政治家因主辭達而所須於文者祇求其適於功利的用。故其所謂達，均不過是質言之的達，而不是文言之的達。質言之的達，祇能達其表面，達其糟粕，而不能達其精微。至古文家則異於此者，必須先能體物之妙，了然於心，攫住其要點，捉到其靈魂，然後隨筆抒寫，自然姿態橫生，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而道也亦自然莫之求而自至的以寓於其間。這纔盡文家之能事。這纔是文言之的達。是又豈泥於格物致知者所能達其彷彿哉？

蘇軾既非儒學家，更非道學家，他祇是"文家"，所以他所謂的"文"是指"文言"，也就是文學性的"文"，語言藝術的"文"。

① 《蘇軾文集》卷四九。

《養一齋詩話》卷二曰："'辭達而已矣'，千古文章之大法也。東坡嘗拈此示人。然以東坡詩文觀之，其所謂達，第取氣之滔滔流行，能暢其意而已。孔子之所謂達，不止如是也。蓋達者，理義心術，人事物狀，深微難見，而辭能闡之，斯謂之達，達則天地萬物之性情可見矣。此豈易事，而徒以滔滔流行之氣當之乎？"這話部分是對的。蘇軾的"辭達"，主要是指文章作法也就是文學性的一面。蘇軾雖引孔子的話，但他的文學思想已遠遠超過先秦時代朦朧的文學觀念了。在古文運動中，超越"文統"、"道統"之爭而談"辭達"，便使古文運動恢復（更準確地説是重構）爲文學運動。朱熹批評蘇軾"因作文却漸漸説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①。其實這正是蘇軾摒棄了先驗的"道"後所達到的境界。從分析中得出客觀事物的"道"或"理"，而不是以"文"詮釋固有的"道"——這就把被舊傳統顛倒了的關係重新顛倒了過來。當然，蘇軾决非如朱熹所説，在作文之先便没有"理會得道理"，祇是他們各自的"道理"不同罷了。

第三，主張文理自然。古文運動自中唐以來，就有求"奇"的傾向，流行所謂"澀體"，以"辭澀言苦"爲主要特徵，甚者不可句讀。入宋以後，又發展爲思想怪誕，作家以超凡脱俗自許，實際上立論不近情理，成爲文壇"新弊"。歐陽修與"太學體"的鬬争，目的就是要掃除"澀體"，同時提倡爲文自然平實，並以其獨具風神的創作，爲流暢平易的散文風格奠定了基礎。蘇

①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軾繼往開來，進一步將平易的文風理論化，使這種風格成熟並定型，成爲代表宋代散文的普遍特徵。在《與謝師民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理自然”的主張：

> 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①。

這雖是對他人作品的讚語，其實正是蘇軾自己的主張。因此在《文説》中，他這樣比喻自己文章的風格：

>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②。

文思既汪洋恣肆，洶湧而出，一瀉千里；表達又富於變化，任其自然，曲盡其妙——這就是蘇文的特徵，也是蘇軾引導古文運動前進的方向。在《南行前集叙》中，蘇軾早已表達了這樣的思想：

---

① 《蘇軾文集》卷五六。
②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七。

> 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雲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乎？自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①。

"能爲"，未必出於感情的激發，而祇有"不能不爲"，纔如箭在弦上，非發不可。前章引蘇洵《仲兄字文甫説》，也説明這樣的意思；而更早的蜀中先賢田錫就有"微風動水"的精彩論述。"作文至多"却不敢有"作文之意"，看似矛盾，然而這纔是真正的"自然"，這纔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文理自然"既是蘇氏家學，也是蜀人論文的傳統，它是古文運動繼續前進的重要推動力，其系統性和深刻性，都遠遠超過了包括歐陽修在内的前輩。

蘇軾既思想解放，又以"文理自然"作爲創作原則，所以他將作文當作樂事，像南方的"没人"（潜水者）似的。《春渚紀聞》卷六曰："（東坡）先生嘗謂劉景文與先子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逾此者。'"毫無疑問，這樣寫出來的文章，確乎"如萬斛泉源"；而人們讀他的文章，也是一件"樂事"，是藝術享受。自宋代以後，愛其文、評其文者至多，這裏無法一一徵引。如明焦竑所謂"神奇出於淺易，纖穠寓於淡泊，讀者人人以爲己之所欲

① 《蘇軾文集》卷一〇。

言，而人人之所不能言”①；茅維所謂“日遇之而日新，家取之而家足；若無意而意合，若無法而法隨。其亢不迫，其隱無諱。澹而腴，淺而蓄”② 等等，都道出了蘇文的某些特點。

## 三、蘇文的成就

清徐兆英《讀東坡詩集》道：

> 東坡著作文居首，次第詩詞各擅場。詩妙原非拘格律，詞高從不泥官商③。

蘇軾是文學史上少有的多面手，除詩文詞外，書畫也爲一代宗匠。蘇軾的詩文詞難分高下，但相對而言，的確要數文章成就最高。這裏先論其文，再論詩，其詞則放到第五章《北宋巴蜀詞》叙述。

歐陽修在嘉祐二年（1057）主持進士考試，將蘇軾取在高第，且十分高興，在《與梅聖俞書》（第三十一）中説：“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④

① 萬曆本《東坡全集序》。
② 萬曆本《宋蘇文忠公全集叙》。
③ 載《萬首論詩絶句》。
④ 《歐陽文忠公集》卷一四九。

又據朱弁《風月堂詩話》記載："東坡詩文落筆，輒爲人所傳，每一篇到歐陽公處，公爲終日喜。一日與（歐陽）棐論文及坡，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人更不道着我也！'"歐陽修的眼光和判斷都没有錯，他逝世後，蘇軾責無旁貸地擔當起古文運動領袖的歷史重任。蘇軾門人李廌在《師友談記》中記道："東坡嘗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嘗以是任付與某，故不敢不勉。"蘇軾擔當起古文運動的領導責任後，除培養了一支傑出的作家隊伍外，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高水平的創作，爲北宋古文運動的最後勝利樹起了輝煌的標誌。

所謂"蘇文"，包括古文及四六駢文，兩者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故爲歷代讀者所熱愛，也被研究者們所重視，在"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外，又有"韓柳歐蘇"之稱。由於蘇文數量大，很難全面叙説，這裏着重於總體評述，再舉少許例子，管窺而已。

蘇文成就的第一個方面，是文備衆體，而各體皆長。《耆舊續聞》卷二曰："自古以來，語文章之妙，廣備衆體，出奇無窮者，唯東坡一人。"又《餘師録》卷四亦曰："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説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柳文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王若虚《文辨》也説："東坡之文，具萬變而一以貫之者也。爲四六而無俳諧偶儷之弊，爲小詞而無脂粉纖艷之失。楚辭則略依仿其步驟，而不以奪機杼爲工；禪語則姑爲談笑之資，而不以窮葛藤爲勝。此其所以獨兼

衆作，莫可端倪。”① 蘇文的淵源出於家學，但他並不囿於家學，而是廣泛地向各家各派學習，真可謂“廣益多師”。清人劉熙載也説：“東坡文，亦孟子，亦賈長沙、陸敬輿，亦莊子，亦秦、儀。心目窒隘者，可資其博達以自廣，而不必概以純詣律之。”②

蘇文成就的第二個方面，是文章命意高妙。這如《潛溪詩眼》所説：“老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其源出於《莊子》，故其論劉伶、莊子、阮千里、閻立本，皆於世人意外，别出眼目，其平日取捨文章亦多以此爲法。”③ 蘇軾思想比較解放，視野寬闊，不拘執，而且善於觀察，勤於思考，故他往往命意新穎，出人意表，而且説得透徹。劉熙載説他能“打通墻壁説話”，又稱“坡文多微妙語。其論文曰‘快’、曰‘達’、曰‘了’，正爲非此不足以發微闡妙也”④。前引釋惠洪所謂“東坡蓋五祖戒禪師之後身，以其理通”，故其文“蓋非語言文字也，皆理故也”，也主要是指他能够“打通墻壁説話”，能够説出精微的道理。《藝概》卷一又曰：“東坡文祇是拈來法，此由悟性絶人，故處處觸著耳。至其理有過於通而難守者，固不及備論。”“悟性絶人”，故能命意高妙；“理有過於通而難守”，則能深刻、透徹，而不免執論不一也。

蘇文的第三個成就，是他能緊密結合實際，尤其是善於指陳社會弊端，提出療救之方。《黄氏日鈔》卷六二曰：（東坡之文）

① 《淳南遺老集》卷三六。
② 《藝概》卷一。
③ 見《仕學規範》卷三引。
④ 《藝概》卷一。

"長於指陳世事，述叙民生疾苦。方其年少氣鋭，尚欲泛掃宿弊，更張百度，有賈太傅流涕漢廷之風。及既懲創王氏，一意忠厚，思與天下休息，其言切中民隱，發越懇到，使嚴廊崇高之地，如親見閭閻哀痛之情，有不能不惻然感動者，真可垂訓萬世矣。嗚呼休哉！"這點不僅一般俗儒做不到，連門人黄庭堅也認爲是他的一短，曾對其外甥説："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① 其實這正是蘇軾的優點；或者説，這也正是黄庭堅性格的弱點。鄧肅説得好："蘇、黄之文，幾於比肩，及其絶塵，黄且瞠若，豈筆力之罪耶？然東坡謫居海外，若不復振者，而剛大之氣，常充塞乎天地之間。山谷少不得意，則作小偈以讚王介甫，間於東坡微有譏焉。則生死富貴，已懾其氣爾。所以爲山谷者果安在哉？吾黨均學蘇、黄者也，中有涇渭，不敢獨享，因書以告君子。"②

蘇文成就的第四個方面，是其文章的氣勢宏大，雄健豪放。蘇文極善説理，常常横説縱説，無復滯礙。前引他所作《文説》，自謂"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云云，乃得其實，非自誇也。《黄氏日鈔》卷六二曰："東坡之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混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蓋能文之士莫之能尚也。"這也就是東坡自己的意思。王若虚《文辨》曰："東坡自言其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滔滔汩汩，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

① 《答洪駒父書》，載《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九。
② 《答黄德美書》，載《栟櫚先生文集》卷一四。

折，隨物賦形，而不自知所之者。常行於所當行，而止於不可不止'。論者或譏其太誇，予謂惟坡可以當之。夫以一日千里之勢，隨物賦形之能，而理盡輒止，未嘗以馳騁自喜，此其橫放超邁，而不失爲精純也耶！"①《鶴林玉露》乙編卷三舉例論述道：

> 《莊子》之文，以無為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為文，橫說竪說，惟意所到，俊辨痛快，無復滯礙。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以是哉！"其論范增也，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其論戰國任俠也，曰："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禄不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凡此類，皆以無為有者也。其論厲法禁也，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凡此類，皆以

① 《滹南遺老集》卷三六。

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文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由於蘇軾的文章像瀑泉噴湧而出，有時難免有小差誤，朱熹說："坡文雄健有餘，祇下字亦有不貼實處。"又說："坡文祇是大勢好，祇不可逐一字去點檢。"還說："蘇子瞻雖氣豪善作文，終不免疏心處。"① 乃是就其文中往往有疏誤而言。王十朋《雜說》也說："東坡馳騁過諸公（指司馬遷、賈誼、揚雄、柳宗元、韓愈、歐陽修），簡嚴不及也。"② 這不得不承認是雄健豪放的負面，但從總體而言，不影響其巨大成就，置而不論可也。

如上所說，蘇文備長衆體，這裏不可能一一叙述，我們祇選政論、書札、題跋、記等類，略爲評說。

蘇軾長於論說文，尤其是他的政論文，很有特色。祇是此類文章一般篇幅較長，難以舉例分析，我們主要徵引前人的評論。比如他嘉祐中所作的系列論文《進策》，可爲代表。《進策》是他應制科時所作，凡二十五篇，包括《策略》五篇，《策別》十七篇，《策斷》三篇。這些論文反映了蘇軾早年經國濟世的熱情，包括了他對改革政治的設想和主張，雖然有一些局限（比如《策略三》主張更法不如任人之類），但仍表現了一位青年學者的識見和抱負。蘇軾的前輩李覯以爲"二十五策，霆轟風飛，震伏天

①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② 《梅溪先生文集·前集》卷一九。

下”[①]。上面我們引過《黄氏日鈔》，黄震認爲蘇文“長於指陳世事，述叙民生疾苦。方其年少氣鋭，尚欲泛掃宿弊，更張百度，有賈太傅流涕漢廷之風”，也是指的包括這二十五篇在内的政論文。陸游也説：“天下自有公論，非愛憎異同能奪也。如東坡之論時事，豈獨天下服其忠，高其辯，使荆公見之，其有不撫几太息者？”[②] 與蘇軾“道”不相同的朱熹，也承認“蘇氏議論切近事情，固有可喜處”，不過他以“譎”貶之[③]；但朱子仍然認爲“東坡善議論，有氣節”[④]。《文章精義》以爲蘇軾《策略》、《策别》、《策斷》之類“論利害處似《戰國策》”。明楊四如《宋蘇文忠公集選序》論述道：

> 宋蘇文忠公，世所謂文章家也。余讀其對制科、上神宗、代諫用兵諸書，力詆新法，極言時政，洞悉民情，深達治體，忠言讜論，挺挺大節，負其豪氣，期行所學，燦然經世之文，非徒嫻於詞也。出入侍從，持正不阿，艱危弗避，隨事宜民，因地興利，以文經世，言行合符，詎直文章士哉？蓋其氣節素定，故能雄視百代，冠冕當時，馳騁賈、馬，頡頏韓、柳，渾涵光芒，非襲取也。孝宗讚其“手扶雲漢，斡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為之”。其稱情哉！

①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一五引。
② 《跋東坡諫疏草》，載《渭南文集》卷二九。
③ 《答程允夫（洵）書》，載《朱文公先生文集》卷四六。
④ 《朱子語類》卷一三〇。

在《策略》中，蘇軾總論了天下形勢；《策別》則從課百官、安萬民、厚貨財、訓軍旅等四個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改革措施；《策斷》提出安邊禦敵的方略。蘇軾大膽、敏銳而清醒地看到，當時國家“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①，“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②。就文章本身而言，其中許多篇寫得相當精彩，如《策略五》，《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九茅坤評曰：“行文如行雲、如江流，曲盡文家游衍之妙。”又如《策別》中《安萬民》之五《教戰守》，《三蘇文範》卷九宗臣評曰：“此篇文字絶好，詞意之玲瓏，神髓之融液，勢態之翩躚，各臻其妙。”又王維楨評也説：“通篇是大文字，一筆寫成，不加點竄。”《古文淵鑒》卷四九引陳廷敬語曰：“以浩瀚之氣，抒超朗之詞，辯析透快，而忠義至性，尤盎然動人。”再如《策斷三》，《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二唐順之評曰：“此文極其變化横發而不可羈制。”

除議論文外，蘇軾一生寫了大量的書札，或述友情，或論藝文，或記生活瑣事，隨意揮灑，淋漓酣暢，藝術性很高。明人多將此類篇什及題跋選爲“小品”。其書札述事簡潔，着筆成趣，琅琅可誦。如在密州所作《答秦太虚書》曰：

> 某啓：别後數辱書，既冗懶且無便，不一裁書，愧悚之至。參寥至，頗聞動止，為慰。然見解榜，不見太虚名字，

① 《策略一》，載《蘇軾文集》卷八。
② 《策斷一》，載《蘇軾文集》卷九。

甚惋歎也。此不足為太虛損益，但吊有司之不幸爾。即日起居何如？參寥真可人，太虛所與之，不妄矣。何時復見，臨紙惘惘，惟萬萬自愛而已。謹奉手啓上問。諸書可問參寥而知。入夜，困倦，書不詳悉。程文甚美，信非當世君子之所取也。僕去替不遠，尚未知後任所在，意欲東南一郡爾。得之，當遂相見①。

《蘇文忠公文鈔》卷一〇茅坤評此文曰："此等書並長公隨手淋漓者，却自瀟灑脱俗可愛。"又《古今小品》卷三道："瑣瑣散散，自成佳致。"《東坡先生全集録》卷九儲欣則謂："公豪於文，又得酒以壯其氣，浩浩落落，盡意竭情，彷彿司馬子長筆。"《古文眉詮》卷六五浦起龍評："信筆作簡，意趣蕭疏，無版定章段，但以類區之。簡牘第一，且免熟俗，學者略宜見此風致。"諸家已道出了此書的特點。儲欣所謂"酒以壯其氣"，指此書作於飲酒之後。蘇軾接着又有《答秦太虛書》，曰："某昨夜偶與客飲酒數杯，燈下作李端叔書，又作太虛書，便睡。今日取二書覆視，端叔書猶粗整齊，而太虛書乃爾雜亂，信昨夜之醉甚也。本欲别寫，又念欲使太虛於千里之外，一見我醉態而笑也。無事時寄一字，甚慰寂寥。不宣。"正因是醉後所書，纔顯得格外"真"。所説《與李端叔書》，《蘇文忠公文鈔》卷一〇茅坤評曰："詞旨瀟灑可誦。"

又如在黄州貶居時所作《與彦正判官書》：

① 此書及下引第二書，俱見《蘇軾文集》卷五二。

古琴當與響泉韻磬，並為當世之寶，而鏗金瑟瑟，遂蒙輟惠，拜賜之間，赧汗不已，又不敢遠逆來意，謹當傳示子孫，永以為好也。然某素不解琴，適紀老枉道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鏘然，正如若人之語也。試以一偈問之："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録以奉呈，以發千里一笑也。寄惠佳紙，名茸，重煩厚意，一一捧領訖，感怍不已。適有少冗，書不周謹①。

其中的四句偈，即著名的《琴詩》。《古今小品》卷三以爲此書"禪理文心，皆在不即不離之間，拈出可會"。此等書札不僅雅致可玩，且《琴詩》極有理趣。舊注以爲該偈本《楞嚴經》"譬如琴瑟、箜篌、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汝與衆生亦復如是"云云②。其實琴、指之喻，與其父《仲兄字文甫説》中的風、水"相使而文出於其間"的喻意是一致的，都是説明二物感應、天人湊泊的藝術理論。

蘇軾所作的大量題跋，或説詩文，或論人品，真切地記載了他對各種人和事的意見。如《書司空圖詩》：

司空圖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於味外。"綠樹連村暗，黄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棋聲花院静，幡影石壇

① 《蘇軾文集》卷五七。
② 見《蘇詩續補遺》卷下馮景注。

高。”吾嘗游五老峰，入白鶴院，樺陰滿庭，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①。

在短短的篇幅中，蘇軾評論了司空圖的詩論及作品，並將他與杜甫進行對比，真所謂言簡意賅。而《題子明詩後》，寫自己與子明十五年間的變化：

吾兄子明，舊能飲酒，至二十蕉葉，乃稍醉。與之同游者，眉之蟆頤山觀侯老道士，歌謳而飲。方是時，其豪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不見十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聞於蜀，非復昔日之子明也。侄安節自蜀來，云子明飲酒不過三蕉葉。吾少年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矣。然舊學消亡，夙心掃地，枵然為世之廢物矣。乃知二者有得必有喪，未有兩獲者也②。

歲月流逝，能飲酒的變得不能飲了，而且成了“以刑名政事聞於蜀”的官員；而自己，不能飲反倒能飲“三蕉葉”了③。當年何等熱心腸，如今“舊學消亡，夙心掃地”，撫今追昔，豈不心灰意冷，感慨萬千？紙短話長，其間包含了多少傷心事！

① 《蘇軾文集》卷六七。
② 《蘇軾文集》卷六八。
③ 蕉葉，又稱“金蕉葉”，酒杯名，見宋寶革《酒譜》、鄭獬《觥記注》。

《題梅聖俞詩後》則又是一種類型：

> “驛使前時走馬回，北人初識越人梅。清香莫把酸醷比，祇欠溪頭月下杯。”梅二丈長身秀眉，大耳紅頰，飲酒過百盞，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吾雖後輩，猶及與之周旋，覽其親書詩，如見其抵掌談笑也。元祐七年（1092）七月二十二日①。

幾筆勾畫了活生生的“梅二丈”，鮮明的形象，呼之欲出。梅堯臣字聖俞，是蘇軾舉進士時的考官之一，“抵掌談笑”的情景，成了他永久的回憶。

上述文例，在蘇軾的題跋類作品中俯拾皆是，醇美雋永，韻味無窮，令人百讀不厭。而他所寫的許多樓臺亭堂記，如《放鶴亭記》《醉白堂記》《超然臺記》《喜雨亭記》《蓋公堂記》等等，又都是很優美的記事散文，其中以《石鐘山記》最有名。

《石鐘山記》是作者元豐七年（1084）由黃州赴汝州途經江西時所作②。石鐘山在江西湖口，作者與其長子蘇過夜間獨乘小舟，至絶壁下考察所謂“石鐘”。酈道元《水經》以爲石鐘乃是“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而唐人李渤則認爲聲音是兩塊石頭發出的。蘇軾經過實際觀察，斷定所謂“石鐘”，是以聲音得名的。於是頗有所感，說：“事不目見耳聞而臆

① 《蘇軾文集》卷六八。
② 《蘇軾文集》卷一一。

斷其有無，可乎?”蘇軾關於“石鐘”得名的結論科學否姑不論①，而《記》寫得有聲有色，十分引人入勝；作者的感想，富有深刻的哲理，又給人以極大的啓發。劉克莊《坡公〈石鐘山記〉跋》曰：“坡公此記，議論，天下之名言也；筆力，天下之至文也；楷法，天下之妙畫也。”② 真可稱“三絶”。《古文辭類纂》卷五六劉大櫆評道：“以‘心動欲還’，跌出‘大聲發於水上’，纔有波折，而興會更覺淋漓。鐘聲二處，必取古鐘二事以實之。具此詼奇，文章妙趣，洋溢行間，坡公第一首記文。”《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九林紓分析全文結構時説：“東坡此文，直以記爲考。分作兩層：始斥酈道元之簡，繼斥李渤之陋，自明得石鐘之真際。”尤其是夜至絶壁下一段，氣象森然，動人心魄，朗聲而誦，有如身臨其境：

> 至暮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到絶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咳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

以上所述，遠不足盡蘇文的成就。比如蘇氏四六，在歐陽修之後進一步變“唐體”爲“宋體”，使幾乎僵死了的四六文恢復了生機，成爲可與古文相埒的宋文一大宗；而他的文賦，如前後

① 關於石鐘是以聲得名抑或以形得名，歷來即有歧見，詳參王水照《蘇軾選集》該文“附録”。

②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〇。

《赤壁賦》，被宋末人羅大經譽之爲“文章絶唱”① 等等。限於本書性質，皆略而不論了。

## 四、蘇詩的成就

無論在宋代還是在整個中國詩史中，蘇軾詩都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這首先在於它最終决定了宋詩的面貌。梅堯臣、蘇舜欽、歐陽修最早掀起了北宋詩歌革新運動，但到蘇軾纔最後完成，“宋詩”於是定型。正如《捫虱新話》上集卷三所説：“歐陽公詩，猶有國初唐風氣。公能變國朝文格，而不能變詩格。及荆公、蘇、黄輩出，然後詩格遂極於高古。”《滄浪詩話·詩辨》也説，詩至“近代諸公”，“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歎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編，不知着到何處”。爲了説得更具體一些，嚴羽補充道：“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爲詩，唐人之風變矣。”嚴羽對這種“變”持否定態度。不過“宋詩”自有它的特點和優勢，唐音宋調，各自代表一個時代，過分的褒唐抑宋是不恰當的。

嚴羽所謂以文字、才學、議論爲詩，蘇軾都多少具備。他的

① 《鶴林玉露》甲編卷六。

詩使事較多，但又善於用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八引《漫叟詩話》曰："東坡最善用事，既顯而易讀，又切當。"他尤其善於以詩發議論，甚者爲"哲理詩"。《風月堂詩話》卷上亦曰："（參寥）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者，有不可以入詩者。惟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說、鄙俚之言，一經坡手，似神仙點瓦礫爲黃金，自有妙處。'參寥曰：'老坡牙頰間別有一副爐鞴，他人豈可學耶？'座客無不以爲然。"《玉堂嘉話》卷二也說："坡詩雖二十字者，皆有莫大議論。"蘇詩題材廣泛，内容豐富，且具有多種風格，如《後村詩話》前集卷二所說："坡詩略如昌黎，有汗漫者，有謹嚴者，有麗縟者，有簡澹者。翕張開合，千變萬態。蓋自以氣魄力量爲之……和陶之作，如海東青、西極馬，一瞬千里，了不爲韻束縛。"總之，蘇詩像是一座高山，聳立在宋代詩壇，人們可以盡情地去觀賞，發掘，品評，也容有褒貶，却永遠無法將它夷平。

當然，上述特徵，也引發出蘇詩的不少缺點。一是用事過多，有時難免淹没了主旨，甚至出典錯誤。《歲寒堂詩話》卷上曰："蘇、黃用事押韻之工，至矣盡矣，然究其實，乃詩中之一害。使後生祇知用事押韻之爲詩，而不知詠物之爲工，言志之爲本也，風雅自此掃地矣。"又《捫虱新話》下集卷一曰："東坡詩用事多有誤處（下舉例，略）。"宋葉大慶《考古質疑》卷五舉了許多誤用事之例。二是有時率爾而爲，難免長短不齊，利鈍互陳。《藏海詩話》道："東坡詩不無精粗，當汰之。"《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引張舜民語也說："蘇東坡之詩，如武庫初開，矛戟森然，不覺令人神悚，仔細檢點，不無利鈍。"三是次韻、

和韻詩過多，矜才使氣，意義不大。

蘇軾一生，除嘉祐、治平初入仕途外，經歷了由朝廷任職（熙寧初）到外任（熙寧、元豐）、貶謫（黄州），再到朝廷任職（元祐初）、外任（元祐）、貶謫（紹聖以後）這樣兩個大的循環，而兩次大起大落，對他的思想和創作産生了十分深刻的影響。蘇軾詩歌創作風格的形成及變化，思想及藝術成就，以及研究者對蘇詩的分期，都可從這兩大循環圈找到依據或答案。

關於蘇詩的分期，有許多種，最早是其弟蘇轍在《子瞻墓誌銘》中的分法，惜未劃出年代界限。《曲洧舊聞》卷九曰：

> 或曰："東坡詩始學劉夢得，不識此論誠然乎哉？"予應之曰："予建中靖國間在參寥座，見宗子士暕以此問參寥，參寥曰：此陳無己之論也。東坡天才，無施不可，以少也實嗜夢得詩，故造詞遣言，峻峙淵深，時有夢得波峭。然無己此論，施於黄州以前可也。坡自元豐末還朝後，出入李、杜，則夢得已有奔逸絶塵之歎矣。無己近來得渡嶺越海篇章，行吟坐詠，不絶舌吻。常云：'此老深入少陵堂奥，他人何可及！'其心悦誠服如此，則豈復守昔日之論乎？"予聞參寥此説三十餘年矣，不因吾子，無由發也。

根據蘇門"六君子"之一陳師道、蘇軾方外友參寥的補充意見，以爲蘇詩從少時到黄州以前是學劉禹錫，自元豐末第二次入朝起，則是學李、杜，而南貶惠州之後則已"深入少陵（杜甫）奥堂"。看來他們是以貶黄州爲界，分爲前後兩大階段。這種分法

的缺點，是對黃州期間及出海後的創作風格，概括得不够準確。宋人張戒曰："蘇子瞻學劉夢得，學白樂天、太白，晚而學淵明。"[①] 這似乎是分爲四期，但分期的界限也不够明確。

我們認爲，分期是相對的，而且一位優秀詩人所受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綜合的，嚴格地斷某時期是受某人影響，是某種風格，不很科學。但是，也並非不可分期，依據是其主要傾向。蘇軾兩度做朝官的時間不長，詩歌創作的風格不很顯著，成就也不够大，可置而不論。因此，蘇詩可以入仕、兩度外任、兩度貶謫來分期，這是他創作的主體期。初仕及兩度外任，共三十多年，幕僚及地方行政官、特別是地方行政長官的豐富閱歷，爲蘇軾的詩思插上了騰飛的翅膀，是他創作的高峰期，唐代大詩人劉禹錫、李白、杜甫，是他學習的主要對象；兩次貶謫共十餘年，黃州期間以受白居易的影響爲大，其次是陶淵明，而貶惠州、儋州，則是以陶詩爲楷模了。在現存二千七百多首蘇詩中，兩期的作品佔了絶大多數。

前面説過，蘇軾思想比較複雜，是儒、佛、道三教的結合，而隨着環境的不同，主導思想也不盡相同。上面的分期，與他思想的發展變化直接相關聯。初仕及兩度外任，以儒家思想爲主，而兩度貶謫，主導則是佛、老了。

早年的蘇軾志向遠大，有着强烈的功名事業心，故入仕之初的詩歌表現出進取、樂觀向上、豪邁奔放的格調。他唱道："丈

① 《歲寒堂詩話》卷上。

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① 兩度外任，儘管經歷了許多挫折和磨難，他大致仍是以"不退要當前"的積極態度，努力去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魏了翁《程氏東坡詩譜序》曰：

> 文忠公之詩亦不徒作，莫非感於興衰治亂之變，非若唐人家花車斜之詩，競為瘦辭險韻以相勝為工也。永歌歎美之詞閎挺而不浮，隱諷譎諫之詞肫實而不憨，而又所與交者皆一代之聞人，千載而下誦其詩者，不必身履熙、豐、祐、聖之變而識世道之升降，不待周旋於熙、豐、祐、聖諸公而得人品之邪正，茲又有出於譜之外者②。

魏氏所説，主要就是指兩度外任期間的作品，幾乎可作熙、豐、祐、聖時代的"詩史"。這期間，由於詩人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詩歌又主要受劉、韓、李、杜的影響，所以寫出了一些正視現實、大膽揭露社會弊端的政治詩，特別是同情勞動人民的詩篇，這在宋詩中是不多見的。如《吴中田婦歎》：

> 今年粳稻熟苦遲，庶見霜風來幾時。霜風來時雨如瀉，杷頭出菌鎌生衣。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黄穗卧青泥。茅苫一月隴上宿，天晴穫稻隨車歸。汗流肩赬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饑。官今要錢不要

① 《和子由苦寒見寄》，載《蘇軾詩集》卷五。
②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一。

米，西北萬里召羌兒。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婦①。

這首詩作於熙寧五年（1072），作者時爲杭州通判。詩寫這年稻子成熟得晚了些，遇上秋雨，好不容易收回來了，可運到市上却價賤到不如糠，而“官今要錢不要米”，農婦衹好被迫賣牛納稅。對於這樣的痛苦生活，農婦有不如投河自盡的歎息。詩中“慮淺不及明年饑”句，《蘇文忠公詩集》卷八紀昀批以爲“七字沉痛”。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二謂“小詩沉著。……收言不如沉水死也”。又《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以爲“賣牛納稅拆屋炊”句，能“透過一層，語極深至”；又謂結尾二句“痛陳民隱，不嫌於盡”。當然，這首詩也寓有諷刺新法的内容。“要錢不要米”，當時免役法、青苗法都是以錢收支，結果農村發生錢荒。又所謂“召羌兒”，指王安石等招納沿邊蕃部事，而“龔黃（龔遂、黃霸）滿朝”，也顯然是指推行新法的官員。儘管如此，詩人客觀深刻地反映了農民的痛苦，是值得肯定的。

這類政治諷刺詩，還有《山村五絶》等等。《山村五絶》作於熙寧六年（1073）春。其第二、三、四首道：

煙雨濛濛鷄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令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

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笋蕨甜。豈是聞《韶》解忘

① 《蘇軾詩集》卷八。

味？遍來三月食無鹽。

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烏臺詩案·與王詵往來詩賦》曰："《山村》詩第二首云……軾意言是時販私鹽者多帶刀杖，故取前漢龔遂令人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意言但將鹽法寬平，令人不帶刀劍而買牛犢，則自力耕，不勞勸督也，以譏諷朝廷鹽法太峻，不便也。""第三首云……言山中之人饑貧無食，雖老猶自採笋蕨充饑。時鹽法峻急，僻遠之人無鹽食，動經數月。若古之聖人，則能聞《韶》忘味，山中小民豈能食淡而樂乎？以譏諷鹽法太急也。""烏臺詩案"中許多是羅織罪名，但對這幾首詩的解釋，基本上没有錯。這説明新法本身很不完善，推行中又産生了如此嚴重的流弊，不讓人説話是不可能的。蘇軾由於反對新法，難免過多地看到它的陰暗面；但變法是地主階級的自救，它没有、也不可能改變勞動人民被剥削被壓迫的地位。後代有的研究者以人劃綫，爲了肯定王安石變法而否定蘇軾，是没有必要的。

這裏，又牽涉出所謂蘇詩多"怨刺"的問題。除了審美價值觀的不盡相同外，可能與"烏臺詩案"有關：人們心有餘悸。前引黄庭堅曾説"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另一位門人陳師道亦曰："蘇詩初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① 這是就詩歌承繼源流而言。楊時説："爲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氣。

① 見《後山詩話》。按：有人懷疑《後山詩話》是僞書。

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又説：“觀蘇東坡詩，祇是譏誚朝廷，殊無温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① 蔡絛《詩評》也説：“東坡詩天才宏放，宜與日月争光。凡古人所不到處，發明殆盡，萬斛泉源，未爲過也。然頗恨方朔極諫，時雜以滑稽，故罕逢醞藉。”② 又《困學紀聞》卷一八載：“東坡文章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晚年郭功父寄詩云：‘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文同之誡當出於對表親的關懷，而楊時則是道學家之見，且其爲“二程”高徒，門户之見過深。蔡絛乃蔡京子，小人也，豈知蘇軾？“怨刺”不僅是《詩經》的優秀傳統，也正是蘇詩的閃光點之一。試想，如果蘇詩一無怨刺，那該是多麽平庸！

不過，上述政治諷刺詩在蘇軾詩集中並不很多，此時期大量的詩作是描繪各地的風土人情，反映自己的行政活動，包括賑灾、抗洪、開礦等等，洋溢着熾熱的感情，而豪放的詩風，也發展成熟了。《許彦周詩話》曰：“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詞源如長河大江，飄沙卷沫，枯槎束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澤靈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祇是體不似江湖。讀者幸以此意求之。”敖陶孫《詩評》也説：“本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他們所説的特徵，在名篇《游金山寺》中我們可以體味到：

① 《龜山集》卷一〇《語録》。
②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張芸叟》引。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游直送江入海。聞道潮頭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没隨濤波。試登絶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山多。羈愁畏晚尋歸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風萬頃靴文細，斷霞半空魚尾赤。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鳥驚。悵然歸卧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警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①]！

汪師韓《蘇詩選評箋釋》卷一分析此詩道："一往作縹緲之音，覺自來賦金山者極意著題，正無從得此遠韻。起二句將萬里程、半生事一筆道盡，恰好由岷山導江至此處海門歸宿，爲入題之語。中間'望鄉國'句，故作羈望語，以環應首尾。'微風萬頃'二句寫出空曠幽静之致。忽接入'是時江月'一段，此不過記一時陰火潜然景象耳。思及'江神見怪'，而終之以'歸田'，矜奇之語，見道之言，想見登眺徘徊，俯視一切。"詩的開頭就非同凡響，正如陳衍《宋詩精華録》卷二所説："一起高屋建瓴，爲蜀人獨足誇口處。通篇遂全就望鄉歸山落想，可作《莊子·秋水篇》讀。"詩到結尾，由游金山寺而指江誓"歸"。《磵溪詩話》卷八説："東坡《游金山》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警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蓋與江水指水爲盟耳。句中不言盟誓者，乃用子犯事，指水則誓在其中，不必詛神血口，然後爲之盟也。"這首詩作於熙寧四年（1071），詩人因反對

① 《蘇軾詩集》卷七。

新法，外調杭州通判，經鎮江訪金山寺寶覺、圓通二僧（即詩中所云“山僧”）後作。詩末“歸田”之誓，隱約透露了他胸中的抑鬱和矛盾，但全詩則以雄奇而跌宕的詩筆，描繪了壯麗的江山景色，正如紀昀所説：“首尾謹嚴，筆筆矯健，節短而波瀾甚闊。”①

蘇軾任職各地時寫生産勞動或勞動工具的一類詩，也很有特色。如《石炭》：

> 君不見前年雨雪行人斷，城中居民風裂幹。濕薪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門無處換。豈料山中有遺寶，磊落如壓萬車炭。流膏迸液無人知，陣陣腥風自吹散。根苗一發浩無際，萬人鼓舞千人看。投泥潑水愈光明，爍玉流金見精悍。南山栗林漸可息，北山頑礦何勞鍛。為君鑄作百煉刀，要斬長鯨為萬段。

此詩作於元豐元年（1078）末，時知徐州。原有小序道：“彭城舊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訪獲於州之西南白土鎮之北，以冶鐵作兵，犀利勝常云。”則該煤礦是蘇軾組織勘探並開采的。有了“萬車炭”，告别了以前抱着衾裯（衣物）换不到半把濕柴禾的痛苦，難怪人們那麽興奮，出現了“萬人鼓舞千人看”的熱烈場面。杜甫《秋雨歎三首》之二道：“城中斗米换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蘇軾則親手用開礦的方法，將杜甫當年

① 《蘇文忠公詩集》卷七。

的歎息聲變成了廣大羣衆的歡笑聲。詩意千回百轉，却一氣呵成。

蘇軾是位善於接受新事物的詩人，除《石炭》外，他還寫過如《無錫道中賦水車》、《秧馬歌》等歌頌勞動工具的詩篇，從而可以看出宋代生産力水平的提高。《峴傭説詩》曰："東坡《秧馬歌》、《水車詩》，皆形容盡致之作，雖少陵不能也。"這類題材，此前很少入詩。

蘇軾還寫過一些活潑明快的詩，歷來爲讀者所喜愛。如他做杭州通判時，於熙寧六年（1073）二月視察屬縣，由富陽至新城時所作的《新城道中二首》的第一首：

> 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簷間積雨聲。嶺上晴雲披絮帽，樹頭初日掛銅鉦。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西崦人家應最樂，煮芹燒筍餉春耕。

詩寫新城道中所見。出發時，東風如有情，吹得雨也停了。詩人的歡快情緒，給沿途的一切染上了美好的色彩，無論是嶺上的晴雲，還是樹頭的初日，更不用説野桃溪柳了，處處是一派春光明媚，生機勃勃。農民們正忙着春耕，人户飄出芹筍的香味。所謂"詩中有畫"，此類是也。又如通判杭州時所作《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絶》，論者以爲"得西湖之神"，而又"氣雄語壯"，饒有情致。第一首曰：

>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

望湖樓下水如天①。

以上是蘇軾外任時期詩歌創作的概況。下面談他的謫居詩。

"烏臺詩案"以蘇軾被貶爲黄州團練副使結束，從此開始了四年多的謫居生活。紹聖初哲宗親政，元祐舊臣遭到打擊，蘇軾又被南貶，由英州、惠州直到儋州。兩度貶謫共十餘年。在黄州時，蘇軾痛定思痛，似乎找到了排遣苦悶的方法，那就是禮佛。他説"歸齋佛僧"，"間一二日輒往（安國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旦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②。他還傾心於養身術，曾到黄州天慶觀養煉多日。於是，隨緣自適、超然物外的曠達思想，成了這時期的基調。中唐詩人白居易，是他神交的偶像。蘇軾喜愛白氏，並不從黄州始，但以前没有如黄州時期的執着。《愛日齋叢鈔》卷三引《王直方詩話》道：

> 東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為人，故有詩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又："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又："他時要指洛陽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坡在錢塘，與樂天所留歲月略相似，其句云"在郡依然六百日"者是也。洪氏（邁）《（容齋）三筆》論蘇公謫黄州始稱東坡居士，其意蓋專慕白樂天。白公有《東坡種花》詩、《步東坡》詩、《别東坡花

① 參見《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七、《蘇文忠公詩集》卷七紀昀評及《峴傭説詩》。

② 《黄州安國寺記》，載《蘇軾文集》卷一二。

樹》詩，皆為忠州刺史時作。蘇公在黄，正與白公忠州相似，因憶蘇詩《贈寫真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益公（周必大）《雜志》亦稱："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黄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

第二次貶謫，思想上可説是黄州時期的延續，而更加醉心於釋老，到海南島後則專學陶淵明，追求平淡的風格，並曾遍和陶詩，《和陶》成爲他謫居詩的標誌。

政治上的挫折，給蘇軾創作帶來重大變化，順利時期那種政治性、社會性較强的作品明顯減少，而代之以抒發個人情感爲主，題材則日常生活化，諸如生活起居、勞作讀書、訪鄰問友等等，都被他收拾入詩。儘管貶謫時期思想情緒低落，但詩歌藝術却更臻於成熟，出現了創作的高潮和豐收。這正如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上所説："東坡文章，至黄州以後，人莫能及，唯黄魯直詩時可以抗衡。晚年過海，則雖魯直亦瞠若乎其後矣。或謂東坡過海雖爲不幸，乃魯直之大不幸也。"從下面兩首詩，可以看出他的曠達。如貶惠州後所作《食荔支二首》之二：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支三百顆，

不辭長作嶺南人[①]。

又如《縱筆》：

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

然而曠達也能惹禍。《艇齋詩話》曰：此詩“章子厚（惇）見之，遂再貶儋耳。以爲安穩，故再遷也”。《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紀昀評曰：“此詩無所譏諷，竟亦買禍。蓋失意之人作曠達語，正是極牢騷耳。”此言可謂知音。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雖説蘇軾在兩度貶謫期間思想和創作發生了很大變化，時常難免説些泄氣話或牢騷話，但他既没有成爲佛、老的真正信徒，更没有消沉到與世相忘。在他，詩歌的生命之樹長青，直到末年，熾烈的火焰仍没有熄滅。我們衹要讀讀他紹聖二年（1095）作於惠州貶所的《荔支歎》，就能更深一層地認識一個真蘇軾，因爲這時距他辭世衹有六年了。詩道：

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龍眼來。飛車跨山鶻橫海，風枝露葉如新採。宫中美人一破顔，驚塵濺血流千載。永元荔支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酹伯游。我願天公憐赤

① 《蘇軾詩集》卷四〇。下引《縱筆》同。

子，莫生尤物為瘡痏。雨順風調百穀登，民不饑寒為上瑞。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争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鬬品充官茶。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黄花①。

詩先從火速傳遞的場面寫起，緊扣讀者心弦，結果祇是“荔支龍眼來”，而其用途僅僅是爲了“宫中美人一破顔”，誰不説這實在荒唐得可笑？接着寫漢、唐遞送荔支、龍眼的史實，而“君不見”以下，又毫不留情地將筆鋒指向“本朝”，丁謂、蔡襄、錢惟演這些貢茶、貢洛陽牡丹花的已故名臣，都没有逃脱人格的譴責。於是，這首膾炙人口的名篇，便不止停留在“詠史”的層面，而是有尖鋭的現實針對性。查慎行曰：“樂天（白居易）諷諭諸作，不過就題還題，那得如許開拓？”②《蘇詩選評箋釋》卷六評曰：“‘君不見’一段，百端交集，一篇之奇横在此。詩本爲荔支發歎，忽説到茶，又説到牡丹，其胸中鬱勃，有不可以已而言，斯至言至文也。”在寫作上，紀昀以爲“貌不襲杜，而神似之。出没開合，純乎杜法”③。方東樹則曰：“章法變化，筆勢騰擲，波瀾壯闊，真太史公之文，《鯫魚》不及多矣。”④

詩作到此，儒耶，佛耶？杜耶，陶耶？這纔是大詩人蘇軾。

① 《蘇軾詩集》卷三九。
② 《初白庵詩評》卷中。
③ 《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
④ 《昭昧詹言》卷一二。

綜上所述，蘇軾是代表兩宋文學創作最高成就的作家。他最後勝利地完成了歐陽修開啓的詩文革新運動，又培養出文學史上稱作“蘇門四學士”（黄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或“六君子”（“四學士”再加陳師道、李廌）等一大批傑出的作家，使元祐成爲宋代文學的全盛時期。蘇軾又極大地影響了南宋文學，以至“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①。陸游説：“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根。’”② 而蘇軾對當時中國北部地區遼、金的影響也很大，其詩風行於遼，而金則有“蘇學盛於北”之説③。明、清以降，蘇軾的影響歷久不衰，以至於今，猶有全國性的“蘇軾研究學會”。就文學家而言，蜀人在全國有這麽大、這麽久遠影響的，除李白外，就祇有蘇軾了。

## 五、古文大家蘇轍

### 1. 蘇轍的生平、思想與著作

蘇轍（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晚號潁濱遺老。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第。二十三歲時，又與兄同舉制科，入第三等，以言切至，宰相置之下等。除商州軍事推官。熙寧間王

① 宋孝宗《贈蘇文忠公太師制》。
② 《老學庵筆記》卷八。
③ 見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五。

安石變法，爲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議事多不合，出爲河南推官。張方平知淮陽，辟爲學官。授齊州掌書記，又從張方平簽書南京判官。坐烏臺詩案，謫監筠州鹽酒税，移知績溪縣。哲宗立，除秘書省校書郎，右司諫，遷户部侍郎，代其兄爲翰林學士。尋又兼權吏部尚書。歷御史中丞、尚書右丞，遷門下侍郎。紹聖初被劾，出知汝州，再謫知袁州。未至，降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又責授化州别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即位，徙居永州、岳州，復舊官，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宫，居潁川。蔡京當政，復降授朝請大夫，罷祠。貧不能歸，遂築室於許，卒。南宋孝宗時謚文定。事迹詳其所作《潁濱遺老傳》上下①，又宋人孫汝聽有《蘇潁濱年表》一卷，《宋史》卷三三九有傳。

蘇轍與其兄一樣，一生也是在激烈的政治鬬争中渡過的。不過正像陳襄在《熙寧經筵論薦》中所説，他的“静厚”超過蘇軾(詳下引)，故所歷坎坷不及其兄。蘇轍早年血氣方剛，有很强的功名事業心，所作《御試制科策》，即因極論朝廷得失，當時引起很大争論，有人“以爲不遜，力請黜之”，最後仁宗祇是慮及“以直言召入，而以棄之，天下將謂我何”，纔置之於末等。後來與王安石不合，以至上書請求廢除新法。與其兄一樣，他也曾學佛，尤其晚年因黨争貶官及閑居，更加篤信之。《書楞嚴經後》曰：“予自十年來，於佛法中漸有所悟，經歷憂患，皆世所希有，

① 《欒城後集》卷一二至卷一三。

而真心不亂，每得安樂。"①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四收此文，茅坤評曰："蘇氏兄弟並從世途風波中，已稍得禪旨，爲之皈依，故能言如此。"又《書白樂天集後二首》，對白居易"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胸中了然，照諸幻之空也"的"達者"境界十分欽仰，並謂"予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文，中甚愧之"②。茅氏又曰："予觀蘇氏兄弟於廢斥後，並託禪宗一脉以自解脱，此類可見。"在《省事》詩中，他又寫道：

> 早歲讀書無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自許平生初不錯，人言畢竟兩皆空。空中有實何人見，實際心知與佛同。煩惱消除病亦去，閉門便了此生中③。

這樣，他便在痛苦中試圖求得精神的解脱；更主要的，恐怕是求得心態的平衡。但實際上又不可能。蘇過《祭叔父黄門文》概括了他一生的心路歷程，就是在貶居期間，也並未能"達"，而仍在託空言以見志：

> 公之在廟堂也，則壬人廢而蠻夷服，禮樂正而朝廷尊。排申、商之充塞，非仁義而莫陳。庶幾乎虞夏之風，反樸而還淳矣。屬世故之迫隘，乃一猶而一薰。横江潭之鱣鮪，豈

① 《欒城後集》卷二一。
② 《欒城後集》卷二一。
③ 《栾城第三集》卷四。

溝瀆之容身？竟中道而出走，罹此郵之紛紛。然公之脱身南荒而歸也，則澹然箕山之下，溱水之濱。友巢、由於千載，追松、喬於白雲。蓋與世而相忘，默淵潛而自珍。託《春秋》以見志，戮奸究於灰塵①。

蘇轍與當時差不多所有出身庶族地主的知識分子一樣，是由科舉而走上政治舞臺的，因此讀書作文，原是本行。他從小以父兄爲師，自謂“臣幼無他師，學於先臣洵”②；晚年又説：“予少而力學。先君，予師也；亡兄子瞻，予師友也。”③ 貶謫中，曾杜門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四書皆成。除學術專著外，還有大量詩文，收入《欒城》三集及《應詔集》，凡九十六卷，今存。

2. 蘇轍的文學觀

蘇轍論文重“氣”。在《上樞密韓太尉書》中，他向韓琦叙述自己學文的經過，以孟子、司馬遷爲例，提出“氣”的概念：

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

① 《斜川集》卷六。
② 《辭尚書右丞札子第二狀》，載《欒城集》卷四七。
③ 《歷代論引》，載《欒城後集》卷一〇。

> 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①。

蘇轍的意思，是說文章並不是靠“學”能做得出來的，而是“氣之所形”。孟子、司馬遷的文章或者寬厚宏博，或者疏蕩有奇氣，都不是“執筆學爲如此之文”，而是“養氣”的結果。氣“動乎其言”，於是便“見乎其文”。他結合自己又寫道：

> 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鄉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汩没，故决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宫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下面，蘇轍説，他此次到京師，見了終南、嵩、華之高，也見了黄河之大且深，同時又見了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

① 《欒城集》卷二二。

憾者矣”。當然，從行文看，前面的鋪墊不過是爲了聳人聽聞，目的在突出他拜見韓琦的强烈願望，頗有些縱横家的習氣，這本領他得自家學；然而也表明了他的文章觀，那就是與其兄一樣，不敢有作文之意。孟子一例是重修養，司馬遷一例是重閱歷，蘇轍所重的，則是後者，即閱歷。《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九評此文道：“養氣之説，發於孟子，昌黎、柳州論文，亦以氣爲主。眉山父子，得力尤深，其文遂雄視百代。此書自道所見，固大而非誇也。”已故郭紹虞先生曾在分析蘇轍重“氣”之後説：“道學家之論氣，重在修養；古文家之論氣，重在閱歷。所謂文章得江山之助，就是古文家的養氣方法。”①

蘇轍雖説不敢有作文之意，但早年仍曾專心於此。其孫蘇籀《欒城先生遺言》記道：“公（蘇轍）曰：余少年苦不達爲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公曰：余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予《黄樓賦》，學《兩都賦》也。晚年不作此工夫之文。”可見他曾在漢賦上下過很大功夫，主要在追求語言的圓潤。

### 3. 蘇轍的文學創作成就

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代，蘇轍的文學創作都受到人們的重視和好評。劉弇《代回賀蘇舍人（子由）啓》曰：“（轍）文章雄放，如造父駕騏驥而取道；辨議灑落，如神禹排淮泗而傾東。平日著

①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三十七節。

書，蓋嘗弗論揚雄、班固而下；少年發策，不意復見晁錯、董生之徒。"① 這是賀啓，或難免溢美，但也説明蘇轍在當時文名很大。孝宗時褒崇蘇氏，對蘇轍文章的評價不僅很高，而且官方化。如章謙《蘇文定公謚議》曰："觀公少年擢兩科，與其父兄俱以文名世。而公之文汪洋澹泊，深醇温粹，似其爲人。文忠嘗稱之，以爲實勝己。其所爲詩、騷、銘、頌、書、記、論譔，與夫代言之作，率大過人。蓋流傳於人間，散落於夷狄者，不知其幾，而所謂愛重其文則一也。"② 明、清人對蘇轍文章的評價也比較高。劉大謨《欒城集序》曰："若文定者天性高明，資禀渾厚。既有父文安以爲之師，又有兄文忠以爲之友。故其文章，遂成大家。議者謂其汪洋澹泊，深醇温粹，似其爲人。文忠亦嘗稱之，以爲實勝於己，信不誣也。"又王珩《欒城集序》引蜀王的評語，也説："文定之文與詩，又素稱冲雅，不事艷麗。"茅坤等人選八大家文，蘇轍並列爲"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清初田雯《潁濱題辭》亦曰："子由訓承名父，師事難兄，文章之傳有繇來矣。其間磨光濯色，獨成一家言，清淑焱攸之致，松風送響，山半流霞，正不必如乃父之鐃峭、兄之雄傑也。曹子桓《典論》所云：'勾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弓燥手柔。'子由文境，庶幾似之。年十九出鳳翔，負奇譽，上書太尉丞相，文采炳如。既而論青苗之弊，耻調停之説，讜言直氣，又表表者矣。……當日稱東坡爲長公，稱子由爲少公，張文潛、陳無己輩服膺尤至，

① 《龍雲集》卷一三。
② 見《欒城集》附。

殆與兄齊驅，無分低昂耳。"①

蘇轍的文學創作，以議論文成就最大，其主要特色，上引諸家已經論及，蘇軾概括爲"汪洋澹泊"，可謂一言以蔽之。《唐宋八大家文鈔》也是選他的議論文，卷一四五茅坤《潁濱文鈔引》曰："蘇文定公之文……冲和澹泊，遒逸疏宕，大者萬言，小者千餘言，譬之片帆截海，澄波不揚，而洲島之棼錯，雲霞之蔽虧，日星之閃爍，魚龍之出没，並席之掌上，而綽約不窮者已。西漢以來別調也。其《君術》、《臣事》、《民政》等篇尤爲卓犖。"又卷一五二録《歷代論上》，茅氏再評曰："子由之文，其奇峭處不如父，其雄偉處不如兄，而其疏宕嫋娜處亦自有一片煙波，似非諸家所及。予嘗同荆川（唐順之）論之，荆川絶愛其文。然而間讀《君術》、《臣事》、《民政》及《古史》等書，誠絶作也。《歷代論》四十三首，蓋子由於罷官潁上時，其年已老，其氣已衰，無復齎所爲飄飄馳驟，若雲之出岫者、馬之下坂者之態。然而閱世既久，於古今得失處參驗已熟，雖無心於爲文，而其折衷於道處，往往中肯綮，切事情，語所謂'老人之言'是已。"又卷一六二引唐荆川評曰："平正通達，不求爲奇而勢如長江大河，是小蘇之所長也。"則"淡"是一致的看法，而又有所謂"疏宕嫋娜"之語，茅坤又謂之爲"紆徐"，他在評蘇轍文時多次使用這個概念。

對"淡"和"紆"的評價，一般趨於肯定，但有人認爲是"薄"和"衰"，清初人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録·欒城先生全集

① 《古歡堂集》卷二八。

録序》辨駁道："人之言曰：眉山父子兄弟之文，逮子由而薄；唐宋諸大家魁宏奇怪，不可方物之氣，逮子由而衰。余竊謂子由之文好淡好紆，淡似薄而實非薄也，紆似衰而實非衰也。文章利病，唯老於文者辨之，章句之徒能乎哉?"關於"淡"和"紆"的是非，實際上早有説法。蘇軾在《與侄書》中對"淡"作過解釋，他説："二郎侄：……止有一事與汝説。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彩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汝祇見爺伯（按：指其父轍及自己）而今平淡，一嚮祇是此樣。何不取舊時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當且學此。祇書學亦然，善思吾言。"① 則在蘇軾看來，"平淡"是對"崢嶸"、"絢爛"的超越，是更高的層次，祇有在作文章"漸老漸熟"之後，纔能進到平淡的境界。至於"紆"，黄庭堅《題蘇子由黄樓賦草》説："銘欲頓挫崛奇，賦欲弘麗，故子瞻作諸物銘，光怪百出；子由作賦，紆徐而盡變。"② 則蘇轍紆徐的風格，結合前引《欒城遺言》，恐怕與早年用心學漢賦有關。又《藝概》卷一曰："子由稱歐陽公文'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東坡《答張文潛書》謂子由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没'。此豈有得於歐公者耶?"劉熙載認爲蘇轍文的"紆"，可能是受歐陽修的影響。按蘇洵《上歐陽内翰第一書》評論歐文道："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

① 《蘇軾文集·佚文彙編》卷四。
② 《山谷别集》卷一〇。

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① 則蘇洵對歐文的"紆餘委備"極爲推崇，那麽蘇轍文風受父、師的影響，是順理成章的事。

總之，蘇轍文，特别是他的大量議論文，結構嚴謹，簡潔暢達，語言樸實淡雅；立論穩妥，説理透辟，同時又善於變化；委曲紆徐，波瀾百折，而能緊扣中心，具有"陰柔美"，故蘇軾説"有一唱三歎之聲"。他的成就雖然没有其兄蘇軾的高，風格不盡相同，但也足以卓然名家。

下面我們舉一些實例。前引茅坤語，以爲在蘇轍的議論文中，"《君術》《臣事》《民政》等篇尤爲卓犖"。諸篇皆作者早年應制科時所寫的進策，乃系列論文，如《君術》共五道，《臣事》、《民政》各分上下，上下又各五道，皆收入《欒城應詔集》。由於篇幅大，我們這裏很難完整地舉例，先舉《君術》第一道第二大段：

> 臣聞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術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謂之術。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萬物皆可得而役其生，皆可得而制其死。牛服於箱，馬服於轅，鷹隼服於韝。牛不可以有所觸，馬不可以有所踶，鷹隼不可以背而高翔。此三者，惟其喜怒好惡之情發於外而見於人也，是以因其所忌而授之以其術，至於終身制於人而不去。且治天下何異於治馬也？馬之性剛狠而難制，急之則弊而不勝，緩之則惰而

① 《嘉祐集》卷一一。

> 不趨。王良、造父為之先後而制其遲速，驅之有方而鞏之有時，則終日桓桓而不知止，此術之至也。古之聖人，驅天下之人而盡用之，仁者使效其仁，勇者使效其勇，智者使效其智，力者使效其力。天下之人，雖雜然皆列於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且雖有天下之善人，與之處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則雖有好善之心，而不獲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為吾用也。而況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致其心哉？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七將《君術》五道全部入選，茅氏曰："《君術》五篇，亦是一篇，大略欲人君知所以御天下之術，而行文甚紆徐百折，當熟看波瀾處。"在引録的這段文字中，作者先説明"術"就是"道"；然後舉"古之聖人"用術治天下，又舉牛、馬、鷹隼三者爲例，再説明祇有用術，方能使其終身受制於人而不去。然後又專舉馬，馬雖然難治，但王良、造父善於用術，馬也就完全聽從使唤。至此，作者筆一轉，説到"天下之人"，以及如何用"天下之善人"，那就是不僅處之要知其情，而且御之要能"中其病"，否則雖有好善之心，却"不獲好善之利"。最後又一折，而説到"天下英雄"，若要"收其功"，而"不致其心"，那是不可想象的。不僅茅氏所説的"行文甚紆徐百折"，就是所謂"平淡"，以及蘇轍自己所説的立論"穩"，在此都可以約略領會。

再舉《臣事上》之第三道的後半篇。此策論恢復武舉。文章前引孟子之言，又舉"漢武帝、唐太宗國富而兵强，所欲如意"

的史實，然後寫道：

> 臣竊觀當今之人，治文章，習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為治者，其類莫不備有，而天下之所甚少者，獨將帥武力之臣。往者天下既安，先世老將已死，而西寇作難。當此之時，天子茫然反顧，思得奇才良將以屬之兵而終莫可得。其後數年，邊鄙日熾，兵勢日急，士大夫始漸習兵，而西夏臣服。以至於今，又將十有餘年，而曩之所謂西邊之良將，亦已略盡矣，而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以為將，此甚可慮也。
>
> 夫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而今世之所畏莫甚於為將。貴之以難事，强之以其所畏，而不作其氣，是以將帥之士若此不可得也。蓋嘗聞之，善用兵者，雖匹夫之賤，莫不養其氣然後求其用。方其示戰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其勇，故其後遇敵而不懼，見難而效死。何者？氣盛故也。
>
> 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方然，則摧沮退縮而無自憙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而天子時亦親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否，而為之賞罰，如唐貞觀之故事。雖未足以盡天下之奇才，要之使之知上意之所悦，有以自重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之士可以漸見矣。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八收此篇，茅坤評曰："通篇如流風掣雲，舉子業中神解也。"又曰："此與坡公《蓄材用》篇皆言武舉

之不可廢，而其文故爲紆徐百折，譬之走江漢之水，數千里而到海，則一壑耳。”作者没有使用絢麗的詞語，文章更説不上色彩斑斕，結構也比較平直，這就是論者們常説的“淡”；而爲了加强“復武舉、重武臣”這個中心論點，作者從各方面設圍，層層遞進，而又緊密圍繞主題，所謂“紆徐百折”，讀者都會有同樣的感受。

下面略論蘇轍的詩歌創作。清邱晋成《論蜀詩絶句》評子由詩道：

> 潁濱遺集署《欒城》，詩味都從静淡生。長句慢教班馬擬，先生别駕舊齊名（陳無己詩：“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少公作長句，班馬安得擬。”又東坡《戲子由》詩云：“先生别駕舊齊名。”）[①]。

“詩味都從静淡生”，這是前人對蘇轍詩比較一致的看法。所謂“静淡”，即平直、雅淡，較少波瀾，與他文章的風格一致。朱熹曰：“蘇子由愛《選》詩‘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②]“亭皋”兩句是用白描的手法，因此顯得“淡”；而所謂“漫”，也就是“静”，即缺少馳騁之勢。“静淡”之評，最早蓋出於方回。《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收轍《送龔鼎臣諫議移守青州》二首，方回評第二首道：“周益公嘗問陸放翁以作詩之法，放翁對以宜讀蘇子由詩。……或問蘇子瞻勝子由否？以予

① 載《萬首論詩絶句》。
②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觀之，子瞻浩博無涯，所謂‘詩濤洶退之’也，不若所謂‘詩骨聳東野’，則易學矣。子由詩淡静有味，不拘字面事料之儷，而鍛意深，下句熟。老坡自謂不如子由，識者宜細咀之可也。”不過就總體而論，蘇轍詩在當時諸大家中，水平不是很高，更不及其兄，正如《賓退録》卷六所説：“蘇黄門詩已不逮諸公，北歸後效白公體，益不逮，惟四字詩最善。”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五認爲蘇轍惟五言絶可採：

> 蘇子由律詩不能佳，而楊用修所録五言絶四首①，殊可採。《瓔珞巖》云：“泉流逢石峽，脉散成寶網。水神瓔珞看，山是如來想。”《雨巖花》云：“巖花不可攀，翔蕊久未墜。忽墜幽人前，知子觀空坐。”《白龍巖》云：“白龍晝飲潭，修尾掛石壁。幽人欲下看，雨雹晴相射。”《陳鼓溪》云：“蒼壁立積鐵，懸泉寫天紳。行山見已久，指與未來人。”大有《輞川》餘韻，後二首尤工。

又雜編卷五以爲“子由亦有篇什，然不甚當行”。

對蘇轍詩估價過高或太低都不符合實際。如清陳訏《宋十五家詩選·欒城詩選》曰：“欒城詩冲淡雅潔，如姑溪仙姿，有亭亭遺世之致，非塵凡所能彷彿，與長公真堪伯仲。”而《覯齋詩談》卷五則曰：“蘇子由詩，勢平而意淺，不足起發人。”兩家似皆失之。翁方綱比較客觀，他給蘇轍詩作了這樣的定位：

---

① 按見《升庵詩話》卷一，謂“此四詩，泉既奇，詩亦稱，何異王右丞”？

漁洋云："文定視文忠，邨、菖矣。"① 然實亦自在流出，無一毫掩飾，雖局面略小，然勝於子美（蘇舜欽）多矣，抑且大於聖俞（梅堯臣）也。蓋自楊（億）、劉（筠）首倡，接踵玉溪，臺閣巨公先以温麗為主，其時布衣韋帶之士，何能孤鳴復古？而獨宛陵（梅堯臣）志在深遠，力滌浮濫，故其功不可没，而其所積則未厚也。昔人所云："去浮靡之習於崑體極弊之際，存古淡之道於諸大家未起之先。"斯為確評定論耳②。

翁氏較爲宏觀，如果要評得比較具體，那要數方東樹。他説："子由氣格皆雅適，勝吴淵穎（萊），而不能有餘妙奇氣。韻不及歐，快不及王，勁不及黄，奇肆不及子瞻，而妥貼大雅，亦可謂工矣。"又説："子由祇用退之格，而奇崛不及，又氣勢不甚遒壯。"他還説："用意用筆老重，不事馳騁，非餘人浮情粗氣、苟爲驚俗而意不可尋了、語句或失之平淺者可比。此所以爲坡弟，能立一隊。大約以韓公爲宗，而造句不及其奇崛。使才用筆，奇縱不及坡及太白、杜、韓四大家耳。以此求之，可知家數大小優劣。"③ 當然，方氏祇是就藝術傾向立論，没有涉及詩的内容。《圍爐詩話》卷五則分别舉例，並評之曰：

黄公（賀裳）曰：子由才氣不如兄，而有醇醪飲人之

① 此語見王士禎《帶經堂詩話》卷四。
② 《石洲詩話》卷三。
③ 均見《昭昧詹言》卷一二。

致。閑適則有“遠泛便成終日醉，幽尋不盡數家園”，“簾中飛絮縈殘夢，窗外啼鶯伴獨吟”。風景則有“雨餘嶺上雲披絮，石淺溪頭水麼鱗”。排遣則有“宦游底處非巢燕，歸計何嫌誚沐猴”，“士師憔悴經三黜，陶令幽憂付一酣”，“懶將詞賦占鵾臆，頻夢江湖伴觸蠻”。慰人則如“舊傳北海偏憐客，新怪東方苦憩饑。應笑長安居不易，空吟原上草離離”。使事則有“峴首重尋碑墮淚，習池還指客橫鞭。逃亡已覺依劉表，寒畯應須禮浩然”；“橐裝已笑分諸子，吏道何勞問薛公”。雜詩則有“蒼然澗下松，不願世雕刻。斧斤百夫手，牽挽千牛力。斲成華屋柱，加以綴衣飾。人心喜相羨，松心終自惜”。皆唐人詩也。北歸穎上後詩，間雜詼諧，涉筆成趣。如《九日》云：“酒慳慚對客，風起任飄冠。”《葺居》云：“旋築高墻護鷄犬，稍容秘阮醉喧嘩。”而《大檜》詩云：“便令殺身起大厦，亦恐衆材無匹敵。且留枝葉撓雲霓，猶得世人長太息。”傑然不凡。

子由詩與東坡一樣，題材十分廣泛，可説是一生的記録，而且形式多樣，但也同樣多次韻、和韻及贈答之類。早年所作《夜泊牛口》，對農民的貧窮表現了深深的同情：

行過石壁盡，夜泊牛口渚。野老三四家，寒燈照疏樹。見我各無言，倚石但箕踞。水寒雙脛長，壞柆不蔽股。日暮江上歸，潜魚遠難捕。稻飯不滿盂，饑卧冷徹曙。安知城市

歡，守此田野趣。祇應長凍饑，寒暑不能苦①。

但此類詩在《欒城》三集中很少，更多的是詠懷抒情之作。如《次韻子瞻好頭赤》：

> 沿邊將士生食肉，小來騎馬不騎竹。翩然赤手挑青絲，捷下巔崖試深谷。牽入故關榆葉赤，未慣中原暖風日。黃金絡頭依圉人，俯聽北風懷所歷②。

所謂“好頭赤”，乃馬名。蘇軾原作題《戲書李伯時畫御馬好頭赤》③，查慎行注引周密《雲煙過眼録》：“李伯時《天馬跋》：右一匹，元祐二年（1087）十二月二十三日，於左天駟監揀中秦馬好頭赤，九歲，四尺五寸。”下録黃庭堅、蘇轍次韻詩。蘇軾原作曰：“山西戰馬饑無肉，夜嚼長稭如嚼竹。蹄間三丈是徐行，不信天山有坑谷。豈如廐馬好頭赤，立仗歸來卧斜日。莫教優孟卜葬地，厚衣薪槨入銅歷。”賀裳《載酒園詩話·蘇轍》評子由次韻詩，以爲“真勝子瞻”，“不惟音節入古，且言外感慨悲凉，有吴子泣西河、廉公思趙將之意，大蘇集中未見有是”。好頭赤在邊塞是何等威風，然而一旦變成廐馬，雖貴有“黃金絡頭”，却祇有“俯聽北風懷所歷”的分了。這種借詠馬所表現的感慨，格外含蓄深沉。

---

① 《欒城集》卷一。
② 《欒城集》卷二三。
③ 見《蘇軾詩集》卷三〇。

抒發個人情懷，在蘇轍詩中又佔有很大比重。如頗爲蘇軾所賞的《南窗》詩：

> 京城三日雪，雪盡泥方深。閉門謝往還，不聞車馬音。西齋書帙亂，南窗初日升。展轉守床榻，欲起復不能。閉户失瓊玉，滿階松竹陰。客從遠方來，疑我何苦心。疏拙自當爾，有酒聊共斟①。

《容齋隨筆》卷一五曰："蘇子由《南窗》詩……此其少年時所作也，東坡好書之，以爲人間當有數百本，蓋閑淡簡遠得味外之味云。"清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亦謂："今讀之，清逸閑適，淡致如許。……此詩當於陶、柳門外另置一席。"此説稍過，然是詩確能很好地體現子由詩"淡静"的特徵，祇要吟讀一過，詩中主人公即非"羲皇上人"，確也有"心遠地自偏"的雅志。

在蘇轍的詠懷詩中，許多與其兄子瞻有關，次韻、和作的則更多，而其間不少詩也最爲出色。蓋情之所至，詩神如在。如《逍遥堂會宿二首》：

> 逍遥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床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
>
> 秋來東閣凉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窗呼不起，風吹松竹雨凄凄。

① 《欒城集》卷三。

作者原有《引》，略曰："轍幼從子瞻讀書，未嘗一日相捨。既壯，將游宦四方，讀韋蘇州詩，至'安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爲閑居之樂。……其後子瞻通守餘杭，復移守膠西，而轍滯留於淮陽、濟南，不見者七年。熙寧十年（1077）二月，始復會於澶濮之間，相從來徐，留百餘日。時宿於逍遥堂，追感前約，爲二小詩記之。""對床舊約"事，在兄弟倆的詩中多次出現，成爲有豐富内涵的一個文化符號；而人生往往身不由己，其結果又似乎是齣悲劇，尤令人感喟。《容齋隨筆》卷一曰："嬉笑之怒，甚於裂眥；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語誠然。……東坡守彭城，子由來訪之，留百餘日而去，作二小詩曰……（即上録二首，略），東坡以爲讀之殆不可爲懷，乃和其詩以自解。至今觀之，尚能使人凄然也。"第一首以"千尋木"引出"風雨聲"，再牽出"對床舊約"；第二首則由醉卧引出風雨。"安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詩猶在耳，而舊盟難踐；語短情長，讀之憮然。

子由晚年備歷憂患，故詩也以抒發失意、謫居生活感受的爲多。如果説南貶期間尚與其兄唱和往復，態度還較積極的話，那麽到賦閑潁濱的最後年代，即多頌佛談禪，已經很消極了。但他始終没有沉淪，更没有忘世。如《歲莫二首》之二：

> 文章習氣消未盡，般若初心老漸明。粗有《春秋》傳舊學，終憑止觀定無生。維摩晚亦諧生事，彌勒初猶重世名。

鬚髮年來應更白，莫留塵滓溷澄清[1]。

蘇氏兩兄弟的文章孰優？這問題頗令人感興趣。蘇軾自以爲不如其弟，他説："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没。作《黄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2] 又有詩曰："我少知子由，天資和而清。好學老益堅，表裏漸融明。豈獨爲吾弟，要是賢友生。"[3] 秦觀認爲此説得其實，在《答傅彬老簡》中，他寫道："補闕（指蘇轍）則不然，其道如元氣，行於混淪之中，萬物由之而不自知也。故中書（蘇軾）嘗自謂'吾不及子由'，僕竊以爲知言。"[4] 蘇轍自己也曾作過比較，他認爲兩人各有特色，説："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穩耳。"[5] 晚年有詩，承認自己不如其兄："少年喜爲文，兄弟俱有名。世人不妄言，知我不如兄。"[6] 陳襄《熙寧經筵論薦·蘇轍》，將他與其兄作比較，以爲各有專長："其學與文，若不逮軾，而静厚過之。"[7] 此評應該説是較爲客觀的，蘇轍文學上的總體成就，無法與長公比肩，這點已成確論；但他也不愧爲一代大家，可與其兄並垂千古。

① 《欒城後集》卷五。
② 《答張文潛縣丞書》，載《蘇軾文集》卷四九。
③ 《初别子由》，載《蘇軾詩集》卷一五。
④ 《淮海先生文集》卷一四。
⑤ 《欒城先生遺言》。
⑥ 《欒城第三集》卷二。
⑦ 《古靈先生文集》卷一。

# 第四章
# 與大師同行：北宋後期巴蜀文學

北宋後期，指自宋哲宗到北宋末，也就是哲宗、徽宗、欽宗三朝，凡四十餘年（1086—1127）。

這時期巴蜀文學的特點，一是作家大量湧現，二是作家們大都與蘇軾這位大師有關係，即使是政治態度不同，同樣受到他的霑溉。蘇軾也頗注意提携故鄉的晚輩，但遺憾的是，祇有唐庚算是名家，李新的詩歌較有成就，此外蜀中似乎再没有産生大作家了。

## 一、蘇軾詩文友及其他

這時期衆多的巴蜀作家中，首先值得叙述的是楊繪、吕陶、蒲宗孟、程之才、李新五人。前兩人是蘇軾的詩文友，程是蘇的表親，而李新則受到蘇軾的賞識。蘇軾對蒲宗孟似乎不大滿意，但兩人也有交往。五人中，文學成就最大的是李新。尤其是李新

的詩，歷來似乎不大被人重視，而其實際水平，蓋在蘇軾之後，蜀人中無與倫比，絶不在唐庚之下。

**楊　繪**　楊繪（1027—1088），字元素，綿竹（今屬四川）人。早年居無爲山著書，自號無爲子。以其所學背時人之好，故將所居取名“自信堂”。皇祐五年（1053）擢進士第二①，授大理評事、通判荆南府。改太子中允，充集賢校理，爲開封府推官，權判官。改判三司户部勾院，知眉州。徙知興元府。神宗即位一月，召修起居注，進知制誥、知諫院，授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忤王安石，罷學士、中丞，以翰林侍讀學士知亳州。徙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知杭州、兼兩浙西路兵馬鈐轄。攝開封府，因事責授荆南節度副使。謫居七年，起知興國軍。哲宗嗣位，易徐州，再知杭州。元祐三年（1088）六月卒於州，年六十二。事迹詳范祖禹《天章閣待制楊公墓誌銘》②，《宋史》卷三二二有傳。《墓誌銘》記他著有“《羣經索隱》三十卷、《無爲編》三十卷、《西垣集》三卷、《諫疏》七卷、《臺章》七卷、《翰林詞稿》七卷”。《東都事略》卷九二《楊繪傳》、《宋史》本傳、《宋史·藝文志》皆著録其文集八十卷。各集皆久佚，今僅存零篇殘句及《時賢本事曲子集》一卷（輯本，本書將在下章叙述）。

楊繪早年潜心研究學問，入仕後轉以詩文見長。《墓誌銘》曰：“專治經術，工古文，尤長於《易》、《春秋》”，而後來則

① 楊繪嘗登進士第二名，見馮山《寄新先輩蹇頎子長書記》原注，《安岳集》卷一一。

② 《范太史集》卷三九。

“爲文章操紙筆立書，其論議必本經術”。《東都事略》本傳説他“爲人放曠不羈，然吏事敏給，主於愛利，爲文立就”。他一生讀書作文，蓋可分爲前後兩階段。

楊繪所著文集八十卷中，當包括《無爲編》三十卷。此書蓋裒集早年在無爲山研究學問時的作品，故以“無爲”爲名。强至嘗借觀此書，作《還府推楊學士無爲編》詩，對該書評價很高，甚至以爲“直與六經相表裏”：

> 蜀山秀色參天起，子雲文章摩玉壘。關右衣冠從古名，伯起光華擅楊氏。後來氣象幾寂寥，今日西州聞學士。……高才大筆驅古今，奄有震雄兼地美①。布衣平昔抱經綸，浩蕩著書窮日晷。幽居獨占無為山，因以名編仍號子（原注：學士既以《無為》名編，復自號無為子）。鑿開元氣争化工，剔出微情泣山鬼。先儒浮妄遭芟鋤，直與六經相表裏②。

楊繪入仕後，曾是詩壇詞苑的活躍人物。他是蘇軾的詩友，兩人關係密切③，皆兩預所謂吴興（即湖州）“六客”，並嘗寄詩東坡回憶其事。《觀林詩話》記曰：

> 東坡在湖州，甲寅年（熙寧七年，1074），與楊元素、

① “震”指楊震，“雄”指揚雄。第二句“子雲”，即揚雄字。

② 《祠部集》卷三。

③ 現存蘇軾《與楊元素》的書信凡十八首，分黄州、登州、還朝、翰林四時期，載《蘇軾文集》卷五五及《佚文彙編》卷三，從中知軾與繪兄弟關係非同一般。

張子野、陳令舉，由苕霅泛舟至吴興。東坡家尚出琵琶，並沈冲宅犀玉共三面胡琴，又州妓一姓周，一姓邵，呼為二南，子野賦《六客辭》。後子野、令舉、孝叔化去，唯東坡與元素、公擇在爾。元素因作詩寄坡云："仙舟游漾霅溪風，三奏琵琶一艦紅。門望喜傳新政異，夢魂猶憶舊歡同。二南籍里知誰在，六客堂中已半空。細問人間為宰相，争如願住水晶宫。"天池問盧杞："願住水晶宫，願為人間宰相？"杞對曰："願作人間宰相。"遂不得仙。今吴興有水晶宫之號，故云。

《觀林詩話》又很欣賞楊繪的《勸酒》詩："楊元素《勸酒》詩云：'何必口辭山簡醉，但教心似屈原醒。'此語殊可味也。"還以爲他的《荷花》詩"尤工"："樂府有風人詩，如'圍棋燒敗絮，著子故衣然'之類是也。然或一句託一物耳。獨楊元素《荷花》借字詩四韻，全託一物，尤爲工也。詩云：'香艷憐渠好，無端雜芰窠。向來因藕斷，特地見絲多。實有終成的，露摇争奈何。深房蓮底味，心裏苦相和。'"

《瀛奎律髓》卷四七入選楊繪《送淳用長老歸邛州》詩一首：

曾扣禪扉喜接陪，師將境物諭輪回。燈籠不滅心中火，香印空殘死後灰。綿邑難留真錫駐，臨邛還慶法堂開。臨邛綿邑何分别，無去無來無去來。

方回以爲"此詩三、四本乎正，五、六且説踪迹未爲奇，忽被末

後一句喚醒一篇精神，妙不可言”。紀昀批，則認爲“未見喚醒處，亦未見妙處”，又謂“意格淺俗”①。後人見解不相同，並不影響原作的高低。細味該詩，末兩句蓋欲參入禪意，衹是過於率易，不免淺俗，“妙不可言”有些過譽。

楊繪原有文集八十卷，且有專著數種，在同儕中算是著述較豐的一位；然而散佚太甚，就今所存詩文②，衹能略論其概貌。

**吕　陶**　吕陶（1027—1103），字元鈞，號净德，眉州彭山（今四川彭山）人③。蔣堂守蜀，延多士入學，親程其文，得吕陶所作論，召集諸生誦讀，曰：“此賈誼之文也。”吕陶當時年僅十三，一座皆驚。中進士第，調銅梁令。知太原壽陽縣。應熙寧制科，枚數王安石之過，雖入等，僅授通判蜀州。知彭州，責監懷安商税。起知廣安軍，召爲司門郎中。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遷左諫議，繼出爲梓州、淮西、成都路轉運副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進給事中。俄以集賢殿學士知陳州，徙河陽、潞州。被劾，貶爲庫部員外郎，分司。徽宗立，復集賢院修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宋史》卷三四六有傳。所著《净德集》，蓋其諸孫所刊，成都馬騏爲序，《宋史·藝文志》著録爲六十卷。原集明末猶存，後散佚，清乾隆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編爲三十八卷。

吕陶因反對王安石新法，當時頗有名。王安禮《送吕陶赴闕》詩，稱讚其文章才識道：“賦比相如已絶倫，即論才識又名

① 紀昀批語見《瀛奎律髓彙評》。
② 《全宋文》輯其文爲三卷，大部分爲奏疏，有幾篇是《易》論。
③ 據《全蜀藝文志》卷五三《吕氏族譜》。《宋史》本傳謂成都人。

臣。致身可但諸公右，發策宜爲上國珍。今日朝廷思讜直，一時賢俊待經綸。行看致主唐虞術，與笑淄川曲學人。"① 他與范鎮、文同、蘇軾等蜀地名士皆有唱和，在洛、蜀黨争中，他是以蘇軾爲首的蜀黨的羽翼，《宋元學案》列之爲"蘇氏同調"。大約以議論相同之故，他與江西孔文仲、平仲兄弟也有唱和。《四庫提要》評其文學成就，結合他指斥王安石事，以爲"其深識遠慮，亦不在范祖禹下。故其所上奏議，類皆暢達剴切，洞悉事機。蔣堂以賈誼比之，良非虚譽。其餘詩文，亦多典雅可觀。至《學論》二篇，力攻王氏《字説》，不遺餘力，尤爲毅然自立，不附合時局者矣"。在《應制舉上諸公第一書》中，吕陶主張爲文要能"資治理之用"，也就是强調文學的功利目的，而對藝術性似乎有些忽略。他説："抑又聞，聖人之政，皆切致治而不能無弊；學者之言，務好陳文而未必可以適用。以不足適用之言，陳不能無弊之政，則華采浮勝，而事非根切，豈所謂有補於世哉！"於是，他"嘗歷覽舊史，竊迹近事，考究古今得失盛衰治亂安危之變，而僅有得者，乃言而筆之，不溺於侈詞誇説以求工於文，而庶幾焉一有以資治理之用"②。由於抱這樣的文學觀點，所以就他現存的文章看，除代言、表狀之類外，最重要的則是政論文，頗能緊密聯繫當時的實際，説理透徹深刻，而文采稍嫌不足。看來，吕陶以論説見長，是政論家而非詞章家。

吕陶也寫了不少詩，雖不很出色，正如《四庫提要》所説，

① 《王魏公集》卷一。
② 《净德集》卷一〇。

"亦多典雅可觀"。如《松》：

> 游人何事種芳菲，試把庭松較盛衰。得地不將天質改，有心惟與歲寒期。一軒野色裁培後，十月霜華秀茂時。造化果能周及物，亦須千丈引喬枝①。

詩中歌頌了松樹歲寒而天質不改的品格，蓋自我寫照。

**蒲宗孟**　蒲宗孟（1028—1093），字傳正，閬州新井（今四川南部）人。皇祐五年（1053）進士，調夔州觀察推官。召試學士院，以爲館閣校勘、檢正中書户房兼修條例，進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知制誥，神宗稱其有史才，命同修兩朝國史，爲翰林學士兼侍讀。拜尚書左丞。罷知汝州。逾年，加資政殿學士，徙亳、杭、鄆州。鄆州介梁山濼，歷來多"盜"，宗孟痛治之，雖小偷微罪，也斬斷其足筋，所殺不可勝計。御史劾其慘酷，奪職知虢州。明年，知河中。帥永興，移大名，復求河中，卒，年六十六。晁公武謂其爲人酷暴奢侈。宗孟嘗在給親家翁蘇軾的信中説："晚年學道有所得。"蘇軾回答道："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二曰儉也。""世以爲中其膏肓之疾。"②《宋史》卷三二八有傳。

蒲宗孟的著作，《東都事略》卷八三本傳稱有文集五十卷、奏議二十卷，《宋史·藝文志》合著録爲七十卷。《郡齋讀書志》

① 《净德集》卷三六。
②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卷一九著録“《蒲左丞集》十卷”，蓋是南宋間的傳刻本。各集都久已散佚。

蒲宗孟是一位藏書家。陳襄《題蒲傳正舍人清風閣》詩曰：“千金不買連城璧，萬卷唯藏舊宅書。魯邑弦歌興國俗，謝家蘭玉滿庭除。”① 蘇轍《寄題蒲傳正學士閬中藏書閣》亦曰：“朱欄碧瓦照山隈，竹簡牙籤次第開。……更把遺編觀得失，君家舊物豈須猜。”② 可知其藏書之富，當時名播遐邇。《蜀中名勝記》卷三四載：“（南部縣）有樓曰清風，宋蒲宗孟左丞建，其家多書，創此樓以貯之。嘗作訓誡子弟曰：‘寒可無衣，饑可無食，書不可一日失。’”

蒲宗孟長於詩，可惜現存不多，《全宋詩》僅輯得二十餘首及一些斷句。朱長文元祐三年（1088）四月作《虎丘諸唱和詩題辭》略曰：“左丞、河東蒲公自杭帥鄆，弭節閶扉，一登此山，坐小吴會，歎賞不已，形於詠歌。於是樞密豫章章公、使君劉公、通守王公欣聞嘉製，屬而和之。觀夫思與境會，情以辭宣，高義薄雲霞，正聲合鐘律，足以爲海湧之榮觀，中吴之美實也。”③《虎丘》詩今存，曰：

長松繞步水灣環，寺據吴王冢墓間。瘦石千層開碧玉，疏園十里裹青山。壁從地上嵚巖起，雲出門前自在閑。零落

① 《古靈先生文集》卷六。
② 《樂城集》卷五。
③ 《樂圃餘稿》卷七。

生公講臺下，無人説法但空還①。

詩雖不算特别高明，而“思與境會，情以辭宣”之評，亦屬中肯。

宗孟不僅善詩，而且對《詩經》有深入研究。馮山《與蒲宗孟傳正察推》詩曰：“……十篇《詩總解》，金玉自磨戛。往時草草讀，恨不見本末。全編使我盡，萬漏都一括。諸君好《詩》學，論議每相軋。破碎失本源，十嘗見七八。聖途久荒廢，憐君力鋤鏟。漢安隆中集，應和類桎梏。馳騁氣力壯，嵩岱可手揭。形容若繪畫，譏諷過賞罰。回頭索平淡，春興最清越。意外得真巧，漫不露彫割。此皆緒餘爾，太倉出圭撮。”② 《詩總解》久佚，“形容若繪畫”的隆中唱和亦不可得，而從作於贛州的《通天巖》，可看出他非同等閑的詩致：

幽懷慕嶺寂，結庵在中林。緑竹君子操，清池故人心。明月弄寒影，好風摇翠陰。江南千里遠，何處盛朋簪③。

**程之才**　程之才，字正輔，眉山（今屬四川）人。嘉祐進士，曾官廣南東路提刑。他是蘇軾母親的侄兒，初娶蘇軾之姊，早卒，蘇洵以爲恨事，兩家結仇。東坡兄弟因懷念母親，相與釋憾。東坡南貶時，宰相聽説他們先世有隙，於是任命程正輔爲本

① 載范成大《吴郡志》卷一六。
② 《安岳集》卷一。
③ 嘉靖《贛州府志》卷二。

路提刑，目的是想利用他管束蘇軾；而正輔篤中外之誼，反而處處照顧之。《宋詩紀事補遺》卷一六有小傳。

程之才未見集子著録，現存作品也很少，《全宋詩》僅收詩三首及斷句。但他當日似乎詩興頗濃，質量也不錯，蘇軾在《與程正輔》的書信中，屢有評論。如説："吾兄近詩益工，孟德有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又説："三詩因感微物，以寄妙理，讀之翛然自失。以病未和得，愧怍。"又在一些書信中説："寵示《詩域》、《醉鄉》二首，格力益清茂。""'縱'字詩，和得尤奇，誦詠不已。""和示《香積》詩，真得淵明體也。""《桃花詩》，再蒙頒示，誦詠不能釋手。""'管'字韻拙句，特蒙垂和，句句奇警，謹用降服，幸甚！幸甚！"這些評論，恐怕不能説全是溢美，那不符合蘇軾的個性。程之才還作過《感遇》詩，鄉人馮山有《和程之才正輔感遇》①。

從程之才現存詩篇看，他的詩歌修養還是比較高的。在官夔州（今奉節）時，曾作過《白雲樓》詩，《蜀中名勝記》卷二一《下川東道·夔州府一》載其序曰："漕舍據北山之麓，西園錦石堂又據漕舍之北。地勢最高，歲久且敝，因稍增築，代以重樓。名其上曰白雲樓，中曰秋濤閣，下曰山堂。登覽之勝，甲於一郡。於其成也，不可無記，輒吟詩一篇，爲作者前驅耳。"詩載《全蜀藝文志》卷六，寫景抒情懷古，思路頗爲寬闊：

① 《安岳集》卷一。

鬻熊城廓繞蒼苔，萬疊煙嵐亦壯哉。平地窺覦心未愜，重樓徙倚眼初開。披襟風月爭新入，刮目江山破迥來。日落三峨知處所，雲浮雙闕欲崔嵬。胡床不愧庾公興，奕簟還思老杜才。更待携衾盡清景，夜深欄檻逼照回。

**李　新**　李新（1062—?），字元應，仙井監（今四川仁壽）人，自號跨鰲先生。元祐五年（1090）進士。劉涇嘗薦於蘇軾，軾命賦墨竹，口占一絶立就。累官承議郎，南鄭丞。元符三年（1100）五月上書論日蝕，直陳時弊，崇寧初因而入黨籍邪等尤甚，羈管遂州。以大觀三年（1109）三月赦書，與韓維等九十五人同出黨籍並叙官。宣和五年（1123）爲茂州通判，流落以終。《宋史翼》卷六有傳。

李新著有《跨鰲集》五十卷，《郡齋讀書志》卷一九著録。《宋史·藝文志》爲《李新集》四十卷。原集明末猶存，《内閣藏書目録》卷三著録道："《跨鰲文集》十三册，全。宋哲宗朝李新著，凡四十四卷，又遺集一卷，别集一卷。"似乎不是晁公武及《宋史》著録之本。後來散亡，今存清四庫館臣所輯永樂大典本，祇有三十卷。

李新政治上喜趨附，其爲人似不足道；但詩文儘管在當時名氣不很大，却頗有成就，算是在三蘇之後，蜀中又一個拔尖的才子。《四庫提要》曰：

（李）新受知蘇軾，初自附於元祐之局，故其所上書詞極切直，然一經挫折，即頓改初心。作《三瑞堂記》以頌蔡

京，上王右丞書以頌王安石，上吴户部書至自咎前日所言。得疾迷罔，謂白為黑，其操守殊不足道。且所作《韓長孺論》，譏其馬邑之役，沮前日之議，敗今日之功，所以陰解滅遼之失也。作《武侯論》，謂其當結魏以圖存，所以陰解和金之辱也。無非趨附新局，以冀遷除。……惟其詩氣格開朗，無南渡後啁哳之音。其文序記諸篇，忽排忽散，雖似不合格，而他作亦多俊邁可誦。在北宋末年，可以稱一作者，固不必定以其人廢之矣。

李新最有成就的是詩。所謂“氣格開朗，無南渡後啁哳之音”，嫌太空泛，幾與不評等。今讀其集，李新詩歌特色鮮明，在北宋獨樹一幟。首先，詩人受古樂府詩影響很大，不僅善於運用其形式，而且頗得其神髓。除直接用樂府古題如《將進酒》、《行路難》、《漁父曲》等等之外，就是題“古意”、“古興”、“雜言”之類的詩，實際上也有樂府餘意。如今本《跨鰲集》卷一《古興》，原有五首，頭兩首及末首都寫得很好。如第二首：

良人遠行邁，道經折羊腸。五月日如赭，履地猶探湯。濯汗無廣陰，赴渴誰饋漿。去未定還期，隙月知空床。兒小莫應門，妾身當虎狼。峻岨作高臺，日日永相望。

詩分兩頭寫，前訴“良人遠行”的艱辛，出門人的饑渴冷暖，有如親歷；中以“去未定還期”一句，巧妙地轉到思婦的苦盼，“隙月知空床”、“兒小莫應門”，都十分生動真切。又如《苦寒

歌》：

北風吹窗琴自動，擁爐不覺氈裘重。孤城日落星斗稀，一寸清霜壓寒夢。河冰嶺雪隨高深，山鷄啄土鶴在林。西樓歌舞隔珠幄，獨有春風人不覺①。

“一寸清霜壓寒夢”，這是何等佳句！而“西樓歌舞”舞起來的“春風”，又令人感到“苦寒”中的不公平。這些詩，置之唐人集中，怕也未必多讓。

其次，李新除善於寫樂府詩外，近體也搖曳多姿，韻味濃鬱。他特別注意語言的生動形象，即使是一般題材，在他筆下也非同凡響。如《登城望江邊》：

山外浮云云外城，江邊羌角水中聲。九分雪鬢功名晚，一寸冰銜去就輕。山與繡屏天刻畫，歌編土宇地敧傾。早扶藜杖關頭去，要向中州看太平②。

李新曾通判茂州（今四川茂汶），該州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在當時極荒僻，他的《又出差還茂州》，描寫邊州生活很有特色：

深入不毛何所負，不妨老子解痴頑。九峰自積十年雪，

① 《跨鰲集》卷三。
② 《跨鰲集》卷六。

八國猶遺六詔蠻。楸帶緑垂蚯蚓直，苔衣翠滴鷓鴣斑。山前人事如麻麥，却憶孤城日日閑①。

再次，李新由於長期生活在州縣下層，對農村生活十分熟悉，故他寫農活的詩，格外生動。如《銅鼓道中所見詩》：

麥秋場圃面顔光，蠶月絲車繭水黄。豆飯餉田蔣鼓住，田塍收水婦翁忙。明沙粲粲流泉慢，緑竹猗猗苦笋香。赩日不黔形自黑，剩收斗粉傅何郎②。

一派忙碌豐收的景像，如果没有農村生活的親身體驗，是難以置喙的。

李新的好詩還很多，在《跨鰲集》的十一卷詩中，如果説是大多可誦，並不算誇張。他既注意煉字煉句，又善於捕捉意境；不僅有好句，而且饒佳篇。劉涇將他薦於蘇軾，是頗有眼光的。但李新詩歌主要是學古樂府，學唐人，重意象，與宋調不同，也與蘇軾詩的風格有異。祇可惜他牽連了當時複雜的派别鬬争，又僻處西南，其作品不大爲時人稱道。

① 《跨鰲集》卷六。
② 《跨鰲集》卷七。

## 二、范百祿、范祖禹叔侄

成都范氏，前面已叙述過范鎮，而其侄百祿，從孫祖禹，皆經術文章兼長，既是蘇氏“蜀學”的羽翼，也是著名的作家。此外祖禹子范温，亦卓犖有文學。

**范百祿**　范百祿（1030—1094），字子功，范鎮之侄。少穎悟力學，年十六游太學，文詞聲名在千百人上。嘉祐二年（1057）中進士第，釋褐應天府楚丘主簿。爲懷州武德令，調綿州龍安令，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考官第策入三等（北宋制策，入三等的祇有吴育、蘇軾及范百祿三人），以秘書丞知彭州濛陽縣、開封府咸平縣。擢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徙利州路、梓州路。召還，同知諫院。坐事落職，出監宿州酒税。久之，就除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徙知唐州。元豐七年（1084），除起居郎。明年，召試，遷中書舍人。權刑部侍郎。拜刑部侍郎，遷吏部侍郎，除翰林學士。以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復召入翰林兼侍讀，拜中書侍郎。以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徙知河陽、河南。卒，謚文簡。事迹詳范祖禹《資政殿學士范公墓誌銘》①，《宋史》卷三三七有傳。

范百祿受學於其從父范鎮，又受鄉學的影響，兼經學文章之

① 《范太史集》卷四四。

長。范祖禹《墓誌銘》謂其“好學，終身不釋卷。經術尤長於《詩》。文章精醇典麗，有古人氣格”。著《詩傳》二十卷、文集五十卷、内制集五卷、外制集三卷、奏議十卷。《宋史·藝文志》著録“范百禄《榮國集》五十卷，《奏議》六卷，《内制》五卷，《外制》五卷”。各集皆久佚，今僅存零篇斷句。

范百禄對《詩經》有精湛的研究，所作《詩傳》，曾上之於朝，蘇頌代行《賜尚書吏部侍郎范百禄進撰成詩傳補注二十卷獎諭詔》曰：“卿博學洽聞，留心經術，討論之外，尤深於《詩》。鑒商、周之盛衰，考毛、鄭之得失，補注其略，紬次成書。真得作者之微，頗助學官之闕。”① 對其文章，蘇轍代行《范百禄免翰林學士不允詔》評曰：“朕欲訪經籍討論之助，求文章潤色之工，既已置卿金華之中，兹又擢卿玉堂之上。矧復班六曹之首，克躐等之嫌；繼仲父之賢，有傳家之慶。”② 范祖禹《召翰林學士范百禄入院口宣》也説：“卿學問淵博，文章粹純。訪對西清，復訏謀猶之益；延登中禁，還追典誥之風。宜服寵嘉，以副眷遇。”③ 又《賜新除翰林學士兼侍讀范百禄辭免恩命不許詔》亦曰：“卿以學行陪經席，以文章登禁林。”④ 從這些代皇帝起草的詔令中，可看出當時官方對范百禄的評價。

范百禄不以詩名，現存詩作也極少，《全宋詩》僅輯得三首及斷句，三首還未必完整。但如《劍閣》詩曰：“山從開闢以來

① 《蘇魏公文集》卷二二。
② 《樂城集》卷三三。
③ 《范太史集》卷二八。
④ 《范太史集》卷二八。

有，關是王公設險名。直上劍門千萬仞，中開門闕數重城。”[①]亦頗不俗。他的所長，蓋在文章，《全宋文》輯其佚文爲三卷，以奏疏爲主，其中《制科策》[②]，《（康熙）御制文第三集》卷三八評曰：“正論典禮之失，故詞不嫌於激切。”其奏議議論風生，當年制策能入三等，在情理之中。

**范祖禹**　范祖禹（1041—1098），字淳甫，一字夢得，幼孤，叔祖范鎮撫育如己子，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年二十中進士甲科，知資州龍水縣。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鑒》，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司馬光薦爲秘書省正字。哲宗立，擢右正言，除著作佐郎、修神宗實録檢討，遷著作郎兼侍講。召拜右諫議大夫，遷給事中，兼國史院修撰，爲禮部侍郎。拜翰林學士。哲宗親政，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論祖禹修《實録》詆誣，又摭其諫禁中雇乳媪事，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别駕，安置永州、賀州，又徙賓、化而卒，年五十八。後追謚正獻。《宋史》卷三三七有傳。

范祖禹嘗上進所撰《唐鑒》十二卷、《帝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其中《唐鑒》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稱他爲“唐鑒公”。所作詩文，汪應辰守成都時編爲《范太史集》五十五卷刊之，今猶傳世。

范祖禹幼受家學影響，後以司馬光爲師，同時也與吕公著、蘇軾等友善。司馬光《薦范夢得狀》稱他“好學能文，而謙晦不

① 《輿地紀勝》卷一九二《利州路·劍門關》。
② 見《續資漢通鑒長編》卷二〇六引，當非完篇。

伐，如無所有；操守堅正，而圭角不露，如不勝衣”①。祖禹死後，蘇軾在《與范元長》中寫道：“先公清德絶識，高文博學，非獨今世所無，古人亦罕有能兼者，豈世間混混生死流轉之人哉？其超然世表，如仙佛之所言者必矣。况其平生自有以表見於無窮者，豈必區區較量頃刻之壽否耶？此理卓然，唯昆仲深自愛。”② 又《晁氏客語》記曰：“東坡謂純夫（即淳甫）曰：‘公之文可以經世，皆不刊之説。如某但涉獵爲文耳。’”這些都表明蘇軾對祖禹十分尊重，不衹是祖禹的人格，而且包括他的文章。朱熹對祖禹也很推崇，且認爲他的文字强過蘇軾，曾評曰：“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個字，便是合當下一個字，東坡所以伏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爲事。若做文字時，衹是胡亂寫去，如後面恰似少後添。”③ 至宋末，鄉後輩魏了翁在《范正獻公文集序》中對范祖禹的長短作了進一步的評價：

> ……令龍水，見諸詠歌，固已芳潤簡策；洛師以後，短篇大句，益就醇深。逮泰陵（哲宗）践阼，崇慶（高太后）垂簾，公始見用於時。首以《唐鑒》上之兩宫，隨事正救，又二百四十餘疏，大要務學以保王躬，格心以植治本，遴賢以永天命，正始以絶亂萌。其氣明理夷，日星垂而江漢流也；語切情真，疾痛號而家人謀也。然而獻替太數，邪正太

① 《司马温公集》卷四五。
② 《蘇軾文集》卷五〇。范祖禹長子范冲，字元長。
③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辨，而公之禍始矣①。

《四庫提要》評其文章道：

> 史稱其（祖禹）開陳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故本傳載所上疏至十五六篇，而集中章奏尤多。類皆湛深經術，練達事務，深有裨於獻納。……當時以賈誼、陸贄比之，良亦庶幾云。

在《范太史集》五十五卷中，絶大部分爲代言制詔、表狀奏疏及墓誌銘之類的應用文。范祖禹長於四六，《朱子語類》卷一三九曰："曾問某人，前輩四六語孰佳？答云：'莫如范淳夫。'因舉作《某王加恩制》云：'周尊公旦，地居四輔之先；漢重王蒼，位列三公之上。若昔仁祖，尊事荆王；顧予冲人，敢後兹典！'自然平正典重，彼工於四六者却不能及。"祖禹尤善於論事。如《論封椿札子》②，一方面論遣户部郎官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出入之數爲不妥，另一方面又論諸路經費之所以不足的原因，因請蠲除封椿之法。《（康熙）御制文第三集》卷四二評此文道："兩事並陳，意實相貫，計慮周詳，老成碩畫。"又如《封還臣寮論浙西賑濟事狀》、《封還差道士陳景元校道書事狀》、《邇英留對札子》及《第二札子》等，康熙亦有評論（多臣下代作）。

①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
② 《范太史集》卷一五。

范祖禹似乎没有他叔祖范鎮那樣喜作詩，在《范太史集》中，僅有詩三卷（卷一至二、卷三三）。《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選其《月夜船行入資州》[①]，評曰："卧山此月，泛江此月，向資州亦此月，寫得依依有情，自無興盡而返之事。"原詩道：

> 憶昨卧碧山，蒼蒼叢桂間。白雲為屏石為枕，緑蘿長掛明月閑。忽乘輕舟泛江水，山月隨人還在此。白鷺鷥飛宿靄間，青山倒卧滄波底。此時孤棹發中流，川後停波聽棹謳。不學子猷中夜返，欲乘明月向資州。

此是早年初仕爲龍水令時所作。又如排律《長安》："東風吹塵客心起，京華去蜀三千里。我來踏雪走函關，下視秦川坦如砥。曉登太華三峰寒，憑高始覺天地寬。却惜京華不可見，煙華二月過長安……"[②] 甚佳，可見他非不能詩者。如果他後來不醉心於政治，攪入黨派鬬争的漩窩，很可能不僅是傑出的史學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詩人。范祖禹晚年被貶，安置永州，有《永州作》詩，曰："……聖治逾繩契，皇明軼勛華。炎陬暨海表，休氣塞無垠。羈臣此幽繫，何以答恩勤?"[③] 一腔愚忠，奈昏君奸臣何？早年詩歌的清新，至此喪失殆盡矣。

**范　温**　范温，字元實，號潜溪，祖禹子、秦觀婿、吕居仁之表叔，生平事迹不詳。他曾學詩於黄庭堅，著有《潜溪詩眼》。

① 原載《范太史集》卷一。
② 《范太史集》卷一。
③ 《范太史集》卷三三。

《鐵圍山叢談》記載范温逸事數則，對瞭解其人有幫助。卷三曰：

范元實温，吾所畏友，然不護細行。吾以時士議勉之，元實怒曰："我不解今時士大夫不使人明目張膽，直道而行，率要作匿情詭行，似王莽日事沽吊，是誰倡此，豈世美事耶？"吾每首肯焉。又嘗與吾論時勢，及開元、天寶之末流，元實曰："不然，天寶之勢土崩瓦解，異乎今日魚爛也。"時魯公（蔡京）亦痛悔，一日喟然而歎，數謂吾曰："今復得陳瓘、劉器之來，意若可救藥乎？"吾語元實，元實大喜，語吾曰："公之大人有此心，豈獨海内，乃公之福，第恐難得好湯，使多嚥不下爾。"元實亟持其書報二公，而二公是歲皆下世。元實亦為其寵妾紅鸞所困，俄得傷寒，不數日殂，可傷哉！

范温元實議論卓爾過人。當宣和初，嘗為余言："孫皓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勸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武帝悔之。及陳後主上隋文帝詩曰：'日月豈無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登封書。'且一種降王，就中後主真駑才。"

卷四曰：

范内翰祖禹作《唐鑒》，名重天下。坐黨錮事久之。其幼子温，字元實，與吾善。政和初，得為其盡力，而朝廷因還其恩數，遂官温焉。温實奇士也。一日，游大相國寺，而

> 諸貴璫蓋不辨有祖禹，獨知有《唐鑒》而已。見温輒指目，方自相謂曰："此《唐鑒》兒也。"又温嘗預貴人家，會貴人有侍兒善歌秦少游長短句，坐間略不顧温，温亦謹，不敢吐一語。及酒酣歡洽，侍兒者始問："此郎何人耶？"温遽起叉手而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婿也。"聞者多絶倒。

從上可知，范温是位對時局痛心疾首、頗有血性的人，然而莫可奈何，所謂"不護細行"，不過是絶望後的消極反抗。但蔡絛記事有失實處，如謂陳瓘、劉安世"是歲皆下世"，考陳瓘卒於宣和四年（1122），劉安世（字器之）則卒於宣和七年（1125），並不同年去世。所謂蔡京"痛悔"，也不過是爲其父涂脂抹粉罷了。蔡氏謂陳、劉卒後，"元實亦爲其寵妾紅鸞所困，俄得傷寒，不數日殂"，則范温蓋亦卒於宣和之末。

吕居仁《紫微詩話》曰："表叔范元實既從山谷學詩，要字字有來處。嘗有詩云：'夷甫雌黄須倚閣，君卿唇舌要施行。'"然除此斷句外，所作已全部散佚。又，所著《潛溪詩眼》一卷，《郡齋讀書志》卷一三著録，今存節本及輯佚本，郭紹虞《宋詩話考》曰：

> （范）温為（吕）本中表叔，《紫微詩話》稱其論詩"要字字有來處"，蓋即江西詩派論詩主張。故書中所論亦多重在字眼句法，觀是書命名稱"詩眼"而不稱"詩話"，則其意可知。如書中"句法以一字為工條"，舉孟浩然詩"微雲澹河漢，疏雨滴梧桐"，以為"工在'澹''滴'字"，此即

詩眼也。又“句法”條舉杜詩“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以為“肯別邪？定留人邪？山谷尤愛其深遠閑雅”云云，此亦詩眼也。

則范温對江西派詩歌理論有一定貢獻。

## 三、詩人馮山

馮山（1031—1094），初名獻能，字允南，普州安岳（今四川安岳）人。嘉祐二年（1057）進士，熙寧末爲秘書丞、通判梓州，鄧綰薦爲臺官，不就，退居二十年。范祖禹薦於朝，官終祠部郎中。卒，以子馮澥貴，贈太師。見《宋史》卷三七一《馮澥傳》。著有《馮氏春秋通解》十二卷，久佚。又著《馮安岳集》三十卷。南宋嘉定時，里人將《安岳集》與其子所著文集合刊，名《二馮先生文集》。明季以降，三十卷之本佚其後十八卷，僅存一至十二卷，悉爲詩（王士禎《居易録》卷四謂“詩文各十五卷”，則存本詩亦不全），今雖能輯到一些逸文，但原集已無法補全。

馮山爲人耿介特立，工詩善文。何德固《馮太師集序》曰：“普慈馮公允南，以文名於時，其子澥承之，益大以肆。今觀其父子之作，敷腴典重，不費追琢，自合法度，非有本者疇克爾。”王士禎《居易録》卷四舉例詳評其詩道：

山，蜀人，生當北宋全盛時，與文湖州（同）、鮮于子駿（侁）游，而無一語及眉山父子兄弟。偶閱此集，頗有佳勝。五言古《西縣道中》云："漢水引我行，梁山邀我坐。山水已清絶，春容碧相和。下馬取酒餘，梅飄酒中墮。日落醉不去，青茸草間卧。"《郊外》云："解巾卧柔碧。"《送王審言秘校潞州法曹》云："上黨緣青冥，勁氣西北隅。黄河天際來，草木冬前枯。"七言古《采樵行》、《俠少行》，張、王具體；《黔江》、《八陣磧》，二篇最佳。又《題鮮于秀才所居》云："羣峰屋背猿鳥啼，二江門前鷗鷺飛。雅聞君居頗奇絶，長恨不到情依依。仙翁落拓少拘檢，解舞石上凌清暉。投冠整袂或雲起，塵土一踏何時歸。"此詩有子瞻風氣。五言律詩《上范蜀公》二十韻説盡蜀公平生。《春閑》云："春聲蜂繞屋，晴意鳥臨窗。"《新霽》："曉日雲輕放，林花水倒沉。"《瞿塘峽》二十四韻，寫夔州山川，字字逼肖，不身歷其地者不知也。起云："勝絶瞿唐險，西陵古地形。巴江深洞穴，蜀主舊門庭。王氣吞三峽，神功出五丁。"繼云："衆流趨灩澦，遠意會滄溟。顧盼疑無地，幽陰似有靈。白鹽懸日月，黑石鼓雷霆。鑱鑿餘痕在，高深巨勢停。魚龍憑險怪，煙霧鎖沉冥。念昔窮探索，嘗言駭觀聽。波濤真激箭，舟楫劇奔星。"殆欲頡頏老杜。七言律詩《和周正孺游蠶叢》云："抹緑郊原逢雨後，殘妝桃李覺春深。"《宿雲亭》云："亭榭寂為閑處所，溪上清帶古風流。"《劍州東園》云："援琴故故彈流水，隱几蕭蕭聽竹枝。"《送李杞赴闕》云："千番蜀屑供吟稿，一道秦川照錦衣。"《重陽寄文與可》云：

"黃菊縱逢佳節好，清歡不似去年多。"《山路梅花》云："傳聞山下數株梅，不免車帷暫一開。試向林梢親手折，早知春意逼人來。何妨歸路參差見，更遣東風次第催。莫作尋常花蕊看，江南音信隔年回。"風趣盎然，昔人所云清空一氣如話者也。五古有《謝人惠兗墨》詩，蓋兗州宋時製墨有名，微是詩世罕知之。詩云："故人山東來，遺我數丸墨。握丸大如指，盥手重拂試。濃磨向日看，古瓦增潤澤。經屑不見紙，清光隱深黑。書云舊所秘，聞今已難得。庭珪死已久，至寶世罕識。御府徒僅存，人間萬金直。兗州擅高價，比歙固少抑。古松亦將盡，神奇漸衰息。文章不見貴，筆研豈可擲。牢落況此君，雖精淡無色。憐君情好古，投贈兼以臆。世事持此觀，噫嗟共冥默。"

王氏謂馮山"無一語及眉山父子兄弟"，因現存主要是詩，馮山長期居官蜀中，很少出川，與蘇氏正相反，他們行迹不相偶，未"語及"是不奇怪的。劉光祖《安岳集序》曰："太師公在熙、豐間，不能苟合於新法。"觀馮山曾上《議免役疏》[①]，謂免役法"未有成效"，與蘇氏議論相合。王士禛提出這個問題，大約是因其子馮澥在朝爲諫官時曾支持王安石[②]，蓋懷疑馮山亦與蘇軾有隙；然而《宋史》本傳謂馮澥"爲文師蘇軾"，並不因政治觀點不同而異趣。

①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五六。
② 見《宋史》卷四二八《楊時傳》。

對於馮山的詩，《四庫提要》也給予較高的評價："山與梅堯臣、蘇舜欽同時，時已盡變楊、劉西崑之體，故其詩平正條達，無翦翠刻紅之態。其《上王荆公》詩有'更張漢法新'之句，原序所謂'當熙、豐間不能苟合於新法'者，於此可見。"丘晉成《論蜀詩絶句》道："允南遺集僅詩存，平易都無斧鑿痕。堪羨名馳嘉祐日，已將舊調變西崑（馮允南詩文集各十五卷，今僅存詩十二卷）。"① 諸家所評，都較允當。馮山雖官不顯達，集已殘闕，數百年之後頗有知音，亦不幸之幸也。

## 四、蘇軾三子

《東都事略》卷九三《蘇軾傳》曰："子邁、迨、過，俱善爲文。邁仕不顯，迨靖康初爲駕部員外郎，過終於通判定州。"按：蘇邁（1059—?），字伯達，東坡長子。嘗爲德興尉，知仁化縣，遷雄州防禦推官。蘇軾貶惠州，邁求潮之安化令，以便饋親，竟卒於官。蘇邁幼承家訓，文章政事，卓有父風。蘇軾《書邁詩》曰："兒子邁，幼時嘗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脱，半腮迎日鬬先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老，無他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尉，有詩云：'葉隨流水歸何處，牛載

① 見《萬首論詩絶句》。

寒鴉過別村。'亦可喜也。"① 李之儀《跋蘇黄衆賢帖》曰："東坡帖乃其子邁所作，大抵蘇氏諸子源同派異，種種皆過人處。"② 又《侯鯖録》卷二記曰："蘇邁伯達，東坡長子，豪邁雖不及其父，而問學語言，亦勝他人子也。少年作詩云：'葉隨流水知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先生見之，笑曰：'此村長官詩也。'"蘇邁的詩作似未編集，現存絶少，《全宋詩》僅録其與父《夜坐聯句》一首及斷句。

**蘇　迨**　蘇迨（1070—1126），初名叔寄，又名竺僧，字仲豫，元祐中以父蔭授承務郎，後以元祐黨人家屬之故解官，至政和間始爲武昌管庫。與弟過俱善爲文。蘇軾《與陳季常》曰："長子邁作吏，頗有父風，二子（迨、過）作詩、騷，殊勝咄咄，皆有跨竈之興，想季常讀此，捧腹絶倒也。"③ 又《與楊康功》也説："某有三兒，其次者十六歲矣，頗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一篇，粗可觀，戲爲和之，並以奉呈。子由過彼，可出示之，令發一笑也。"④ 陳師道《送蘇迨》詩，對蘇迨的文才頗爲稱賞："胸中歷歷着千年，筆下源源赴百川。真字飄揚今有種，清談絶倒古無傳。出塵悟解多爲路，隨世功名小着鞭。白首相逢恐無日，幾時筆札到林泉。"⑤ 然其詩無一首存世（《全宋詩》僅輯得兩句）。

**蘇　過**　在蘇軾三子中，惟一有文集傳世的是蘇過。過

① 《苏轼文集》卷六八。
② 《姑溪先生文集》卷三八。
③ 《蘇軾文集》卷五三。
④ 《蘇軾文集》卷五五。
⑤ 《後山居士文集》卷二。

(1072—1123) 字叔黨，元祐五年 (1090) 試禮部下第，七年任右承務郎。其父南貶，叔黨隨侍，一身百爲，而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一篇曰《志隱》，其父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欲自爲《廣志隱》，以極窮通得喪之理。父北歸後病卒，遂家於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因陶淵明五十歲時曾游斜川，是年蘇過亦年五十，遂名之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有終焉之志。以黨禁之故，極無聊，浮沉里巷，或一時至京師，自得於醉醒，而爲徜徉一世之外。嘗監太原府稅，知潁昌府鄢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宣和五年十二月因事到鎮陽，暴疾卒於道中，年五十二。事迹詳晁説之《蘇叔黨墓誌銘》①，《宋史·蘇軾傳》有附傳。

蘇過穎悟博洽，尤善爲文，而書畫之勝，亦克肖其父，人有"小東坡"之稱。著有《斜川集》二十卷，南宋間刻爲十卷，明代失傳，長期爲書賈以謝邁或劉過集冒充。清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爲《斜川集》六卷，是爲今本（知不足齋叢書本，下同）。蘇軾《和陶游斜川並引》曰："過子詩似翁，我唱而輒酬。"②《與侄孫元老》曰："海外亦粗有書籍，六郎（過）亦不廢學，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峻壯有家法。"③ 又《答劉沔都漕》亦謂"幼子過文亦奇"④。蘇轍也説："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⑤ 張耒《蘇叔黨吕知止許下見訪叔黨有詩戲贈以此

① 見《嵩山文集》卷二〇，不完整，可據《永樂大典》卷二四〇一補足。
② 《蘇軾詩集》卷四二。
③ 《蘇軾文集》卷六〇。
④ 《蘇軾文集》卷四九。
⑤ 《宋史·蘇軾傳》附《蘇過傳》。

奉答》詩曰："蘇郎下筆妙無敵。"① 元好問則評道："叔黨文筆雄贍，殊爲鳳毛。坡嘗云：'海外無以自娛，過子每作文一篇，輒喜數日。'蘇氏父子昆仲，文派若不相遠。"② 清趙懷玉《校刻斜川集序》亦稱："今觀其詩文，具有家法。東坡好和陶，而叔黨有《小斜川》之作；東坡善言兵，而叔黨有《論黎事》之書。出處進退，未忘家國，使天假以年，名或不在其父下。"可見蘇過得乃翁文章真傳，不僅受到他父親的讚許，也得到歷代論者的公認。當然，蘇過的總體成就，遠不能與其父相埒，若以詩論，正如宋袁燮《題宋教授詩册後》所説："余觀工於詩者，代不乏人，而能世其家者幾希。……東坡之後過，頗有佳語，而去乃翁遠甚，不足以相繼。"③

蘇過現存的作品，大都作於徽宗時期。他的一生，仕宦之日少，賦閑之日多，飽嚐"元祐黨禁"的煎熬。"我生三十餘，憂患洽半生"④，是其真實寫照，而這僅是"三十餘"時的感慨，後來的憂患更劇於前。因此，在他的作品中，許多是反映政治迫害下的苦悶心情，或對其叔父蘇轍遭遇不平的吟歎。前者如《和叔寬田園六首》之六：

十年資章甫，人棄我亦閑。得從長沮游，時把嚴陵竿。本非厭作吏，未忍違故山。朝來行西疇，果腹惟三餐。信哉

① 《張右史集》卷一二。
② 《元遺山集》卷四〇《跋蘇叔黨帖》。
③ 《絜齋集》卷八。
④ 《送伯達（邁）兄赴嘉禾》，載《斜川集》卷一。

負廓美，五斗何足干。長為田舍翁，所樂非所歎①。

所謂“十年資章甫”，用《莊子·逍遥游》“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事，指隨父南貶，至此已十年，而朝廷棄而不用，生活百無聊奈。那深藏在字裏行間的鬱鬱寡歡，讀者是不難體味的。後者如《次韻叔父上巳二首》之一：

日晏幽人未下床，春風暗度百花香。掩關頗得禪家味，却掃從教世路荒。絶口誰能論夢幻，逢人聊祇話耕桑。翟公門外常羅雀，要放空階草木長②。

由於蘇過的生活十分接近底層民衆，所以他在自己的許多詩歌中，反映了勞動人民、尤其是農民生活的痛苦。如《和叔寬田園六首》之三：

芃芃稼連雲，老少紛在場。禾稼已困雨，秔稌亦没秧。計窮走羣望，敢愛牛與羊。可憐拾麥人，不憚道路長。號呼泥水中，滯穗收殘黄。對之懷抱惡，寧忍自舉觴③。

詩中寫農民在遭受水旱灾害後生活的艱難。“號呼泥水中”的人們，能拾到多少殘留的麥穗？他們將如何挨過饑荒？不僅蘇過當

① 《斜川集》卷三。
② 《斜川集》卷三。
③ 《斜川集》卷三。

時“對之懷抱惡”，我們在九百年後讀之，也不禁爲之戚顔。這類作品，在《斜川集》中頗不少，有很高的思想藝術價值。蘇過在繼承他父親詩風的同時，更多了一些現實主義的精神。

蘇過有兩篇賦頗有名，且生前早就流傳於世，一曰《颶風賦》，二曰《思子臺賦》。兩賦皆短篇文賦。《颶風賦》，是他侍父謫居惠州時所作，先寫有客來告颶風即將來臨，而“語未卒，庭户肅然，槁葉蔌蔌，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少焉，排破牖，隕瓦擗屋。……虎豹懾駭，鯨鯢奔蹙。類巨鹿之戰，殷聲呼而動地；似崑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然而好像不可一世的怪物，不多久就消逝得無影無踪，“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末段從颶風悟出一番哲理：“小大出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昔之飄然者，若爲巨邪？吹萬不同，果足怖耶？……彼視吾之惴慄，亦爾汝之相莞。……且夫萬相起滅，衆怪耀炫，求彷彿於過耳，視空中之飛電。則響之所謂可懼者，實邪？虚邪？惜吾知之晚也。”那些濫施威權者，不就有同颶風麼？《詩藪》雜編卷五曰：“（蘇）過《颶風賦》、《鼠鬚筆》詩，各奇偉，可謂過得坡筆。”《賦話》卷一〇引《古賦辯體》：“蘇過字叔黨，以文章馳名，時號小東坡。過嶺作《颶風賦》，尤爲人膾炙。若其《思子臺賦》，則有韻之論爾。”

所謂《思子臺賦》，也作於惠州，蘇軾曾作《思子臺賦引》曰：“予先君宫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彦輔，眉山人。與其弟沆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爲人，而舉其議論。彦輔舉賢良，不中第。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早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予少時嘗見彦輔所作《思子臺賦》，

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後之君子，猶得見斯人胸懷之彷彿也。"① 所謂"補亡"，不過是借史氏之酒杯，澆自家之塊壘。王若虛《文辨》曰："《思子臺賦》步驟馳騁，抑揚反覆，可謂奇作。"②《復小齋賦話》卷下亦曰："蘇叔黨《思子臺賦》，蓋坡翁命補亡史君彦輔篇也。正使坡翁自作，未必能過。觀其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又及夷滅張湯、主父偃之流，孟德、楊公之事，波瀾愈闊，然去題稍遼矣。即結之曰'吾將以嗜殺爲戒也'，故於末而並書，不獨賓主分明，抑亦法律精細。"按原賦有曰："自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興哀於既往，不洗其無辜。獨於據也，悲歌慷慨，泣涕躊躇。嗚呼哀哉！"這不正是在借題發揮麽？

蘇軾的散文縱橫恣肆，揮灑自如，這也決定了蘇過文章的風格。除上面兩賦外，蘇過文無論長篇短什，如《論海南黎事書》、《伏波將軍廟碑》等等③，皆酣暢似行雲流水，如其家法。

## 五、"三教大師"張商英

蘇軾鄉人張商英，在政治上以反覆無常聞名。他曾與蔡京作

① 原載賦之前。又見《蘇軾文集》卷一。
② 《滹南遺老集》卷三六。
③ 兩篇分別見《斜川集》卷五、卷六。

過鬬争（主要是權力傾軋），多少贏得了一點名聲，但似乎不足以改變其整體形象。張商英早年與蘇軾兄弟關係較密切，常有唱和，但最終道不相同。

張商英（1043—1121），字天覺，號無盡居士，蜀州新津（今成都新都區）人。登治平二年（1065）進士第，調達州通川縣主簿。召對，權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兼編修中書條例。歷監察御史裏行，貶監荆南鹽麴商税，就移節度判官。召除館閣校勘，坐干請出監鄂州漢川鎮酒税。哲宗嗣位，除開封府推官，歷河東、河北西路提點刑獄，改江南西路轉運副使。紹聖元年（1094）以右正言召還，劾蘇軾、司馬光、文彦博等。坐事謫監襄州酒税，後知洪州。徽宗即位，除中書舍人，河北路轉運使，以言者論列，落職知隨州。建中靖國間官至翰林學士。崇寧初除尚書右丞，遷左丞。論蔡京，謫知亳、蘄州，入元祐黨籍罷。起知鄂州。大觀元年（1107）蔡京復相，安置歸州，量移峽州。四年蔡京罷政，尋除中書侍郎，拜右僕射，務更蔡京所行事。政和初，因與方技郭天信往來，罷知河南府，貶至衡州安置。後許居荆南。宣和三年（1121）十一月卒，年七十九。事迹詳《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集卷一六《張少保商英傳》，《宋史》卷三五一有傳。

據《張少保商英傳》，張商英早年與蔡京“雅相好”，到崇寧初兩人纔“謀多不合”，直發展到水火不容，蔡便將張打入“元祐黨籍”。蔡京固是奸臣，但並不因此説明張商英就是正人君子。《傳》評其爲人道：“商英慷慨敢言事，然詭譎不常，在元祐時獻《嘉禾頌》，以文彦博、吕公著比周公上，紹聖間乃極言其短。嘗

作《祭司馬光文》，已乃追論其罪。始也排擊有言諸人是力，迨爲相，則從而引用之。蔡京置之黨籍中，其實繇熙、豐進也。大觀之政，矯革時弊，天下稱之。平生學浮屠法，自號無盡居士。”南宋初人朱弁謂張商英“少有俊聲，氣陵輩行，然頗以躁進獲譏”。又記他元祐間曾給蘇軾寫信，“蓋欲坡薦爲臺諫也。溫公（司馬光）頗有意用之，嘗以問坡，坡云：‘犢子雖俊可喜，終敗人事……’溫公遂止”。紹聖間章惇用爲中書舍人，“謝啓力詆元祐以來代言者，其略有‘二蘇狂率，三孔闊疏’之語。……崇寧初，附蔡京，召爲翰林，旋踵丞轄，見物論多不與，與京時有異同”①。方回《張天覺律詩格考》曰：“商英之爲人，雄辯詭譎，自謂得兜率悅之傳，天下號爲‘相公禪’。其立朝爲章子厚（惇）所引，元祐間以呵佛罵祖語斥，偶以代蔡京，稍反其政，遂得人望，疵百而醇毫毛耳。”② 總之，張商英善於見風使舵，政治上是典型的“風派”人物。趙秉文《書東坡寄無盡公書後》分析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時說：“無盡公少年爲御史，剛直敢言，魯直有‘霜風拂觚稜’之句。至任提憲，坡又欲其肅責墮吏，計非天資刻薄人也。然章惇當國，則助之力詆元祐之黨，賴末年與蔡京辯，以是得時名。後之議者深所不與，甚者又以爲奸邪，何也？竊意奸邪未必然，殆學術不明之過也。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往往高自賢聖，而無近思篤行之實，視其貌惝恍而不可親，聽其言汪洋而不可窮，叩其中枵然而無有也。無盡公

① 《曲洧舊聞》卷八《無盡居士赤岸監酒稅召還謝啓》、《無盡鄂州到任謝表斥蔡京》。

② 《桐江集》卷七。

於佛學信有得矣，失之好異，《法華》以白蓮爲喻，公獨曰‘優曇鉢華也’。又自以爲‘三教大師’。計其人必高自標置，雖東坡、溫公不能滿其意，則不免有彈劾太過之失，至其甚則善人爲奸黨，其謂之奸邪亦宜。”①

張商英的反覆無常，還充分體現在他與蘇軾的關係上。他與蘇軾兄弟蓋以同鄉之故，唱和甚多，交誼不錯。他本人的這類作品雖已不存，但從蘇軾、蘇轍集中可以反觀；而他在紹聖之初一旦得勢，即投井下石，打擊蘇軾等人不遺餘力②，其品質可見一斑。

張商英著述甚富，《張少保商英傳》謂其有文集一百卷，《宋史·藝文志》即著録百卷本。《郡齋讀書志》卷一九著録“《張無盡集》二十二卷”，蓋南宋時原集多已散佚。後來似乎又有《無盡居士集》七十卷本傳世，見方回《張天覺律詩格考》。各本都久已失傳，現除《護法論》及《兩宋名賢小集》所收之《友松閣遺稿》外③，僅有散見於羣書的詩文零篇，《全宋詩》輯爲二卷，《全宋文》則收有七卷之多。

張商英熱衷於官場的角逐，却又高談識心見性，而佞佛媚道，差不多達到狂熱的程度。他由習“孔孟之道”的儒生而修成“相公禪”，爲了“護法”，反過來對唐、宋以來古文家的排佛進行清算，爲佛教（主要是禪宗）進行不遺餘力的辯護。他在《護

① 《淦水集》卷二〇。
② 張商英攻擊蘇軾等人史事，可參《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一。
③ 《護法論》載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又《叢書集成初編》本題《宗禪辯》，略有删節。其實是一篇較長的論文。《友松閣遺稿》收詩僅二十首。

法論》中説明禪宗的來歷，批駁了人們的各種“誤解”，並指名駁斥韓愈。如韓愈曾説佛教是夷教，張商英引孟子所謂舜是“東夷之人也”、文王是“西夷之人也”的説法，道：“舜與文王，皆聖人也，爲法於天下後世，安可夷其人、廢其法乎？况佛以净飯國王，爲南贍部洲之中，而非夷也。”應該説這些都不爲過，奇怪的是他竟以自己佞佛的標準，攻擊不信佛法的歐陽修，甚至連他的文章也一概否定。他寫道：“歐陽修但一書生耳。其修《唐書》也，以私意臆説，妄行褒貶……唐之公卿好道者甚多，其與禪衲游、有機緣事迹者，舉皆削之。及其致仕也，以‘六一居士’而自稱，何也？以‘居士’自稱，則知有佛矣；知有而排之，則是好名而欺心耳，豈爲端人正士乎？……如斯人，使之侍君，則佞其君絶佛種性，斷佛慧命；與之爲友，則導其友戕伐真性，奔競虚名。終身不過爲一聰明凡夫矣，其如後世惡道何？修乎修乎，將謂世間更不别有至道妙理，止乎如此緣飾些小文章而已，豈非莊生所謂河伯自多於水，而不知復有海乎？”這些熱昏話，無異於“蜀犬吠日”。張商英的論調，表明宋初以來古文家所構築的“道統”堤防，至此已經崩潰。儒、佛、道三教融合，是唐末以降文化發展的大趨勢，到北宋熙、豐時，很少有儒士不參禪説佛的。元人李之仝《重刊鐔津文集疏並序》，論釋契嵩《鐔津文集》（主張三教合一）的影響，以爲“後從而陰化者，如王介甫父子、蘇子瞻兄弟、黄魯直、陳無已、張天覺之徒，願爲外護，皆以翰墨爲佛事，未必不自此書發之”。這基本符合事實，但張商英與其他諸人的區别，是他走上了另一極端。

在張商英的現存作品中，許多是爲佞佛媚道而作。他自稱

“三教大師”，固是自我標榜，但也確實反映了他爲學之雜。如關於五臺山的若干詩文①，即是顯著的例子。其他唯某些詩篇略微可誦。如《孤憤吟二首》：

> 平津諛武帝，堯舜未為聰。歸來東閣士，稱頌此周公。勢利變人心，上下交相蒙。低顏望眉睫，一喜生春風。優游卒茲歲，安知朝野空。
>
> 青青一本桑，下可百夫息。泠泠一井泉，上有千人汲。千里以為郡，百里以為邑。生齒豈不繁，教化繄爾力。何事北窗人，歎此徒勞職②。

兩首蓋皆有所指，疑前首針對蔡京。當然，這類政治諷刺詩，不過是他浮沉宦海的記録。

## 六、“小東坡”唐庚

唐庚（1071—1121），字子西，人稱魯國先生，眉州丹稜（今四川丹棱）人。哲宗紹聖元年（1094）進士，調利州司法參軍，歷知閬中縣、綿州，徽宗大觀中爲宗子博士。張商英薦其

① 見《清凉傳》、《續清凉傳》，宛委别藏本。
② 載《友松閣遺稿》，又見《皇朝文鑒》卷二〇。

才，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坐貶，安置惠州。政和七年（1117），遇赦復承議郎，提舉上清太平宫。宣和三年（1121）歸蜀，道病卒，年五十一。《宋史》卷四四三有傳。所作詩文，死後不久即結集爲多種刻本，故各家著録不同。有《唐子西集》五卷、《别集》三卷之本（《通志·藝文略》），又有《唐子西集》十卷（《郡齋讀書志》卷一九）、二十卷（《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七）之説，還有二十二卷本（《宋史·藝文志》），今傳世的，有宋刻本《唐先生文集》二十卷，抄本《眉山唐先生文集》三十卷。五卷、十卷之本久佚，蓋不完本；二十卷、三十卷兩本，僅版本編次不同，所收詩文無異。

唐庚不僅是北宋末年蜀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即使在兩宋，也是數得着的名家，當時就有“小東坡”之稱。那麽唐庚與蘇軾是什麽關係？《瀛奎律髓》卷一六選載其《除夕》詩，方回曰：“唐庚……年十七見知東坡。”他似乎認爲唐庚直接繼承蘇軾。更多的論者以爲唐庚祇是善於學東坡。《文獻通考》卷二三七著録《唐子西集》十五卷，引雁湖李氏（壁）曰：“唐子西文采風流，人謂爲小東坡。”又引劉夷叔（望之）曰：“唐子西善學東坡，量力從事。雖少，自成一家。其詩工於屬對，緣此遂無古意，然其品在少游上。”又引竹溪林氏（希逸）曰：“唐子西學東坡者也。得其氣骨而未盡其變態之妙，間有直致處，然無一點塵俗，亦佳作也。”劉克莊《後村詩話》前集卷二以爲“唐子西諸文皆高，不獨詩也。其出稍晚，使及坡門，當不在秦、晁之下”。清李調元《雨村詩話》卷下也説：“唐子西庚亦眉山人，詩多佳句，其氣骨類東坡而稍乏變幻。後亦謫惠州，人稱小東坡，亦奇事也。”

還有一種意見，認爲唐庚的創作自成一家，他與蘇氏有憾，實不相干。《四庫提要》引上述劉夷叔、劉克莊的話後，提出這種看法：

> 庚於軾、轍兄弟頗有所憾，殆負其才氣，欲起而角立爭雄，非肯步趨蘇氏者。二劉所言，未詳考也。其詩刻意鍛煉，而不失氣格。劉夷叔稱其工於屬對，緣此遂無古意。胡仔《苕溪漁隱叢話》稱其佳句不可勝舉。黄徹《碧溪詩話》則稱其巧於用事。三家之評，各明一義，而均得其實。

如果我們稍加考察，就會發現館臣“角立爭雄”之論，是誇大其詞了。其實唐庚對蘇軾十分推崇。他少時確曾謁見東坡，這在强行父記唐庚論古今詩文的《唐子西文録》中有明確記載。其第二十三則道：“東坡赴定武，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子中。余時年十八，謁之，問余：‘觀甚書?’余云：‘方讀《晉書》。’卒問：‘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蓋如此。”《文録》共三十五則，論蘇軾詩的有三則，論蘇轍的一則。如他對蘇軾《病鶴詩》“三尺長脛閣瘦身”的“閣”字極爲佩服，認爲“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第九則）。又舉例説“東坡詩叙事言簡而意盡”（第十一則）等，都可看出他學習蘇詩的認真態度。

上述論者的着眼點，主要是就詩文而言，若從人格角度審視，前人以爲子西遠不及東坡。王士禎《帶經堂詩話》卷六曰：“庚生三蘇之鄉，又前後與東坡貶惠州，而集中無一字及之。蓋

庚起家爲張商英所薦，其貶惠州亦以商英連染，視韓子蒼異趣，宜其不爲眉山之徒歟。”同卷又曰：“予讀唐庚集，嘗薄其爲人，其説亦著之前卷。王弱生曰：‘唐子西議論文章，皆蘇氏緒論，顧以黨禁方嚴，而子西又附張商英以進，其著作多不及蘇氏，止《題巢元修傳》及之，大致譏貶。《上蔡司空書》論當世文學之士，止言尹師魯、王深甫，其趨時也如此。然亦何救於貶謫哉！’此論亦與予言若合符節，所謂三代直道也。”王氏謂唐庚“集中無一字及之（東坡）”，不是事實，唐庚曾作《聞東坡貶惠州》等①，有“天地不能容，伸舒輒有礙”之句，對東坡表示了深深的同情。這在當時極爲惡劣的政治環境中，已經很不容易了。王士禎之所以有此論，大約是他所讀唐集非全本（僅十五卷）之故。不過，唐氏人格不及東坡，這點是可以肯定的。《郡齋讀書志》卷一九著録其文集，曰：“早受知於張天覺（商英）。天覺爲相，擢京畿提舉常平，且欲用爲諫官。天覺去位後，言者謂子西常宣言有‘一網打盡’之語，貶惠州。”唐庚被貶是因爲他得罪了蔡氏集團（詳下），但他投靠的張商英也不是正人君子，在當時劇烈的黨派鬬争中，翻船是必然的，後人對他政治立場的評價自然也不會高。

綜上各家評論，可見唐庚固不能與蘇軾齊武，然而他善於學蘇，其創作成就之高，咸衆口一詞。在蘇氏三父子之後，唐庚爲蜀中又一位優秀的文學家，則似乎没有異詞。

唐庚的詩文皆善，而且早慧，這可與他在當時官場的是是非

① 宋刻二十卷本《唐先生文集》卷一一。下引此書版本同。

非區別開來。其弟唐庚《唐眉山文集序》曰："予兄子西自齠齔學爲文，出言已驚人，如賦《明妃曲》、《題醉仙崖什》、《上任德翁序》之類，時年方十四五，老師匠手，見之無不褫魄落膽。及入官以來，所著愈多；至被謫南遷，其文益工。"與唐庚同貶嶺南的鄭總，宣和四年（1122）五月作《唐眉山先生文集序》，對他的詩文作了全面評價：

> 其文實與道俱，觀其文，則其為人不論可知。屬意遣詞，必存藥石之道，或以箴世，或以自明，體高而妙，詞嚴以精。或者以為殆近短澀，非也。以予觀之，正如萬頃之瀾，浩然東下，崩騰曲折，盡水之變，終而覆之，纔數百言爾。此其所以為奇。天人談妙於玄珠，四老奕棋於一橘，可謂小乎！其胸中如此，使攄之世則善。然自謫而衰，連蹇以至於死，有志之士所為哀之。……太學之士得其文，甲乙相傳，愛而錄之。愛之多而不勝錄也，鬻書之家遂丐其本而刻焉。……子西與予俱喜詞章，山川遠阻則寄語酬唱，樽酒會面則論文入微，又同好出世間法。予謂子西："金屑雖貴，著眼成疾。文章習氣，盍痛掃除？雕琢肝腎，徒勞人耳。"子西戲答曰："吾寧盡此生筆硯間，寂然之樂，俟來世尚未晚也。"坐客噬然而笑。嗚呼！行成於思，業精於勤，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子西文章，博雅超詣，執神之機為是故也。學者有意於傳，則以先生為法。

紹興己卯（二十九年，1159），唐庚子文若作《書先集後》，

拘於親情，便難免誇大其詞了。他寫道：

> 先君自幼承學於皇大父，若與蜀先諸儒異轍也。……先君年二十擢第，四十南遷，五十而死，其流風甚遠，其樹立甚大，故其於文率皆懲世漫靡，多所矯拂，扶雅黜鄭，不為苟作。當是時，如操南風之弦以游北里，雖濫吹雜然，衆寡莫敵，而平和雅淡之音厭服於人心者，且久而愈信也。今其傳，如《存舊》，如《辨同》，實熙、豐以來黨事以之；如《議賞》，如《察言》，實崇、觀以來邊費以之。宣和中朝京師，燕薊始事，公因作《韓忠惠公傳》斥其非，幾以身殉焉。是又豈空言哉？

唐庚的文章，論者以“精密”或“縝密”稱之。《東都事略》本傳曰：“（唐）庚爲文精密，通於世務，作《名治》、《察言》、《閔俗》、《存舊》等篇，學者稱之。”《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七在著録其集時也説：“其文長於論議，所著《名治》、《存舊》、《正友》、《議賞》諸論，皆精確。”《文章精義》則認爲“唐子西文極莊重縝密，雖幅尺稍狹，無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之勢，然最利初學”。當時太學生争購其文，蓋以此。唯王若虚《文辨》提出不同看法，曰：“唐子西云：‘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篇》已後便有杜子美，故學文當學司馬遷，學詩當學杜子美。’其論杜子美，吾不敢知，至謂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談何容易哉！自古文士過於遷者何限？而獨及此人乎！遷雖氣質近古，以繩準律

之，殆百孔千瘡，而謂學者專當取法，過矣。"① 此論恐非是。謂司馬遷文"百孔千瘡"，已不公允；而唐庚之説，正表明他的文章從司馬遷《史記》的傳記文學中汲取了營養，而詩則學杜。

至於詩，《唐子西文録》記唐庚自述作詩之道曰："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閑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故謂之詩律。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途，學者不能强所劣，往往捨難而趨易，文章不工，每坐此也。"又曰："吾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未見可羞處，明日取讀，疵病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稍稍有加。數日再讀，疵病復出，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也。"《渑南詩話》卷中不同意唐庚的觀點："觀此二説，又何其立法之嚴，而用心之勞邪！蓋喜爲高論而不本於中者，未有不自相矛盾也。退之曰：文無難易，唯其是耳，豈復有病哉？"唐庚的詩律嚴，程公許嘗作《李宰和唐子西芙蓉溪詩索同賦》詩，也説："子西詩律傷於嚴，掉頭沉吟春飲酣。何曾一字低處著，有似國工精手談。千古江山長媚好，水曹依舊清風掃。衹慚次補較非才，更願乞靈依此老。天涯憔悴一詩窮，溪流泯泯山叢叢。事須臨登作酬賞，剩破酒榼官泥紅。"② 然而唐庚詩佳篇隽句極多，蓋與他"反覆改正"的嚴格要求、一絲不苟的創作態度有關。《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三苕溪漁隱曰：

① 《渑南遺老集》卷三六。
② 《滄洲塵缶編》卷七。

子西詩多佳句，如“兒餧嗔郎罷，妻寒怨槁砧”，“十年駒局促，萬事燕差池”，“脱使真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此用事對屬精切者。又有造語極工者，如“水裁偏岸直，雲截亂山平”，“破窗燈焰走，凍硯筆鋒遲”，“手香橙熟後，髮脱草枯時”，皆清奇可愛。子西尤工對屬，佳句不可盡舉，姑言其大概如此。

張邦基《墨莊漫録》卷九曰：

（唐）子西詩多新意，不沿襲前人語。如《湖上》云：“佳月明作晢，好風聖之清。”《獨游》云：“烏攫春祠敏，鳶窺野燒痴。”《醉眠》云：“山静似太古，日長如小年。”又《芙蓉溪歌》云：“人間八月秋霜嚴，芙蓉溪上春酣酣。二南變後魯叟筆，七國戰處鄒軻談。人間二月春光好，溪上芙蓉迹如掃。周家盛處伯夷枯，漢室隆時賈生老。小兒造化誰能窮，幾回枯卉還芳叢。祇因人老不復少，有酒且發衰顔紅。”比興殊新奇也。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也舉其佳句：

“硯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草木疑靈藥，漁樵或異人”，“花開不旋踵，草薙復齊腰”，“團扇侵時令，方書遣晝長”，“問學兼儒釋，交游半士農”，“國計中宵切，家書隔歲通”，“關河先隴遠，天地小臣孤”，“山静似太古，日長如小

年”，皆唐子西惠州詩也，曲盡南州景物，略無遷謫悲酸之態。七言如“身雜蜑中誰是我，食除蛇外總隨鄉”，“驥子能吟青玉案，木蘭堪戰黑山頭”，亦皆工。

元人吴師道《吴禮部詩話》，認爲唐庚殆陳師道之流亞：

> 唐子西詩文皆精確，前輩謂其早及蘇門，不在秦、晁下。以予評之，規模意度，殆是陳無己流亞也。世稱宋詩人句律流麗，必曰陳簡齋；對偶工切，必曰陸放翁。今子西所作，流布自然，用故事古語，融化深穩，前乎二公已有若人矣。《劉後村詩話》嘗舉十餘聯，考其集中，蓋不勝舉也。《春日郊外》詩：“水生看欲到垂楊。”絶句：“疑此江頭有佳句，為君尋取却茫茫。”簡齋有“水光忽到樹”及“忽有好詩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難尋”之句，非襲用其語，則亦暗合者與？

除上引宋、元人的評論外，明潘是仁《唐眉山詩集七卷小引》也説：“再觀先生傳，方知於曆數、輿圖、醫藥、卜筮之書無不通按，而又闡五經之微旨，綜百家之緒言。吾聞人大抵長於經術者必短於騷雅，既窮天人之際，疑其爲詩必乏風人之致。及觀所作，有唐之音調而不拾其牙後慧，殆元、白者流。嘻，吾於先生猶河漢而不得窺其際矣。”又清吴之振《宋詩鈔·眉山詩鈔序》亦曰：“自南遷海表，詩格益進，曲盡南州景物，略無憔悴悲酸之態。劉潛夫謂其出稍晚，使及坡門，當不在秦、晁下。今

觀其結束精悍，體正出奇，芒焰在簡淡之中，神韻寄聲律之外，雖云後出，固當勝爾。”總之，唐庚詩造語工，饒新意，是上述論者的一致看法。

不過，對於唐庚詩的評價，也有一些不同的聲音。如清初賀裳《載酒園詩話·宋·唐庚》説：“强幼安有《子西文録》一卷，悉追記其遺言，就中論詩者尤多可觀。及讀子西詩，則又不能盡善。如‘山静似太古，日長如小年’，警句也，後聯甚平平，至‘夢中頻得句，拈得已忘筌’，益强弩矣。《雪意》‘浦遠渾無鶴’，亦佳，‘林疏祇有松’，殊不稱。大都心手不能相如，雖才者猶同此病。”他是説唐庚詩不平衡，往往佳句、拙句並存。這在大詩人恐也難免。又《石洲詩話》卷四亦曰：“《墨莊漫録》稱：‘唐子西詩多新意，不沿襲前人語，當時有小東坡之目（同生眉山，同貶惠州）。’然格力雖新，而肌理粗疏，遜於蘇、黄遠矣。吴鈔（按指吴氏《宋詩鈔》，見上引）乃謂‘後出固勝’，亦矯枉過正之言也。”翁氏以其“肌理”説衡量唐庚詩，故有是論。賀裳近乎吹求，而翁方綱自己的尺子已有問題，何遑公正。

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下曰：“張天覺庚寅年（大觀四年，1110）六月拜相。唐庚子西賦《内前行》，所紀皆當時實事云。……蔡薿見其詩，惡之，遂中以事，貶嶺外，天覺相繼亦出。”則《内前行》是唐庚當年貶惠州的導火綫。《内前行》是一首政治諷刺詩，曰：

内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宣麻回。紫薇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旄頭昨夜光照牖，是夕收芒如禿帚。明日

化為甘雨來，宅家化為調元手。（自注：右相視事明日，始得雨，上甚喜。）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亦不惡。向來兩翁當國年，民間斗米纔四錢①。

全詩歌頌張商英的功德。商英乃是代蔡京爲相，而蔡薿嘗與蔡京叙族屬，尊京爲叔祖，爲其死黨，"惡之"是必然的。《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四苕溪漁隱（胡仔）從寫作的角度，對它進行了肯定："張天覺《内前行》云：'内前車馬撥不開……中使押赴文昌臺。'此語善於叙事，質而不俚。又云：'周公禮樂未要作，……民間斗米纔四錢。'此語善於諷誦，當而有理，皆可法也。"

唐庚的另一首詩《湖上》，宋人也頗爲欣賞。詩曰：

佳月明作晢，好風聖之清。湖邊得二友，夜語投三更。煙露兩相濕，水天參互明。散衣芭蕉凉，曳杖桄榔輕。星走拋餘光，山空答虚聲。歸矣不可留，過幽恐神驚②。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四苕溪漁隱評曰："《湖上》云：'佳月明作晢，好風聖之清。'《棲禪暮歸》云……語意俱新矣。"《墨莊漫録》卷九也説："子西詩多新意，不沿襲前人語。如《湖上》云：'佳月明作晢，好風聖之清。'"他們的着眼點是詩句的獨創，而與《内前行》一樣，全篇似乎並不特别高明。從審美的角度

① 《唐先生文集》卷一。
② 《唐先生文集》卷一。

看，《湖上》較優。

上面説過，唐庚對蘇軾被貶有過同情，曾作《聞東坡貶惠州》道：

> 元氣脱形數，運動天地内。東坡未離人，豈比元氣大。天地不能容，伸舒輒有礙。低頭不能仰，閉口焉致咳。東坡坦爽老，局促因難耐。何當與道俱，逍遥天地外①。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謂“此詩甚佳”。但似乎有些“理障”，詩意不够濃。

方回《瀛奎律髓》選了唐庚的《春日郊外》（卷一〇）、《雜詩》（卷一二，原二十首，選二）、《人日》、《九日懷舍弟》（卷一六）、《驟雨》、《憫雨》（卷一七）、《初到惠州》、《收景初貶所書》（卷四三）等詩。其中寫於惠州的《雜詩二十首》②，可稱一組高質量的五言律，最能代表唐庚詩的風格，詩人自己似乎也很滿意。《唐子西文録》曰：“子美詩云：‘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蓋絶唱也。余惠州詩亦云：‘雨在時時黑，春歸處處青。’又云：‘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晴。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横。’皆閑中所得句也。”方回評曰：“子西《惠州雜詩》凡二十首，佳句甚多。此二詩尤切於秋，而‘山轉秋光曲’一聯尤古今絶唱。他如‘身謀嗟翠羽，人事歎榕根’，‘茶隨東客到，藥附廣船歸’，

① 《唐先生文集》卷一一。
② 《唐先生文集》卷三。

‘翻泥逢暗笋，汲井得飛梅’，‘湖盡船頭轉，山窮屐齒回’，‘濯足樓船岸，高歌抱朴村’，‘雪曾前歲有，地過此邦無’，‘笋蕨春生箸，魚蝦海入盤’，‘草平連別洞，雨轉入他山’，‘人情雙鬢雪，天色屢頭風’，‘國計中宵切，家書隔歲通’，皆隽永有味。”他所謂的“此二詩”，乃第五首、第十八首，詩曰：

兀坐且如此，出門安所之。手香橘熟後，髮脱草枯時。精力看書覺，情懷舉盞知。炎州無過雁，二子在天涯。

水過漁村濕，沙寬牧地平。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晴。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横。瘴鄉人自樂，耕釣各浮生。

紀昀批曰：“二首造意造語，皆鑱刻而不纖巧。五、六語淡而味深，詞質而韻雅。”包括這二首在内的二十首組詩，不僅錘煉得佳句甚多，更重要的還在於都是寫自己的貶謫生活，痛定思痛，故而感情真摯，詩意濃鬱，非無病呻吟者可比。又如第十四首：

已分詩驅使，寧辭酒過差。南烹人釣蛤，北信客占鴉。年事侵膚理，憂端宿肺家。嚮來功業興，到晚詠餘霞。

“年事侵膚理，憂端宿肺家。嚮來功業興，到晚詠餘霞。”這裏面有多少人生的感喟，有多深的苦澀和期盼，又有多少看透世態炎凉後的失望和醒悟。其中的是是非非且不説，詩人要没有刻骨銘心的感受，豈能有“憂端宿肺家”之類動人心魄的詩句！

前人認爲最能體現唐庚學杜的，是《除夕》詩，曰：

患難思年改，龍鍾惜歲徂。關河先壠遠，天地小臣孤。
吾道憑温酒，詩情付擁爐。南荒足妖怪，此日謾桃符①。

方回謂“此詩三、四似老杜”。馮班也認爲是“學杜”。紀昀批，以爲“三、四真切而深厚，云似老杜，信然”②。這類離析全篇、以某句似某人的評論，難免陷入郢書燕説的尷尬。詩人不僅在句法上學杜，更重要的是善於學杜甫含蓄而沉鬱的風格。

① 《唐先生文集》卷二。
② 諸家批評詳見《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

# 第五章
# 新天下耳目：北宋巴蜀詞

詞這種文學形式，一般認爲起源於六朝，而唐代蜀中偉大詩人李白，同時又是早期偉大的詞家，他的《菩薩蠻》（平林漠漠煙如織）、《憶秦娥》（簫聲咽），被稱爲“百代詞曲之祖”①。五代時前、後蜀的歌詞創作，曾爲全國之冠冕。那時，由於統治者的愛好和提倡，在成都聚集了一大批出色的詞人，創作了許多作品，而趙崇祚所編《花間集》，在詞的體制、風格上爲後代提供了樣本，對肇於温庭筠、盛行於蜀王宫廷的詞風起了定型和開派的作用，在北宋初、中期曾有巨大影響。像柳永、晏殊、張先、歐陽修等大詞家，其創作都是走的“花間派”的道路。對唐、五代蜀人在歌詞創作方面的貢獻，已故詞學大師唐圭璋先生評價很高，他説：“宋人黄叔陽（昇）選《唐宋諸賢絶妙詞選》，以李白‘爲百代詞曲之祖’。可知詞之最初偉大創作家，即爲蜀人。而《花間集》共選十八人，五百首詞；編者爲蜀人，作者亦多爲蜀人，更可知唐、五代時西蜀詞風之盛。論詞以宋爲極盛，然蜀人

① 《唐宋諸賢絶妙詞選》卷一黄昇語。

實導其先路。且宋代蜀人之爲詞者亦衆。相流相扇，由來已久。"①

但是，也得承認，雖説宋代蜀人詞作者不少，然而在北宋初、中期却很少有人以此藝名家，蜀中歌詞創作相對來説比較沉寂，除王琪等個别人有集外，衹偶爾有文人寫過一闋兩首而已。這種狀況，到蘇軾走上詞壇，纔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蘇軾不僅詩文爲一代宗師，同時以其銅琶鐵板、大聲鏜鞳的豪邁歌唱，"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②，改變了五代以來的傳統詞風，對宋代詞壇産生了巨大的影響。蜀人再次爲詞家所矚目。昔日《花間集》所代表的風格，詞學家們或稱之爲"婉約"；而到蘇軾，則易其轍而另闢蹊徑，人稱"豪放"。無論婉約、豪放，皆由蜀人導其源而浚其流。蜀人可謂樂府領袖。

蘇軾之後，蜀中似乎又没有繼武者，蘇軾差不多成了一枝獨秀。不過，北宋的其他蜀中文人，也留下了一些較優秀的詞篇，仍值得介紹。因此，本章不以年代爲序，先從蘇軾之外的巴蜀詞説起，再論楊繪的詞話《時賢本事曲子集》，而將要着重叙述的東坡詞放在最後。

① 唐圭璋《唐宋兩代蜀詞》，載《詞學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② 王灼《碧鷄漫志》卷二。

# 一、蘇軾以外的巴蜀詞

如上所説，北宋初、中期相當長一段時間内，巴蜀詞的創作較爲沉寂，未能産生有較大成就的詞人。究其原因，大概是後蜀滅亡、宫廷詞人雲散之後，蜀人懲孟氏之亡國，不願再唱那種輕艷柔媚的靡靡之音，而新的詞風又未形成，故《花間》傳統，反不傳於蜀中。另外，也可能與孟蜀亡國後，成都屢遭戰亂，不再是政治文化中心有關。

北宋蜀中文人詞，留下的作品不很多，下面擇要叙述。

**蘇易簡**①　今存宋蜀人最早的詞作，是蘇易簡的《越江吟》。據《續湘山野録》，“太宗嘗酷愛宫詞中十小調子，乃隋賀若弼所撰。其聲與意及用指取聲之法，古今無能加者”。十調之中，第五爲《越江吟》，太宗“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調，撰一詞。蘇翰林易簡探得《越江吟》”。其詞曰：

> 非雲非煙瑶池宴，片片。碧桃零亂黄金殿。蝦鬚半捲天香散。　春雲和，孤竹清婉。入霄漢，紅顔醉態爛熳。金輿轉，霓旌影亂，簫聲遠②。

① 蘇易簡事迹，詳本書第一章。

② 此據《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六引《冷齋夜話》，《續湘山野録》所載文本與此多異。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四評之曰："詞僅五十一字，而叶十二韻，繁音促節，最不易填。易簡不以工詞名，不謂倉卒應制之作，精穩乃爾。"然而這既是應詔探闈而作，加之有時間限制，故説不上如何高明或精彩。

**王　琪**[①]　蘇易簡之後，僅陳堯佐寫過一首《踏莎行·燕詞》。據釋文瑩《湘山野録》，該詞乃爲答謝吕夷簡的引薦之恩而作，將自己比作巢於主人家的燕子，格調不是很高。此後，蜀詞蕭條了很久，仁宗朝的王琪，是現存作品較多的北宋蜀詞人之一，原有詞集《謫仙長短句》，久佚，《全宋詞》收詞十二首及斷句。王琪本是一位很有才華的詩人，受到晏殊的激賞，而詞也寫得不錯。如《定風波》：

> 把酒花前欲問天，春來秋去苦茫然。風雨滿枝花滿地，何事，却教纖草占流年。　試把鈿箏重促柱，無緒，酒闌清淚滴朱弦。賴有玉人相顧好，輕笑，却疑春色在嬋娟。

詞人爲"春來秋去"而苦惱無限，又不滿"纖草"的得勢。那難以排解的愁緒，鈿箏促柱不足以抒發，祇有在"玉人"輕聲的嬌笑中，纔得到一點藉慰。這雖然未離婉約詞的老套，但詞人"欲説還休"的滿腹心事，我們仍可從那閃爍的信息點中去解讀。

王琪頗爲自負的，是他的《望江南》十首。《陳輔之詩話》曰："密學王君玉有《望江南》十首，自謂謫仙。楚老（王安石）

① 王琪事迹，詳本書第二章。

酷愛其‘紅綃香潤入梅天’之句。”十首分別詠江南之柳、酒、燕、竹、草、雨、水、岸、月、雪，故《詞綜偶評·宋詞》謂“與詠物類相似”。楚老王安石所愛的“紅綃”句，在“江南雨”中，《唐宋諸賢絶妙詞選》卷三題“江景”。原詞爲：

> 江南雨，風送滿長川。碧瓦煙昏沈柳岸，紅綃香潤入梅天。飄灑正瀟然。　朝與暮，長在楚峰前。寒夜愁敧金帶枕，暮江深閉木蘭船。煙浪遠相連。

又《能改齋漫録》卷一七曰：“歐陽文忠公愛王君玉《燕》詞云：‘煙逕掠花飛遠遠，曉窗驚夢語匆匆。’梅聖俞以爲不若李堯夫《燕》詩云：‘花前語澀春猶冷，江上飛高雨乍晴。’”所謂《燕》詞，亦《望江南》十首之一，曰：

> 江南燕，輕颺繡簾風。二月池塘新社過，六朝官殿舊巢空。頡頏恣西東。　王謝宅，曾入綺堂中。煙逕掠花飛遠遠，曉窗驚夢語匆匆。偏占杏園紅。

明末顧從教類選、沈際飛評點本《草堂詩餘》別集卷二選録《望江南·江南柳》：

> 江南柳，煙穗拂人輕。愁黛空長描不似，舞腰雖瘦學難成。天意與風情。　攀折處，離恨幾時平。已縱柔條縈客棹，更飛狂絮撲旗亭。三月亂鶯聲。

沈氏評曰："熟矣，色味不陳。"意思是説如此寫柳，並不算特别新穎，但也寫出了一些新意，所以説雖"熟"而"不陳"，因舊而能新。

王琪以爲《望江南》十首可比李白（謫仙），並以"謫仙"名其詞集，固高自標榜，但應該説這十首詞確乎寫得較爲成功，它展現了明媚旖旎、多姿多彩的江南風情。單看詞題，似近於詠物，然詞人並不停留在純粹的景物刻畫，而是給景物賦予了濃鬱的感情色彩，所以又不同於詠物詞。又比如"江南岸"：

> 江南岸，雲樹半晴陰。帆去帆來天亦老，潮生潮落日還沉。南北别離心。　興廢事，千古一霑襟。山下孤煙漁市曉，柳邊疏雨酒家深。行客莫登臨。

作者並没有將筆局限在"岸"，甚至幾乎没有具體地去刻畫"岸"，而是抒發一個"行客"的"别離"之苦。數不盡的帆去帆來，看不完的漁市酒家，而令"行客"最傷心的，也就是"岸"了：那兒意味着離别，從那兒開始又一番生活的挣扎。顯然，這與詠物詞完全不同。

在蘇軾之前，王琪是惟一可與北宋名家們比肩的一位詞作者，祇可惜流傳下來的不很多。

**蘇　轍**①　蘇轍存詞不多，《欒城集》中祇載有《調嘯詞》二首效韋蘇州（應物）。其他還有兩首，一見《東坡詞》中，一

① 蘇轍事迹，見本書第三章。

載《欒城先生遺言》。見於《東坡詞》的，是蘇轍和其兄蘇軾頭年所作《水調歌頭》（即著名的“明月幾時有”一闋），原題“徐州中秋”：

> 離別一何久，七度過中秋。去年東武今夕，明月不勝愁。豈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載《凉州》。鼓吹助清賞，鴻雁起汀洲。　坐中客，翠羽帔，紫綺裘。素娥無賴，西去曾不為人留。今夜清尊對客，明夜孤帆水驛，依舊照離愁。但恐同王粲，相對永登樓。

是詞作於熙寧十年（1077），與其兄久別重聚，有機會在徐州呆了百多天，同過中秋節，而第二天又將離去。詞寫久別重逢、同度中秋佳節的喜悦，然而“素娥（月亮）無賴，西去曾不爲人留”，分別在即，恐怕祇好像王粲一樣，永遠登樓舒愁、夜半反側（指王粲所作《登樓賦》）了！此詞没有其兄把酒起舞的豪氣，像對床夜語似的，寫得親切而富有情感。蘇軾讀罷此詞，覺得“其語過悲”，於是依調又填了一首，小序説“其意以不早退爲戒，以退而相從之樂爲慰云耳”。詞曰：“安石在東海，從事鬢驚秋。中年親友難别，絲竹緩離愁。一旦功成名遂，準擬東還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軒冕，遺恨寄滄洲。　歲雲暮，須早計，要褐裘。故鄉歸去千里，佳處則遲留。我醉歌時君和，醉倒須君扶我，惟酒可忘憂。一任劉玄德，相對卧高樓。”

《欒城先生遺言》載《漁家傲·和門人祝壽》，可謂蘇轍晚年大徹大悟之語：

七十餘年真一夢，朝來壽孚兒孫奉，憂患已空無復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鈞重。　早歲文章供世用，中年禪味疑天縱，石塔成時無一縫。誰與共，人間天上隨他送。

從現存四首詞看，蘇轍詞風平實典雅，類似於他的詩文。

劉　涇　劉涇，字巨濟，簡州陽安（今四川簡陽）人。熙寧六年（1073）進士，王安石薦其才，召見，除經義所檢討。久之，爲太學博士、知咸陽縣，常州教授，通判莫州、成都府，除國子監丞，知處、虢、真、坊四州。元符末上書，召對，除職方郎中。卒，年五十八。《宋史》卷四四三有傳。涇爲文務奇，著有《前溪集》，久佚。《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七引《復齋漫録》云："元豐末，張詵樞言龍圖之守杭也，一日，宴會湖上，劉涇巨濟、僧仲殊在焉，樞言命即席賦詩曲，巨濟先唱云：'憑誰妙筆，横掃素縑三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錢湖湖上圖。'仲殊遽云：'一般奇絶，雲淡天高秋夜月。費盡丹青，祇這些兒畫不成。'"則劉涇亦當時文雅之士。除此之外，劉涇現猶存《夏初臨·夏景》詞一首：

泛水新荷，舞風輕燕，園林夏日初長。庭樹陰濃，雛鶯學弄新簧。小橋飛入横塘。跨青蘋、緑藻幽香。朱闌斜倚，霜紈未摇，衣袂先凉。　歌歡稀遇，怨别多同，路遥水遠，煙淡梅黄。輕衫短帽，相携洞府流觴。况有紅妝。醉歸來，寶蠟成行。拂牙床。紗厨半開，月在回廊。

唐圭璋《唐宋兩代蜀詞》以爲此詞“寫夏景自午至夜，頗有閑適自得之趣。黄蓼園謂此詞從容和雅，良非虚譽”。所謂黄氏之評，見《蓼園詞評》，曰：“元祐間，中外無事。詞亦從容和雅。但次闋起語及‘路遥水遠’，似指當時黨禍被謫諸賢紛紛遠别，惟借洞府紅妝，聊以自遣而已。”是否指黨禍，没有别的根據。

**周　純**　周純，字忘機，華陽（今成都）人。少爲浮屠，弱冠游京師，與王韶子寀相親，後坐累編管惠州。今存詞四首，分别見《梅苑》卷二、卷三、卷七、卷八。唐圭璋《唐宋兩代蜀詞》以爲《瑞鷓鴣》一首“較其餘三首爲佳”，詞曰：

> 一痕月色掛簾櫳，梅影斜斜小院中。狂醉有心窺粉面，夢魂無處避香風。　愁來夢楚三千里，人在巫山十二重。咫尺藍橋無處問，玉簫聲斷楚山空。

**李　新**①　李新著有《跨鰲集》，詩很出色。《跨鰲集》中有詞五首②，或歌詠愛情，或抒發懷抱。如《臨江仙》寫了這樣一位痴情人，在信馬“誤隨車”後，悵然若失，祇得發願結爲“後來緣”：

> 楊柳梢頭春色重，紫騮嘶入殘花。香風滿面日西斜。祇知閑信馬，不覺誤隨車。　已許洞天歸路晚，空勞眼惜眉

① 李新事迹詳本書第四章。

② 其中《洞仙歌》（雪雲散盡）一闋，《全宋詞》據《樂府雅詞》卷上乃李元膺作。

憐。幾回偷為擲花鈿。今生應已過，重結後來緣。

而《浣溪沙·秋懷》，則是對自己功名無成、心勞身病的歎息：

千古人生樂事稀，露濃煙重薄寒時。菊花須插兩三枝。未老功名辜兩鬢，悲秋情緒入雙眉。茂陵有病有誰知。

大約也就是這種過分的追求，而使他個人品德有虧，詳上章。

**唐　庚**[①]　今傳唐庚《唐先生文集》中没有詞，他現存惟一的詞篇，見《唐宋諸賢絶妙詞選》卷八，題爲《訴衷情·旅愁》：

平生不會斂眉頭，諸事等閑休。元來却到愁處，須著與他愁。　殘照外，大江流，去悠悠。風悲蘭杜，煙淡滄浪，何處扁舟？

"須著與他愁"，意思相當於"讓他愁去"。所謂"平生不會斂眉頭"，不是没有愁，而是視愁爲"等閑"罷了。下半闋寫旅途所見，全然不説"愁"字，然而"不愁而愁斯極矣"（《草堂詩餘》正集沈際飛評）。唐庚是位出色的詩人，詞雖祇一首，頗有韵味，足以流傳後世。

① 唐庚生平事迹詳本書第四章。

**蘇　過**①　蘇過是蘇軾季子，時有“小東坡”之稱。現存詞僅一首②，爲《點絳唇》，載《唐宋諸賢絶妙詞選》卷三，黄昇解題道：“此詞作時，方禁坡文，故隱其名，以傳於世。今或以爲汪彦章（藻）所作，非也。”原詞曰：

> 新月娟娟，夜寒江静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横窗瘦。好個霜天，閑却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

據上引黄昇的解題，結合詞中“歸興”句，此詞似應作於蘇過侍其父貶居南方時。“好個霜天，閑却傳杯手”，這頗有些老蘇詞的豪放氣慨，但一“閑”字，説明了全部嚴酷的現實。“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雖極含蓄，然憤慨之情，歸去之盼，流於毫端。

**何　栗**　何栗（1089—1127），字文縝，仙井監（今四川仁壽）人。政和五年（1115）登狀元第，歷中書舍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死於靖康之難。《全宋詞》録其詞二首及斷句。其《虞美人》詞，有一段風流的本事。《碧鷄漫志》卷二記載道：“何文縝在館閣時，飲一貴人家，侍兒惠柔者，解帕子爲贈，約牡丹開再集。何甚屬意，歸作《虞美人》曲，曲中隱其名云。”詞曰：

---

① 蘇過事迹，詳本書第四章。

② 楊慎《詞品》卷三載“高柳蟬嘶”一首，《全宋詞》謂乃汪藻作，見《浮溪文粹》卷一五。按該詞又見《草堂詩餘》别集卷一，題蘇過作。

分香帕子揉藍膩，欲去殷勤惠。重來直待牡丹時。祇恐花知，知後故開遲。　別來看盡閑桃李，日日欄干倚。催花無計問東風，夢作一雙蝴蝶繞芳叢。

是詞所表現的戀情，固然是畸形的，姑置而不論；而詞的寫法，却很有特色。“祇恐花知”兩句，表現了企盼牡丹早開的急切心情，可又偏偏不説，而將“花”（牡丹）擬人化：千萬别讓“她”知道了，否則“她”會忌妒，而有意拖延花期。末句“夢作一雙蝴蝶”，不僅遂了美好的心願，而且格調也較爲高雅。

北宋巴蜀詞人，除蘇軾及上述諸家之外，作者當還有不少，但由於其作品没有流傳下來，或散佚過於嚴重，今天不能詳考，或無法窺其總體成就。南宋初蜀人黄大輿編選專詠梅花的詞總集《羣賢梅苑》①，其中收録了不少蜀人詞，部分蜀詞賴該書流傳至今，然作者生平事迹有的已不詳。如《梅苑》卷二載蒲宗孟詞一首，卷六載石耆翁詞二首。蒲宗孟事迹已見前章，而石耆翁僅知他是蜀人，餘無考。同書卷九載范夢龍《臨江仙·成都西園》，范夢龍事迹也闕如。其他如郫（今四川郫縣）人王道亨《桃園憶故人》一首（卷八）等等。

除《梅苑》所收蜀人詞外，其他文獻也時有記載。如《能改齋漫録》卷一七曰：“蜀人李久善，長短句有‘鶯擲垂楊，一點黄金溜’，識者以爲新。”《漫録》作者吴曾是南宋初人，李久善蓋北宋末在世。此人猶有《念奴嬌》一首，收入《梅苑》卷一。

① 黄大輿及《羣賢梅苑》，詳本書第九章。

又如馬咸，有《遂寧好》詞，小序稱“武信舊藩，遂寧新府。乃東川之會邑，據涪江之上游”，見《輿地紀勝》卷一五五引，而馬咸生平亦不可考，大概是北宋末人。如此等等。

除文人詞外，蜀中民間歌詞作者蓋也不少。唐圭璋《唐宋兩代蜀詞》舉例道：“尚有蜀妓詞，如《苕溪漁隱叢話》載廣漢營妓僧兒《滿庭芳》一首、《花庵詞選》載成都樂妓陳鳳儀《一絡索》一首、《齊東野語》載蜀中妓《市橋柳》一首、《緑窗新話》引《古今詞話》載成都妓趙才卿《燕歸巢》一首、瀘南妓盼盼《惜春容》一首。《嬌紅記》更載眉山王通判女嬌紅與中表申純酬和之詞，多至二十八首。……偶檢《巴縣志》與《合川志》，亦皆録宋詞石刻，輯蜀詞者不可不採及之也。”上述諸詞，唐先生已採入《全宋詞》。當然，其中許多未必真是妓詞，蓋他人假託；至於《嬌紅記》中王嬌娘詞，更可斷定非嬌娘自作，《全宋詞》將其編入《元明小説話本中依託宋人詞》，極是。

## 二、楊繪《時賢本事曲子集》

現知我國的第一部詞話著作，也是蜀人所作，那就是楊繪的《時賢本事曲子集》。

與蘇軾同時代的楊繪，字元素，綿竹人，事迹已見前章。他是蘇軾的唱和友，除以詩唱和外，還以詞。在東坡詞集中，與楊

繪贈答唱和的達十三首之多①。如《勸金船》（無情流水多情客）題下自注道“和元素韻，自撰腔命名”。又如《南鄉子》（寒雀滿疏籬）自注道“梅花詞和楊元素”，等等。又蘇軾《與楊元素書》中，也言及“見和新詞”②。可想見楊繪當年必然也填過不少詞，惜已全部失傳，《全宋詞》連一句也没有輯到。

楊繪除自作詞外，還留心詞苑遺事，曾輯《時賢本事曲子集》前後集。蘇軾讀到該書後，很感興趣，建議他增廣補充，並親自獻上數事。他在《與楊元素書》中寫道：

> 近一相識，録得明公所編《本事曲子》，足廣奇聞，以為閑居之鼓吹也。然切謂宜更廣之，但囑知識間令各記所聞，即所載日益廣矣。輒獻三事，更乞揀擇，傳到百四十許曲，不知傳得足否？

此書作於元豐五年（1082）。另一書也説：

> 近於城中葺一荒園，手種菜果以自娱。陳季常者，近在州界百四十里住，時復來往。伯誠親弟，近問之，云不曾參拜。其人甚奇偉，得其一詞，以助《本事》。

遺憾的是，這樣一部對研究宋詞很有參考價值的資料性著

① 據梁啓超《記時賢本事曲子集》統計。
② 《蘇軾文集》卷五五。

作，也是今知我國最早的詞話，後來竟然失傳，甚至許多人不知有其書。梁啓超輯得佚文五則，並作《記時賢本事曲子集》①，考證道：

> 讀《歐陽文忠公集》卷一百三十二《近體樂府》二第二十四葉《漁家傲》調下小注引，有京本《時賢本事曲子後集》一則，初不知何時何人所著。繼讀吴文恪《唐宋名賢百家詞》之《東坡詞》，其調名下小注引楊元素《本事曲集》者兩條（《滿庭芳》"三十三年，漂流江海"篇、《滿江紅》"憂喜相尋，風雨過"篇），引《本事集》者兩條（《虞美人》"買田陽羨"篇、《減字木蘭花》"雙龍對起"篇），凡遺文五條，體裁相同，皆紀北宋中葉詞林掌故。又讀紹興間輯本《南唐二主詞》，《蝶戀花》調下注云，《本事曲》以為山東李冠作。李冠，亦北宋中葉之時賢也。因此可推定以上所引同一書，其全名為《時賢本事曲子集》，且有前後集，省名則稱《本事曲集》，再省則稱《本事集》或《本事曲》，著者則楊元素也。歐集所引，冠以"京本"二字，則當時有刻本，且不止一本可知。遍考南宋簿録諸書，自《紹興闕書目》，下逮晁《志》、陳《録》、馬《考》，以至《宋史·藝文志》，皆不著録。惟尤延之《遂初堂書目》載有楊元素《本事曲》，當為本書省名。此後公私藏目皆不復見，知此書南宋尚有傳本，入元則全佚矣。……今兩集俱佚，不可考矣。張子野詞

① 《詞話叢編》所收趙萬里輯本《時賢本事曲子集》附録。

《勸金船》調下題云："流杯堂唱和，翰林主人元素自撰腔。"東坡詞亦有《泛金船》一闋，題云"流杯亭和楊元素"，則元素固自能詞，且曉暢音律，今張、蘇詞俱在，而元素原唱並不能託嚴詩編杜集之例以傳於後，甚可慨也。《本事曲子》既有前後集，想卷帙非少。據所存佚文知其每條於本事之下，具録原曲全文，是實最古之宋詞總集，遠在端伯、花庵、草窗諸選本以前。且觀述掌故，亦可稱為最古之詞話，尤可寶貴。

後來，趙萬里在梁氏所輯五事之外，又輯得四則，編爲一卷，小序稱原書爲"最古之詞話"，並説："《漁隱叢話》後集三十八載盧絳夢一白衣婦人歌《菩薩蠻》，《南唐近事》及《本事曲》所載皆同云云。檢他書未見稱引，知其散佚多矣。"除梁、趙二氏所輯之外，現存文獻中還可勾稽到一些[①]，但與上引蘇軾給楊繪信中所説"傳到百四十許曲"，已相去懸絶，且不説該書當時還在繼續編纂中。趙萬里輯本有四則談蘇詞，其中一則記《剪字木蘭花》，原詞道：

雙龍對起，白甲蒼鬚煙雨裏。疏影微香，下有幽人晝夢長。　湖風輕軟，雙鵲飛來争噪晚。翠颭紅輕，時下凌霄百

① 參見吴熊和《唐宋詞通論》第五章第二節、第六章第四節。吴氏所舉之外，筆者偶得一則，附於此。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卷九："余嘗見《本事曲》'魚遊春水'詞云：'因開汴河，得一碑石，刻此詞，以爲唐人所作，云：'嫩草初抽碧玉簪，緑楊輕挑黄金縷。'蓋用唐人詩'楊柳黄金縷，梧桐碧玉枝'。"近有學者新輯到二十多則。

尺英。

讀罷是詞，恐怕誰都不知所云。第一句“雙龍對起”，“雙龍”何所指？即便强作解人，也很難自圓其説。毛斧季（扆）校本《東坡詞》下引《本事集》道：

> 錢塘西湖，有詩僧清順居其上，自名藏春塢。門前有二古松，各有凌霄花絡其上，順常晝卧其下。時子瞻為郡，一日屏騎從過之，松風騷然，順指落花覓句，為賦此詞。

讀罷此詞本事，可謂疑雲散盡，原來所謂“雙龍”者，乃二古松也。不僅詞意明白，連東坡原詞的寫作時間等等，也可很容易地據以考出。作者與東坡同時且交好，記事當準確無誤，其史料價值，自非小説傳聞可望其項背。試想，如果没有此則記事，這首詞後人將如何讀懂？可見“本事詞”這種體裁，十分重要。此前唐人孟棨著有《本事詩》，而“本事詞”則由楊繪肇其端。後來，楊湜著《古今詞話》，亦已久佚，趙萬里輯本目録跋①，根據所輯六十七則分析，以爲“乃隸事之作，大都出於傳聞，且側重冶艷故實”。其書性質蓋與《本事詞》略同，而質量則遠遠不如。現存宋人各種詩話筆記，記載詞本事的不少②，楊繪的開創之功，自不可没。

① 見《詞話叢編》。
② 唐圭璋輯爲《宋詞紀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 三、“指出向上一路”的東坡詞

東坡詞的功績①，在於它以獨特的藝術風格，開一代新詞風。蘇軾是“豪放詞”派的領袖。《碧鷄漫志》卷二曰：

> 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
>
> 長短句雖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與真情衰矣。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

胡寅《酒邊集後序》也說：

> ……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脱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為皂隸，而柳氏為輿臺矣！

詞自宋初以來，雖然像范仲淹的《漁家傲》等少數作品饒有蒼凉剛健之氣，對傳統有所突破，但總體而言，仍跳不出五代詞

① 蘇軾生平事迹，詳第三章。

娛賓遣興的藩籬，兒女情長，悲歡離合，柔媚纖巧，是其特點。祇是到了蘇軾，方以其博大的才力，另闢蹊徑，開創了歌詞創作的新時代。正如《白雨齋詞話》卷一所説："詞至東坡，一洗綺羅香澤之態，寄慨無端，别有天地。《水調歌頭》、《卜算子（雁）》、《賀新凉》、《水龍吟》諸篇，尤爲絶構。"

蘇詞的主要風格是"豪放"。蘇軾在《答陳季常（第十三）書》中寫道："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無礙睡，輒亦得之耳。"① 可見"豪放"正是他自己的主張，而且以此爲"快活"。紹興二十一年（辛未，1151），曾慥作《東坡詞拾遺跋》，謂所補東坡詞集，"江山秀麗之句，樽俎戲劇之詞，搜羅幾盡矣。傳之無窮，想象豪放風流之不可及也"。在别人看來，他的詞也是"豪放"。蘇軾在政治上有改革的要求，而文學上求解放、求創新的精神尤爲突出，所以他不願走熟爛的"婉約"的老路，而另闢新境。

在《東坡詞》中，豪放詞俯拾皆是。如《江神子》②：

>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黄，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① 《蘇軾文集》卷五三。
② 本節所引蘇詞，俱見《東坡樂府》，以下不再注明。

作者在《與鮮于子駿書》中説："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却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永）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脚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寫呈取笑。"① 可知他不願寄人籬下，有意與宋初婉約詞風的代表作家柳永立異，走另外的路數，從而使其所作"自是一家"。這就打破了詞爲歌臺舞席風流小調的傳統，而可讓"東州壯士抵掌頓脚而歌之"。在詞中，作者展示了一個豪情滿懷、英姿颯爽的太守形象，洋溢着殺敵報國的豪情壯志。

又如著名的《念奴嬌·赤壁懷古》：

>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遥想公謹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吹劍續録》載："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謳，因問'我詞比柳詞何如'，對曰：'柳郎中詞祇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公爲之絶倒。"這故事正好説明了東坡詞與五代以來詞風的區别。《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九曰："東坡'大江東去'赤壁詞，語

① 《蘇軾文集》卷五三。

意高妙，真古今絶唱。”《草堂詩餘》卷四楊慎評是闋道：“古今詞多脂軟纖媚取勝，獨東坡此詞感慨悲壯，雄偉高卓，詞中之史也。‘銅將軍’、‘鐵拍板’唱公此詞，雖優人謔語，亦足狀其雄卓奇偉處。”作此詞時，東坡歷“烏臺詩案”而貶居黄州，壯志銷磨，心情壓抑，而他那被扼制的激情一旦釋放，就好像洶湧東去的大江，在詞中一瀉千里。元好問《題閑閑書赤壁賦後》曰：“夏口之戰，古今喜稱道之。東坡赤壁詞殆戲以周郎自况也。詞纔百餘字，而江山人物，無復餘蘊，宜其爲樂府絶唱。”① 這是獨具隻眼的。王世貞《山谷書東坡大江東去帖》也説：“其詞跌宕感慨，有王處仲擪鼓意氣，傍若無人。”② 後來黄氏《蓼園詞選》分析此詞，即據“周郎自况”之意，而更加具體：

> 題是懷古，意謂自己消磨壯心殆盡也。開口“大江東去”二句，歎浪淘人物，是自己與周郎俱在内也。“故壘”句至次闋“灰飛煙滅”句，俱就赤壁寫周郎之事。“故國”三句，是就周郎拍到自己。“人生似夢”二句，總結以應起二句。總而言之，題是赤壁，心實為己而發。周郎是賓，自己是主。借賓定主，寓主於賓。是主是賓，離奇變幻，細思方得其主意處。不可但誦其詞，而不知其命意所在也。

從上引兩首東坡豪放詞可以看出，蘇軾對傳統詞風進行了革

① 《遺山集》卷四〇。
②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三六。

命性的改造，大大開拓了詞的境界。這對傳統來説，無疑是一次大破壞；而對詞的發展來説，又無異於一次大解放，真所謂“新天下耳目”。現代著名學者胡適在談到東坡詞的影響時，認爲它開闢了一個“新時代”。胡適説：“詞至蘇軾而一大變。他以前，是《花間集》的權威的時代；他以後，另成一個新時代。”① 他説“新時代”的特色有兩個要點，第一是“風格提高了”，第二是“以詩爲詞”。這裏我們先引第一點，“以詩爲詞”的問題放在後面再説。胡適寫道：

> 風格提高了，新的意境提高了風格。……東坡以前的詞祇是寫兒女之情的；下等的寫色欲；上等的寫相思，寫離别；以風格論，輕薄的固不足談；最高的不過凄婉哀怨，其次不過細膩有風趣罷了。蘇軾的詞往往有新意境，所以能創立一種新風格。這種風格，既非細膩，又非凄怨，乃是悲壯與飄逸。

但是東坡詞的“豪”，又不是“粗豪”，不僅能歌，而且韻味濃鬱，意趣盎然，讀來感人。正如沈謙《填詞雜説》所説：“詞不在大小淺深，貴於移情。‘曉風殘月’、‘大江東去’，體制雖殊，讀之若身歷其境，惝恍迷離，不能自主，文之至也。”所謂“移情”，就是作者用自己的感情去打動讀者。能打動讀者的是藝術的力量，而不能一味地靠大聲叫號。南宋有些所謂豪放詞，走

① 《胡適作品集》第三十册。

上粗豪一路，自稱學東坡。沈義父《樂府指迷·豪放與協律》説："近世作詞者，不曉音律，乃故爲豪放不羈之語，遂借東坡、稼軒諸賢自諉。諸賢之詞，固豪放矣，不豪放處，未嘗不協律也。"那種"故爲豪放"的作品，祇能學其形而遺其神，並没有得到東坡的精髓，自然也没有感人的藝術力量。這正如蔡松雲《柯亭詞論》所説："東坡詞，胸有萬卷，筆無點塵。其闊大處，不在能作豪放語，而在其襟懷有涵蓋一切氣象。若徒襲外貌，何異東施效顰？"又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也説："人賞東坡粗豪，吾賞東坡韶秀。韶秀是東坡佳處，粗豪則病也。"如果真把蘇東坡詞看成"粗豪"，則並不認識東坡詞。東坡詞是豪放而不離韶秀。這正如劉熙載《藝概》卷四所説："若其（指坡詞）豪放之致，則時與太白爲近。"

東坡詞雖以"豪放"爲主要特色，但綜觀其詞作，又還有如下幾個特點。

首先是風格的多樣性。《柯亭詞論》曰："東坡小令，清麗紆徐，雅人深致，另闢一境。設非胸襟高曠，焉能有此吐屬？"如《西江月》：

> 玉骨那愁瘴霧，冰姿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採芳叢，倒掛綠毛麽鳳。　素面翻嫌粉涴，洗妝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宋人以爲此詞是東坡悼其妾朝雲的。《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一引《冷齋夜話》云："東坡在惠州，作梅詞云：'玉骨那愁瘴霧

……’時侍兒朝雲新亡，其寓意爲朝雲作也。”《耆舊續聞》卷二引陸辰州子逸（淞）也説：“某嘗於晁以道家見東坡真迹，晁氏云：東坡有妾名曰朝雲、榴花，朝雲死於嶺外，東坡嘗作《西江月》一闋，寓意於梅，所謂‘高情已逐曉雲空’是也。”詞悼朝雲，或屬意在此，但詞原題“梅花”，是直接詠梅的。《草堂詩餘》卷一楊慎評此詞道：“古今梅花詞，此爲第一。”此詞的清麗紆徐，風格又與豪放詞顯然有别。

又如《浣溪沙·春情》，則純是婉約詞了：

> 道字嬌訛苦未成，未應春閣夢多情。朝來何事綠鬟傾。
> 彩索身輕長趁燕，紅窗睡重不聞鶯。困人天氣近清明。

清初賀裳《皺水軒詞筌》評此詞道：“蘇子瞻有‘銅琶’、‘鐵板’之譏，然其《浣溪紗（春閨）》曰：‘彩索身輕常趁燕，紅窗睡重不聞鶯。’如此風調，令十七八女郎歌之，豈在‘曉風殘月’之下？”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引弇州（王世貞）道：“永叔、長公，極不能作麗語，而亦有之。永叔如‘當路游絲縈醉客，隔花啼鳥喚行人’，長公如‘彩索身輕長趁燕，紅窗睡重不聞鶯’，勝人百倍。”

李調元《雨村詞話》卷一舉《南鄉子·有感》爲例，説東坡即是作麗語，也比他人爲高：“人謂東坡長短句不工媚詞，少諧音律，非也，特才大不肯受束縛而然。間作媚詞，却洗盡鉛華，非少游‘女嬭’語所及。”《南鄉子·有感》寫道：

冰雪透香肌，姑射仙人不似伊。濯錦江頭新樣錦，非宜，故著尋常淡薄衣。　暖日下重幃。春睡香凝索起遲。曼倩風流緣底事，當時，愛被西真喚作兒。

《雨村詞話》又説，即"'喚作兒'三字，出之先生筆，却如此大雅。"

題材的多樣性，是東坡詞的第二個特點。劉熙載《藝概》卷四曰："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這話説得很有道理。東坡突破了"詞爲艷科"的狹隘觀念，打破了基本上是描寫男女戀情的傳統，將它變爲表現複雜生活的隨心所欲的工具，諸如自己政治活動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感受，與友人交往的一些小事，師友間的深情厚誼，以至秀麗的農村景色等等，他都能收拾入詞。

東坡詞的第三個特點，是以流暢自然之筆，歌詠真性情。元好問《新軒樂府序》曰：

唐歌詞多官體，又皆極力為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官體，亦豈可以官體概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東坡者。……由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於文字之為工，不得不然之為工也。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詠性情，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

《白雨齋詞話》卷一也説："東坡之詞，純以情勝，情之至者，詞亦至。祇是情得其正，不似耆卿之喁喁兒女私情耳。論古人詞，不辨是非，不别邪正，妄爲褒貶，吾不謂然。"又曰："東坡、少游，皆是情餘於詞，耆卿乃辭餘於情，解人自辨之。"如《水調歌頭·丙辰中秋》：

>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宫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户，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别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詞原有一小序，曰："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丙辰"爲熙寧九年（1076）。《歲時廣記》卷三一引《復雅歌詞》："元豐七年（1084），都下傳唱此詞。神宗問内侍外面新行小詞，内侍録此進呈。讀至'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上曰：'蘇軾終是愛君。'乃命量移汝州。"神宗或愛此詞，但量移汝州乃因讀到此詞，恐是小説家言。關於此詞的寫作背景，《鐵圍山叢談》卷三有如下記載：

> 歌者袁綯，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和間供奉九重，嘗為吾言：東坡公昔與客游金山，適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頗湧，俄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頂之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

罷，坡為起舞，而顧問曰："此便是神仙矣。"吾謂文章人物，誠千載一時，後世安所得乎？

"此便是神仙矣"，不過是節日歡樂中，詩人在永恒的月宇下的笑語，而此詞却真是神來之筆。南宋評論家胡仔謂"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餘詞盡廢"①。此詞之高，在於感情的熾烈，性情的真切，哲理的深刻，已升華到語言文字之外。《類編草堂詩餘》卷四楊慎評曰："此等詞翩翩羽化而仙，豈是煙火人道得隻字？'中秋詞'古今絶唱。"《詞潔輯評》卷三也説："凡興象高，即不爲字面礙。此詞前半，自是天仙化人之筆。……詩家最上一乘，固有以神行者矣，於詞何獨不然？題爲中秋對月懷子由，宜其懷抱俯仰，浩落如是。"王國維《人間詞話》卷下進一步指出："東坡之《水調歌頭》，則伊興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調論也。"諸家皆非諛詞。

東坡詞的第四個特點，是語言生動形象。無論口頭語、前人語、詩語、民間俗語、佛家語，他都運用自如，出神入化。如《定風波·南海歸贈王定國侍人寓娘》：

> 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盡道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凉。　萬里歸來顔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便吾鄉。

①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九"苕溪漁隱"語。

《能改齋漫録》卷七記此詞本事道："東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用其語綴詞云：'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吾鄉。'"東坡善於多方面汲取語言營養，竟至檃括侍妾語，而全詞語言活潑明快，又渾然一體。又如《木蘭花令》上片："知君仙骨無寒暑，千載相逢猶旦暮。故將別語惱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竹坡詩話》卷二曰："白樂天《長恨歌》云：'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氣韻之近俗也。東坡作送人小詞云：'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雖用樂天語，而別有一種風味，非點鐵成黄金手，不能爲此也。"再如《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似花還似非花）一闋中，末段曰："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其中"三分春色"數語，也是化用他人語。《雨村詞話》卷一説："宋初葉清臣字道卿，有《賀聖朝》詞云：'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風雨。'東坡《水龍吟》演爲長句云：'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神意更遠。"

東坡詞受到人們長久的喜愛。當時人劉攽《見蘇子瞻所作小詩因寄》就説："千里相思無見期，喜聞樂府短長詩。靈均此秘未曾睹，郢客探高空自奇。不怪少年爲狡獪，定應師法授微辭。吴娃齊女聲如玉，遥想明眸嚬黛時。"① 後人更是好評如潮，不煩枚舉。但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見，而從這些異見中，恰恰可以看

① 《彭城集》卷一五。

出蘇軾對傳統的突破。一是説他“以詩爲詞”。東坡門人陳師道作《後山詩話》，曰：“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清照《詞論》也説：“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諧音律者，何耶？”① 他們是説，“以詩爲詞”不是詞的本色當行，而且歐陽修、蘇軾等所作文人詞“不諧音律”。對“不諧音律”問題，我們在下面再討論，先談所謂“以詩爲詞”。

所謂“以詩爲詞”，是説蘇詞的句法、風格與詞的本來面貌（即“本色”）不同，蘇詞衹不過是“句讀不葺”的詩罷了。如果再説得通俗一點，就是蘇詞衹能算是長短不齊的雜言詩，不能稱作“詞”。南宋人陳倅不很同意這種看法，但他又作不出更好的理論解釋，在《燕喜詞叙》中，他寫道：“議者曰：少游詩似曲，東坡曲似詩。蓋東坡平日耿介直諒，故其爲文似其爲人。”清吴大受《詩筏》承認蘇軾“以詩爲詞”是他的短處，衹是覺得李清照所謂“句讀不葺之詩”有些過頭：“東坡詞氣豪邁，自是别調，差不如秦七黄九之到家耳。東坡自言平日不喜唱曲，故不中音律，是亦一短。以詩爲詞，難爲東坡解嘲。若以爲‘句讀不葺之詩’，抑又甚矣。”真正對“以詩爲詞”作出有力的理論辯護的，是金人王若虚。他在所著《滹南詩話》卷二中寫道：

> 陳後山謂子瞻以詩為詞，大是妄論，而世皆信之。獨茅

① 見《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

荆産辨其不然，謂公詞為古今第一。今翰林趙公亦云此與人意暗同。蓋詩詞祇是一理，不容異觀。自世之末作習為纖艷柔脆，以投流俗之好，高人勝士，亦或以是相勝，而日趨於委靡，遂謂其體當然，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文起伯曰："先生慮其不幸，而溺於彼，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寓以詩人句法。"是亦不然。公雄文大手，樂府乃其游戲，顧豈與流俗爭勝哉！蓋其天資不凡，詞氣邁往，故落筆皆絶塵耳。

清吴衡照《蓮子居詞話》卷一以爲王氏"此條論坡公詞極透徹。髯翁樂府之妙，得滹南而論定也"。簡言之，王若虚是説詩詞"祇是一理"，没有必要分而别之；之所以世人以"纖艷柔脆"爲詞的"本色"，不過是末作者"投流俗之好"，時間長了，反認爲詞體應該就是那樣，而不知所謂"本色"，恰恰就是"流弊"。正如劉熙載《藝概》卷四所説："太白《憶秦娥》，聲情悲壯，晚唐、五代，惟趨婉麗，至東坡始能復古。後世論詞者，或轉以東坡爲變調，不知晚唐、五代乃變調也。"王若虚論東坡詞的透徹處，在於他抓住了"詩詞祇是一理"這個根本點。事實上，詩與詞並無根本區别，就其本質而言，是完全相同的。清末鄭文焯《大鶴山人詞話》評《江神子》（"夢中了了醉中醒"）曰："讀東坡先生詞，於氣韻格律，並有悟到空靈妙境，匪可以詞家目之，亦不得不目爲詞家。世每謂其以詩入詞，豈知言哉？董文敏論畫曰：'同能不如獨詣。'吾於坡仙之詞亦云。"

所謂"以詩爲詞"論的謬誤，還可用東坡集句詞説明。如集

句詞《南鄉子》：

> 寒玉細凝膚（吴融），清歌一曲倒金壺（鄭谷）。冶葉倡條遍相識（李商隱），爭如，豆蔻花梢二月初（杜牧）。　年少即須臾（白居易），芳時偷得醉工夫（白居易）。羅帳細垂銀燭背（韓偓），歡娛，豁得平生俊氣無（杜牧）。

《草堂詩餘》别集卷二沈際飛評之曰："二詞（按同調還有一首，此略）遇鋭堪鑄，不露一痕，是詞非詩、尊詩貶詞者合作何解？"他的意思是説，既然將詩句集之爲詞，就是地地道道的詞，不留痕迹，則是詞非詩，或尊詩貶詞，都是錯誤的。也就是説，詩詞祇是一理，不容異觀。

前面我們引過胡適的話，他説東坡詞開闢了一個"新時代"，而"新時代"有兩個要點，第一點是"風格提高了"，第二點就是"以詩爲詞"。在他看來，"以詩爲詞"不但没有什麽不好，反倒是"詞的一大解放"。他説：

> 蘇軾以前，詞的範圍很小，詞的限制很多；到蘇詞出來，不受詞的嚴格限制，祇當詞是詩的一體；不必兒女離别，不必鶯衾雁字，凡是情感，凡是思想，都可以做詩，就都可以做詞。從此以後，詞可以詠史，可以吊古，可以説理，可以談禪，可以用象徵寄幽妙之思，可以借音節述悲壯或怨抑之懷。這是詞的一大解放。

對東坡詞的第二點不同意見，是認爲他的詞“不諧音律”。所謂“不諧音律”，就是不能很好地配合詞樂，因而不好唱，甚至不能唱。《墨客揮犀》曰：“子瞻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著棋、吃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此説成了後人以東坡詞“不諧音律”的反證。然而陸游在《老學庵筆記》卷五駁斥道：“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詞多不協。晁以道云：‘紹聖初，與東坡别於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湯衡《張紫微雅詞序》也説：“昔東坡見少游《上巳游金明池》詩有‘簾幕千家錦繡垂’之句，曰：‘學士又入《小石調》矣。’世人不察，便謂其詩似詞，不知坡之此言，蓋有深意。夫鏤玉雕瓊，裁花剪葉，唐末詞人非不美也，然粉澤之工，反累正氣。東坡慮其不幸而溺乎彼，故援而止之，惟恐不及。其後元祐諸公，嬉弄樂府，寓以詩人句法，無一毫浮靡之氣，實自東坡發之也。”《能改齋漫録》卷一六亦曰：“晁無咎評本朝樂章：……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自然，居士詞横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總之，説東坡不能歌是不對的，但他的詞確有不大協律的地方，陸游、晁補之的解釋是，蘇軾性格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或者説是“曲子中縛不住者”。這些解釋是正確的。

東坡詞對後代有着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以辛棄疾爲代表的南宋愛國詞派，就直接繼承了東坡詞的傳統，而各有特色。《白雨齋詞話》卷八曰：“稼軒求勝於東坡，豪壯或過之，而遜其清超，遜其忠厚。”又曰：“東坡、稼軒，同而不同者也。”當然，如果

以更全面、辯證的眼光看東坡詞，則“以詩爲詞”、“不協音律”也不是没有流弊，李清照等人的批評並非毫無道理，那就是它打破了詞的“倚聲”傳統，而詞離開了歌兒舞女的傳唱，便漸漸脱離音樂，漸漸書面化了。元代以後詞樂的失傳，原因很多，但這不能不説是原因之一。當然，詞的書面化、非音樂化，從文學發展的宏觀進程考察，又有其必然性，不是哪一個人的過錯。

無論怎麽説，從李白、《花間集》再到蘇軾，蜀人一直領導着詞風的形成和轉變，這是巴蜀作家在文學史上的重大貢獻。

# 第六章
# 不平之鳴：南宋前期巴蜀文學

公元 1115 年，女真族人建立金國。欽宗靖康二年（1127）初，金兵南下占領汴京，擄徽、欽二帝北去，北宋於是滅亡。是年五月，康王趙構（即宋高宗）在南都（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之後，在金兵逼迫下政權南渡，最終以杭州爲行都，史稱南宋。

“靖康之變”無論是對趙宋政權，還是對文人士大夫和廣大百姓，都是一件天崩地坼的大事件，許多人親身體驗了顛沛流離的痛苦，目睹了戰争的慘烈。當時的巴蜀地區雖然没有遭受戰亂，但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北方）仕宦的蜀中文人，同樣身歷了苦難，他們與其他地區的作家一樣，在民族危急的年月，唱出了悲壯的愛國主義之歌。這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

由南宋政權建立到所謂“乾道之盟”（1127—1165），將近四十年，我們稱爲南宋前期。

前面第三章論蘇軾時，曾引過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的話，謂“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根。’”紹興十三年

（1143）十一月戊寅，侍御史李文會論户部員外郎句龍庭實“不知尊主之義，望罷黜”時，高宗曰：“此人是川人，大率川人多學蘇軾，如江西人盡學黄庭堅。……乃以庭實知眉州。”① 在高宗眼裏，“大率川人多學蘇軾”。蘇文在徽宗新舊黨争時期曾遭嚴禁，但愈禁愈流行。南渡以後蘇文解禁，其影響迅速擴大，包括科舉考試，都一以蘇文爲準繩。四川作家伐柯取則，就更不必説了，連宋高宗都知道這點。在詩歌方面，南渡後不少詩人看到江西詩派的弊端，尤其是一味模仿黄庭堅所造成的流弊，吕本中等於是主張改革，强調他先前提出的句律流轉圓美的“活法”，又創作出一批感時傷亂和主張抗戰的詩篇，使南渡後的江西詩派呈現出新的面貌。這對蜀中詩人如韓駒等有重要影響。

高宗紹興年間，秦檜當權，他對蜀士懷有特别的忌心，多加排斥。《宋史》卷三八一《趙逵傳》：“帝（高宗）曰：‘蜀人道遠，其間文學行義有用者，不因論薦，無由得知。前此蜀中宦游者多隔絶，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自（秦）檜顓權，深抑蜀士，故帝語及之。”（按：又見《宋史·劉鳳儀傳》）又同書卷三八三《虞允文傳》也説：“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其實“道遠”並不是主要原因，蓋蜀士多主戰，與投降派及苟安思潮格格不入，故秦檜之流“深抑”之也。何耕《送符制置被召序》曾辨之曰：“秦丞相當國，逐蜀士如棄梗，無一人綴文石之班、望屬車之塵者。或曰：謂其輕而黨同，丞相惡之，故弗用。嘻，亦甚矣！百步之内，必有茂草，而謂之蜀之人人人皆輕、人人皆同

①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五〇。

也，不幾於誣乎？……或曰：蜀地疏遠，丞相忌之，故弗用。此又非也。審相之用人，當問其賢不賢，豈當計其疏不疏、遠不遠耶？……蜀父兄竊竊然不能忘情於是者，有以也。"① 可見秦檜忌用蜀人的政策，在當時頗爲蜀中士大夫所不滿。也由於此，南宋前期的巴蜀作家，其仕宦大多不如意，文學創作亦與東部呈現出較大的差異，影響一般也祇限於蜀中。被壓抑就有不平，有"不平則鳴"，所以他們不時在作品中發出憤激和抗争的聲音，這是此時期巴蜀文學的一個顯著特點②。

## 一、江西派詩人韓駒

南宋初，蜀作家韓駒，被南渡後江西詩派的代表人物吕本中闌入江西詩派詩人。不過韓駒已與江西詩派前期的詩人們有所不同，而與曾幾、吕本中、陳與義等一起，代表了南渡後江西派詩風的轉變。

韓駒（1080—1135），字子蒼，仙井監（今四川仁壽）人。少有文名。政和初，以獻頌補假將仕郎。召試舍人院，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尋坐蘇氏學，謫監華州蒲城縣市易務，知洪州分寧縣。召爲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詔三館士分撰親祠明

① 《全蜀藝文志》卷三二。

② 對南宋巴蜀與東部文學差異的比較研究，詳參拙文《論南宋文學的東西部差異》，載《四川大學學報》2000 年第 5 期。

堂、圓壇、方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多駒所作。宣和五年（1123），除秘書少監，六年，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尋兼權直學士院。制詞簡重，爲時所推。未幾，復坐鄉黨曲學，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高宗即位，知江州。紹興五年（1135）卒於撫州。《宋史》卷四四五有傳。

韓駒獻頌賜進士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三記曰："韓子蒼駒，本蜀人。父爲峽州夷陵令，老矣，有一妾，子蒼不能奉之，父怒，逐出。內侍賈祥者先坐罪竄是郡，駒父事祥甚謹，祥不能忘。子蒼於父逐之後，走京師，祥已收召大用事。子蒼困甚，倦游，漫往投之。祥不知得罪於其父也，獻其所業。偶祐陵忽問遷謫中有何人才，祥即出子蒼詩文以進，首篇'太乙真人蓮葉'之句，上一覽奇之，即批出，賜進士及第，除秘書省正字，不數年，遂掌外制。"此事頗損其德，故《宋史》本傳曰："其後由宦者以進用，頗爲識者所薄云。"《四庫提要》曰："晁公武《讀書志》謂王黼嘗命駒題其家藏《太乙真人圖》，盛傳一時，今其詩具在集中，有'玉堂學士今劉向'之句，推許甚至。劉克莊謂子蒼諸人自鬻其技至貴顯，蓋指此類。其亦陸游《南園記》之比乎。要其文章不可掩也。"韓駒因師事蘇轍曾幾度貶官，曾幾《挽韓子蒼待制》曰："三黜本因元祐學。"① 可見他是比較有執守的人。至於由宦者進用，周必大曾爲之辯護，他在《跋韓子蒼與曾公衮錢逐叔諸人唱和詩》中寫道："崇寧、大觀而後，有司取士，專用王氏（安石）學，甚至欲禁讀史作詩，然執牛耳者未

① 《茶山集》卷五。

嘗無人。凡紹興初以詩名家，皆當日人才也。今讀韓子蒼與錢遜叔、曾公衮等臨川唱酬，略可睹矣。或疑所以然，予曰：……彼有志之士，其操心也專，其學古也力，譬之追風箭雲之驥，要非繩墨所能馭。故子蒼諸賢，往往不由科第而進。一時如程致道、吕居仁、曾吉甫、朱希真皆是也。其又奚疑？"①

韓駒的作品，《郡齋讀書志》卷一九著録《韓子蒼集》三卷。《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八著録《陵陽集》五十卷，此蓋詩文全集；同書卷二〇著録詩集《陵陽集》四卷、《别集》二卷，當爲《江西宗派詩集》本。五十卷本久佚，《韓子蒼集》三卷及《别集》二卷亦不傳，今僅存詩集《陵陽集》四卷，傳抄本卷首題"江西詩派"，蓋原僅選其符合江西詩派宗旨的詩作。《全宋詩》輯佚詩爲第五卷。

韓駒從小嗜學喜爲文，其《上宰相書》曰："某幼而喜爲文，至今二十年矣。於文無所不觀，始誦其言，中探其義，卒明其道。"② 然其文章蓋不甚多，今僅存散見於羣書的零篇（已輯入《全宋文》），而這裏所論的，僅是作爲詩人的韓駒。吕居仁將韓駒劃歸"江西詩派"，據説他很不高興。周必大《題山谷與韓子蒼帖》曰：

> 士大夫少負軼材，其詩章固已超絶，然須經前輩品題，乃自信不疑。正如參禪，雖有所得，猶藉宗師之印可耳。陵

① 《周文忠公集·平園續稿》卷八。
② 《國朝名賢二百家文粹》卷一七四。

陽先生早以詩鳴，蘇黄門（轍）一見，比之儲光羲。與徐東湖（俯）游，遂受知於山谷，晚年或置之江西詩社，乃曰："我自學古人。"豈所謂魯一變至於道耶①？

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韓子蒼》亦曰：

子蒼，蜀人。學出蘇氏，與豫章（黄庭堅）不相接，吕公（居仁）强之入派，子蒼殊不樂。其詩有磨淬剪截之功，終身改竄不已。有已寫寄人數年，而追取更易一兩字者，故所作少而善②。

《直齋書録解題》謂"黄太史稱其（指韓駒）超軼絶塵"。則黄、韓雖身不相接，前者却有品評。韓駒改詩事，又見陸游《跋陵陽先生詩草》："先生詩擅天下，然反覆塗乙，又歷疏語所從來，其嚴如此，可以爲後輩法矣。予聞先生詩成，既以予人，久或累月，遠或千里，復追取更定，無毫髮恨乃止。則此草亦未必皆定本也。"③ 錢鍾書先生據此説他"十分講究'字字有來歷'"④。

那麽韓子蒼詩是否屬江西派呢？且看他的詩論。

吴可《藏海詩話》記了三條：

① 《周文忠公集·省齋文稿》卷一九。
②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五。
③ 《渭南文集》卷二七。
④ 《宋詩選注·韓駒》，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 年版。

子蒼云：絶句如小家事，句中著大家事不得，若山谷《蟹》詩用“與虎争”及“支解”字，此家事大，不當入詩中。如“虎争”詩語亦怒張，乏風流蘊藉之氣。

（徐）師川云作詩要當無首無尾，山谷亦云；子蒼不然此説。

東湖云：“春燈無復上，暮雨不能晴。”昌黎云：“廉纖晚雨不能晴。”子蒼云“暮”不如“晚”。昌黎云：“青蛙聖得知。”汪彦章云：“燈花聖得知。”子蒼云：“蛙不聖，所以言聖，便覺有味；燈花本靈，能預知事，輒言聖得知，殊少意味。”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四有一條：

苕溪漁隱曰：汪彦章自吴興移守臨川，曾吉甫以詩迓之云：“白玉堂中曾草詔，水精宫裏近題詩。”先以示子蒼，子蒼為改兩字：“白玉堂深曾草詔，水精宫冷近題詩。”迥然與前不侔，蓋句中有眼也。

曾季貍《艇齋詩話》記有二條：

後山論詩説換骨，東湖論詩説中的，東萊論詩説活法，子蒼論詩説飽參，入處雖不同，然其實皆一關捩，要知非悟入不可。

人問韓子蒼詩法，〔子〕蒼舉唐人詩：“打起黄鶯兒，莫

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予嘗用子蒼之言遍觀古人作詩規模，全在此矣。

看來韓駒論詩與黃庭堅有分歧。他講究句法，講究用字，又講“飽參”，蓋與江西詩派的詩論相同；但韓駒在句法、字法之外，又特別强調“篇意”。《詩人玉屑》卷六《陵陽謂須先命意》引《室中語》道：“凡作詩須命終篇之意，切無先得一句一聯，因而成章；如此則意多不屬。”又曰：“作詩必先命意，意正則思生，然後擇韻而用，如驅奴隸；此乃以韻承意，故首尾有序。今人非次韻詩，則遷意就韻，因韻求事，至於搜求小説佛書殆盡，使讀之者惘然不知其所以，良有自也。”這裏，韓駒認識到了江西詩派末流不考慮篇意、“遷意就韻，因韻求事”的弊病，與吕本中主張“活法”相通①。所以錢鍾書説：“他（韓駒）跟其他江西詩派作家一樣，都注重怎樣把故典成語點化運用，衹是他比較高明，知道每首詩的意思應當通體貫串，每句詩的語氣應當承上啓下，故典可用則用，不應當把意思去遷就故典。他的作品也就不很給人以堆砌的印象。”② 由此看來，韓駒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江西詩派舊有的法門，而推動着詩風的轉變。

吕本中將韓駒歸入“江西”，韓駒所以“不樂”，還有不願依傍門户的意思。王十朋《陳郎中公説贈韓子蒼集》詩曰：

① 吕本中有關“活法”的主張，可參《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九《吕居仁與曾吉甫論詩》、劉克莊《江西詩派·吕紫微》。

② 《宋詩選注·韓駒》，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 年版。

唐宋詩人六七作，李杜韓柳歐蘇黄。近來江西立宗派，妙句更推韓子蒼。非坡非谷自一家，鼎中一臠曾已嚐。丈人珍重贈全集，開卷爛然光焰長。詩如此公固足貴，賜者仁出尤難忘。……古詩三百未能學，句法且學今陵陽①。

牟巘《跋韓子蒼帖》也説，韓駒“以詩名天下，吕居仁欲邀入江西社，然其詩自成一家”②。又清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引《藝苑雌黄》，謂“韓子蒼陰學山谷”。原來，韓駒詩“非坡非谷自一家”，他大約不願寄人籬下，欲以自立，故雖“陰學山谷”，由江西派出，却不願入於江西。正如《四庫提要》所説：“駒學原出蘇氏，吕本中作《江西宗派圖》，列駒其中，駒頗不樂。然駒詩磨淬翦截，亦頗涉豫章之格，其不願寄王氏門下，亦猶陳師道之瓣香南豐，不忘所自耳，非必其宗旨之迥别也。”

韓駒詩，在南宋（主要是前期）的名聲和影響很大，這從上引王十朋的詩已可窺見。因爲他曾在許昌跟從蘇轍受學，故累坐此謫官。蘇轍看重他的，蓋是其詩才，他在《題韓駒秀才詩卷》中，評其詩似唐詩人儲光羲：

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獨到希。我讀君詩笑無語，恍然重見儲光羲③。

① 《梅溪先生文集·後集》卷二。
② 《牟陵陽集》卷一六。
③ 《欒城後集》卷四。

按《艇齋詩話》："韓子蒼少以詩見蘇黄門，黄門贈詩云：'我讀君詩默無語，恍然重見儲光羲。'人間黄門何以比儲光羲，黄門云：'見其行鍼布綫似之。'"釋惠洪《跋韓子蒼帖後》曰："蘇東坡伯仲文章之妙，無愧相如、子雲，而其見道之大全，則揚、馬瞠若乎後。子蒼文字師法蘇氏，西蜀後來之駿也。"① 又釋道潛《讀子蒼詩卷二首》，也對韓駒的詩有很高評價：

蜀國奇男子，能文到古人。淳源稽大雅，妙曲和陽春。節物驚摇落，僧坊斷四鄰。看君新著述，時與短檠親。

大册雄文未許窺，百篇先讀海陵詩。疲驁伏櫪空驤首，飛兔流星作麽追②。

汪藻《知撫州回韓駒待制啓》，甚至將他推到"統盟"的高度："學洞古今，名垂宇宙。……承作者百年之師友，爲斯文一代之統盟。"③ 雖啓帖難免溢美，但也説明韓駒在當時的地位。江西派詩人李彭有詩讚道："韓侯極簡秀，早蒙當寧知。未吐五色綫，小試聊補遺。高詠少司命，乘風載雲旗。一坐空無人，安能免深排。"④ 又劉子翬《讀韓子蒼吕居仁近詩》亦曰：

詩人零落歎才難，二妙風流壓建安。已見詞鋒推晉楚，

① 《石門文字禪》卷二七。
② 《參寥子詩集》卷一二。
③ 《浮溪集》卷二二。
④ 《歸來堂爲韓子蒼題》，載《日涉園集》卷一。

定應臭味等芝蘭。鴻軒意氣慚交吕，鳳躍聲華敢望韓。咫尺煙塵不相見，他時惆悵隔金鑾①。

《敖器之詩評》以爲“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劉克莊《中興絶句續選》②，則以韓子蒼爲炎、紹初的“大家數”。可見韓駒詩在南宋的地位和影響，是當時衆多名家所公認的。

韓駒詩的藝術特點，《宋詩鈔·陵陽詩抄》謂“密栗以幽，意味老淡”；翁方綱以爲“平匀中自有神味”③。周紫芝《書陵陽集後》曰：“國家承平日久，朝廷無事，人主以翰墨文字爲樂，當時文士操筆和墨，摹寫太平紛然。如韓子蒼《題何太宰御賜畫喜鵲》詩，有‘想得雪殘鳩鵲觀，一雙飛上萬年枝’之句，不動斤斧，有太平無事之象，以此知粉飾治具者，固不可以無其人也。”④ 在北宋末，韓駒這類粉飾太平的詩不少，但絶不是其精華。

韓駒寫過大量贈答、行役、詠懷、題畫詩，有的寫得很好。如《和李上舍冬日書事》：

北風吹日晝多陰，日暮擁階黄葉深。倦鵲繞枝翻凍影，飛鴻摩月墮孤音。推愁不去如相覓，與老無期稍見侵。顧藉微官少年事，病來那復一分心⑤。

① 《屏山集》卷一八。
② 见《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七。
③ 《石洲詩話》卷四。
④ 《太倉稊米集》卷六七。
⑤ 《陵陽集》卷三。

此詩是和江西派詩人李彭的。《詩林廣記》後集卷八引《復齋漫録》曰："子蒼《和李上舍冬日》詩'日暮擁階黄葉深'之句，最爲世所推賞。故李彭商老有建除體贈子蒼云：'滿朝以詩名，何獨遺大雅？平生黄葉句，摸索便知價。'蓋子蒼是時自館職斥宰分寧時也。"詩寫"冬日"景象很逼真，又能融情於景，故得到歷代評論家的讚許。《瀛奎律髓》卷一三方回評曰："三、四極工。五、六，前輩有此語，但鍛得又佳耳。"紀昀批《律髓》，以爲"風格亦遒"。又許印芳評，謂"此詩字字錘煉，可藥油滑率易之病。虚谷評亦允當"①。賀裳《載酒園詩話·韓駒》曰："此子蒼《冬日》詩也。前半寫景，後半言懷，詞氣似隨句而降，漸就衰颯，然恬讓之致可掬。嗚呼！獨不可向伏櫪者言耳。"

宋人頗好品評韓子蒼詩，詩話、筆記多有記載。《行至華陰呈舊同舍》、《夜泊寧陵》二首等，最受諸家褒評。王士禎曰："韓子蒼詩爲諸家詩話所取者，如'汴水日馳三百里'、'落日同騎款段游'二首最佳。頃借《陵陽集》，急披讀之，燭跋，卷亦盡，佳處乃無過此。"②《行至華陰呈舊同舍》曰：

落日同騎款段馬，倦依松石弄清流。蓬萊漢殿春分遥，一笑相逢太華秋③。

《夜泊寧陵》道：

① 見《瀛奎律髓彙評》。
② 《蠶尾集》卷九《跋陵陽集》。
③ 《陵陽集》卷三。下引《夜泊寧陵》同。

汴水日馳三百里，扁舟東下更開帆。旦辭杞國風微北，夜泊寧陵月正南。老樹挾霜鳴窣窣，寒花垂露落毿毿。茫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天光共蔚藍。

所謂“寧陵”，即汴京，也就是北宋都城開封。是詩吕本中頗爲欣賞，以爲從中可悟詩法。《詩人玉屑》卷六引《小園解後録》：“人問詩法於吕公居仁，居仁令參此詩以爲法。後之學詩者，熟讀此二篇（按：另一篇乃唐詩“打起黄鶯兒”），思過半矣。”《瀛奎律髓》卷一五方回評曰：“‘扁舟東下更開帆’，此是詩家合當下的句，祇一句中有進步，猶云‘同是行人更分首’也。五、六亦工。”許印芳批道：“此評確。東坡七律最長於此，子蒼此詩大似東坡。起法尤峭健，非斬盡枝葉者不能如此落筆。”①《載酒園詩話·韓駒》則以爲此詩“亦閑於情致，而減於氣格。但此種詩雖不高，尚無惡氣”。

韓駒詩雖有江西派餘習，但變化已很大，不少詩寫得饒有情致，與江西派末流木訥生澀者大相逕庭。如《十絶爲亞卿作》，其一、四、五、六、八、九道：

離歌三疊最關情，不省從來此地聞。早是春殘心事惡，落花陰裏更辭君。

世上無情似有情，俱將苦淚點離尊。人心真處君須會，認取儂家暗斷魂。

① 見《瀛奎律髓彙評》。

君住江濱起畫樓，妾居海角送潮頭。潮中有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

憶泛郎舟共採蓮，今來揮淚送郎船。回書倘寄新翻曲，湖上何人為扣舷。

妾願為雲逐畫檣，君言十日看歸航。恐君回首高城隔，直倚江樓過夕陽。

初合雙鬟觸事羞，離筵酌酒强回頭。縱言眼軟偏饒淚，莫道心痴不解愁①。

當時徐俯作《跋韓子蒼代葛亞卿詩》，道："夏木陰陰欲放船，黃鸝啼了落花天。十詩説盡人間事，付與風流葛稚川。"② 此組詩從思婦的角度寫別情，真所謂"説盡人間事"，在"詩莊詞媚"的宋代比較少見。《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四苕溪漁隱曰："余以《陵陽集》閲之，子蒼《十絶爲葛亞卿作》，皆別離之詞，必亞卿與妓別，子蒼代賦此詩。其詩云：'妾願爲雲逐畫檣，君言十日看歸航。'以此可知也。又云：'初合雙鬟觸事羞……'亦佳句也。"（按：葛次仲（1063—1121），字亞卿，江陰（今屬江蘇）人，善集句，有集句詩三卷，已佚。）從風格上看，組詩顯然受南朝民歌、特别是巴渝竹枝詞的影響，雖是傳統筆法，却很有新意。清潘德輿曰："此十數絶句，與唐人聲情氣息不隔累黍。""且無論唐、宋，即以詩論，亦明珠美玉。"③

① 《陵陽集》卷三。
②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一四《東湖居士集》。
③ 《養一齋詩話》卷五。

經歷了靖康之亂的南渡詩人，爲故國的顛覆痛心疾首，寫下了許多愛國詩篇，是宋詩發展的一個重大變化。韓駒也有這類作品。如《陵陽集》各舊傳本有作於黄州的《某已被旨移蔡賊起旁郡未果進發今日上城部分民兵閲視戰艦口號五首》，被《四庫全書》本删去，其原因不用説是清統治者認爲有“違礙”。詩的第一首是罵湖北一帶農民起義軍的，即所謂“賊”（也就是下引詩中的“偷兒”）；其餘四首道：

> 病守雖閑鬢未蒼，尚能談笑坐胡床。指揮一掃妖氛盡，便自關山向汝陽。
>
> 昨夜黄州得蠟書，老臣恨已解兵符。莫將箭污偷兒血，留與官家北射胡。原注：十二日得京城蠟彈，有旨令在外守臣部兵應接。
>
> 百憂前日總薰心，一笑朝來得好音。絶域不須遮虜障，今日自有殺胡林。
>
> 沙場臘送亡胡月，澤國春生賀漢年。説與胡兒莫輕出，黄岡直下有戈船。

這組詩蓋作於靖康間保衛汴京時，當時詩人已解知黄州的職任，仍然上城閲視民兵戰艦，準備北上接應，表現了很高的愛國熱情。但因投降派誤國，汴京保衛戰没有成功，詩人所謂“賀漢年”，終成“靖康耻”。此後，在不少詩篇中，詩人對喪亂痛心疾首。如《余往歲與遜叔侍郎同寓廣陵靖康元年遜叔守符離余被召過焉未幾余南都遜叔移真定過留數日紹興二年復同寓臨川感念昔

奉送一首》道："喪亂難堪重離別，可無書札問衰翁。"① 又《余爲著作郎如瑩爲司令官舍皆在左掖門外高頭坊紹興四年如瑩持節江西道相訪輒成長句》："一杯無復當時樂，赤縣黄圖淚眼中。""淚眼中"的詩人，"北射胡"的願望未能實現，最後在撫州去世。愛國詩人曾幾《撫州呈韓子蒼待制》道："一時翰墨頗横流，誰以斯文坐鎮浮？後學不虚稱吏部，此生曾是識荆州。相逢未改舊青眼，自笑無成今白頭。聞道少林新得髓，離言語處許參不？"② 子蒼詩，無論有言語處和"離言語處"，南宋間熟"參"的人都不少。鄉後輩李石頗有感於"江西名派蜀人傳"，作詩道：

> 四海文章六一仙，江西名派蜀人傳。從今元祐無多子，虎豹狐狸各斐然。
>
> 二河忠義雪山重，元祐何由見古風。一月羣星雖晚出，斯人高可殿諸公③。

## 二、郭印等作家

南宋初，蜀人作家郭印、馮時行、張浚、王灼、史堯弼等，現在都還有文集傳世，雖有的是殘本，有的是重輯本，但今天尚

① 《陵陽集》卷四。
② 《茶山集》卷五。
③ 《夜讀韓子蒼文二首》，載《方舟集》卷五。

能對他們的文學成就有較多的瞭解。其中張浚號稱“中興賢相”，不以文名世，但也能詩文；其他人一般都受眉山蘇氏的影響，而郭印、馮時行的愛國詩比較突出。

**郭　印**　郭印，成都人，晚號亦樂居士。生平事迹不甚詳，據《宋詩紀事》卷三九、《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及嘉慶《四川通志》等，他曾在政和中登進士第，歷仕三郡，官終部刺史。性嗜水竹，好吟詩，與曾慥、計有功等交密。秦檜與他有庠序之舊，而郭印從却不與他往來。家居十八年，在雲溪建獨有堂，自樂其中。卒，年八十餘。

郭印著有《雲溪集》，未見宋人著録，但明初尚傳世，《文淵閣書目》卷九載有“一部六册，全”，不詳卷數；《國史經籍志》卷五著録爲三十卷。其集蓋散佚於明代後期，清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編爲《雲溪集》十二卷，全爲詩。

讀今本《雲溪集》，知郭印有過值得誇耀的年輕時代。他在《上政府五首》之三中寫道：

> 政和乙未對彤庭，袖筆曾陪四海英。三十七年渾夢境，六千餘里邈神京。大鈞播物無垠際，小録搜才有姓名。屈指西南存者幾，成都首縣一孤生①。

由此知郭印登進士第當在政和五年（乙未，1115），詩作於三十七年之後，即紹興二十年（1150）。蓋朝中無人引薦，又爲生活

① 《雲溪集》卷一〇。

所迫，不得已屢仕州縣，官職卑微，頗不得意。《書懷》二首之一道："奔走塵埃內，拘攣筦庫間。是心能曠適，何地不清閑。有客勸投紱，無錢堪買山。尚憐耽寸禄，理亂亦相關。"① 他的活動範圍，主要在四川的州縣，川東、川西、川北都有他的足迹。其《過銅梁縣有感爲住半日》詩曰："攝職臨兹邑，於今五十年。"② 可見他出仕既早，而到晚年尚游歷各地。

《四庫提要》評其集道：

> 觀所作《養生歌》及《讀易》諸詩，蓋有得於導引之術者。其交游最密為曾慥、計有功等，皆一時博雅之士，則印亦勝流矣。……其詩才地稍弱，未能自出機杼，而清詞隽語，瓣香實在眉山。以視宋末嘈雜之音，固為猶有典型矣。

按：所謂《養生歌》，原題《和曾端伯安撫養生歌》，知是和曾慥的，據此便説他"得於導引之術"，近於無稽；但認爲郭印之文"瓣香實在眉山"，則是正確的。他在《治平院三蘇像》詩中寫道：

> 三蘇皆天人，著作浩篇簡。少讀爨成絲，苦恨生何晚。……日月有時盡，斯文未埋鏟。邪説入人深，風俗頹莫返。招得戎馬來，中原恣蹂踐。緬思藥石言，禍患已先見。安得

① 《雲溪集》卷七。
② 《雲溪集》卷八。

起其靈，一副蒼生願①。

郭印認爲金兵入侵是王安石變法所招致，固然偏頗（這是南宋人一般的看法），但他一輩子讀三蘇文，以及對三蘇的高度評價，説明他的文章淵源，確實在眉山。

靖康之變後，郭印在不少詩篇中表現了他反侵略、反議和投降的深厚的愛國主義思想。如《感時一首再用前韻呈元韶久善文彧》曰："我傷天缺無人補，四海嬰兒失其母。北人躍馬渡黄河，請和使者空旁午……"② 又《次韻蒲大受書懷十首》之一曰："憤時唯泯默，憂國漫咨嗟。上略思黄石，中原望翠華。"之二又曰："時亂那能定，民生不自聊。鬢霜秋冉冉，心旌日摇摇。"③《次韻費夢得晚秋感懷三首》，更集中地抒發了他的這種感情。其第一、第三首道：

日落秋風晚，孤心正北飛。地寒戎馬健，天闊塞鴻稀。翠葆幾時復，青山百匝圍。何當身傅羽，絶域問龍衣。

摇落秋風晚。吾衰已一翁。不堪居世上，寧忍卧山中。帷幄人焉用，塵埃帝尚蒙。仰天無計出，老淚濺寒空④。

① 《雲溪集》卷五。
② 《雲溪集》卷六。
③ 《雲溪集》卷七。
④ 《雲溪集》卷七。

“上略思黄石”，表明他是主戰的；而“帷幄人焉用”，則含蓄地道出了他對投降派誤國的憤恨。“誰念疲民瘠，空令戰士肥。羽書傳警急，花院鎖芳菲。”① 這就是詩人所看到的不戰不和的痛苦現實。郭印在和、戰問題上既持上述立場，秦檜當權時肯定是被排斥的對象，難怪他仕之不達。

郭印的一些詩還表現了農民生活的痛苦。如《和許守豐年行》：

> 古邛舊敝人人説，久困徵誅心已折。《漢志食貨》忍重閱，嗟我婦子難全活②。

又如《苦熱》三首之二：

> 宇宙何蒸潭，山川久旱乾。……三農憂穡稼，無物可輸官③。

郭印更多的詩，則是記録和抒發他對生活的各種感受，尤其是被壓抑、不得志的詠歎。如《次韻蒲大受書懷十首》之六道：

> 事業乖初願，聰明異昔時。病多難止酒，愁極漫哦詩。

① 《次韻杜安行嘉陵春日書事十首》之七，載《雲溪集》卷七。
② 《雲溪集》卷六。
③ 《雲溪集》卷六。

適俗非予好，從人莫己知。經營三徑就，安用印累累①。

**馮時行**　馮時行（1101—1163），字當可，號縉雲，恭州巴南（今重慶市巴南）人。宣和六年（1124）進士。建炎中調奉節尉，紹興初爲江原丞。紹興五年（1135）遷左奉議郎、知丹稜縣。八年召對，擢知萬州。以不附和議爲秦檜所惡，勒停。自是坐廢者十八年。檜死，二十七年起知蓬州。二十九年，以薦知黎州。三十一年，金人敗盟，以疾不能進，改知彭州，旋擢左朝請大夫、提點成都府路刑獄。隆興元年（1163）卒於任。事迹詳蹇家駒《古城馮侯廟碑》②，《宋史翼》卷一〇有傳。

馮時行傳譙定《易》學，著有《易論》二卷。《宋史·藝文志》又著録《縉雲集》四十三卷。到明嘉靖時，其集已大部分斷爛缺佚，李璽等選刊爲四卷，即今傳本，卷一至卷三之半爲詩，其餘乃雜文。四卷之外，逸詩文尚多，近年胡問濤、羅琴二先生著《馮時行及其〈縉雲文集〉研究》③，共輯得佚詩三十七首、詞一首、殘句二，又佚文二十六篇，可謂富贍。

馮時行是南宋初一位愛國主義作家。慶元三年（1197），朱熹在《跋張敬夫與馮公帖》中，對他作了很高的評價：

> 此張敬夫與縉雲馮當可書也。味其詞意，知其一時家庭之間定省從容，未嘗食息不在中原之復，令人感慨不已。馮

① 《雲溪集》卷七。
② 《縉雲文集》附録。
③ 巴蜀書社 2002 年 4 月版。

公獨不及識，然嘗見故端殿汪公甚推重之。近得其文集讀之，論議偉然。而所論人主正心親賢為所謂建極者，明禹箕之傳，破諸儒之陋，乃適與鄙意合，尤恨不得一見其面目而聽其話言也①。

至於他的文學成就，明張儉《嘉靖本縉雲先生文集序》評曰：

所為詩文五十五卷②，肆口所成，咸據發素蘊，而止乎禮義。其典雅中曠、顧欵幽玄之思，憂時憫俗、不激不隨之體，使人諷而讀之，有超世出塵之想，不問可知其為高古博雅君子矣。視世之浮言諂語、剽襲俳諧、艱深險怪以自文其淺近之識者，惡可同年語耶？

同時人李璽《縉雲先生文集跋》，也以爲時行文章“典雅簡明，而非剽竊突鶻以爲文”。《四庫提要》曰：“今讀其詩文，忠義之氣隱然可見。”則馮時行反對和議的民族氣節、典雅超軼的文章風格，得到歷代評論家的肯定。

馮時行現傳文集及佚詩文中，以詩歌成就最高。馮詩的最大特點，如上引諸家所論，在所謂“未嘗食息不在中原之復”，表現了他深厚熾烈的愛國熱忱。他有句道：“四郊多壘士之耻，富

① 《朱文公文集》卷八四。
② 此與《宋史·藝文志》不合，不詳是否據殘本。

貴浮雲何足論。”① 這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傳統的國家、民族觀念，是一種强烈而可貴的社會責任感。正是這種觀念和責任感，形成了中華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尤其是在國家、民族遭到侵略、凌辱的時候，更是如此。

馮時行的愛國詩，蘊含了較爲豐富的内容。如《謝素師惠二石》②，因素師贈“巴江兩好石”，他於是抨擊投降派棄地的失策，希望“推轂老將軍”，並表示如有“遠煽天風”的壯舉，自己也可像當年張良那樣，“不憚下圮傳履舄”。他寫道：

> 方今宰相真儒生，議割三關厭勍敵。祖宗土宇安生靈，幸以艱難念開闢。開畿要險壯中華，一日捐之良足惜。爭如推轂老將軍，遠煽天風驅退鷁。我雖孺子亦有知，不憚下圮傳履舄。嗟爾兩石如有神，尚父兵書欣所習。不應默默齋閣間，相對人間夜寥闃。

在《和郭信可苦寒曲一首》中，詩人反映了戰争給人民帶來的巨大苦難，同時又將戰士的苦寒與“畫堂”絲管相對照，揭露了統治者的腐朽和嚴重的階級對立：

> 朔風吹沙邊雲黄，行人墮指鳥獸僵。鶺鴒裘弊醉何有，呼汲七氣成冰霜。畫堂繡幕圍絲管，馥馥麝煙紅吐暖。貧人

① 《送召客》，載《縉雲文集》卷二。
② 《縉雲文集》卷一。

尺布不可縫，夜長展轉牛衣短。將軍領戍山上山，勁弩折角刁斗寒。鐵衣照雪夜如水，哀雁一聲心欲死。年年官賜冬衣絹，婦女從軍身不遍。來歲忍寒須努力，農家饑死無人織①。

又如在《自行在解維宿長安閘下回望天竺諸山依依在目微臣去國撫事感傷因成此詩》中，詩人在憂慮時局之外，更對所謂“習俗”深惡痛絶：

歸來豈不好，去國意如何。主聖憂思切，時危習俗訛。山高更回首，天闕阻悲歌。一寸丹誠地，餘生感憤多②。

他所説的“習俗”，無疑指投降派秦檜之流的奇談怪論和苟安思潮。像這類作品，在《縉雲集》中還很多。

在南宋初衆多的愛國詩人中，馮時行是比較優秀的一位。可惜他遭秦檜排斥，名位不顯，抗敵恢復之志無從實現。“人間八九不如意，獨坐蕭蕭愁絶時。空有此心誰領會，知余明月是襟期。”③ 這是他被壓抑的痛苦心靈的真實寫照。

**張　浚**　張浚（1097—1164），字德遠，漢州綿竹（今四川綿竹）人。登政和八年（1118）進士第，調山南府士曹參軍、恭州司録。靖康改元（1126），召除太常寺主簿。高宗即位，除樞

① 《縉雲文集》卷一。
② 《縉雲文集》卷二。
③ 《和陳舜弼中秋有感三首》之三，載《縉雲文集》卷二。

密院編修官，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再擢禮部侍郎。以平苗傅、劉正彥功，除知樞密院事，力主抗金，爲川陝宣撫處置使。紹興五年（1135）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秦檜當政，被斥在外二十年。紹興三十一年（1161），金兵南下，重被起用。隆興元年（1163）正月，除樞密院使。十二月，再拜相，不久被主和派湯思退等排去。卒，謚忠獻。事迹詳楊萬里《張魏公傳》①、朱熹《張魏公行狀》②，《宋史》卷三六一有傳。

張浚不以文名家，而以身許國，志在濟時，史稱“中興賢相”。但他是儒將，而非赳赳武夫，故雖在戎馬倥傯中，仍不廢治學。楊萬里《張魏公傳》曰：“尤深於《易》、《春秋》、《論語》、《孟子》。奏議務坦明，不爲虛辭，口占成文，不易一字。有《紹興奏議》、《隆興奏議》各十卷，《論語解》四卷，《易解》並《雜説》共十卷，藏於家。”《奏議》等皆散佚，今存《紫巖易傳》十卷及《中興備覽》。又，今傳《張忠獻文集》十卷，乃後人所輯，而集外遺文尚夥，類多奏議，文字正如楊萬里所説“務坦明，不爲虛辭”。但如《李潼川下蜀圖跋》，也較有文采：

> 岷山導江，湔為彭蠡，奇峰怪石，險灘惡水，皆所熟游。潼川李君輒出新意，寫而成圖，黄牛、白馬、山鷓、高唐之影，巫山十二峰，夔門百八槳，纖悉無遺，使足未及者

① 《誠齋集》卷一一五。
② 《朱文公文集》卷九五上。

見之，莫不心驚目駭，疑非人世所有也。自君山東至於海，風檣陣馬，水村煙郭，好景尚多。安得喚起李君為我續數千里版圖之勝云①。

作者本是題畫，但末句却意在言外，無時無處不表達他對國土淪喪的痛心。

除文章外，張浚還能詩。周必大《跋嚴汝翼所藏張丞相詩》曰："詩律清遠，有樂道憂世之心；筆法妍楷，無震矜怠惰之容。觀此則忠獻公氣象略可想矣。"② 又汪應辰《跋張魏公詩》道："魏公以天下爲己任，舉世莫助，齎志未已。此詩其將終二十日前所作，雖閑遠平淡，若將與世相忘，而拳拳之志，見於言意之表者，終不可掩也。所謂任重道遠者歟！"③ 汪氏又作《跋張魏公釣臺詩》，亦曰："忠獻魏國公純孝精忠，貫通日月，充塞天地，既以身任天下之重，至於可以去而去，宜亦與世相忘矣。然而惓惓之義，其根於心者，豈能已哉？此詩蓋公辭相位過嚴子陵釣臺所作，玩味其意趣於言語之表，想象其風采於翰墨之餘，庶幾得公之心焉。"④ 張浚詩有"羣凶用事人心去"句。朱熹《跋張魏公詩》也說："舉大義以清中原，此公平生心事也。觀於此詩，可見其寢食之不忘，然竟不得遂其志，可勝歎哉！"⑤ 據諸家跋，張浚詩表現了深厚的愛國赤誠和堅韌不拔的精神，正如馮

① 《式古堂書考》卷一四。
② 《周文忠公集》卷一八。
③ 《文定集》卷一二。
④ 《文定集》卷一二。
⑤ 《朱文公文集》卷八三。

時行《見張魏公二首》其一所説："危機易蹈退難安，進退如公地最寬。憂國憂家雙鬢白，通天通地一心丹。"①

張浚詩現存不多。《李伯紀丞相挽詩》道：

蒼蒼安可料，舊德掩重泉。痛為黎民惜，誰扶大厦顛。英風摩日月，正氣返山川。丙午功勛在，豐碑萬口傳②。

李綱字伯紀，渡江初著名的抗戰派領袖之一，曾遭受投降派的一再打擊。張浚與他的出處略似，故對李綱的去世，頗有唇亡齒寒之感。又《朝陽巖》，是一首山水詩，屬上引汪應辰所謂"闊遠平淡"的一類："已覺雲天闊，風聲四面凉。路幽遲晚日，巖古挹流香。客舍長年静，漁舟底事忙。相逢賢太守，不用管弦將。"③

**王　灼**　王灼，字晦叔，遂州（今四川遂寧）人。嘗佐總幕。以詞學理論著作《碧鷄漫志》著名，自序稱"乙巳冬，予客成都之碧鷄坊妙勝院"云云④，乙巳爲徽宗宣和七年（1125），而序則作於己巳，即紹興十九年（1149）。由此可知王灼大致活動於北宋末南宋初，包括現存《頤堂集》中的作品，似乎没有超過紹興的。其《次韻李士舉丈除夕》三首之三，有"鏡裏絲絲髮，平明六十春"句⑤，則他享年應在六十以上。

① 《緡雲文集》卷三。
② 《梁溪集》附録。
③ 《宋詩紀事》卷三九引《零陵志》。
④ 關於《碧鷄漫志》的評述，見本書第九章。
⑤ 《頤堂先生文集》卷五。

王灼除《漫志》外，還有《頤堂先生文集》五十九卷，趙希弁《讀書附志》卷下著録。至明末清初，文集蓋已無完本。《四庫全書》未收。清末，丁丙之侄立誠購得宋刻殘本五卷，人們纔知道《頤堂集》並未從天壤中絶迹。民國時，此殘本影印入《四部叢刊三編》。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著録道："《頤堂先生文集》五卷，宋乾道刊本，侄傅編。……此本卷一爲古賦，卷二、卷三、卷四爲古詩，卷五爲近體詩。卷後有'乾道壬辰六月王撫幹宅謹記'一條。"

現存王灼古賦凡五篇，《荆玉賦》及《後賦》、《吊屈原賦》是懷古的，《朝日蓮賦》、《醉竹賦》則爲詠物。《荆玉賦》寫卞和事，借卞和之口道："凡今衆臣，侍列中外。才伸於用，理不得晦。雖時有就琢，尚隱石者多倍。勤主君以研慮，將取之如拾塊，臣又有請焉。"借古諷今，讀者是不難理解其用意的。但總的看，王灼賦議論較多，不很出色。

王灼的古詩，有的寫得較好。如《前年一首投贈劉荆州錡》：

> 前年别公東南馳，正當六騶還官時。都人歡傳好消息，慈寧首問公何之？氈裘不復恃軍馬，潁上一戰中興基。青天白日呈萬像，向來讒吻真成痴。數從西府伺行李，樞筦政要人扶持。吴江再見丹楓落，寧料我公猶在兹。呼鷹臺邊閑鼓角，望沙樓上陳書詩。夕烽平安置莫問，賢牧自當十萬師……①

① 《頤堂先生文集》卷二。

劉錡（1098—1162），是南宋初年的抗金名將，所謂“潁上一戰”，指順昌（即潁州，今安徽阜陽）保衛戰，發生在紹興十年（1140），劉大敗金兀术精鋭十萬。然而正是“樞筦政要人扶持”的時候，他却遭秦檜、張俊的忌恨，被解兵柄知荆南府。此詩當作於紹興十二年（1142），詩人回憶“前年”劉錡的英雄事業，而“寧料”以下，則表現了對投降派的痛恨。

王灼古體詩，有的頗有豪放之氣。如《李仲高石君堂》想象李氏家怪石（即所謂“石君”）的來歷，道：

> 三吴黑風吹地拆，太湖浪高一千尺。巃嵸兩山壓湖心，歲歲尺濤恣冲射。山骨雖堅亦破碎，穴穿根斷瑰奇出①。

在《碧鷄漫志》中，王灼極力讚揚蘇軾詞，從這類詩中，不難看出他受蘇氏影響較大。

王灼的律詩比較細膩，如《次韻李知幾》道：

> 密雨連三日，青天未肯開。庭除舞蚯蚓，几席上莓苔。又説邊聲急，渾無鄉信來。愁心似流水，空費寶刀裁②。

李石字知幾，是當時蜀中的著名學者和作家，我們將在後面介紹。是詩似乎不作於蜀，故有“渾無鄉信來”句。憂國思家，心

① 《頤堂先生文集》卷三。
② 《頤堂先生文集》卷五。

情的黯淡，甚似三日密雨。“愁心似流水，空費寶刀裁”，兩句極佳。

由於《頤堂集》殘本没有文，其文現祇存如《成都文類》所載的《近古堂記》等零篇，故無法窺其散文創作的總體成就。洪邁《容齋五筆》卷六提到王灼所作《李彦仙傳》，並謂“嘗具表上進”，可知他當時也有文名。

**史堯弼**　史堯弼（1108—1157），字唐英，眉州（今四川眉山）人。紹興二十七年（1157）與弟堯夫同登進士第。著有《蓮峰集》三十卷，宋代曾一再刊行，至明末尚藏於内閣[①]，後散佚，清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重編爲十卷。

堯弼從小聰慧，長於詩文。任清全《嘉定重刻蓮峰集序》曰：

> 紹興中，史唐英之名滿於縉紳間，天下知名士也。李巽巖（燾）以南北六朝策首送眉陽，蓮峰在第二，年甚少，其文尤該博，非幼學所能。……蓮峰下第，束書游東南，時張魏公（浚）在潭，雅聞其名，欲一見之，蓮峰乃以古樂府、《洪範》等論贄之。魏公得其文以示南軒（浚子張栻）曰：“此東坡先生之學也。”留館於潭。明年，試湖南漕，蓮峰第一，南軒第二。蓮峰因以《文章正宗》示南軒，而嘗曰：“文章一小技耳。”蓋每開之以正大之學，引而不發也。是以南軒平生尊敬東坡先生，不忘蓮峰。

① 明《内閣藏書目録》卷三：“《蓮峰先生家集》六册，全。……凡三十卷。”

又《浩然齋雅談》卷中載："李仁甫（燾）十八歲爲眉州解魁，時第二人史堯弼字唐英，方十四歲。人疑其文未工也，赴鹿鳴燕，猶著粉紅袴。太守命坐客分韻賦詩，唐英得'建'字，即席援筆立成，有云：'四歲尚少房玄齡，七步未饒曹子建。'後爲張魏公客，不幸早世。"《四庫提要》對史堯弼的詩文評價頗高，認爲他實有"蘇氏之遺風"，而不同意任清全將他排入道學家之列：

> 堯弼天姿卓絶，其詩縱横排宕，擺脱恒蹊。其論策諸篇，明白曉暢，瀾翻不窮，亦有不可羈勒之氣。大抵有其鄉蘇氏之遺風。惟其夏緑霜凋，故不能如李燾之著書傳後。然就其文章而論，要亦不失為才士。任清全序乃因集中有論學之作，遂以張栻少年自得，為堯弼磨礲浸灌之功，欲援而入於道學，則門户標榜之習，轉不足以見堯弼矣。

考今本《蓮峰集》，援堯弼入道學顯然非是，蓋其不過爲詞章家；謂得蘇氏遺風，甚當。堯弼嘗自擬策問道："今學者率喜措意於性命之表，務爲滉漾不可究知之説，以爲聖賢之極至。禮樂之文，綢繆委曲，燦然可以相接，則指以爲粗云。往往蕩然習放曠，而以區區之文爲不足學，學其極至者。斯已矣，吁，亦既甚病哉。"① 所謂"措意於性命之表"的"今學者"，當是指理學家。這雖是擬策問，大約作於準備進士考試時，但也説明他早就不贊同理學家的論調。

① 《蓮峰集》卷三。

史堯弼在詩文中對鄉先賢蘇軾屢表景仰之情，又與蘇軾之孫、蘇過長子蘇籍（字季文）關係密切。蘇籍知邛州，他有詩《寄上蘇邛州兼呈八座》①；蘇離任時，又有《賀蘇邛州移鼎州兼呈八座四絶》②。在《與邛守蘇季文》的書信中，稱蘇籍繼承了東坡先生的“文章政事言論風旨”，又有“道德文章之仰，惓惓如何”之語③。這些都表明堯弼對蘇氏祖孫的敬重，其文學蘇，是很自然的事。

《四庫提要》稱史堯弼“論策諸篇，明白曉暢，瀾翻不窮，亦有不可羈勒之氣”，概括得較準確。這種作風，正是從蘇文學來的。堯弼自少長於文，習舉業時所作策、論，在今本《蓮峰集》中幾達六卷（卷三至八，卷三、卷八中有部分是其他文），在集中所佔份量最大，也最能代表他的風格。比如《堯言布天下論》的頭兩段：

> 聖人之為天下，何其道之神、用之妙也！以其一身處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乎茫茫之中，而意有所趨，治有所向，雖四方萬里之遠，不崇朝之頃，捷然如影響之必使從，使之治則治，使之化則化，而不敢有後。是豈待於諄諄然令之而後從哉？此其道之神、用之妙所以鼓動其心者，有不在於言；而其效之速、施之博，又有甚於言。則其為言也，不亦大乎？若是者，雖非言而謂之言可也。

① 《蓮峰集》卷一。
② 《蓮峰集》卷二。
③ 《蓮峰集》卷一〇。

昔者堯之治天下，未嘗有一言加乎民也，而夏侯勝以為堯言布於天下。竊意其道之神、用之妙，其鼓動天下者雖不在於言，而其效有甚於言歟？獨不觀乎天之所以成四時、生萬物乎？確然而不見其動也，寂然而不聞其聲也，疑若天之所無為也。及其運也，吾欲生物則春為之榮，吾欲長物則夏為之秀，吾欲斂物則秋為之肅，吾欲蟄物則冬為之藏。至於日月為之照臨，風雷為之鼓舞，雨露為之滋殖，雪霜為之堅凝，是數者皆從焉而不敢違，雖毫忽之間皆不爽也，而天實運之。夫天亦何嘗有言哉？而其道如此其神，用如此其妙，則甚於有言矣。故吉凶禍福之間，天下之人兢兢然，常若天之日臨其上而戒敕之，祇惕驚懼而不敢慢也。是天之所以言於人者，無所往而不存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堯之聖豈有他哉？本乎天道而已矣。以天之所以言於人者如此，則堯之言布於天下者，從可知矣①。

作者的天人觀，固然是不科學的，姑置而不論；我們要説的是他的文章特點。作者論由"言"到"不言"、"勝於言"的關係，認爲最高的境界是"不言"，不言之言"勝於言"。不言之言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權威，原因在於它"本乎天道"，符合自然規律。在論文的最後，作者提出了自己的中心論點："治至於道之神、用之妙，而能以不言之言而布於天下，治之至也。"他的言下之意，

① 《蓮峰集》卷六。

是要最高統治者的“不言之言”符合“天道”，纔能達到大治。這雖是以“天”設教，實際上是批評最高統治者“言”不合“道”；而論述曲折，邏輯性很强，《提要》所謂“瀾翻不窮”，非虚語也。

史堯弼的詩，《四庫提要》稱“縱横排宕，擺脱恒蹊”，大體也合乎實際。今本《蓮峰集》僅編詩兩卷。如《游洛陽寶蓋寺贈長老道瓊詩》，前半寫對世事的感受，筆法老練，用字不苟，可見詩學功夫非淺：

> 一念落人境，世路分崩奔。車輪戰黄塵，荏苒還自昏。安知摩尼珠，豈處濁水渾。今我雖糾纏，猶有故我存。雲山時獨往，一笑清心魂……①

《離臨安道中有作》，則憤激之情可掬：

> 拂袖歸與喜欲奔，回瞻不覺鼻含辛。有情猶作遲遲去，何事空餘咄咄頻。潁水舊來堪洗耳，西風當日苦多塵。人間觸處皆宜隱，不必桃源始問津②。

此詩的寫作背景已不可詳，但他以盡快離開行都臨安爲幸事、樂事，又用“咄咄”、“洗耳”這類典故，蓋對苟安的小朝廷失望已

① 《蓮峰集》卷一。
② 《蓮峰集》卷二。

極，情願歸隱，不欲留下爲官。堯弼當也是遭秦檜之黨排擠的蜀士之一。

## 三、南宋前期巴蜀作家羣

南宋前期還有衆多的巴蜀作家，他們的文集早已散佚，今天祇能略論其概貌，其中以馮澥、任淵、喻汝礪、程揆、唐文若、趙逵等較爲重要。

**馮　澥**　馮澥（1060—1140），字長源，普州安岳（今四川安岳）人。父山，今有文集傳世，本書已在第四章叙述。澥登元豐五年（1082）進士第，調成都教授，歷官入朝。以言事謫爲永州别駕，道州安置。靖康元年（1126）爲左諫議大夫。高宗出使金營，除澥知樞密院事，充副使。尋除尚書左丞。金人攻汴京，出使金營。詔暫權門下侍郎。欽宗詣金營，澥扈從。建炎初，除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言者論澥曾污張邦昌僞命，奪職，已而復官。紹興三年（1133），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爲文師蘇軾，論事與蔡京忤，然議論主熙寧、元豐、紹聖，而排鄒浩、李綱、楊時。《宋史》卷三七一有傳。

馮澥原有文集四十五卷，與其父所著《安岳集》，曾在南宋間合刊，劉光祖、何德固爲之序。後來《安岳集》有殘本十二卷傳世，而澥集則全佚。何德固序稱其學“父子傳授”，又謂其父“以文名於時，其子澥承之，益大以肆。今觀其父子之作，敷映

典重，不費追琢，自合法度，非有本者疇克爾”云云，蓋其父子文學相仿。今遺文過少（《全宋詩》祇輯得殘詩一聯），已無法窺其成就。

**任　淵**　任淵，字子淵，蜀州新津（今屬成都新都區）人。新津有天社山，故稱天社任淵。紹興十五年（1145）四川類試第一，仕至潼川憲。學問淵博，尤好黃庭堅、陳師道詩，嘗撰《山谷内集詩注》二十卷、《後山詩注》六卷（每卷又分上下，故後世刊本分爲十二卷）。同時人許尹《黃陳詩注序》對兩書評價很高，曰：“三江任君子淵，博極羣書，尚友古人，暇日遂以二家詩爲之注解，且爲原本立意始末，以曉學者，非若世之箋訓，但能標題出處而已也。”《直齋書録解題》著録兩書，亦謂“大抵不獨注事，而兼注意，用功爲深”。兩注本宋代即有多種刻本，並流傳至今，對我們閱讀黃、陳詩有很大幫助。

任淵又嘗注柳宗元集，今傳《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集》，收有他關於柳文的評注。

任淵的詩文，《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八著録“《訢庵集》四十卷”，久佚。《宋代蜀文輯存》卷五四輯得逸文十篇，包括記、序跋、啓、疏等。從《重修先主廟記》[①]，可略窺其筆法。此文寫於紹興三十年（1160）。一開頭，作者就拈出“智力”和“義”，引出一番議論：

> 智力之不勝義也久矣。昔自英雄豪傑乘時崛起，有能仗

① 載《全蜀藝文志》卷三七。

義而行，偉然正大，指麾號令，天下從之，雖其不幸，不克大有所成就於當時，而風烈之餘，猶足以聲動後世，歷千百載尊仰而懷思之，有不能自已者，非以義勝故歟？

這番議論，先得出“義勝”的結論，然後再寫“智力”：

東漢之際，王室陵夷，曹氏怙奸賊之資，以擅中原；孫氏席强大之勢，以併江左：皆矜尚智力，求所非望，非有志於王室也。海内之士劫於威制，雖俛首聽從，而心不與之，至後世利害不相及，則排貶譏笑，未始少容。

下文顯然要寫“義”了：“惟蜀昭烈帝以宗胄之英，負非常之略，崎嶇奔走，經營四方，最後伐劉璋，遂有蜀漢。”以下便鋪寫劉備“仗義而行”的史實，以及“義之所在，俯仰無愧”的功績，而與“義勝”相呼應。如果説開頭“智力之不勝義也久矣”句使讀者感到突兀的話，至此便顯出全文結構的嚴謹，構思的高妙。像這種難於駕馭、尤其難以出新的題目，更可看出作者相當高的寫作水平。

**喻汝礪**　喻汝礪（？—1143），字迪孺，隆州（今四川仁壽）人。崇寧五年（1106）廷試對策切直，有司以謗訕聞，徽宗命以學究出身。歷知閬中縣。靖康初，累官祠部員外郎，朝廷議割三鎮，汝礪言不可。張邦昌僭立，自捫其膝曰：“不能爲賊屈。”遂掛冠去，自號捫膝居士。建炎元年（1127）六月，自京師入見，復命爲郎，除四川撫諭官，督輸四川漕計。會宰相黄潛善以汝礪

附李綱，惡之，勒停。紹興元年（1131），張浚承制，以爲知果州。五年十月，除右朝奉大夫、知普州。九年八月，以左朝奉大夫提點夔州路刑獄公事。召對，除駕部員外郎。十年正月，以直秘閣知遂寧府，改除潼川府路轉運副使。十一年七月，罷爲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三年四月卒。《宋史翼》卷八有傳。

《桯史》卷一四録喻汝礪《八陣圖詩並序》，謂汝礪“有集十四卷。它詩文嶮怪挺絶皆稱是，劉後溪光祖實序之焉”。《蜀中廣記》卷九九《著作記》著録“喻汝礪《捫膝先生文集》四十卷”。原集久佚，疑岳珂所記近是，“四十卷”蓋“十四卷”之倒。劉光祖序略曰：

> 先生之於學不古不好，於文不古不嗜，於事不古不愜，故其於名節不古不止也。既没六十三年，而文集始出。嗚呼，此豈如時花候禽，可悦一時耳目之比？宜其愈久而愈難泯也。蓋先生之文，一字不肯苟於下筆，每篇率能馳騁上下，濤起卓湧，力有餘而氣不竭。辭既工，於理與事，又欲明白而深切，其得無傳乎①？

岳珂評其詩“嶮怪挺絶”，劉氏則謂“馳騁上下，濤起卓湧”，蓋豪放是汝礪詩文的總體特色，而過分求“古”，又不免險怪。汝礪詩文尚有數十首散見於羣籍。《八陣圖詩》作於紹興中，表現了强烈的愛國主義思想。《桯史》節其自序道：“夔帥任子野，以人日

① 載《文獻通考》卷二三八。

置酒江瀕，觀武侯八陣圖，諸公皆云八陣自武侯始，捫膝先生獨謂不然，乃作古風示之，庶幾諸公知八陣之所由起。”其詩以傳説中的諸葛亮八陣圖爲綫索，歸結到抗金的現實，表達出詩人“愛惜微軀將安用”的素志。祇要“愛國心尚在”，他認爲“此圖昔人之芻狗，參以古法行以己”，便可以“制勝”。於是詩人詠道：

> 嗟我去國歲月老，渺渺赤心馳玉泉。可憐阿仜財女子，而我未刷邦家耻。屬者買舟瀘山縣，扣船欲泛吴江水。……剽聞逆雛犯淮泗，陛下自將誅陳豨。六師如龍賊如鼠，殺回屋瓦皆蜚墜。距黍直射六百步，虜尸蔽江一千里。哀哉獼猴太痴絶，垂死尚持虞帝匕。那知光武定中興，要把中原痛爬洗。君不見陛下神武如太宗，萬全制陳將平戎。倚聞獻馘平江官，坐使四海開春容。六軍還自江之東，光復舊京如轉蓬……

詩人對宋高宗的“中興”抱有過高的不切實際的幻想，但他那熾熱的赤子報國之心，却可與夔門之山永存。

除遺詩外，喻汝礪現還有《兩宋名賢小集》本《捫膝稿》傳世，收詩二十一首，其中有不少吊古詠懷之作。如《草堂詩》九首之五：

> 亂後飄零歇此身，風光無賴更清新。客懷易感酒添病，詩思苦慳花減春。南枝北枝鶯舌巧，前村後村雨脚勻。暫借溪邊老為客，花心柳眼莫撩人。

他在詠杜甫，何嘗不是感慨中發？還有一首《謁諸葛廟》，懷古諷今之意更加鮮明，而自己“秉義”孤往之志，謁廟之際，可謂神明可鑒。詩中所謂“竊國”云云，當是指張邦昌之流。詩曰：

> 孤雲何其高，明月不可繫。灼灼抱此心，與世自涇渭。適來從所歡，感亂亦歔欷。咨惟今之人，竊國未云耻。匕首入吴市，秋風動燕水。區區袁與曹，等是刺客耳。而我於其間，秉義不敢墜。哀音回冲飈，清義動幽邃。天心固難亮，吾獨信所履。溶溶日間雲，漠漠苔點砌。饑鼯墜蒼瓦，澹薄公所憩。静然相英姿，孤懷亦差慰。

從“天心固難亮，吾獨信所履”等句看，此詩大約作於爲四川撫諭官而被奸相黄潛善劾奏勒停之時，故詩雖含蓄，而憤激之情不可掩。

喻汝礪現存的文章，奏疏之外，如《漱玉巖記》①、《杜工部草堂記》②、《義勝軒記》③、《晁叔用詩集序》等④，都寫得摇曳多姿而有氣勢。如《漱玉巖記》，當是早年知閬中縣時的作品，記他登閬中錦屏山之後，再游漱玉巖的經歷和感受：

> 步至占星巖，徘徊縱觀，倚老松，卧怪石，往往摩腹一笑。然是三境之游，須廢吾一日糧，吾不得與女旦莫相從

① 《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七。
② 《成都文類》卷四二。
③ 《成都文類》卷四四。
④ 《晁叔用詩集序》，見《具茨先生詩集》附録。

也。惟毋丘氏漱玉巖近在墻壁外，乘輿步履，從小奚奴直謁賢主人，脱衣散髮，坐巖腹，酌酒賦詩，相與作物外笑樂。酒醉發狂，即呼天大笑曰："天乎，真不負喻汝礪矣！"

吾嘗謂富樂之士不能放意於江山松竹之樂，而山川怪奇、煙雲竹石、詩酒風月，惟遺逸未遇之人，始得兼而有之。故天地間雄偉不凡之處，天所以資賢人而舒其憂愁之思者也。吾零落荒山，鬱鬱無聊，賴有錦屏、嘉陵之雄偉，占星、漱玉之幽勝，所謂閬之四奇者，吾皆得而有之也。他日解官，視吾破囊無復新井縣一物驅老鬚，獨負四物以歸，朋游故舊從吾覓閬中土物，吾則與之飲酒，取吾詩而歌之，則是四境者不移足而在几席間矣！

"謁賢主人"一段，僅用寥寥幾筆，便將狂放不羈的形象刻畫無遺，確有一股豪氣。

**程　揆**　程揆（1104—1164），字瑞卿，嘉州犍爲（今屬四川樂山市）人。登建炎二年（1128）進士第，仕彭州司户參軍，爲潼川府教授。以十策干樞密張浚，奏差榮州軍事推官，再除成都府學教授，通判瀘州、成都府。知資州，累官左朝請郎。隆興二年（1164）卒，年六十一。有文集五十卷、《通鑒發揮》十卷、《春秋外傳》十卷、《尚書外傳》五卷、《史評》二卷、《雜志》三卷、《佛心印》三卷，皆藏於家。事迹詳李石《資州程使君墓誌銘》①。

① 《方舟集》卷一六。

李石《墓誌銘》評其文道：

> 石嘗評公之文嘗三變：始以經術，中以議論，終以叙述。經術之文淵而旨，議論之文陳而肆，叙述之文理而盡，凡嚮之以文字往來者，如大蘇尚書公符、小蘇博士公籍、喻駕部汝礪、運副范公瓚、檢討邵公博、石，與使君日處其間，其諸公之羣從子弟執門生弟子禮者多名人，日沓沓説文不離口，而所得於淵源有自者，未論其人，文可知也。如公，人猶以富貴功名期之，公亦自負以當世意，語温厚而氣寬舒，學道之士君子也。時固有陰忌而軋之者，公不為少屈，故以文自昌，而卒亦不達……

程揆既與蘇符、蘇籍、喻汝礪、邵博等爲文字友，則李石極稱其文，當不妄。祇是所著各書皆“藏於家”，蓋未嘗付刊行世，故不僅早佚，而且遺文也寥寥。

**唐文若**　唐文若（1106—1165），字立夫，一字仲懿，晚號遁庵，眉州丹稜（今屬四川丹棱）人，唐庚子。紹興五年（1135）進士，分教潼川府。歷通判洋州、遂寧府，召爲光禄丞，改秘書郎，尋遷起居郎。出知邵州、饒州，移温州。紹興三十一（1161）年召爲宗正少卿，力請起用張浚抗金，遷中書舍人。孝宗即位，以敷文閣待制知漢州，改都督府參贊軍事。後知鼎州、江州，卒。《宋史》卷三八八有傳，並稱他“少英邁不羣，爲文豪健”。

唐文若著有《遯庵文集》三十卷，久佚，今存遺詩文不多。《宋詩紀事》卷四五録其《游金山》詩，從寫景可看出他“爲文

豪健”的一面：

江流出岷蜀，萬折東南傾。兹山若巨舫，勢欲扼蒼溟。
……雲水渺四極，下上涵日星。朱甍倚霄漢，倒影魚龍驚……

**趙　逵**　趙逵（1117—1157），字莊叔，其先世爲秦（今陝西）人，八世祖徙於資州盤石（今四川資中）。讀書數行俱下，尤好聚古書。高宗紹興二十一年（1151）類省奏名，明年對策，擢第一。秦檜不悦，又欲收爲己用，趙力辭之。授左承事郎、簽書劍南東川判官廳公事。久之，除校書郎。檜死，高宗更化，遷著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郎，高宗謂之曰：“卿乃朕自擢……真天子門生也。”① 詔充普安郡王府教授，遷著作郎，尋除起居郎。未幾，除中書舍人。先後嘗薦蜀名士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馮方、劉儀鳳、李石、郯次雲，皆有名於時。旋以疾卒，年僅四十一。高宗嘗謂趙逵“文章似蘇軾”，故稱爲“小東坡”。著有《棲雲集》三十卷，久佚。《宋史》卷三八一有傳。

趙逵現僅有少量文章傳世。《宋代蜀文輯存》卷五九輯得制、表狀、疏、記、序等凡十五篇，多爲應用文，有的還是節文。《州知監樂堂記》②，記“安岳馮侯”在合州重修監樂堂事。所謂“馮侯”，文末書明爲馮撙，字茂恭。其中寫馮撙政績的一段道：

① 見《程史》卷三。
② 原載乾隆《合州志》卷一二。

予入侯之境，人語籍籍，望侯為父老長守此土也。君侯何以得此哉？且非獨是也。顧余之在涪土也，侯之佳聲與蜀漢之舟日泝而上。今順流千里，歷三巴，抵固陵，盡蜀封疆所至，見守令及士君子，皆譽馮侯，或自以為不如。馮侯之佳聲，又與荆楚之舟日沿而下。非侯有德於是邦，而其人頌侯之不已也，則二水櫓聲，皆足以寫人之愧心，而堂何以居？

當日“小東坡”的風采，從此記閎肆的筆法中，或可略窺一二。

## 四、悲劇詩人宇文虛中

南宋初期，蜀中有位特殊的作家，在靖康間兵臨城下、社稷危亡的嚴重時刻，能够挺身而出，擔當大任，後不幸被金人扣留在北方，做了金的“國師”。他的表現，有人認爲是喪失民族氣節，一説他是爲了隱忍以成大事。不管怎樣，最終金人以“謀反”罪，焚死了他的全家。這個悲劇人物，就是宇文虛中。

宇文虛中（1079—1146），字叔通，成都華陽（今四川成都）人。登大觀三年（1109）進士第，歷官州縣，入爲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宣和間蔡攸、童貫貪功開邊，以虛中爲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上書言事，王黼大怒，降爲集英殿修撰。金兵南下，以虛中爲資政殿大學士、軍前宣諭使，被數次派往金營議和，除簽書樞密院事。金兵退，言者劾以議和之罪，罷知青

州，尋落職奉祠。建炎元年（1127），竄韶州。二年，詔求使絶域者，虚中應詔，復資政殿大學士，爲祈請使。明年春，金人全部遣返使者，虚中説："奉命北來祈請二帝（指徽、欽宗），二帝未還，虚中不可歸也。"於是獨留。虚中本有才藝，金人加以官爵，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封河内郡開國公，金人號爲國師。於是密與陷北之士以信義結約，金人没有察覺。秦檜擔心虚中沮和議，悉遣其家屬前往金國，以牽制之。虚中恃才輕肆，瞧不起女真人，常以"礦鹵"目之，終於被誣"謀反"，老幼百口同日受焚死。淳熙間，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肅愍。事見《宋史》卷三七一本傳。

關於虚中之死，《金史》卷七九本傳謂金人羅織的罪名是家藏南方圖籍，因此有的研究者認爲他死於金人文字獄。然而宋人文獻又有與正史完全不同的記載，稱虚中留北是被脅迫，曾多次與張浚聯絡，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九、卷五八、卷七八。又謂有劫金主之謀，曾給朝廷遞蠟書，但被秦檜繳還給金人，所以被害。《皇朝名臣言行續録》卷四載：

> 留正曰：公之忠亦可考矣。方建炎之初，以資政殿大學士奉命往使金國，留繫虜庭，抗節不屈。故相秦檜用事，盡歸其孥於虜中，則紹興十二年（1142）也。公在虜中久，其諸名王大族皆尊信之不疑，因與其子師瑗暨僞翰林學士高士譚謀為復讎之舉，欲因九月虜主祭天而劫之，虜之諸王宗親約為内應。不幸而功不成者，天也。而虜人自此上下相疑，浸行誅戮矣。公之家已碎於虜手，迹其禍端，由於蠟彈之繳

還，則秦檜之為也。

按周必大有《跋宇文虛中礬書》，道："宇文公忠謀義概，謂當享平國君之封，而天不相之，乃從庾氓、王傅於地下，可爲痛哭流涕。淳熙丁酉（四年，1177）三月戊午。"又曰："蘇屬國看羊海上，假雁足帛書而得歸，宇文公真有此書而不得歸，悲夫！淳熙四年三月十八日。"① 魏了翁《送宇文侍郎（紹節）知廬州》詩也說："帝謂吾先正，嘗遺蠟書恨。"② 宇文紹節乃虛中之孫③，則似送蠟書確有其事。施彦執《北窗炙輠録》卷上論其所作詩三首，也言及之：

> 宇文虛中在金作三詩曰："滿腹詩書漫古今，頻年流落易傷心。南冠終日囚軍府，北雁何時到上林。開口摧頹空抱朴，脅肩奔走尚腰金。莫邪利劍今安在，不斬奸邪恨最深。""遥夜沉沉滿幕霜，有時歸夢到家鄉。傳聞已築西河館，自許能肥北海羊。回首兩朝俱草莽，馳心萬里絶農桑。人生一死渾閑事，裂眦穿胸不汝忘。""不堪垂老尚蹉跎，有口無辭可奈何。强食小兒猶解事，學妝嬌女最憐他。故衾愧見霑秋雨，短褐寧忘折海波。倚伏循環如可待，未愁來日苦無多。"此詩始陷金國時作。所謂"人生一死渾閑事"云云，豈李陵所謂"欲一效范蠡、曹沫之事"？後虛中仕金為國師，遂得

① 《周文忠公集》卷一七。
②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
③ 見《宋史》卷三九八《宇文紹節傳》。

其柄，令南北講和，太母得歸，往往皆其力也。近傳明年八月間，果欲行范蠡、曹沫事，欲挾淵聖以歸。前五日，為人告變，虚中覺有警，急發兵直至金主帳下，金主幾不得脱，遂為所擒。嗚呼痛哉！實紹興乙丑（十五年，1145）也，審如是，始不負太學讀書耳。

宋人記載是否屬實，早有學者提出質疑。清全祖望《與杭堇浦論金史第二札子》徵引若干史實，認爲“虚中雖失身異域（指接受金人官職），而報國之誠炳炳如丹，其不惜屈身以圖成事，志固可悲，而功亦垂就，當與姜伯約同科，史臣盡掩不書，可謂冤矣”①。事之如何，尚待進一步研究，看來他是位複雜的歷史人物。但不管怎樣，虚中是頗爲出色的詩人，曾爲金初文壇主盟，在當時南北文學交流中起過不小的作用，這些是可以肯定的。

宇文虚中的著作，《直齋書録解題》卷五著録《綸言集》三十一卷，宇文粹中、虚中兄弟編集。《宋史》卷二〇二《藝文志一》著録“宇文虚中《春秋紀詠》三十卷”。按：《春秋紀詠》乃洪皓作，皓亦長期被羈留北方，疑《宋史》編者誤。《文獻通考》卷二三八著録《宇文肅愍公文集》，並録有劉光祖《宇文肅愍公文集序》，據序知此集乃虚中之孫挺臣所編。序略曰：

公弟兄早以才奮，皆致位二府。公之文章，又最見稱於當世。余讀其為館職時所與開封尹論事而壯之，使充是書以

①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二。

> 往，足以追古人而並駕。……公答曾晦之書云："僕長而游太學，為科舉所使，及得一官，又屢為應制代言之文，皆非得已而為者……"

宇文挺臣所編的這個集子，疑祇收乃祖在宋時的作品，故多應制、代言，而未收羈留北方期間的詩文（《金史》本傳説他"有文集行於世"，當是另一本，蓋收仕金之作）。《宇文肅愍公文集》已久佚。

虚中現猶傳世的詩篇，見於《中州集》等共五十多首，極少數作於靖康之前①，而絶大多數作於金，許多是表達羈留愁苦和懷念故國的主題。如上引《北窗炙輠録》所録的三首詩②，就是抒發作爲"南冠"而"頻年流落"的痛苦。他常以牧羊的蘇武自比，顯然是以氣節標榜的。如《鄭下趙光道……》詩曰："窮愁詩滿篋，孤憤氣填胸。脱身枳棘下，顧我雪窖中。"③ 又《過居庸關》曰："節旄都落盡，奔走愧平生。"《上烏林天使三首》之一："萬里翠輿猶遠播，一身幽圄敢終辭。魯人除館西河外，漢使驅羊北海中。"《和高子文秋興二首》之一："羞看使者節，甘荷牧人蓑。"他更多的詩，是寫在北地内心的悲哀凄苦。如：

> 燕山歸來頭已白，自笑客中仍作客。此生悲歡不可料，況復吾年過半百。故人驚我酒尚狂，為洗瓶罍貯春色。酒闌

① 如《己丑重陽在劍門梁山鋪》，己丑爲大觀三年（1109）。
② 此三首詩《中州集》未録。
③ 此首及以下所引詩，皆見《中州集》卷一。

人散月盈庭，静聽清渠流濺濺。

——《還舍作》

老畏年光短，愁隨秋色來。一持旌節出，五見菊花開。强忍玄猿淚，聊浮緑蟻杯。不堪南向望，故國又叢臺。

——《又和九日》

這些詩，可謂字字血淚。值得注意的是，在現存詩什中，没有一首寫他在金的仕宦生活。

# 第七章
# 三蘇遺風：南宋中期巴蜀文學

宋孝宗即位後，鋭意恢復，士民之氣爲之一振。但符離之戰的失敗，主和派史浩、湯思退等又佔了上風，他們急於與金統治者議和。乾道元年（1165）屈辱的和議正式成立，史稱“乾道之盟”。寧宗即位後，韓侂胄、京鏜當權，禁道學，倉促北伐。開禧三年（1207）北伐失敗。從“乾道之盟”到開禧北伐失敗的四十餘年（1165—1207），我們稱爲南宋中期。

“乾道之盟”使恢復中原的事業遭受了重大挫折，民族危機也更加深重，愛國作家及一切仁人志士雪耻復仇的呼聲、殺敵建功的激情交織在一起，慷慨激昂的愛國主義仍然是這個時期文學創作的主流。

韓侂胄當權之前，朱熹的道學得到發展，同時又有陸九淵的心學，以及陳亮、葉適的“浙學”，形成三足鼎立之勢。他們的散文，受北宋古文運動影響很大。朱熹專學曾鞏。歐文的影響也不小，《林下偶談》卷三曰：“淳熙間，歐文盛行，陳君舉（傅良）、陳同甫（亮）尤宗之。”而影響更大的，仍是蘇文，這在一定程度上與宋孝宗喜愛並表彰三蘇有關。孝宗在所下《蘇文忠公

贈太師制》中説："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況於孟軻，論事肯卑於陸贄？……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三復遺編，久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道闇而彰，是以論世。儻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聞風。"對蘇軾評價如此之高，無異於把蘇氏文章奉爲官方楷模。胡銓、吕祖謙、陳亮、葉適等的策論都學三蘇，記序則學歐陽修，故陳亮既編選《歐陽文粹》二十卷，又編《蘇門六君子文粹》七十卷，吕祖謙編《三蘇文選》二十七卷。從這些書籍的流行，可以觀文風的取向。近人劉咸炘《宋元文派略述》説："南宋之學，則程、蘇二派；南宋之文，則歐、蘇二派而已。策論爲主，蘇文最盛（下引《老學庵筆記》，前章開頭已引，此略）；序記則以歐爲準（下引《林下偶談》，已見上，略）。"①

如果説蘇氏詞章之學一直滋潤着巴蜀文學土壤的話，那麽這時期的影響可謂達到了頂峰。"聖賢元祐學，父子老蘇家"② 成爲鄉土流風。李石、李流謙、員興宗等等，都是在蘇文蕆溉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較有成就的作家。除此之外，巴蜀文學的發展動向，還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程、朱道學開始在蜀中廣泛傳播，成爲思想文化發展的一個新趨勢，這對四川作家産生着或即將産生重大影響；二是外地到蜀定居或做官的作家，像晁公武兄弟、邵溥兄弟，以及大詩人陸游、范成大等，他們在蜀中的創作很活

① 成都古籍書店一九九六年影印《稚十書》第三册。
② 李石《眉山鹿鳴宴》二首其一，載《方舟集》卷三。

躍，尤其是陸游寓蜀期間的愛國詩，爲巴蜀文學增添了光彩。

## 一、淵源蘇氏的李石等作家

這時期蜀中作家中，受三蘇影響較大的，可以李石、李流謙和釋寶曇爲代表。

**李　石**　李石（1108—1181），字知幾，號方舟，資州（今四川資中）人。第進士乙科，爲成都户掾。紹興末，以趙逵薦任太學博士。太學生芝草，學官方賀，石獨以爲兵兆，罷爲成都學官，就學者如雲，閩、越之士萬里而來，蜀學之盛，古今鮮儷。通判彭州，知黎州。乾道中召爲都官，爲言者論罷。知合州，又罷。知眉州，歲餘被旨召還，以母老懇辭，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十日而罷。趙雄秉政，石遂不復出。一生仕途坎坷，自謂“二十餘年見仇於權者”①。事迹詳石所作《自叙》②，《宋史翼》卷二八有傳。

李石著有《方舟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八著録。其所以稱“方舟”，是他住所附近有泉水，“李子居室中，聽潺湲聲，作江湖想，屋四角，故名方舟云”③。集本明初尚全（《文淵閣書目》卷九著録），後散佚，今

① 《與蘇給事（第二）書》，載《方舟集》卷一三。
② 《方舟集》卷一〇。
③ 《方舟二首序》，載《方舟集》卷三。

存永樂大典本二十四卷，《四庫提要》曰："今從《永樂大典》採掇編次，猶可得十之六七。……謹以類排比，編爲詩五卷、詞一卷、文十二卷。又浙江採進遺書中有石所撰《易十例略》、《互體例》、《象統》、《左氏卦例》、《詩如例》、《左氏君子例》、《聖語例》、《詩補遺》諸篇，皆題門人劉伯龍編，而帙首一行乃標曰《方舟先生集》。勘驗《永樂大典》所録，經説諸篇與浙江本無異，而其前冠以《方舟集》，字亦與浙江本同。蓋本附入集中，後全集散亡，僅存此經説。今仍别爲六卷，附之於後，以還其舊焉。"嚴格地説，今本《方舟集》遠不及原本前、後二集之半。集外佚文尚多，已輯入《全宋文》。

李石自幼好學。《自叙》稱晚年喪子，無他度日，而"作《世系手記》三卷一百篇者，如漢人《百兩篇》之義，出入六經，網羅百氏，學以《易》、《春秋》爲本"。又述其學術淵源道："先秦古文，述其服膺。不蹈陳言，惟經是承。……《春秋》一經，父父子子。向出《公》、《穀》，歆出《左氏》。同爲尊經，異不殊軌。人廢我興，睽車載鬼。衆目何疑，從其師傳。……孔孟以降，不顔則韓。聖訓可稽，攻乎異端。"在《答胡龍學干紀瑞雪書》中，他又寫道："且石自以爲文者有歲矣，卯角篤好，皆根本六經中來：《詩》、《書》求其聲氣，《禮》、《樂》求其制度，《春秋》求其嚴，《易》求其深。"① 要之，李石在學術上追求的是"性命道學"，而接受了多方面的影響，包括家學、業師（蜀人釣道先生張子覺爲《易》師，范淑爲《春秋》師），以及華陽

① 《方舟集》卷一〇。

范氏、眉山蘇氏等，集中反映了四川學術融合發展的態勢①。由於李石是當時著名的教育家，無論做太學博士還是爲成都學官，都特别受諸生的歡迎，所以他的學術，在當時影響不小。

在文學方面，李石受元祐諸大家、特别是蘇氏的影響最大。《自叙》曰："舟誦所聞，元祐諸公。歐陽盟寒，蘇黄晁張。一齊衆楚，捨我誰憑？"他知眉州時，在郡圃建堂，榜曰"元祐學"，並作《蘇文忠集御叙跋》，稱蘇文"文不浮，質不塞"②。他曾作《游黄州東坡》詩，對蘇軾的人品、文章極爲景仰：

> 斯文元祐間，一代人物好。我生嗟已後，不及見此老。揭來東坡上，雪堂壓荒草。此州三家村，大江流浩浩。四海矜重名，六丁護殘稿。傷心逐客令，失脚空山道。昔為魑魅憎，今作神明禱。小橋行吟處，風葉付誰掃③？

當時有名的儒宿文師，對李石的詩文評價頗高，這從周必大《與李知幾運使石書》可窺一斑："今夏伏領去冬所惠書，陳義崢嶸，垂意繾綣，仍録近詩十篇爲寄，大抵因事有作，無一語虚發，名效樂天，實啓少陵之關鍵，感激歎服，執卷不能釋手。"④後來陳造在《題方舟集》中也説："南渡之後，二李先生以奥學奇文名天下。予來房州，制置袁公以《方舟集》見寄，始得盥誦

① 詳參《宋代蜀學研究》第三章第二節《李石的學術思想》。
② 《方舟集》卷一三。
③ 《方舟集》卷一。
④ 《周文忠公集》卷一八六。

熟閱之，如拱侍文翁而承坡仙（蘇軾）謦欬，而瞠乎揮掃時。偉矣盛哉！"① 李石少從蘇符游，故其文學淵源出於蘇氏，詩文以閎肆跌宕見長，如《四庫提要》所説：

> 石亦學問氣節之士，《資州志》又稱其好學能屬文，少從蘇符尚書游，而集中亦有為蘇嶠所作《蘇文忠集御序跋》，知其文字淵源出於蘇氏，故所作以閎肆見長，雖間失之險僻，而大致自為古雅。諸體詩縱横跌宕，亦與眉山門徑為近也。

今本《方舟集》有詩五卷，題材、内容都較豐富，但就總體而論，高水平的作品似乎並不太多。這大概與他主要是學者、文章家而不是當行詩人有關。當然，也有寫得比較出色的，如《挽船》，寫長江上行船的艱難，其中不少是他政治上不得志的牢騷語：

> 羣兒生長輕江湖，上船下船誰使驅？江牽百丈沙水澀，岸上風雪兼泥塗。下循枯葦鵝鴨亂，上控絶壁猿猱呼。可憐進寸得退尺，挽脚不住頭欲扶。均之兩兩窮性命，我自有罪非爾辜。二年學省一不補，天子幸赦憐其愚。一船放歸小如葉，滿載豈有海上珠。琴書之外求長物，去時未有來時無。爾曹憐我共努力，歸路尚遠天西隅。泊船見醉花柳岸，為爾

① 《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尚肯滿眼沽①。

《彭州行邑道中》，當作於通判彭州時，反映了旱灾給農民造成的痛苦，以及官、民生活的巨大反差：

四月少雨百草熱，山中小麥皆乾枯。溪水不流牛缺飲，連枷未動妻典襦。布谷催耕鳩婦怨，早得一雨淋汝面。老夫枕書卧晚凉，農自忍饑官飽飯②。

在彭州時，又曾作《彭州上元二首》，其一寫金兵進犯給民衆帶來的嚴重騷擾：

蜀川東抱戰聲流，元夕來監舍畔州。莫把華燈照人淚，祇堪掩面替民愁③。

又《感事》十絶句，可能也作於此時期，其一曰：

一水遮金騎，諸州辦甲衣。書生投筆硯，隨口説兵機④。

① 《方舟集》卷二。
② 《方舟集》卷二。
③ 《方舟集》卷五。
④ 《方舟集》卷五。

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觸摸到時代的脉搏。

李石知黎州（今四川漢源）時作的《沉黎四首》，頗有少數民族的地方色彩。其一曰：

民俗瀕蠻韶，邊城異土宜。竹筒連水脉，板屋怯風吹。藥叟鴉隨噪，樵童虎不窺。愛山來九折，人笑此翁痴。

李石的一些近體小詩，饒有情致，是他詩作中藝術質量最高的。如《感事》十絶句其三：

一徑清如掃，柴門霽影多。苔莓鶴因啄，非是客經過。

又如《東湖探梅》：

短短青蒲淺淺沙，春風不隔水仙家。一枝未報江南信，旋琢湖冰看雪花①。

在《方舟集》卷五中，載有李石大量的扇子詩，或六言，或七言，有的相當出色。如下面這首，就寄寓了飽閱世態後的感慨：

世態一日添一病，好書百過消百憂。羲皇已上自可樂，

① 《方舟集》卷五。

季孟之間何足求。

今本《方舟集》有文十二卷。上面説過，李石文章主要受元祐諸大家、特别是蘇文的影響。但無論是李石還是别的作家，他們接受前人的影響都是潛在的，綜合的，而並非機械地模仿，因此我們應當從宏觀的傾向或風格上進行考察。李石曾在所作《李晉壽詩叙》中説："君子之所恃以爲學者，至大至剛之氣。氣之所蘊，不躁不競，不欺不隱……至舉其所不得施於世、發於語言文章者，如雷厲山壓。此何物使之？曰：此氣也。學而知之，其積習憂患，非驟馳於一朝一夕間也。""吾兄晉壽蓋豪於氣者也，其發爲語言文章，充然肆，毅然立，沛然不可禦。"① 本書第三章，我們叙述過蘇軾文章所謂滔滔汩汩、一日千里之勢，以及蘇轍的養氣説，而縱横捭闔，則是蘇氏家學。李石的意思，顯然與鄉先賢一致。前引《四庫提要》，以爲李石文章以"閎肆見長"，源流所在，不難看出；而李石學蘇，主要表現在議論文上。如《分重地以委心腹論》，其縱横論辯，饒有蘇軾進策遺風：

> 愚聞之：用意於悠久者，視目前為輕，而意外為重。是故智者不以其所重，易其所輕。凡人之有所甚愛，與夫有不欲者，情也。情用於所愛，故目前之輕，或享其逸；情忽於所不欲，故意外之重，或廢於勞。豈特人情之不自覺，亦私欲勝而不自知耳。孫武斬宫人，穰苴刺莊賈，魏絳戮楊干，

① 《方舟集》卷一〇。

此所謂激之使奮，蓋善權輕重而深明勞逸者也。夫居其輕且逸而不自憂，此孫武、穰苴之所不堪也。

方今天下重輕之權制之於上，目前之所憂，或不分任天下之重，而意外之憂，嘗以施之所不欲之人，故任其重或無激昂之意，竊嘗羨慕於安逸。愚嘗怪東晋其清談風流如温嶠、庾翼、謝尚、謝安父子，其於廟朝未嘗無蕭然出塵之意，至於臨戎制勝，率先武夫，而使之信服。温嶠能制陶侃，謝尚能撫姚萇，庾翼能知桓温，謝玄能御苻堅之。彼豈無所以素折其心哉？六朝守禦要地，如淮陰、雍丘、合肥、鍾離、歷陽，雖外迫强敵，多以輕裘緩帶臨之，而今顧盡以責疏遠之臣，或遥隸於大府：此於輕重勞逸，或可以議也……①

李石記、序類文章，則較議論文要收斂得多，筆法委曲，又可見歐、曾遺意。如《梅塢記》：

石拙於學，其施於吏亦拙也。方會府多事，英俊爭竭其趨走之巧於大吏之前，獨隱忍自守其前之拙不變，大吏者亦察其一拙外無他能，不怪也。故於考核文簿，瑣瑣中比他人幸有曉夕須臾之隙。掾舍稍僻且陋，邀求者所不至，獨與學官相比鄰，學中士子日集説學問，庭户隘甚，恐不足以辱，乃撤去昔之屏伏蔽藏，以為今之疏明曠達，得數席地，俾客

① 《方舟集》卷九。

至不以隘為嫌，而主人亦得以陋自安也。

屋簷之南有老梅，株如柱軸，一根別為三四股，可蔭十許步。環以數小竹外，悉芟去之，仍闢屋一角，作一窗，以即其蔭。每每風日閉闔，煜然之光，蔌然之聲，往來几硯書帙間，與静境相接，如行村塢，因以"塢"名之。又植稺柏二百，周墻之陰，與梅為佳伴，他日凌冬霜雪愛玩之。樹是，又其拙之拙者也。後有我輩人，或不免流落一試，公退燕休於此，為護此梅，以待其柏之成，仍勿笑其拙也①。

《四庫提要》謂李石文"間失之險僻"，從所引兩文都可看出此缺點，行文不及歐、蘇流暢（筆者曾校點《方舟集》，對此感受較深）。另，李石是學者，是理學家，所以他在不少文章中談《易》説理，降低了作品的文學性。

**李流謙**　李流謙（1123—1176），字無變，漢州德陽縣（今四川德陽）人。其父李良臣，字堯俞，政和五年（1115）上舍進士，累官工部員外郎、知簡州。流謙屢試諸鄉不利，以蔭補將仕郎，調成都府靈泉縣尉，秩滿調雅州教授。虞允文宣撫全蜀，招置於幕下。除諸王宫大小學教授。乞補外，以奉議郎通判潼川府。卒，享年五十四。事迹詳其兄李益謙所作《李流謙行狀》②。

《行狀》又謂李流謙從小工文，特嗜詩，曰："文日益進，尤酷嗜詩，盡取唐以來迄今名輩之作，採其句之傑偉者，類而集

① 《方舟集》卷五。
② 四庫全書本《澹齋集》附。

之，名《詩林集奇》，觀者皆歎其刻意於詩如此。三嵎喻公迪聖以文豪一世，重許可，先君取弟所作摘句一二以嘗之，喻公愕然曰：‘此殆唐人之作。’審之一再，語如初，應之曰：‘乃小子戲言也。’喻公惘然若有失。由是詩名益振，視一時舉子之文爲不足道，漫不加意。”對舉子文不加意，大概是他科舉失敗的原因。但在他不長的一生中，至少在作品數量上可謂豐收。《行狀》曰：“文若干卷，長短句若干卷，題跋若干卷，講義若干卷，雜篇若干卷，皆自删類，命廉渠手編之，標爲《澹齋集》。”廉渠乃流謙子，有《澹齋集跋》道：“平生所作文章，嘗自銓次及百餘卷。先君賴此，名爲不朽。計家素貧，無力刊而廣之。既男廉渠泣血手自覆校，誠爲精審，僅得八十九卷。婿張君極甫痛念及此，乃率學生坤謙同力爲之，今幸已成編。”按：《文淵閣書目》卷九著録“《李澹齋文集》一部十五册，全”，蓋即其本。後散佚，清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編爲十八卷，即今傳本。《四庫提要》評之曰：

> 流謙以文學知名。其父良臣，嘗出張浚門下，為所論薦。集中《分陝志》，專為頌浚勛德而作，鋪張太甚，殊不免門户之私。其詩文邊幅稍狹，間傷淺俚，亦未能盡臻醇粹；然筆力峭勁，不屑屑以雕琢為工。視後來破碎薾弱之習，較為勝之。

今讀《澹齋集》，流謙雖從小“酷嗜詩”，在蜀中的詩名不小，但現存篇什的質量却不很高。大量的應酬、次韻之作，既乏

興象，又没有多少真實的生活感受，且造語淺易，殊無鍛煉之功。這些，大概就是《提要》所説的“邊幅稍狹，間傷淺俚”。更準確些説，“淺”是李流謙詩歌的致命傷，表現在命意和遣詞造句兩方面。當然，這不是説李流謙完全没有好詩，而是不很多。如五古《旅中》，就頗有哲理：

客舍供朝餔，旅食不知旨。取酒澆餓腸，乞火伸凍指。萍根託江流，江自不能止。傳舍貪閑人，風雨亦閑爾①。

又七古《枕上聞櫓聲》，雖意境不够深，但也不是未親歷者所可道：

勸君不須下瞿唐，順流從此道路長。勸君早上瞿唐去，遡流雖艱近家鄉。我今出蜀幾寒暑，催歸苦念家人語。更煩舟子策全功，疾趁鳴鷄起摇櫓②。

李流謙是一位主張抗金的愛國作家，曾熱情地歌頌張浚、虞允文。上引《提要》稱“集中《分陝志》，專爲頌浚勛德而作，鋪張太甚，殊不免門户之私”云云，不過是乾隆館臣非關痛癢的話，他們不理解南宋愛國知識分子的情緒。在《澹齋集》中，反映時事的詩並不多，偶爾有之，也不够佳。如五律《書事》四首

① 《澹齋集》卷一。
② 《澹齋集》卷四。

之四：

塞色旌旗薄，邊聲鼓角喧。三軍正悲憤，中國固雄尊。障戍争襟險，朝廷護本根。古來挾策者，談笑整乾坤①。

李流謙較善寫景，詩情畫意，偶亦可誦。如《江上晚眺書所見》：

雲熔金錯落，月掛玉盤盂。水退岸全缺，煙陳山欲無。沙晴鷗並集，林暝鳥争呼。不必求摩詰，分明是畫圖②。

李益謙《行狀》謂流謙任諸王府大小學教授時乞補外，“朝受命，夕問途，浩歌而西，所過歷名迹勝境，率賦詠以自娱。次峽中，賦百韻，極其勝致。”“極其勝致”或過於溢美，但確實流謙以往返杭、蜀，紀長江一帶行旅的作品較有特色，上面《枕上聞櫓聲》等即是。又如絶句《宿白羊二首》：

入得瞿塘始斂愁，峽山行盡放眉頭。澄江一道元如許，自在身心自在舟。

古柳維舟帶暝陰，夜寒剪剪到衣稜。客中不覺年華換，小市人家已試燈③。

① 《澹齋集》卷五。
② 《澹齋集》卷五。
③ 《澹齋集》卷五。

李流謙的文章，受蘇氏的影響較大。前引《行狀》説他“視一時舉子之文爲不足道”，蓋指他好古文。在《送蘇給事出知太平州》詩中，他寫道：

> 一代文章有圖籙，天賜之履征九服。奉牲乞盟走珠玉，吴狂楚僭非此族。至今人望壇坫尊，風流文采被諸孫。丈人似是更酷似，大河一派來崑崙……①

考蘇軾、蘇轍諸孫中，唯蘇軾孫、蘇邁次子蘇符曾除給事中②，詩謂“更酷似”其祖的，當即蘇符；而詩中所謂“奉牲乞盟走珠玉”云云，可見他對蘇氏文脉十分推尊，而無疑他是以盟文“此族”自詡的。

我們説李流謙文受蘇氏影響較大，更主要的根據還在於他文章的藝術特色。流謙散文中文學性較强的，如書札、序跋、記等類，汪洋恣肆，大有一瀉千里之勢。比如《上張建康書》，是寫給張浚的，目的是求他“假一字之寵於廟堂，庶幾得合入一近闕，以濟旦暮之急”③；説得通俗一點，就是要張浚看在他父親的分上，爲他兄弟三人設法謀求個較好的職務（這在當時是常事）。書信開頭一段道：

> 嘗謂人情之去就離合，未嘗不在於榮瘁廢興之際；而慨

① 《澹齋集》卷五。
② 蘇山《先公行狀》。
③ 《澹齋集》卷一〇。

然可以感念，亦未嘗不在於存没死生之間。蓋當塗巨公，方其操利達之柄，制富貴之命，吁呵生風電，叱咤移海岳，當是時，凡具血氣心識，苟思有以致其身，求遂其尺寸之望，孰不知填然躍而趨之？一旦時有消息，運有泰否，車音在其耳，而所謂侍候門墻者遠矣，頌詠功德者往往變為讒且謗矣，指日誓天、願以身狥者反眼不相識矣。此非他，勢使然也。獨有人焉，秉志益堅，信道益篤，不以榮瘁興廢易其守，曰：吾主若人，若人榮瘁即吾之榮瘁，若人興廢即吾之興廢也，吾曷為而輕於去就哉？嗟乎，是人也，雖不逮古人，實今之古人，疾風之草，歲寒之松矣。俄而所主者復進而在上，瘁而榮矣，廢而興矣，而是人乃不幸溘先朝露，埋骨朽壤，不得復依休光潤澤，以伸其積年之憤，視墜簪破履反得再登君子之堂，則其慨然可感念，豈不動仁人長者之心乎？

所謂“獨有人焉”者，即其父李良臣也，良臣嘗出於張浚門下。這樣的文章，不必比較論證，一讀便知道是學蘇洵、蘇軾父子的，所以也很有些戰國縱橫家習氣。明乎此，再讀李流謙的其他文，思過半矣。

**釋寶曇** 寶曇（1129—1197），字少雲，俗姓許氏，嘉定龍游（今四川樂山）人。幼習儒業，已而出家，游方出蜀至徑山、蔣山諸寺，晚住四明仗錫山，史浩深相敬愛，爲築橘洲使居之。《寶慶四明志》卷九有傳，謂其“工文辭，有《橘洲集》十卷行叢林。始爲蜀士時，師慕東坡，後游東南，敬山谷，故文章簡古

高妙，有前輩風。又仿太史法，著《大光明藏》，以西方七佛爲紀，達摩以降諸祖師則傳之，未絶筆，故不傳。然每自謂‘於第一義諦心有得，人謂我以文詞鳴，是未知我者’。”則寶曇自以爲他最有得的是佛家“第一義諦”，而不僅是“以文詞鳴”。但由於他的内學著作及未完成，故傳世的仍衹有詩文。

《橘洲文集》嘉定初有刊本，釋曇觀跋曰：

> 橘洲詩文高妙簡古，有作者之風。予少年誦之，實深致慕，自是片言隻字，率訪尋之，久而成編，不敢自閟，敬命工鋟版，以廣其傳，是亦徐君掛劍之義也。嘉定改元（1208）仲春，住通州狼山凌雲叟曇觀謹書。

原本大陸久已失傳。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有殘鈔本四卷（卷七至一〇）。1980 年，臺灣明文書局據該本影印入《禪門逸書初編》。日本猶有全帙，乃元禄十一年（1698）織田重兵衛刊本十卷。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續修四庫全書》，即影印該本。前四卷爲詩，已收入《全宋詩》。

從總體論，寶曇詩邊幅較窄，次韻唱和之作較多，用字造語講究，頗見推敲之功，但也有不少詠懷之作氣格豪邁，寫得相當出色，頗具蘇詩風度。如《登石頭城》：

> 春潮不到石城脚，十丈樓船淺沙閣。楚天衮入秦淮流，白日黄塵亦冥漠。胡兒走馬沙上歸，青兕豪猪載氈橐。旌旗不動弓矢閑，百金碑碟作瓔珞。龍盤虎踞天地静，稽首清明

可終託。當時被髮飲此水，鐵騎如山照秋郭。鳥驚獸駭人莫知，天欲以血洗伊洛。三山砥礪水濯磨，萬夫相望在鵾鶴。東風雨聲今蕭蕭，何當以此叩寥廓[①]?

詩寫登金陵北望，但見白日黃塵，胡兒走馬，大好河山長期淪陷異族，每一個有愛國心的人，誰能不爲之酸鼻？然而統治者却奉行媾和政策，“旌旗不動弓矢閑”，收復失地無望。“何當以此叩寥廓?”詩人無限悵惘。這類主題在寶曇詩中雖然不多，但説明他即便已經出家，作爲一位詩人，仍然關注時代的風雲，反映了大衆的哀樂。像“楚天衮入秦淮流”這類詩句，極見錘煉詩語之匠心。

寶曇一生雲游各地，羈旅行役，是他詩歌的重要内容。如《渡錢塘二首》：

潮生西浦未全平，頃刻潮回岸有聲。落日人從官渡去，西風誰識此時情。不如吴越中流盡，贏得江山老眼明。試問古今沙上路，幾回相送復相迎?

身是行人意未平，江頭已斷半潮聲。旋收去國無邊淚，聊寫臨風有限情。家住青山何處是，眼穿白鳥去邊明。去年今日凄凉意，猶記梅花一笑迎[②]。

① 《橘洲文集》卷一。
② 《橘洲文集》卷三。

情景交融，且有理趣。又如《送友人》，也很有情致：

雨意晚方足，秋來先送君。横拖七尺杖，劃破一山雲。白紙憑誰寄，青燈此夜分。空遺巖底石，蘿月漫紛紛①。

“横拖七尺杖，劃破一山雲”，形象生動，可稱佳句。

寶曇的許多絶句小詩，尤其清新可誦。如《茶香》：

繞甌翻雪不須疑，到齒餘香亦解肥。鼻觀舌根留不得，夜深還與夢魂飛②。

又如《泊分水》：

櫓聲伊軋訴東風，楚語吴歌落枕中。夜半潮頭隨月上，客帆和夢各西東③。

在《橘洲文集》中，卷五爲記，卷六爲記、序、跋，卷七爲雜文、跋、讚，卷八、九爲榜、疏，卷十爲記、序、銘。文學性較强的是序跋及“記”類，所謂“簡古高妙”，主要反映在這幾種文體中。如卷十《清廕堂記》首段：

① 《橘洲文集》卷二。
② 《橘洲文集》卷二。
③ 《橘洲文集》卷三。

清廕，即予便齋，深可數室，廣纔一室有餘，南依豐氏之鄰。鄰皆修竹，固置短屏、開明窗以延致之。竹君脩然，如跂如慕，如揖如訴，而日與接。予則陳几研，列琴書，客至清談，客去則書為友與。取山谷《借景亭》之語大書而扁之，所謂“東西關軒廕清越”者也。

篇中有“將薄宦於南”語，蓋此記爲代人作。寥寥數語，表達了主人愛修竹、友琴書的高雅情致，妙筆傳神，頗有東坡遺意。寶曇還善於寫景，如《仗錫山佛記》：

徑雪豆而西四十五里，皆層巒疊障，顛崖悍石。行人被榛莽，踏沮洳，踐蛇虺，登危陟險，始即山之趾焉。山斷溪橫，北岸林光溢目，而為秀發。得非山靈以艱難險阻為下方陳迹，一掃而刮絶之邪，不然，何齊魯一變，其速如是？涉橋而北，一亭巋然，大書“仗錫山”而扁之，然後知其為茲山發軔之始。

讀到此，我們似乎也隨作者歷涉險阻，喘息方定，“仗錫山”的亭匾宛然在目。

## 二、古文家員興宗

員興宗（？—1171），字顯道，自號九華子，隆州仁壽（今屬四川）人。紹興二十七年（1157）王十朋榜同進士出身，治《書》。乾道五年（1169）十一月累遷著作郎，六年六月以彈劾權貴被讒，主管台州崇道觀。後僑居潤州，乾道七年卒。事迹略見《南宋館閣録》卷七，卒年見王頤所作《祭文》①。

員興宗著有《九華集》，原本至明末尚存，《内閣藏書目録》卷三著録道："《九華先生文集》八册，全。……李心傳序，凡五十卷。"後散佚，今本乃清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祇有二十五卷、附録一卷。《提要》曰："其集見於焦竑《國史經籍志》者本五十卷，乃寶慶三年（1227）其孫榮祖所編，興宗弟夢協、井研李心傳俱爲之序。明以來久佚不存。今檢勘《永樂大典》所録，摭拾詮次，釐爲詩六卷、雜文十五卷。又《論語解》、《老子解略》、《西陲筆略》並《紹興采石大戰始末》各一卷，而原集所載同時祭文可以互證興宗始末者，則别爲一卷附之於後。"② 按員興寅《九華集跋》曰：

① 王頤《祭文》及下引趙汝愚《祭文》，皆見四庫全書本《九華集》附録。

② 按：録入《四庫全書》時，詩實際編爲四卷，雜文編爲十七卷，附録不編卷，凡二十五卷。

> 先兄著作未第時，著書州之九華山，人莫見其面。晚策名奉詔入館，慷慨立朝，屢以論事辱上眷知，視生平所學不愧，不幸已矣。獨遺稿存耳，敬出之，與有志古文者共觀焉。弟左迪功郎、成都府華陽縣尉興寅夢協書。

趙汝愚《祭員興宗文》曰："故著作員公顯道學博而淵源，氣洪而剛大。力行古道，鏗然三代之雅音；笑詆百家，屹若中流之砥柱。……念正論之特起，自歐陽公（修）而下無斯人；歎先見之高明，恨蘇明允（洵）之死不復作。"又李心傳《九華集序》亦曰：

> 三峒介東西蜀之間，雄秀而峻極，士生其中，大抵莊靖篤實，而文亦如之。自入國朝，以勛勞名節著見者，代有其人；至於居言語風議之官，而正色不回，有殞無貳，使人望其風稜如與三峒並立者，則余於陳、員二公為有感也。蓋司諫陳公純益以正論救時於封國之始，而太史員公顯道以忠言輔上於乾道之際，流風餘韻，士皆宗之。然陳公之文今不盡見，獨封章之載《書右録》者，僅存一二，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若員公之文則傳者衆矣，高古簡嚴，惟陳言之務去，極其所就，必欲至杜、韓而後止，李、柳而降，非所願也。

《四庫提要》則以爲員氏乃"講學派"，道：

> 集中多與張栻、陸九淵往復書簡，蓋亦講學之家。然所上奏議，大抵毅然抗論，指陳時弊，多引繩批根之言。……學問淹雅，亦未易及。雖其文力追韓、柳，不無錘煉過甚之弊，然骨力峭勁，要無南渡以後冗長蕪蔓之習，亦一作者也。

以上諸家對員氏其人其文皆評價甚高。祇是四庫館臣因興宗與張栻、陸九淵等有書簡往復，就將他定爲“講學派”，缺乏依據。員氏既未講學，在學術上也與張栻等人不同。他主張“通三（蘇學、洛學、王氏新學）而貫一”，並不專主程氏道學。在《蘇氏王氏程氏三家之學是非策》中，他認爲“蘇學長於經濟，洛學長於性理，臨川學長於名教。誠能通三而貫一，明性理以辨名教，充爲經濟，則孔氏之道滿門矣，豈不休哉？……今蘇、程、王之學，未必盡善，未必盡非，執一而廢一，是以壞易壞。宜合三家之長，以出一道，使歸於大公至正”①。在南宋中期學術界，他是主張“會通”的。

就文章而論，四庫館臣所謂“其文力追韓柳”、“骨力峭勁”、“高古簡嚴”之説，比較符合員興宗文章的實際情況。員興宗其實受蘇學影響較大，注重詞章，因此他對古文系統的歐陽修、柳開也頗尊敬②。員興寅《九華集跋》稱“與有志古文者共觀焉”，頗爲中肯，興宗其實是位古文家。

---

① 《九華集》卷九。
② 可參讀《九華集》卷九《陳子昂韓退之策》、卷二〇《跋劉原父文》等。

員興宗詩歌創作的成就不是很高，但也有不少篇什琅琅可誦。他平生最尊敬同鄉虞允文，除作有《紹興采石大戰始末》一卷外①，又有不少詩歌頌揚之，最重要的是七言歌行《歌兩淮》。在該詩《引》中，他自稱學杜甫之嚴、白居易之詳，“吾無適而偏廢矣”。其中虞允文采石臨戰指揮若定一段，寫得有聲有色：

> 斯須望敵來何多，千里斷岸皆遮邏。天低野曠笳鼓咽，衆寡不敵將奈何。是時仲冬日建丑，初八。羣雄爭先莫肯後。濯纓刑馬震天地，焰焰兵威古無有。旋見飛臺天樣齊，黃蓋團團傍赤旗。指揮渡河在頃刻，我默戰義人安知。公呼時俊騰口說，汝每四方聞膽決。祇今戰態作兒女，便恐汝名從此歇。長嘯激俊揮戈回，萬斧並下聲如雷。十舟先粉百舟敗，連艫接艦成灰埃。嗟敵初來何草草，一夕崩摧如電掃。命逾破竹青離離，血潰江流紅杲杲……②

“采石之戰”發生於紹興三十一年（1161）。此役有效地阻止了金帝完顏亮渡江的企圖，不久金兵內訌，完顏亮被殺，南宋政權於是轉危爲安。對虞允文“不費兩淮千斛水，一洗萬古乾坤辱”的英雄勛業，詩人給予了滿腔熱情的歌頌，這也表明他深厚的愛國精神，非止同鄉之誼也。

最能標誌員興宗創作成就的，是他的散文，所謂“骨力峭

① 《紹興采石大戰始末》，載《九華集》卷二五。
② 《九華集》卷二。

勁"、"高古簡嚴"是也。他曾作有不少奏疏、策論，論辨性很强，且能大膽指陳時弊，可知他是一位頗有政治見解的人，可惜未獲大用於朝。書札、記、序跋之類，有時喜説理，顯然受理學的影響，但文學性較强，一般都寫得很凝煉，且内容充實。如《訓農亭記》：

> 廣漢山水甲天下。有湖以"房"名者，由唐相國之重，故以云也。湖直郡守西南，凡起居游從之所，風郊月榭，竹蹊棠塢，清泉茂樹，陰森之蔭，無適而非景，無景而非勝。太守達官，每集處於此，欲寓一時瓌奇清麗杳渺之觀，俯仰百變，必於是焉發之。然則亭宇蓋障，誠不當庳其式、陋其名也。
>
> 紹興壬午（三十二年，1162），任侯攝州事，間來容與周覽以足日，因顧湖亭有所謂"超然"者，退謂吏曰："悲夫，太守何為者？太守父母斯民。今亭首以超曠自命，乃其所以自為也。實之不慮，名將安施？是殆不可不易也。且天下逐逐物戰於外，志革於内。物以名敗，故物易廢；志以俗移，故志易流。君子弗正乎名，弗敦乎俗，則是耳目之賊乎外者也，皆惑也。嘗試與二三子登斯亭，念物化之無日，顧外景之不常，忽往忽來，游冶者之無定也。而亭與名可久恃以存全乎？曷若同解外緣，深稽政本，畦壠低昂，氣象萬千，目焉其耕，耳焉其墾，悠然而深思，注然而繫望，吾心無頃而不在農也。如此坐堂皇，人必唱曰：太守慮不在小，太守無忝矣。使四民之利日不外吾心，吾耳目之利亦不外吾

民，建一亭而政體具焉，後世必有不待景而存、不因俗而忘者矣。吾謂斯以寄意可乎？不可也？”吏曰大善，請敬易之。明日，或有以房始名來告者，其文合，侯笑曰：“琯乃清望相耳，作郡便能領此，可異也。”即標用不疑①。

所謂廣漢“房公湖”，又稱西湖，乃唐相房琯貶官此地時所開，故名（湖今猶存）。陸游有《游漢州西湖》詩曰：“房公一跌叢衆毁，八年漢州爲刺史。繞城鑿湖一百頃，島嶼曲折三四里。”②興宗此《記》文采斐然，顯然不是所謂“講學派”之文，而是古文家之文。前引李心傳《序》稱“必欲至杜、韓而後止，李、柳而降，非所願也”，其説雖稍過，大較不差。

## 三、理學家張栻的文學成就

二程道學的廣泛傳播，給南渡後新一代蜀中作家以深刻影響，他們既寫詩作文，又研究學問；以蘇學爲詞章，而以洛學爲講習之資。此時期的蜀人學者兼作家，可以張栻爲代表。張栻僑居湖南，是朱熹最重要的“講友”。其父張浚曾師從譙定和蘇元老。張栻幼承家學，有較深的佛學淵源；後來又以胡宏爲師，並

① 《九華集》卷一九。
② 《劍南詩稿》卷三。

與朱熹相切磋，從而走上專治二程理學的路子。他的學術後又返傳入蜀，對四川學者影響很大。但張栻同時又善詩文，文學創作特別是詩頗有成就。

張栻（1133—1180），字敬夫（一作欽夫），號南軒，四川綿竹人，張浚長子，徙居長沙（今屬湖南）。以蔭補右承務郎。隆興元年（1163），其父起自謫籍，開府治戎，栻被辟爲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以藐然少年周旋其間，内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乾道和議成，罷。乾道五年（1169）除知嚴州。召爲尚書吏部員外郎、兼權左右司侍立官，出知袁州。淳熙改元（1174），已家居累年，詔除舊職，知静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轉承事郎、進直寶文閣，再任。五年，除秘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淳熙七年春二月以疾卒於江陵府舍。謚“宣”。事迹詳朱熹《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①，《宋史》卷四二九有傳。

張栻雖隨父徙居湖南，但對故鄉仍感情深厚，加之在綿竹大概還有老屋，所以仍自稱蜀人。其《予遠使君出守廣漢始獲傾蓋諸官賦詩贈别某廣漢人也故末章及之》詩，是他知江陵府時所作，道：“半生落南州，分與岷峨疏。揭來荆江上，所忻近鄉閭。吾鄉多隽豪，雜遝來舟車。時從説情話，頗覺中懷舒。”末章曰：“吾州得賢牧，父老想樂胥。我亦有一廛，徑思歸荷鋤。”②

① 《朱文公文集》卷八九。
② 《南軒集》卷三。

張栻最終未能回蜀，更不可能“歸荷鋤”，不久在江陵病故。朱熹、張栻二人再加吕祖謙，時併稱“東南三賢”，以理學名家。《神道碑》曰：“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説》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説》、《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除這些學術著作外，朱熹將他的詩文編爲《南軒先生文集》（以下簡稱《南軒集》）四十四卷，今存。

張栻雖不以文學稱，但在當時，學術和創作並未截然分開，特别是有成就的學者，往往同時又是文學家，像朱熹就是典型的代表。前章我們在論述史堯弼時，曾引任清全《嘉定重刻蓮峰集序》，稱張浚嘗得堯弼文以示其子栻曰：“此東坡先生之學也。”留堯弼館於潭。“明年，試湖南漕，蓮峰第一，南軒第二。蓮峰因以《文章正宗》示南軒，而嘗曰：‘文章一小技耳。’蓋每開之以正大之學，引而不發也。是以南軒平生尊敬東坡先生，不忘蓮峰。”可見張栻雖後來走上研究理學的道路，而從早年起，就受到蘇軾詞章之學的影響，並且終身不忘。張栻文思敏捷。《朱子語類》卷一四〇曰：“南軒文字極易成。嘗見其就腿上起草，頃刻便就。”他又長於議論，往往説理透徹，且有新意。朱熹《與曹晉叔（洵）書》道：“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

表。近讀其《語》説，不覺胸中洒然，誠可歎服。"①《答程允夫書》又説："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近文甚多，未暇録，且令寫此一銘去，此尤勝他文也。"② 又《張南軒文集序》也説："獨其見於論説，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煒《南軒張宣公謚議》亦曰："（公）毅然以斯文爲己任，採摭遺書，尋繹精義，居敬窮理以立本，開物成務以致用。其學極於廣大高遠，究其歸則不離於簡易篤實，故凡見之言語文字之間，職守事功之會，無非爽闓明白，務實求是。"③ 他們固然主要是稱讚他的理學，同時也佩服其寫作才能。

關於張栻的文章，《黄氏日鈔》卷三九曰："晦翁之言，精到開拓，足集諸儒之大成；先生之文，和平含蓄，庶幾程氏之遺風。"這也是就他的理學文字而論。即使一般應用文，張栻也寫得很好。如《代父謝上表》，《誠齋詩話》評曰："近世蜀人多妙於四六，如程子山、趙莊叔、劉紹美、黄仲秉其選也。然未免作意爲之者。張欽夫深於經學，初不作意於文字間，而每下筆必造極。紹興辛巳（三十一年，1161）年，其父魏公久謫居永州，得旨自便，欽夫代作謝表，自叙有云：'家國異謀，固難調於衆口；

① 《朱文公文集》卷四一。
② 《朱文公文集》卷四一。
③ 《道命録》卷八。

天日下照，夫何歉於一心。兹蓋皇帝陛下體堯之仁，行禹之智。微彰以道，必因天地之時；動化若神，孰則風雷之用。'其辭平，其味永，其韻孤，豈作意爲之者？時年二十九。"（按：此表《南軒集》未收。）《誠齋詩話》又曰："四六有一聯而用四處古人語者。張欽夫答一教官啓云：'識其大者，豈誦説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四人語乃如一人語。"

除四六文外，張栻善於作記，文字一般不長，記事條理清晰，説理深刻。《南軒集》編記爲五卷（卷九至卷一三）。所作《永州雙鳳亭記》①，高斯得很欽佩，其《跋南軒雙鳳亭記》曰："作是記時，年甫弱冠，其論文已謂非特言語之工、誦讀之博而已，其本不過於治身，其極可施用於天下，此之謂至文。雖晚年義精仁熟之言，何以過此。"② 下面舉他的《多稼亭記》，以見一斑：

> 歲辛卯（乾道七年，1171）之八月，予過毗陵；甲寅，郡守嵩山晁伯强置酒郡齋，薄暮登城，城有故亭塞，下瞰阡陌，方秋稻熟，黄雲蔽野，相與裴徊縱觀。已而月光皎然，景氣清静，伯强舉觴屬予曰："斯亭者，人以'多稼'名。某假守於此，歲事適登，君侯辱臨，得以從容一杯，實天幸也。將因而葺之，願為某記。"明日將行，又以請，且寄聲相趣者三四。

① 此文未收入《南軒集》，今見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一三。蓋早年之作，爲朱熹編集時所删。

② 《耻堂存稿》卷三。

予惟念《春秋》書法，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亭名“多稼”，豈無意哉！吏於斯者以暇時登臨，觀稼穡之廑勞，而念民生之不易，其時之不可以奪，其力之不可以不裕，而又謹視其苗之肥瘠，時乎雨暘之節，以察吾政事之若否。幸而一稔，則又不敢以為己之能，而益勉其不可以怠者，閔閔然，皇皇然，無須臾而寧於心，其庶矣乎！吁，是《春秋》之意也。然則伯强之復斯亭，豈為游觀者哉？因書以寄。

甲寅之集，通判州事吴興葛謙問與焉。伯强名子健，謙問名郯①。

此記行文簡潔，格高而有文采。當然，收入《南軒集》中的不少記，有濃厚的理學氣，文學性不足。一般來説，經朱熹編纂，現存張栻散文基本上是理學家之文，特别是集中的《與朱元晦書》，多達七十三首，《四庫提要》謂“其間論辨斷斷，不少假借”，然是以論辨學術爲主。

但張栻的詩歌，情況就大不一樣，文學性要强得多。張孝祥《欽夫折贈海桐賦詩定叟晦夫皆和某敬報况》詩，有“能致詩豪四公子”之句②。孝祥是當時著名詩人，他稱張爲“詩豪”之一。此言並非信口而出的恭維話，張孝祥還在《欽夫和六言再用韻》詩中寫道：“君詩與物俱妙，鄙夫那敢抗衡。芭蕉辟君三舍，笋脯亦須改評。”③ 可見他對張詩確實欽服。宋代理學詩，邵雍、

① 《南軒集》卷一三。
② 《于湖先生文集》卷一一。
③ 《于湖先生文集》卷一二。

朱熹分别代表了兩派。邵氏所作，即所謂“擊壤體”，以直言義理爲主，通俗淺露，爲人詬病。朱熹雖反對作詩，然創作不少，成就頗高。他也言義理，却深諳詩道，常寓義理於比興之中，故無論當代後世，都贏得好評。張栻詩與朱熹風格相近，很注意興象，風格淡雅，詩意濃鬱。他曾説：“作詩不可直説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辭》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若説破如何如何思，則意味淺矣。”① 可見張栻對詩歌的藝術特徵有很好的理解。他將詩分爲“詩人之詩”和“學者之詩”，最推崇的是所謂“學者詩”，認爲“詩人之詩，可惜不禁咀嚼”，“學者詩讀着似質，却有無限滋味，涵詠愈久，愈覺深長”②。這無疑是受時代和理學家文學觀的影響。

張栻詩，前人一致以《城南雜詠》二十首爲其代表作③。這是一組各有小題的抒情五言絶句。《鶴林玉露》甲編卷三曰：

> 張宣公《題南城》云：“城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江來，霏霏半空雨。”《東渚》云：“團團凌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麗澤》云：“長哦伐木詩，佇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濯清》云：“芙蓉豈不好，濯濯清漣漪。採去不盈把，惆悵暮忘饑。”《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嶼花木深，

① 《性理大全書》卷五六。
② （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上。
③ 《南軒集》卷七。

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亭舸，水清魚可數。却上採菱舟，乘風過南浦。”六詩閑澹簡遠，德人之言也。

楊慎《升庵詩話》卷四也說：“宋詩信不及唐，然其中豈無可匹體者？在選者之眼力耳。如……（舉《題城南》、《東渚》、《麗澤》、《西巘》、《採菱舟》，略）。五詩有王維輞川遺意，誰謂宋無詩乎？”二人所舉《東渚》、《麗澤》、《濯清亭》、《西巘》、《採蓮舟》，皆見於《城南雜詠》；《題城南》不在《城南雜詠》之中，《南軒集》未收。《趙氏鐵網珊瑚》卷四《補書宣公詩跋》楊維楨評也說：“余既寫詩已，賢復索余評兩前哲詩，朱子之詩不敢評，其意張荊州爲乾道道學君子，而矢口小章，亦有古風人思致。如‘岸花有開落，水盈無淺深’（按：《城南雜詠·納湖》），‘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按：《城南雜詠·麗澤》）。又如‘古井轆轤鳴’（按：《城南雜詠·山齋》），雖開元詩人不能至。卷尾一章，惟許晉處士代之，詞人不敢企也。”所謂“卷尾一章”，蓋指《南軒集》卷七（詩歌末卷）最後一首《自西園登山》：“日光射崖冰雪色，風壑傳響松龍吟。但忻耳目得所遇，不覺山高幾許尋。”清謝啓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絶句二百首·張栻》，也是評論《城南雜詠》，道：“希顔自許孔門參，侍講經筵進《葛覃》。麗澤亭前歌《伐木》，風篁水月匯城南。”①

除《城南雜詠》外，張栻還有《題城南書院三十四詠》②，

① 見《萬首論詩絶句》。
② 《南軒集》卷六。

也是一組很有質量的抒情詩。朱熹《跋張敬夫所書城南書院詩》曰："久聞敬夫城南景物之勝，常恨未得往游其間。今讀此詩，便覺風篁水月去人不遠。然敬夫道學之懿，爲世醇儒，今乃欲以筆札之工追踪前作，豈其戲耶？不然，則敬夫之豪放奔逸與西臺之温厚靚深，其得失之算，必有能辨之者。"① 朱熹雖對文學有深刻的理解，但他從理學家的立場出發，却從根本上反對詞章，所以他在對張栻這組詩的成就略表贊許之後，即認爲作爲"醇儒"而追求"筆札之工"，是失大於得。這裏，我們再舉組詩其二、其六兩首：

新竹成林蕉葉青，隔籬深處有蟬鳴。晚凉更覺長堤静，自繞荷花待月明。

林塘過雨不勝秋，萬蓋跳珠寫碧流。倚檻孤吟天欲暮，更穿芒屨上方舟。

前引劉克莊評張栻詩的風格是"冲淡和平"，羅大經又説"閑澹簡遠"，都很準確。無論《城南雜詠》、《題城南書院》還是其他許多篇什，所反映的意境都十分清幽淡遠，一種對大自然的静謐的觀照，使作品散發出濃厚的禪味。前面説過張栻有較深的佛學淵源，這在他的詩歌中得到了體現，雖然是那麽隱秘而含蓄。

不過，作爲抗金名將張浚的兒子，又曾在他父親的都督府中謀畫過軍事，家風的熏陶，國事的窘迫，使張栻不可能完全沉湎

① 《朱文公文集》卷八一。

於性理之學或禪學，他不得不時時將冷峻的目光，投向殘酷的現實。《黄氏日鈔》卷三九曰："《送鮮于大任入幕》詩：'莫邪雖云利，寧作囊錐露。'又《安國晚酌分韻》：'驅車萬里道，中塗可停鋪。'其厲志如此。《道旁見獲者》詩：'始寬目前饑，詎有卒歲樂。'其憂民如此。"所舉《道旁見穫者》詩道：

> 腰鐮聲相呼，十百南畝穫。婦持黍漿饋，幼稚走雀躍。辛勤既百為，幸此歲不惡。王租敢不供，大室趣逋約。雖云粒米多，未辦了升籴。姑寬目前饑，詎有卒歲樂。樂歲尚爾為，一歉更何託？書生獨多憂，何以救民瘼[①]？

"王租"、"大室"（地主）壓得農民伸不起腰，即使在所謂"樂歲"，仍祇能"姑寬目前饑"而已。至於《題淮陰祠》，則是在懷古之中，表現了對國家前途的深深憂慮：

> 秦關昔先驅，南鄭豈淹久。夜中丞相歸，平明印垂肘。古來豪傑人，調度出窠臼。登壇一單騎，六合已在手。從茲看廓清，指揮如運帚。時艱思奇才，廟古酹樽酒。出門望長淮，故國長稂莠。風雲正慘澹，人事極紛糾。拘攣儻無累，吾欲獻九九[②]。

① 《南軒集》卷二。
② 《南軒集》卷三。

此詩疑是隆興初隨父督師北伐時所作。“九九”代指皇帝。詩中通過對韓信的追念，表露了他澄清天下的大志。然而此次北伐終因“人事紛糾”，諸將不和，造成符離之戰失敗。面對淮河以北仍被敵人占領的慘澹國土，詩人如何能“閑淡和平”？

## 四、南宋中期巴蜀作家羣

南宋中期巴蜀作家甚多。如李占（1118—1171），字知來，號雲巢子，李石弟。高宗紹興二十七年（1157）進士，官至左奉議郎、知鄰縣，以疾卒。著有文集五十卷，佚。事迹詳李石《雲巢子墓誌銘》①。宋若水（1131—1188），字子淵，成都雙流人，高宗紹興末進士。任淵、李燾皆愛其文行，嘗爲國子監祭酒、秘書丞，官終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攝行帥事。平生力學，爲文汪洋融匯，務求明理盡情，晚歲更造於簡約。所作除經學專著外，有《史論》十卷、《奏議》五卷、雜著三十卷，又編《古今詩》一百卷，皆久佚。事迹見朱熹《運判宋公墓誌銘》②。馮誠之（1143—1206），字明仲，學者稱復庵先生，綿州（今綿陽）人，仕至江油尉。著書授徒，從游者數百人。除《易》、《書》、《詩》的研究專著外，有詩文五十卷，久佚，見魏了翁《馮君墓誌

① 《方舟集》卷一七。
② 《朱文公文集》卷九三。

銘》①。又如閻舒蒼，字才元，蜀州江原（今四川崇慶）人，高宗紹興二十七年（1157）進士，累官至荆州安撫使，寧宗慶元間卒。善詩文，又善書，著有《興元志》二十卷、《利州舊志》及文集，久佚，今有遺詩文傳世。再如黄裳（1146—1194），字文叔，隆慶府普成（今四川劍閣）人。少能屬文，登乾道五年（1169）進士第，調巴州通江尉。益務進學，文詞迥出流輩。改興元府録事參軍，遷國子博士。除太學博士，進秘書郎，遷嘉王府翊善。久侍王邸，每歲誕節，則陳詩以寓諷。紹熙二年（1191），遷起居舍人，三年，試中書舍人，未幾除給事中。以顯謨閣待制充翊善。寧宗即位，改禮部尚書，尋兼侍讀。卒，年四十九。所爲文明白條達，著有《王府春秋講義》及《兼山集》四十卷，已佚。嘗與鄉人陳平父兄弟講學，平父乃張栻門人，可知其學術淵源於伊洛道學。《宋史》卷三九三有傳。其他較重要的，有如下幾位。

**任盡言**　任盡言，字元受，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右正言伯雨之孫。與兄質言同登紹興二年（1132）進士第。好慷慨論事。秦檜死，朝廷懲言路壅塞之弊，召湯鵬舉回朝爲臺官，盡言投啓賀之，有"每愧朱雲之請劍，未聞林甫之斷棺"云云②，可見他對秦檜之黨的憎惡。鵬舉將啓上進高宗，高宗意頗回，於是黜秦檜姻黨，釋放趙鼎子汾等。通判平江，除京西運判，改淮東提舉，卒。《宋史翼》卷二八有傳。

①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九。
② 《啓》全文見《桯史》卷三。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八著録任盡言《小醜集》十二卷、《續集》三卷，久佚。楊萬里《眉山任公小醜集序》①，對任盡言的文學成就作了如下評論：

> 予再拜而三讀之，蓋其五七邃於追古，其四六閎於騁步，其千百長於論事。大抵其文孤峭而有風稜，雄健而有英骨，忠概而有毅氣，蓋將與有唐之貞元元和、本朝之慶曆元祐諸公競轡而先路，非近世陳陳相因、累累隨行之作也。或謂以公之賢且文而不遇，惜也有三病焉：其賦性病太剛，其立朝病太直，作文病太奇。是公之三病也。然此三病者，他人病其一，猶足以高一時而名後世，況於三乎！公今病其三，坐此以不遇，固也。

《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九輯文十三篇，全是啓、疏類四六文。《與交代趙直閣啓》首曰："伏審出節大庭，建牙舊鎮。歡騰民籍，類黄太守之重臨；威震戎鈐，若李將軍之復起。山川四顧，氣象一新。"② 楊萬里所謂"閎於騁步"，於此可見一斑。

**虞允文** 虞允文（1110—1174），字彬父，隆州（今四川仁壽）人。早以父任入官，仕至四川總領所幹辦行在分差户部糧料院。紹興二十四年（1154）第進士，轉左奉議郎，檄權黎州，改知渠州。召除秘書丞兼兵部員外郎，累官至中書舍人。拜兵部尚

① 《誠齋集》卷八二。
② 原載《羣公四六》丙集。

書、川陝宣諭使。孝宗即位，召除敷文閣學士、知太平州。改兵部尚書，兼湖北京西宣諭使，就升制置使，改知平江府。召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改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知樞密院事，爲四川宣撫使。召拜樞密使，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遷左丞相兼樞密使。終四川宣撫使、雍國公，謚忠肅。事迹詳楊萬里《虞公神道碑》①，《宋史》卷三八三有傳。

虞允文官至宰相，以身許國，特別是紹興三十一年（1161）采石一戰，使南宋政權轉危爲安，南北對峙之勢成，高宗有“朕之裴度”的褒語。在張浚之後，他是又一位出將入相的蜀人。允文也頗有文才，楊萬里《神道碑》曰：“未冠，屬文有能名。……自秉政至論蜀，退食必觀書，爲文立成，不雕而工。嘗注《唐書》、《五代史》，有詩文奏議若干卷。”《宋史》本傳曰：“嘗注《唐書》、《五代史》，藏於家。有詩文十卷，《經筵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十二卷，《内外志》十五卷，行於世。”《蜀中廣記》卷九九著録“《虞雍公詩文》十卷”，久佚。今存詩甚少，《全蜀藝文志》卷一六載其《過瀘江亭》一首，曰：

> 映水林巒影顛倒，濟川舟檝勢崢嶸。東行萬里欲乘興，更待一篙春水生。

其文章傳世尚多，絶大多數爲奏疏，另有《辨烏賦》、《誅蚊

① 《誠齋集》卷一二〇。

賦》及書札。《誅蚊賦》形容蚊陣道：

> 爰有黍民，出於廬霍。呼朋引儔，訢雷車之殷殷；填空蔽野，疑雲陣之漠漠。利觜逾麥芒之纖，狹翅過春冰之薄。其賦形而至眇，其為害而甚博。□泰山之能負，詎九牛之可搏。較爾力以何施，念爾欲而甚約。飲不過於滿腹，性無饜而肆拗。

最後，作者補寫“蚊”的來歷及滅“蚊”的決心：

> 蓋嘗究厥譜系，考於典籍，實蚩尤之餘孽，始琢鹿之誅殛。僅存膚血之遺餘，致茲種類之蕃息。或別派於腐壤，或聚族於幽濕。惟可夜游，鮮從門入。驟致身於雲臺，而羽翼翻翻；遽逞威於河內，而人馬籍籍。但類非於華胄，實盡衛於毒螫。宜見憎於世俗，夫豈間於今昔。……此鑒既明，汝惡既極，將不復汝容而搏之，特吾一振手之力爾。

顯然，作者是將金兵比作“蚊”，雖不免有種族偏見，但在民族矛盾異常尖銳的時代，是可以理解的，表現了虞允文的愛國思想。作者比之於“蚊”的，又不止金，包括“驟致身於雲臺（按雲臺乃漢宮中高臺名，此代指朝廷），而羽翼翻翻”的醜類，這就把投降派賣國賊也包括進去了，內涵更加豐富。

何　耕　何耕（1127—1183），字道夫，漢州綿竹（今四川綿竹）人。其外祖史彬教授弟子以百數，號絶學先生。何耕從小

隨外祖學詞賦。弱冠，類省試奏名第一，秦檜借口未去杭州參加廷試，祇賜進士出身①。以左迪功郎充彭州州學教授。升從政郎、教授成都。轉左奉議郎，移成都府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歷守雅州，知果州，改嘉州。除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作《諭民詩》四十二篇，語平易。入對，改户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侍講東宫。未幾，遷國子司業，就升祭酒，改太子侍讀，徙秘書監。出知潼州府。淳熙十年（1183）卒，享年五十七。事迹詳周必大《朝請大夫知潼川府何君耕墓誌銘》②。

周必大《墓誌銘》又記何耕文集，並對其人望文品評價道："公有集百卷，藏於家。予未嘗至蜀，而多識蜀士，夙聞公有盛名。紹興末，外舅王公葆守漢，每道公之賢。歲在戊戌（淳熙五年，1178），予在翰林，而公實來，一見如舊交。……竊嘗評公，於書無不讀而得其要，於文無不能而根諸理。……朝廷進退蜀士，多以公言爲輕重。學省蓬山，極道德文章之選，公俱爲之長。"則何耕又不僅有名於蜀也。這正如樓鑰《送何道夫秘監守潼川》詩所説："妙齡冠蜀士，名聲振王畿。"③ 汪應辰任四川制置使時，何耕爲成都府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汪氏也曾薦之曰："何耕早歲類試，爲四川多士之冠；既而涵養益厚，蘊積日富，文詞敏健，議論詳明。"④ 可見當時諸大吏要員，對何耕的文章、

① 宋濂《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銘》曰："（秦）檜方欲沮張魏公（浚），而道夫對策歷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有'高視天下竊笑'之語，檜嫉之，乃諭禮部令奏，但賜進士出身。"

② 《周文忠公集》卷三五。

③ 《攻媿集》卷二。

④ 《列薦何耕於輗程价與宰執書》，載《文定集》卷一三。

素質都贊許不置。

何耕多達百卷的文集久佚，《宋史·藝文志》著録“《勸戒詩》一卷”，蓋即上述《諭民詩》，亦不傳。今僅存文章數篇及《兩宋名賢小集》本《蒽庵詩稿》一卷，連同見於其他典籍的佚詩，共三十多首。其《苦櫻賦》篇制短小，而語近指遠，憤世嫉俗之情溢於言表，頗可誦。有小序道：“余承乏成都郡丞，官居舫齋之東，有櫻樹焉，本大實小，其熟猥多，鮮紅可愛，而苦不可食，雖鳥亦棄之。感而有賦。”賦曰：

> 始余至於官居，盼茲樹之特奇。幹擁腫以上達，條扶疏而下披。蔭舫齋其有餘，知封植之幾時。或告予以含桃，出饞涎而流頤。意薦廟之珍果，必甘滋之若飴。幸一熟之得嚐，指麥秋以為期。忽春事之已晚，訝子結之獨遲。初瑣碎以破蕾，漸毓稠而著枝。聊攀折以適口，乃苦澀而顰眉。類置膽於越國，異茹薺於周詩。謝芳液之津津，空殷紅之累累。誤來集之衆鳥，詎無知之羣兒。
>
> 感人事之大謬，為累欷而齎咨。或名美而實乖，或表盛而裏虧。或色厲而内荏，或迹公而情私。鷙翰假於鳳鳴，羊質混於虎皮。佞似聖以疇測，奸託儒而莫窺。莽恭儉以竊國，卯博辨以僵尸。談仁義其可樂，視所履而舛馳。儼衣冠於民上，為賈竪之不為。方滔滔以皆是，奚一木之足悲①！

① 《全蜀藝文志》卷二。

何耕詩現存雖不多，有的頗爲出色。《和光亭》表明自己心同“枯木”、涇渭分明的人生態度，而對沉醉聲色的“達人”進行了嘲諷：

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達人定笑汝，胸中太涇渭。不妨聲色海，徑造佛祖地。所以亦樂翁，花前時一醉①。

《春日》五首之四、五兩首，則是對時局的深憂：

萬里橋邊水，朝宗去入吴。衮衣新曆數，神算舊規模。四瀕從心正，諸公著力無。際天東望眼，淼淼但平蕪。

唇齒輔車勢，坤維井絡方。祇宜花柳盛，莫遣鳥魚忙。隴麥無由食，邊籌是可防。出言還有禁，忍淚不成行。

他還有一首題作《虚舟》的古詩，像《和光亭》一樣，正話反説，最後表示願“抱被過君眠”，抒發了對崇高人格的嚮往：

君不見江干車馬紛相送，巨編峨峨船載重。西南使者解官歸，水淺着沙牽不動。如君材具豈多得，合待明光參法從。何為淺瀨着虚舟，頗笑胸中太空洞。問君此意竟安在，欲説向人誰與共。山林鐘鼎本同轍，繫岸截江隨所用。八窗窅窅净無塵，一水泠泠清可弄。何當抱被過君眠，分破江天

① 《蕙庵詩稿》。下引四首同。

幽夜夢。

何耕與南宋前期的許多蜀士一樣，政治上受秦檜的壓制，上面幾首詩，都可看出他不屈的傲骨。此外他題佛宮道觀的詩較多，也有寫得較好的，如《普通山距府東十數里青州禪師洪杲道場也自龍華歸過之棟宇頹落僧徒鄙野良爲可惜是夜雨大作因書所聞所見爲長韻》，首寫“錦城之東”伽藍“不凡”的氣象，再寫“青州老衲”的鄙野；然後感歎“祖燈寂寞何人繼”。最精彩的，是寫他第二天到近處散步及離去時所見所感，將春天農村景象寫得十分美麗：

> 明朝散步轉山脊，好語相呼聞野叟。抽芒已見麥翻浪，擣麨懸知香滿手。須臾日影散林樾，絢練春光被花柳。僕夫催歸屢不應，景物殊佳寧忍負。出山騎馬更躊躇，乘暇應須重載酒。

**李舜臣** 李舜臣（1137？—1181），字子思，隆州井研（今四川井研）人。八歲能屬文，少長通古今。紹興末，張浚視師江淮，舜臣應詔上書，又著《江東勝後之鑒》十篇上之。《宋史·藝文志》著録《江東十鑒》一卷，當即其本。樓鑰《李氏思終亭記》曰：“淳熙八年（1181）歲在辛丑，鑰預考南廟試，蜀人李君子思以審計司聯事。先是固已得其《江東十鑒》讀之，一見如

平生歡。……《十鑒》極陳南北朝戰守勝敗，如指諸掌。"① 可知該書在當時頗受士林重視。中乾道二年（1166）進士第。對策論金人世仇，無可和之義，考官惡焉，絀下第。調邛州安仁縣主簿，教授成都府。時虞允文撫師關上，辟置幕府。改宣教郎、知饒州德興縣。幹辦諸司審計司，遷宗正寺主簿，重修《裕陵玉牒》。尤邃於《易》，著《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晚歲每爲學者稱之。所著還有《羣經義》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三十卷、《家塾編次論語》五卷、《鏤玉餘功録》二卷。樓鑰《思終亭記》又曰："既而出所著《易解》，相與講明，警發爲多。……子思之論《易》，專究心於卦畫，其言甚富，如《中孚》、《豚魚》等説，前未有發明及此者。……《書》有小傳，又有《諸經解義》，皆其節目之大者。"則舜臣之學，在當時頗能名家。《宋史》卷四〇四有傳。

李舜臣的專著，除《江東十鑒》今存（《四庫全書》録入子部兵家類）外，其餘諸種及文集皆已散佚，現僅有遺文數篇傳世。

## 五、史學家李燾

我國古代有文史不分的傳統，優秀的史學家，也大多是優秀

① 《攻媿集》卷六〇。

的文學家，史書而不乏文學性。在兩宋，尤其是南宋，西蜀的史學特別發達，名著很多。如彭百川，眉州丹稜（今屬四川）人，孝宗時在世，著《太平治迹統類》四十卷，記北宋歷朝史，今本三十卷；又著《中興治迹統類》三十五卷，記南宋前期史事，今本亦爲三十卷。二書略用紀事本末體，分門別類，詳載宋代典故。又如王稱，字季平，眉州（今眉山）人，淳熙時以承議郎知龍州，特授直秘閣，官至吏部郎中。《宋史翼》有傳。王稱少承家學，刻意於史，著《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西夏事略》一卷、《張邦昌事略》一卷，今並傳世。《東都事略》尤爲傑出，《四庫提要》謂“宋人私史卓然可傳者，唯稱與李燾、李心傳之書而三，固宜爲考宋史者所珍視”。而李燾，更是蜀人史學家的優秀代表。

李燾（1115—1184），字仁甫，一字子真，與彭百川同鄉（眉州丹稜）。從小讀書於邑之龍鶴山，命曰巽巖，因以自號。甫冠，憤金讎未報，著《反正議》十四篇，皆救時大務。紹興八年（1138）擢進士第，調華陽簿，再調雅州推官。改秩，知雙流縣。知榮州，爲潼川府路轉運判官。除兵部員外郎兼禮部郎中，遷秘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尋兼實録院檢討官。出爲湖北轉運副使，帥潼川兼知瀘州。淳熙改元（1174）被召，授江西運副。除敷文閣待制，起知遂寧府。七年，《長編》書成，上之，詔藏秘閣。卒，年七十，謚文簡。事迹詳周必大《李文簡公神道碑》①，《宋史》卷三八八有傳。

① 《周文忠公文集》卷六六。

李燾平生著述極富。《宋史·藝文志》著録“《李燾文集》一百二十卷”，本傳又載其大量學術及史學著作，也包括文集在内，計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説》、《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攻守録》三十卷，《七十二候圖》、《陶潛新傳》並《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氏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帥年表》合爲四十一卷。”除《長編》現存（略有闕佚）外，文集久已失傳，僅《兩宋名賢小集》中有《李文簡詩集》一卷，收詩寥寥數首而已。

李燾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核。汪應辰在《薦李燾與宰執書》中説：“李燾篤志學問，無他外慕，安貧守分，不妄取予。凡經傳、歷代史書，以至本朝典故，皆究極本末，參考異同，歸於至當。隨事論著，成書不一，皆可以傳信垂後。”[①]《宋史》本傳也説他“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産。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葉適以爲《春秋》以後纔有此書”[②]。《續資治通鑒長編》凡五百二十卷，仿司馬光《資治通鑒》的編年體例，專記宋太祖開國到徽、欽破國一百六十八年的史事，爲我國古代史籍中的傑作之一。

除史學外，李燾同時擅文章，葉適《巽巖集序》甚至認爲其父子兄弟可上繼三蘇：

① 《文定集》卷一三。
② 按：葉適語見《巽巖集序》，載《水心文集》卷一二。

自有文字以來，名世數十，大抵以筆勢縱放、凌厲馳騁為極功，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音和，春輝秋明而海澄岳靜也。高者自能，餘則勉而效之矣。雖然，此韓愈所謂下逮《莊》、《騷》，其上無是也。觀公大篇詳而正，短語簡而法，初未嘗藻繢琢鏤，以媚俗為意；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又非以聲色臭味自怡悅也。獨於古文墜學，堂上之議，起廣造周，如挈裘領振之焉，固遺其下而獨至其上者歟。蜀自三蘇死，公父子兄弟後起，兼方合流以就家學，綜練古今名實之際，有補於世，天下傳以繼蘇氏①。

李燾文集雖已失傳，但散見於各書的文章尚不少，多爲表奏、記及序跋等類應用文，純文學的作品，蓋祇有《南定樓賦》②。葉適所謂“初未嘗藻繢琢鏤，以媚俗爲意；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云云，是説李燾文章不以文彩見長。這是事實，蓋史家之文，而非文學家之文也。現存《李文簡詩集》，祇有四題凡七首，已不足深論。像《客懷》三首其一、其三，懷古中有無限滄桑之感，格調沉鬱：

寂寞三秋節，凄凉萬里風。關河盡形勝，人物幾英雄。秦葉隨流水，周禾滿故宫。此心懸象闕，夢繞浙西東。

壯矣府中縣，索如城外村。墨池今掃迹，石筍舊餘根。

① 《水心文集》卷一二。
② 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五二。

風急漢弦斷，雨多秦鏡昏。新秋一懷古，情緒若為論。

## 六、徙蜀作家的文學成就

靖康之亂，迫使中原地區的文人士大夫紛紛避地南徙，像劉光祖所説，“中原衣冠，不南渡則西入於蜀”（詳下引）。巴蜀當時未受戰争破壞，經濟繁榮，除東南地區外，是“中原衣冠”避地首選的一方樂土。唐末五代向蜀中的移民運動，極大地推動了四川經濟、文化的發展。靖康亂後，巴蜀經歷了又一次較大規模的移民。移民中的所謂“中原衣冠”，也就是官僚知識分子羣，有着豐厚的文學素養和文化積累，他們加入到四川作家的行列後，無疑將南北文學的交融提高到一個新水平。他們之中，晁公武兄弟、邵博兄弟可爲代表。

**晁公武**　晁公武，字子止，冲之子。原籍澶州清豐（今屬河南），七世祖晁迥徙居開封。自宋初以來，晁氏就是開封以詩書文章相傳的著名大家族。公武父冲之，是北宋末著名詩人，爲江西宗派二十五位詩人之一。金兵占領開封，晁氏挈家西入蜀。嘉慶《四川通志》卷四六引《舊志》云：“晁公武靖康中避亂入蜀，愛嘉州之勝，後雖累官他所，而卒於符文鄉小石橋。”又《清豐縣志》卷七亦曰：“宋宣和丙子之變，衣冠盡南渡，公（晁公武）挈家西入蜀。”劉光祖《昭德晁公文集序》曰：

國家丙午之變（按：即靖康之亂），中原衣冠，不南渡則西入於蜀。其入於蜀者，有能言當時理亂興喪之由，而明乎得失之迹，歷歷道往事、誦京洛之遺風者鮮矣，籍令有之，而能達之乎文辭、可使耳目尚接乎而後之人有傳焉者，亦又鮮焉。昭德晁公蓋能言理亂興喪之由，而明乎得失之迹，道往事，誦遺風，而又能達之乎文辭以傳者也。其經事之多，嚮艱之久，而學日益强，文日益力，猶以為未足。其《答進士劉興宗書》曰："僕少時貫穿羣書，出入百氏，旁逮釋老恢詭之學，一再終星，其勤亦至矣，亡得焉，反而求之六藝，似於道有見也。乃顧師董仲舒，心奇賈生而病其雜也。"則公之學可睹矣①。

公武靖康中徙居嘉州龍游（今四川樂山）。登紹興二年（1132）張九成榜進士，以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歷四川總領財賦司幹辦公事，知恭、榮、合州。孝宗隆興間入朝爲吏部郎中，除監察御史、右正言、殿中侍御史，乾道初出知瀘州。知興元府、充利州東路安撫使，四川安撫制置使，責官知揚州、潭州，除臨安府少尹。罷，回嘉州家居。卒，葬於龍游②。所作除經學專著如《易訓詁傳》等若干種外，猶有《嵩高樵唱》二卷（《宋史·藝文志二》）、《昭德晁公文集》六十卷（《文獻通考》卷二三八），皆久佚，惟《郡齋讀書志》二十卷（衢本）今存。

① 《文獻通考》卷二三八引。

② 晁公武生平事迹的詳細材料，可參閱《郡齋讀書志校證》附録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在任四川制置使時，蜀作家李流謙《投晁子止制置三首》其一曰：

讀書萬卷破，轉物一機神。道德欣為慰，文章妙斲輪。聖賢同一處，天地要彌綸。汗簡窺千古，從來祇數人①。

可見晁公武不愧書香舊家，學問文章，得到士流的公認。

晁公武的詩文詞諸類作品頗豐，可惜散佚已甚，今僅存殘篇斷簡，無法論其成就，而所作《郡齋讀書志》，則是我國古代目録學的名著。晁氏本來是京師著名的藏書之家，尤善校讎，然其舊居昭德坊藏書在政和間已毀於火，竟至“尺素不存”②。公武入川後，初爲四川轉運副使井度屬官。井度收書成癖，晚年將其全部藏書五十篋贈送給晁公武，公武在知榮州（今四川榮縣）時，合以自藏書，“除其複重，得二萬四千五百卷有奇……日夕躬以朱黄讎校舛誤，終篇輒撮大旨論之”③，在紹興二十一年（1151）撰成《郡齋讀書志》。《讀書志》至今仍爲研究宋紹興以前文獻最權威的參考書。

**晁公遡**　晁公遡（1117—?），字子西，世稱嵩山先生，公武弟。從公遡的詩文中，可以知道靖康亂後，晁氏大家族一部分徙東南，一部分入蜀。晁公武一家當皆入蜀，除公武外，弟公遡、

① 《澹齋集》卷五。
② 魏了翁《眉山孫氏書樓記》，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一。
③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自序》。

公榮、公退、公適等在巴蜀間的踪迹，也都歷歷可考[①]。公邁曾任梁山縣尉、涪州軍事判官、施州通判，乾道二年（1166）知眉州，又曾爲提點刑獄。所著《嵩山居士文全集》（以下簡稱《嵩山集》）五十四卷今存，且有宋刊殘本。此集是他的門人師氏所刻，師璿《嵩山集序》曰："吾家傳甫從公游，間掇拾其詩文，凡一千餘篇。以世之學者爭欲得公所作讀之，而恨見之未博也，於是鋟之板以傳焉。傳甫以書抵璿曰：'子於公爲門下士，宜爲序其首。'……嘗窺公所謂《抱經堂稾》者，以甲乙分第，汗牛馬而充棟宇，傳甫之所得，殆筅中之豹，然已足蓋一世矣。"則《嵩山集》乃著者乾道四年（1168）前所作詩文的選輯本，遠非其全，然後世所傳，也僅有此本。

晁公邁主要活動在四川，其作品描繪了巴山蜀水的風貌，散發着濃鬱的時代氣息。他曾説："客游三十年，不出陝與巴。"[②]與其兄公武一樣，他也是當時頗有聲名的作家，師璿《嵩山集序》評論道：

> 嵩山先生晁公負絶人之資，出於海内文章家，憑厚而積深，發之於文，雄深雅健，巨麗俊傑，以是擅名聲於時久矣。今雖為部使者，秉權任之重，猶日論著數千百言。凡屬乎文藝，不問何等，下筆輒妙天下，而皆與古作者合。嗚呼，天下之文至於公，可謂大備矣！

① 詳參《郡齋讀書志校證》附録一。
② 《自過犍爲山水益佳》，載《嵩山集》卷二。

《四庫提要》曰：

> 王士禎《居易録》謂其詩在無咎、叔用之下，蓋其體格稍卑，無復前人筆力，固由一時風會使然。而揮灑自如，亦尚能不受羈束。至其文章，勁氣直達，頗有崟崎歷落之致，以視《景迂》、《鷄肋》諸集，猶為不失典型焉。

師璿既爲晁氏門下士，難免溢美，如“天下之文至於公”乃“大備”云云，就太過了。四庫館臣引王士禎語，評其詩“體格稍卑，無復前人筆力”。言之無物，不知何所指，據下句“固由一時風會使然”，疑他們所不滿的，是晁公遡反映時事的作品。清代前期學者自己不敢言時事，也常常殃及古人。宋顧樂《夢曉樓隨筆》即看重所謂“警句”或富於生活情趣的作品，他舉例評論道：

> （《嵩山集》）古賦一卷，《神女廟賦》最奇麗。詩在叔用、無咎之下，間有警句。如“人生漢南樹，風物劍西州”；“一年風物倉庚報，萬里鄉心杜宇知”；“萬里艱難炊劍首，十年流俗夢刀頭”。又“秋江水清不勝緑，還與漢江顏色同。望中白鳥忽飛去，落日丹楓相映紅”（《秋江》），“折得寒香日暮歸，銅瓶添水養横枝。書窗一夜月初滿，却似小溪清淺時”（《詠瓶中梅》），“征衣消盡洛陽塵，泣向東風拭淚痕。不及青春歸有信，一年一到樂游園”（《感事》），“不見采思闕，於今已十春。素衣不忍棄，為有洛陽塵”（《有感》）皆

佳。

今讀《嵩山集》，其中不少詩歌的質量固然一般，從總體上看，晁公遡算不上出色的詩人；但他也有不少優秀的篇什，不能以“格卑”概之。首先，即館臣所謂“風會使然”，公遡寫下了許多愛國詩，反映了時代的呼聲。如《單于行》：

> 單于連年壓吴壁，道路當時多阻隔。長安宫殿麋鹿游，目見銅駝在荆棘。一龍渡江已升天，妖氛夜冲牛斗躔。健兒臨江飲朔馬，倉皇捐棄珊瑚鞭。蒲萄宫中日復日，長庚食月狼星戢。邊馬心思塞草秋，吹笳淚落旃裘濕。豈知反覆十五年，靈光再見猶巋然。落南遺民喜相語，日欲歸理桑麻田。平生思歸今得歸，未歸凄愴獨先悲。闔廬傷指越未報，灌孟陷敵夫空回。念昔結纓在何所，遥想荒郊迷隴畝。他時抱劍哭野中，深目而髯當語汝①。

公遡對統治集團畏縮、妥協而痛失良機極爲不滿，發出了“無人雄心肯出塞”的譴責，這與陸游“渭水岐山不出兵”的抗議極爲相似。在題作《中原》的詩中，他寫道：

> 中原北望連虎牢，遺老略皆死草茅。蕭瑟千秋萬歲殿，塵埃四通五達郊。無人雄心肯出塞，何日戰骨與封崤。三軍

① 《嵩山集》卷六。

歲歲費供給，但聞邊廷恃芻茭①。

其次，晁公遡的詩還反映了抗金將士生活的艱苦，這在同時代人的作品中比較少見。如《有客自關外來頗道邊亭暴露之苦時子止兄方趨原上予因感而有作》道：

> 平凉歃血不濡齒，奚車轔轔臨渭水。一丸未及封函關，已復酣歌飲都市。近聞移屯集岐下，戰聲日震長平瓦。兩軍相持久未決，將軍寶帳皆在野。野田秋深風力勁，邊雲日滿青泥嶺。三軍雨立甲裳重，諸將露宿旃裘冷。原頭霜落黃蘆乾，西風獵獵邊亭寒。從軍之樂今有幾，仲宣寄詩煩說似②。

又如《暮冬》，則是對後勤供給的不滿意：

> 傳聞西南戍，未敢休王師。不辭征行苦，頗念餽餉遲。遥憐持戟士，半是五陵兒。不知家存亡，辛苦臨邊陲。日暮裘褐單，誰當寄征衣③？

再次，晁公遡由於長期僑居四川，故寫下了不少思鄉、思親詩。這些詩蘊含着熾烈的感情，一般都寫得較好。如《感事三

① 《嵩山集》卷一二。
② 《嵩山集》卷七。
③ 《嵩山集》卷七。

首》之一、二：

中原耆舊老江東，淚灑軍前草木風。巫峽山高苦霜雪，附書那有北來鴻。

長安摧堞有烏聲，草木猶蒙戰伐塵。應念關中不忘漢，至今遺老願王秦。①

第四，晁公遡的詩，還反映了作爲南宋政權大後方的四川地區民不聊生的慘酷現實，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和認識價值。如《清晨坐堂上》：

清晨坐堂上，文書嘗滿前。皆自公府來，征發何紛然。不聞問養民，但聞横索錢。按籍為之課，獨求最多年。孰知人困窮，豈有力貿遷。商不願出途，農不願授田。居者轉溝壑，行者死道邊。此罪在郡縣，恩澤壅不宣。公府不我責，所貴為貨泉。長使貨泉在，吏曹同晏然②。

又《自歎》：

巴蜀久凋敝，傷哉遠朝廷。大道舞狐狸，嘉穀困蝗螟。我嘗行其野，所在聞惟腥。歎息莫能救，熟視涕淚零……③

① 《嵩山集》卷九。
② 《嵩山集》卷二。
③ 《嵩山集》卷四。

晁公遡的文，大半爲啓、柬、札子、書，其他各體數量不多，故若論散文成就，並不算突出。不過他續文的水平倒是不低，大致如前引《四庫提要》所謂“勁氣直達，頗有崟崎歷落之致”。比如他的書札，叙事起伏跌宕，侃侃而談，較能體現晁氏家傳文風的特點，《提要》稱“以視《景迂》、《鷄肋》諸集，猶爲不失典型”，是矣。

**邵　博**　邵博，字公濟，洛陽人，邵雍孫，伯温次子。其兄邵溥，字澤民，宣和末已累官至禮部員外郎，後徙居四川犍爲縣。紹興四年（1134）嘗充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旋參議都督府軍事。溥、博兄弟皆有文學，溥著有《邵氏集》二十卷，久佚。博似乎文名更大一些，紹興八年（1138）十月，高宗曾對二相説：“邵博不止札子好，語言皆能成文。”於是賜同進士出身。九年三月，除校書郎，兼實録院檢討官。五月，出知果州。旋以左朝散大夫知眉州。被程敦厚誣告，詔罷，令成都府究其事。提點刑獄公事周綰知其冤，亟詣獄疏决，閲實其事，不過是曾以酒餽游客，及私用官紙札之類的小事。獄上，博坐降三官。紹興二十八年（1158），降授左朝散郎，卒於犍爲縣。參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六三、一七九，《宋史翼》卷一〇有傳。

邵博文學優贍，著有《西山集》五十七卷，《宋史·藝文志》著録。陳造《題邵太史西山集》評論道：

> 邵公濟博，康節孫，子文之子，溥弟也。其文章贍縝峻整，傑出南渡後。晁以道嘗曰：“恨六一、東坡不見子。”以道名重一時，非多可者。設二文忠果見之，其必置之蘇子

美、毛法曹之間乎？其於熙、豐、元祐用事臣，涇渭去取，正色書之，曾無依違，使人增氣盛德。後所立偉然，天報之也①。

陳造又謂“此書板在蜀”，然佚之已久，今祇存遺文。

邵博能詩。陸游乾道元年（1165）五月十八日作《跋邵公濟詩》曰：“先子入蜀時，與邵子文（伯温）遇於長安，同游興慶池，有詩倡酬，相得歡甚。夜讀公濟詩，超然高逸，恨未嘗得講世舊與文盟也。”②《詞品》卷三評他的一首詩道：“邵博詩‘老灘聲殷地，平浪勢粘天’……‘粘’字極工，且有出處。若作‘連天’，是小兒語也。”邵博現存篇什雖不多，但可看出他裁詩的水平不低，無怪乎像陸游這樣的大詩家，也會有“超然高逸”之歎。如《題相如琴臺》：

長卿本豪傑，禮外安可處。手彈南風琴，心謂東鄰女。雜身傭保中，初不忌笑侮。大者固已立，下此皆可補。三賦争日月，一書起今古。其餘不自秘，輒為人所取。兒曹爾何知，杯酒那可汙。故臺已丘墟，勝絶誰敢據。我來訪遺迹，低回不忍去。詩成欲叫君，雲車隔煙霧③。

詩人視司馬相如爲“豪傑”，故以爲不可用“禮法”去束縛他。

① 《江湖長翁集》卷二六。
② 《渭南文集》卷二六。
③ 《成都文類》卷八。

“三賦争日月，一書起今古”，這纔是“大者”，“兒曹”輩津津樂道“琴挑”或賣酒市中之事，其實是不懂相如。比起一般詠琴臺的詩，這顯然站得要高一些。

又如《雲安下巖偶成》寫游覽長江名勝：

> 輕波颭鴨頭，小艇翔燕尾。風沙三十程，雲水一千里。雪盡晚寒輕，日長春睡美。汀蕪翹碧茅，岸樹裹紅蕊。江浮清鏡中，山入翠屏裏。蜀鳥已驚心，巴猨猶側耳。竹節數名灘，桃花驗新水。谷鶯歌尚慵，檐燕舞何喜。落日浪熔金，殘花風翦綺。斯游興最多，了不知行止①。

雲安，宋置軍，治今重慶雲陽縣。縣西百里處有上、下巖，鑿有石龕。下巖又叫燕子龕。宋代題詩下巖者不可勝讀，如郭印、趙抃、李燾皆有詩②。詩人寫舟過雲安下巖時所見，汀、岸、江、山本已如畫，加上鳥、猨、鶯、燕，落日、殘花，真是生機勃勃，色彩斑斕。最後以“了不知行止”作結，既表現了其樂無窮的心情，也爲下巖平添了許多神秘色彩。

邵博著作現猶完整傳世的，是《邵氏聞見後録》三十卷。其父伯温嘗著《邵氏聞見録》（今存），故稱所著爲“後録”，紹興二十七年（1157）自序道：“先人蚤接昔之君子，著其《聞見》，於篇甚嚴。博不肖，外繼有得，在前例爲合，間後出他記，不避

① 《全蜀藝文志》卷九。

② 下巖來歷，參黄庭堅《萬州下巖二首序》、曹學佺《蜀中名勝記》卷二三《雲陽縣》。

也。……但曰《聞見後録》云。”《後録》涉及經史子集，内容豐富，其中有關唐宋詩文的評述及詩話等，對唐宋文學研究頗有參考價值。

## 七、陸游、范成大在蜀中的創作

尤袤、楊萬里、范成大、陸游，被稱爲“中興四大詩人”，而其中范、陸兩家，曾同時在成都做官，堪稱一時盛事。兩人都是著名的愛國詩人，而陸游在蜀中時又曾親到南鄭（今陝西漢中）前綫，這對他一生的創作産生了極爲重要的影響。號稱“田園詩人”的范成大，用他的彩筆描繪了巴蜀風情，至今讀來猶感親切。他們在蜀中的創作，既影響了、也豐富了南宋中後期的巴蜀文學。

**陸　游**　陸游（1125—1209），字務觀，自號放翁，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紹興二十三年（1153）到臨安參加進士考試，名列第一，秦檜孫塤適居其次，檜怒，至罪主司。明年試禮部，主司復置游前列，被黜落第。秦檜死，始赴福州寧德簿，以薦除敕令所删定官。遷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孝宗即位，遷樞密院編修官兼編類聖政所檢討官。史浩、黄祖舜薦其善詞章，召見，賜進士出身。通判建康府，尋易隆興府。言者論其力説張浚用兵，免歸。乾道六年（1170），入蜀通判夔州。王炎宣撫川陝，辟爲幹辦公事。范成大帥蜀，爲參議官。後累遷江西常平提舉，

知嚴州，除軍器少監。紹熙元年（1190），遷禮部郎中兼實録院檢討官。嘉泰二年（1202），詔權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尋兼秘書監。三年，書成，升寶章閣待制，致仕。嘉定二年（1209）卒，年八十五。《宋史》卷三九五有傳。

陸游以詩名世，多達近萬首，曾編爲《劍南詩稿》八十五卷，是宋人傳詩最多的作家。各體文及詞，則編爲《渭南文集》，凡五十卷。

陸游一生主張抗戰，以恢復中原爲志。他乾道六年（1170）二月入蜀任夔州通判，淳熙五年（1178）奉詔回朝出川，在四川凡九年。在他漫長的一生中，這不算久，但却非常重要。乾道八年（1172）任四川宣撫司幹辦公事時，曾到南鄭前綫，時間不到一年，却有機會親身體驗金戈鐵馬的戰鬬生活，並留下終生難忘的回憶，其詩集名“劍南”、文集名“渭南”，就可看出這九年在他一生中的位置。

陸游詩在當時即得到人們的高度讚譽，如周必大《與陸務觀書》曰：

> 《劍南詩稿》，連日快讀，其高處不減曹思王、李太白，其下猶伯仲岑參、劉禹錫，何真積頓悟一至此也。前又從張鎡直閣借得《續稿》及富沙新編，所謂精明之至反造疏淡，詩家事業殆無餘蘊矣。造化困兄之仕，殆不堪雕鎪嘲弄耶！某往時樂聞蜀中山川文物之盛，今讀兄前後佳作，極道其風

景華麗，至眷眷夢寐間不少忘，甚悔少年不努力也[①]。

劉克莊《題放翁像二首》亦曰："《三百篇》寂寂久，九千首句句新。譬宗門中初祖，自過江後一人。""詩倍太白子美，年高輞固伏生。却鶴膝枝身健，讀蠅頭書眼明。"[②]

陸游詩所反映的社會面異常寬廣，内容十分豐富，正如《唐宋詩醇》卷四三所説："觀游之生平，有與杜甫類者：少歷兵間，晚棲農畝，中間浮沉中外，在蜀之日頗多。其感激悲憤、忠君愛國之誠，一寓於詩，酒酣耳熱，跌蕩淋漓；至於漁舟樵徑，茶椀爐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木，莫不著爲詠歌，以寄其意，此與甫之詩何以異哉！詩至萬首，瑕瑜互見，評者以爲'譬之深山大澤，包含者多，不暇剪除蕩滌，非如守半畝之宫，一木一石可屈指計數'，可謂知言矣。"他在巴蜀的詩篇，《劍南詩稿》編在卷二至一〇。除通判夔州及先後任王炎、范成大幕職外，他還出任過蜀州（今四川崇慶）、嘉州（樂山）、榮州（榮縣）等地的地方官，故在巴蜀許多地方都留有作品。最可貴的，當然還是反映他要求抗戰、恢復的篇什。《甌北詩話》卷六曰："（陸游）入蜀後，在宣撫使王炎幕下，經臨南鄭，瞻望鄠、杜，志盛氣鋭，真有唾手燕、雲之意。其詩之言恢復者，十之五六。出蜀以後，猶十之三四。"

由於陸游詩歌數量大，内容極爲豐富，很難窺其涯涘；即便

① 《周文忠公集》卷一八七。
②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三六。

是他在巴蜀的創作，這裏也無法詳加討論。我們不得不主要舉其“言恢復”的代表作，略見他蜀中創作成就之一斑。

陸游作於南鄭的《太息·宿青山鋪作》二首之一曰：“平生鐵石心，忘家思報國。即今冒九死，家國兩無益。中原久喪亂，志士淚橫臆。切無輕書生，上馬能擊賊。”① 《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此詩道：“平生志氣，具見於此。”當時的愛國詩人不止陸游，而陸游與其他許多人的重大區別，是親自走上前綫，“上馬能擊賊”不止是豪情壯語，而是實實在在的行動。又如《歸次漢中境上》：

> 雲棧屏山閬月游，馬蹄初喜踏梁州。地連秦雍川原壯，水下荆揚日夜流。遺虜屠屠寧遠略，孤臣耿耿獨私憂。良時恐作他年恨，大散關頭又一秋②。

《唐宋詩醇》卷四二以爲此詩“才氣慷慨，不詭風人”。《昭昧詹言》卷二〇曰：“三、四漢中境上。後半感時憂事。”詩人所“私憂”的，是朝廷的投降政策，不敢向金用兵，錯過了抗敵恢復的“良時”。

果然，陸游的“私憂”不幸而言中，王炎不久調離四川，他本人也被調入幕府，回到後方的成都，過着“冷官無一事，日日得閑游”的無聊的幕僚生活③。“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二

① 《劍南詩稿》卷三。
② 《劍南詩稿》卷三。
③ 《登塔》，載《劍南詩稿》卷三。

十抱此志，五十猶癯儒"①，他的理想變成泡影。在成都作《即事》詩道：

> 渭水岐山不出兵，却携琴劍錦官城。醉來身外窮通小，老去人間毀譽輕。捫虱雄豪空自許，屠龍工巧竟何成。雅聞岷下多區芋，聊試寒爐玉糝羹②。

詩人本欲作一名戰士，爲國家的恢復效力，然而壯志難酬，這比什麽都痛苦。於是，他茫然若有所失，在《金錯刀行》中，發出了動人心魄的追問：

> 黄金錯刀白玉裝，夜穿浮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獨立顧八荒。京華結交盡奇士，意氣相期共生死。千年史策耻無名，一片丹心報天子。爾來從軍天漢濱，南山曉雪玉嶙峋。嗚呼！楚雖三户能亡秦，豈有堂堂中國空無人③？

在另一首題作《曉歎》的詩中，詩人對當權者"渭水岐山不出兵"的政策痛惜不已，他甚至有如此美好的幻想："幽并從古多烈士，悒悒可令長失職？王師入秦駐一月，傳檄足定河南北。安得揚鞭出散關，下令一變旌旗色？"④ 然而理想不是現實，他祇

① 《觀大散關圖有感》，載《劍南詩稿》卷四。
② 《劍南詩稿》卷三。
③ 《劍南詩稿》卷三。
④ 《劍南詩稿》卷五。

有在成都市上用酒澆愁，同時寫下了著名的《長歌行》：

> 人生不作安期生，醉入東海騎長鯨。猶當出作李西平，手梟逆賊清舊京。金印煌煌未入手，白髮種種來無情。成都古寺卧秋晚，落日偏傍僧窗明。豈其馬上破賊手，哦詩長作寒蛩鳴？興來買盡市橋酒，大車磊落堆長瓶。哀絲豪竹助劇飲，如巨野受黃河傾。平時一滴不入口，意氣頓使千人驚。國仇未報壯士老，匣中寶劍夜有聲。何當凱旋宴將士，三更雪壓飛狐城①。

《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此詩道："中有奇警語如跳躍而出。"又趙翼評曰："興酣落筆撼五岳。"他們主要是從藝術上着眼。《東泉詩話》卷二説："放翁《長歌行》最善，雖未知與李、杜何如，要已突過元、白。集中似此亦不多見。"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二，以爲此首可作陸詩的"壓卷"，吴闓生解釋道："所以壓卷，亦以豪邁縱横也。"各家所説或許都不錯，但這些清代學者，都不敢點出陸游作爲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在此詩中所反映出的反對民族壓迫、以天下爲己任的偉大人格。

更有甚者，陸游以無比的憤慨，在《關山月》中尖鋭地抨擊了統治集團的腐朽，以及他們違背民族根本利益的反動投降政策，矛頭直指下"和戎詔"的最高統治者皇帝。他寫道：

---

① 《劍南詩稿》卷五。

和戎詔下十五年，將軍不戰空臨邊。朱門沉沉按歌舞，厩馬肥死弓斷弦。戍樓刁斗催落月，二十從軍今白髮。笛裏誰知壯士心，沙頭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聞，豈有逆胡傳子孫？遺民忍死望恢復，幾處今宵垂淚痕①。

在無可奈何之中，陸游離開了四川。這是一段給他留下美好回憶、同時又深感壓抑的生活。在別離成都前不久，他在《樓上醉書》中寫道：

丈夫不虛生世間，本意滅虜救河山。豈知蹭蹬不稱意，八年梁益凋朱顏。三更撫枕忽大叫，夢中奪得松亭關。中原機會嗟屢失，明日茵席留餘潸。益州官樓酒如海，我來解旗論日買。酒酣博塞為歡娛，信手梟盧喝成采。牛背爛爛電目光，狂殺自謂元非狂。故都九廟臣敢忘，祖宗神靈在帝旁②。

《唐宋詩醇》卷四三評之曰："縱筆直書，却有沉鬱頓挫之妙。范成大贈游云：'高興餘飛動，孤忠有照臨。'非虛語也。"《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則說："句中紙上，捫之如有觚棱。"陸游不忘故國的赤子之心，永存在他生命最後一息所作的《示兒》詩中："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

① 《劍南詩稿》卷八。
② 《劍南詩稿》卷八。

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①

陸游除“言恢復”的詩外，在四川各地還留下大量的詩篇，刻畫了巴山蜀水的壯麗風采，反映了人民特别是農民的生活。這裏祇舉他的《岳池農家》，以見一斑：

> 春深農家耕未足，原頭叱叱雨黄犢。泥融無塊水初渾，雨細有痕秧正緑。緑秧分時風日美，時平未有差科起。買花西舍喜成婚，持酒東鄰賀生子。誰言農家不入時，小姑畫得城中眉。一雙素手無人識，空村相喚看繅絲。農家農家樂復樂，不比市朝争奪惡。宦游所得真幾何，我已三年廢東作②。

詩人把農家的真純與“争奪惡”的“市朝”對比，意在表達自己厭倦“宦游”的心境，難免對農家生活有些美化。不過長期未遭戰亂的四川農村，某些地區農民生活較安定祥和，有一定的可信度。范成大認爲三峽地區刀耕火種的農民甚至比吴中（今蘇州一帶）農民生活過得還要好③。不過從本質上説，“農家樂”是不存在的，前引晁公遡反映四川農村凋敝的詩，就説明了這點。陸游是一位清醒的詩人，更多的農民，則是過着如他在《農家歎》所描寫的生活：“有山皆種麥，有水皆種粳。牛領瘡見骨，叱叱猶夜耕。竭力事本業，所願樂太平。門前誰剥啄，縣吏征租聲。一身

① 《劍南詩稿》卷八五。
② 《劍南詩稿》卷三。
③ 范成大《勞畬耕並序》，載《石湖詩集》卷一六。

入縣庭，日夜窮笞搒。人孰不憚死，自計無由生。還家欲具説，恐傷父母情。老人倘得食，妻子鴻毛輕。"① 不過此詩不作於四川。

**范成大** 范成大（1126—1193），字至能，號石湖居士，吴郡（今江蘇蘇州）人。紹興二十四年（1154）登進士第，調徽州司户參軍，累官爲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説書，兼國史院編修官。乾道六年（1170）五月，遷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充金國祈請國信使，不辱使命，除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及實録院同修撰。七年，出知静江府、廣西經略安撫使。淳熙元年（1174）十月，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四年五月，以病東歸。十一月，除權禮部尚書。五年四月，以中大夫參知政事。纔兩月，遭讒謝職歸里。六年，起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七年，改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九年，因勞成疾，請求退休。里居七年，十六年十一月起知福州。紹熙三年（1192），加資政殿大學士、知太平州，次年卒，享年六十八。事迹詳周必大《范公成大神道碑》②，《宋史》卷三八六有傳。

關於范成大的文學成就及著作，周必大《范公神道碑》道："公天資俊明，輔以博學，文章贍麗清逸，自成一家。尤工詩，大篇短章傳播四方。初，效王筠一官一集，後自裒次爲《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别著《吴郡志》五十卷，使北有《攬轡録》，入粤有《驂鸞録》、《桂海虞衡志》，出蜀有《吴船録》各一卷。"可謂富矣。惜至清初，原《石湖集》中文集部分已散佚，祇存

① 《劍南詩稿》卷三二。
② 《周文忠公集》卷六一。

《石湖詩集》三十三卷，凡古今各體詩一千九百一十六首①。

范成大的詩歌，在當時即受到很高的評價。陸游《范待制詩集序》曰："公素以詩名一代，故落紙墨未及燥，士女萬人已更傳誦，被之樂府弦歌，或題寫素屏團扇，更相贈遺，蓋自蜀置帥守以來未有也。"陸游所序，乃范成大自桂林入蜀途中所作詩百餘首，自題《西征小集》，當時刻於成都，後編入《石湖詩集》。楊萬里《石湖先生大資參政范公文集序》，則對范氏詩文作了全面評價：

> 公之詩文，非能工也，不能不工耳。公風神英邁，意氣傾倒，拔新領異之談，登峰造極之理，蕭然如晉宋間人物。他人戛戛吃吃而不能出諸口者，公瞬呻噫欠之間，猝然談笑而道之。則其詩文之工，豈十日一水、五日一石之謂也哉？……今四海之內，詩人不過三四，而公皆過之無不及者。予於詩，豈敢以千里畏人者？而於公獨斂衽焉。於是文士詩人之難者易，偏者兼矣，其不盛矣乎？

與陸游一樣，范成大的主要成就也是詩。范詩的特點，方回拈出"平淡"，其《至節前一日》六首其六曰："心情詩卷無佳句，時節梅花有好枝。較似後山更平澹，一生愛誦石湖詩。"②《歷代詩話》卷六一將范、陸、楊三家作比較，以爲：

① 存詩數，據依園主人《康熙本石湖詩集跋》。
② 《桐江續集》卷二八。

南渡以後，范石湖、陸放翁兩家為冠。楊誠齋謂范之清新，陸之敷腴。姜白石謂温潤如范，俊逸如陸，當時已推服之。然范詩易看而難入，當由其温潤，進其清新；陸詩難擇而易耽，當汰其敷腴，實其俊逸。

《宋詩鈔·石湖詩鈔序》則曰：

其詩縟而不釀，縮而不窘。新清嫵媚，奄有鮑、謝；奔逸俊偉，窮追太白。當是時，石湖與楊誠齋、陸放翁、尤遂初皆南渡之大家也。誠齋言："余於詩豈敢以千里畏人者，而於公獨斂衽焉。"

以上諸家評論，大致允洽，范詩的主要特色，是平淡中饒有清新之致。當然，就詩歌的總體成就而言，范不及陸。《石洲詩話》卷四引阮亭（王士禎）云："范石湖之視陸放翁，何啻霄壤。蓋平熟之中，未能免俗也。"這有些過分抑范，且謂其"俗"，不算公允，但也道出了范不及陸的事實。范成大擅長寫農村題材，大約翁方綱所謂"俗"，即指此類，其實這正是范詩的獨特價值所在。《雨村詩話》卷下曰："范石湖詩稍次於放翁，而入蜀峽中詩爲獨具手眼。"此説蓋大體得之。

范成大在四川制置使任上，實際祇兩年多。時間雖不長，但因他的聲名地位較高，所以對蜀中文學的影響仍然不小。劉宰《書石湖詩卷後》引蜀人李季允（杲）的話道："蜀之俗大抵好文，其後生往往知敬先達。先達之所是，亦是之。范公以文鳴，其毫

端之珠玉，紙上之雲煙，蜀士大夫爭寶之。”① 在中國詩歌史上，范成大以“田園詩人”著稱，他的代表作是使金絶句七十二首和晚年所作《四時田園雜興》絶句六十首，都不作於蜀中。他在巴蜀的作品，編在《石湖詩集》卷一六至一九，以描寫山川風光、風土人情的爲佳，顯示了“田園詩人”的本色。下略舉數篇。

范成大入蜀經三峽時，作《勞畬耕》，描寫當地農民刀耕火種的生活道：

> 峽農生甚艱，斫畬大山巔。赤埴無土膏，三馬財一田。頗具穴居習，占雨先燎原。雨來亟下種，不爾生不蕃。麥穗黄剪剪，豆苗緑芊芊。餅餌了長夏，更遲秋粟繁。税畝不什一，遺秉得饜餐。何曾識粳稻，捫腹常果然……②

途經其地，而能對“畬耕”（焚燒草木，再用草木灰作肥料的耕種方法，亦即所謂“火種”）生活寫得如此詳悉，可見詩人勤於瞭解和善於觀察。又《夔州竹枝歌九首》之五中勞動婦女的形象，至今讀來猶歷歷在目：

> 白頭老媪簪紅花，黑頭女娘三髻丫。背上兒眠上山去，採桑已閑當採茶③。

① 《漫塘文集》卷二四。
② 《石湖詩集》一六。
③ 《石湖詩集》卷一六。

范成大的蜀中詩，尤以寫成都風俗爲勝。如《三月二日北門馬上》：

> 新街如拭過鳴騶，芍藥酴釄競滿頭。十里珠簾都卷上，少城風物似揚州。

成都是唐宋時期西部商業經濟最發達的大都會，羣衆文化活動豐富多彩，所以入蜀的文人都説“俗好娱樂”。如《方輿勝覽》卷五一《成都府路》即道：“成都游賞之盛甲於四蜀。俗好娱樂，凡太守歲時宴集，騎從雜沓，車服鮮華，倡優鼓吹，出入擁導，四方奇伎，幻怪百變，序進於前，以從民樂。歲率有期，謂之故事。”范詩中成都人滿頭争插着“芍藥酴釄”，顯然又是在節日裏“娱樂”，而“十里珠簾”的市面，透露出城市的繁華。

又《三月二十三海雲摸石》詩道：

> 勸耕亭上往來頻，四海萍浮老病身。亂插山花猶昨夢，重尋池石已殘春。驚心歲月東流水，過眼人情一哄塵。賴有貽牟堪飽飯，道逢田畯且眉伸[①]。

周汝昌《范成大詩選》曰：“二十三日，當作‘二十一日’。成都風俗，於三月二十一日游城東海雲山海雲寺，於池中摸石，爲求子之祥，太守官也要出郊大宴，‘與民同樂’。”又，詩中“貽

① 《石湖詩集》一七。

牟”，指麥子。《詩經·周頌·思文》：“貽我來牟。”是詩没有正面寫“摸石”，除自歎老病之外，則是對即將豐收的欣慰，表現出詩人作爲一方大吏的責任感。又《丁酉正月二日東郊故事》，曰：

> 椒盤宿酒未全醒，擾擾金鞍逐畫軿。麥雨一犁隨處緑，柳煙千縷幾時青？客愁舊歲連新歲，歸路長亭間短亭。萬里松楸雙淚墮，風前安得諱飄零[①]？

所謂“椒盤”，《范成大詩選》注曰：“正月元旦日，闔家團坐，子弟進椒酒（置椒於酒中，取其芳烈，或以爲服椒令人身輕耐老）敬家長；或置以盤進椒，謂之椒盤。”“東郊故事”，是春節期間在成都東郊舉行的傳統活動（據説是悼念逝者），范成大作爲行政長官，必須參加。“丁酉”爲淳熙四年（1177）。這時詩人病魔纏身，思鄉心切，新春似乎没有給他增加多少歡樂。是年五月底，范成大離開成都東歸。

陸游、范成大當年出入蜀的筆記，也很值得稱道。陸游入蜀，作《入蜀記》六卷。范成大由桂林入川，作《桂海虞衡志》一卷；後來出蜀東歸，又作《吴船録》二卷，以杜甫詩“門泊東吴萬里船”句命題。沿途名勝古迹，風土人情，在諸書中都有詳細記載，而且文筆簡練，語言生動，既是重要的史料文獻，也是引人入勝的文學性游記。

---

① 《石湖詩集》一七。

# 第八章
# 抱道含章：南宋後期巴蜀文學

宋寧宗開禧年間，韓侂胄發動北伐，不幸很快失敗，韓氏被殺。從此史彌遠等投降派專權，統治集團進一步腐敗，直到南宋滅亡的七十年間，我們稱爲南宋後期（1208—1279）。

開禧北伐失敗對南宋王朝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從此朝廷不敢再提“恢復中原”的口號了，文人士大夫報國雪耻的夢也隨着破滅。這是南宋政權的一個轉折點，也是南宋文學的轉折點。在南宋朝廷内部，寧、理、度三朝權奸長期專國，政治極度腐朽，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已經到了土崩魚爛的地步。在外部，理宗端平元年（1234），統治北方達一百二十年之久的金朝滅亡；但金滅後，蒙古統治者的軍事力量迅速向南擴張，給南宋這個風雨飄摇的王朝帶來了更加巨大的威脅和危機。

在内外交困、萎靡不振的形勢下，部分作家逐漸消沉，走上吟詠風月、嘯傲江湖的路子，包括“四靈”在内的“江湖詩派”應運而生。韓侂胄被殺後，“慶元黨禁”解禁，理學於是大發展，並取得了思想領域的統治地位，許多學者沉潜義理之學，文學於是顯得相當沉悶，創作水平也大幅度下滑，正如元末明初人宋濂

所説："辭章至於宋季，其敝甚久。公卿大夫視應用爲急，俳諧以爲體，偶儷以爲奇，靦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檃括聲律，孳孳爲嘩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剽掠前修語録，佐以方言，累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矣，奚文之爲?'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精粗雜糅，而略繩墨；慕古奥則删去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顧欲矯弊，而其敝尤滋。"① 不過愛國主義的文學創作並没有止息，特别是宋末，面對異族的侵略，民族正氣大爲弘揚，湧現了一大批很有民族氣節的仁人志士。

南宋後期這種大氣候、大環境，自然影響到巴蜀文學。理宗端平時期，蒙古兵大舉攻蜀，從此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四川争奪戰，蜀中經濟、文化遭到空前的破壞，人民飽受戰亂之苦。這種形勢鑄成了巴蜀文學的特殊性。四川作家更早、更深刻地感受到民族的嚴重危機，他們在鄉國殘破的情況下，不得已向東南一帶遷徙。儘管他們受理學影響較大，魏了翁、劉光祖、度正、陽枋等人曾在蜀中廣泛傳播程朱理學；但目睹家鄉慘遭異族蹂躪的現實，任何有良知的讀書人，都不可能去閉門"修身養性"，而救亡圖存的鬭争，使他們頑强地繼承和發揚眉山蘇氏的詞章之學，有的還從杜詩中汲取精神力量，在作品特别是詩歌中表現出强烈的愛國主義思想。愛國詩人吴泳在所作《陳侍郎文集序》中，曾標榜"古之人抱道含章"云云（詳後引）；"抱道含章"一語，可用來概括此時期蜀中作家的特徵：道、文並重。他們在濃厚的理學氛圍中，仍不廢爲文以抒情、經世。

① 宋濂《剡源集序》，載《文憲集》卷六。

# 一、詩文僧居簡

宋末著名的西蜀詩文僧居簡，詩、文皆能自名一家，較之當時浸淫於理學的作家，不僅毫無遜色，猶能奮然高邁。其創作成就，可稱宋代詩文僧的翹楚，巴蜀詩文僧的代表。

居簡（1164—1246），字敬叟，號北磵，潼川（今四川三臺）王氏子。早年依本邑廣福院僧圖澄，得度，又參別峰涂毒於徑山。再往育王見佛照，機相契，從此往來其門十五年。後到江西，訪諸祖遺迹。瑩仲温嘗掌大慧之記，在羅湖建庵，纂所聞成書，發揮祖道，與居簡議論，大奇之，以大慧居洋嶼庵竹篾付之。久之，出住台州般若寺，遷報恩寺。又於杭州飛來峰北磵掃一室，居十年，因稱北磵。後歷住常州、蘇州等多所禪寺，嘉熙間奉旨移餘杭净慈光孝寺。淳祐六年（1246）春卒，壽八十三，臘六十二。《補續高僧傳》卷二四有傳。

居簡閱歷豐富，著作甚多。《補續高僧傳》謂其有“《北磵集》十九卷，張公誠子序之”。其集今存宋刊本《北磵詩集》九卷、《北磵文集》十卷，所謂“十九卷”，當即合此兩種；此外還有《北磵和尚外集》一卷、《續集》一卷。《詩集》宋刊本藏日本御茶之水圖書館，《文集》宋刊殘本、《外集》宋刊本藏日本宮内廳書陵部，國家圖書館藏有《文集》殘宋本。又日本、朝鮮有重刊本。文集嘗收入《四庫全書》，詩集（包括《外集》、《續集》）

近年方由日本引回（日本内閣文庫藏觀應間〔相當於元惠宗至正時期〕翻刻宋元舊本），連同集外所輯，編入《全宋詩》卷二七九〇至卷二八〇一。

作《北磵集序》的張誠子，名自明，盱江（今江西南城）人，與居簡有交往。其序今存，作於嘉定丁丑（十年，1217）十月，評論居簡詩文及人品道：

> 讀其文，宗密（按：即唐圭峰禪師裴休）未知其伯仲；誦其詩，合參寥、覺範為一人不能當也。雖然，北磵無學之宗也，文於何有？見之文者，似焉而已矣。北磵於人不苟合，合亦不苟睽，取捨去就之際，潔如也。

葉適、許棐下面的兩首詩，描繪了居簡作爲禪宗詩僧的風采。葉適《奉酬般若長老》曰：

> 簡師詩語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説與東家小兒女，涂青染緑未禁春①。

許棐《贈北磵》曰：

> 天下名山行脚遍，依然形影瘦伶俜。支吾寒暑袈裟耐，變眩煙霞筆硯靈。對客敬如堂上佛，讀書道似藏中經。石頭

① 《水心文集》卷八。又見《補續高僧傳》卷二四《居簡傳》引。

路滑終難到，不是詩禪莫叩扃①。

又樓洽《題北磵禪師語録後》道："一脉能分百喜泉，薰風一轉代流傳。等閑坐斷南山頂，擊碎珊瑚也值錢。——北磵禪師以載道之文鳴於時，方壯歲已爲善知識名公卿友而畏之，或者捨其造詣而聲其文，豈深知吾北磵也耶？物初携《室中語》來，因題其後。"② 這雖然是要人們注意居簡的禪學修養，但從中也可看出，當時居簡實際上是以詩文出名的。

關於居簡的詩文成就，《四庫提要》綜論道：

> 第以宋代釋子而論，則九僧以下，大抵有詩而無文，其集中兼有詩文者，惟契嵩與惠洪最著。契嵩《鐔津集》，好力與儒者爭是非，其文博而辨；惠洪《石門文字禪》多宣佛理，兼抒文談，其文輕而秀。居簡此集，不摭拾宗門語録，而格意清拔，自無蔬筍之氣，位置於二人之間，亦未遽為蜂腰矣。

按之居簡詩文集，館臣所論是。居簡很善於作文。在《北磵文集》十卷中，各體文都寫得相當純熟。他的文章，包括各類記、序跋、塔銘、墓誌銘等等，篇幅都較短小，而内容扎實，論點新穎深刻，語言簡潔優美。他的記、題跋等，風格與蘇軾相

① 《梅屋集》卷一《梅屋詩稿》。
② 大藏經本《北磵禪師語録》附。

似，頗具小品文的韻味。如《植齋記》：

> 山居玉立萬竹。當疾雷破山、羣蟄斯奮時，稚子濈濈見頭角，不浹月，駸駸拂雲。亭在深處，日婆娑其下。客有傅氏某適至，拊竹而作曰："能自植者也。余以植名齋，盍借竹以識余所植？"則謂之曰：植，立也。致力於植，則必有所立。確乎不摇，若頹瀾砥柱，行富貴、行患難，綽綽見於事。修身、齊家、虚心、勁節，皆事也。身修矣，有類乎猗猗介特，不衡不倚。不言而信、不令而行曰齊。家林林而羣矗矗，不亂正家，而天下定矣。虚心，若可以受道。道集虚，虚者，心齋也。勁節，則寒暑不移，有常操也。安節之亨，承上道也。具是四德也，王、馬、曹拔庶類而君之，指以謂人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天下後世，至今莫能易。雖然，始植而立，求無愧此君矣；未見不倚不撓、於晚節末路不自免庶類俱靡者。善乎詩人之為言也："不羞老圃秋容澹，且看寒花晚節香。"當與孔子所謂"戒之在得"同一關紐。微此君，孰與論夫植[①]？

由竹之栽植而論人之"立"，格調的高雅，思想的深邃，文字的洗煉，皆不愧作者。

又如他代人所作的《長興獄記》：

① 《北磵文集》卷四。

天下之至平，莫如天子之法，側持則剞；古今之常道，莫如聖人之經，不通則泥。囹圄則盡其情偽，而後付諸法，引經以參證，俾不失其當。於廷尉時天下無冤民，用是道也。

後世獄市若龍斷，豪壓則黨豪，巧誘則黨巧，利啗則黨利，禍怵則黨禍，苟可以利己害人者，靡不為也。死於箠楚，死於桎梏，死於凍餒，死於疾疫，堂堂之生，遂為瘖痘無所申愬之死。天子之法，適足以黼黻其私。

余試茲邑，諸老先生懼余不足任此繁劇，則謂之曰："昔為此邑者，亦人耳，前政之善，吾師之；不善，不由也。苟擇其易，將難者誰屬乎？"既至，視板帳棼如絲，會稽之籍爛如糜。訂之所聞，則老奸滑胥，支辭蔓說。靜而求之，而不得其朕；眇而索之，慘淡意象。差一二相應，既而軒豁呈露，盡得其要。俗雖悍，不鄙夷之；訟雖囂，不淹回之，信稍孚。凡所以囿陋者，一日必葺。獄最圮，岌岌欲壓，囚繫在其下，輒慄慄。遂痛自撙節，而一新之，俾不幸而至是者得其所，示以字民者加惠於此，一本於誠。以吾之誠，格其所固有之善，相警飭於一家，由家而井，由井而鄉，由鄉而邑，仁不勝用矣。然則悍俗之與囂訟，抑有瘳焉。是役也，作於某年月日，而落其成①。

這是一篇監獄修建記，而所記却非修建本身，乃修建者對"獄"

① 《北礀文集》卷三。

的認識。現代施法的偵察、審判等，古人統稱“斷獄”。任何案件的審理，“情僞”（事實）、“法”永遠像是天平的兩個砝碼，執法者的原則，在“不失其當”。然而封建社會的司法實踐，却遠非如此。這篇短文深刻地揭露了“後世獄市”草菅人命的黑暗，作者一言以蔽之曰：“苟可以利己害人者，靡不爲也。”“余試兹邑”以下，乃作者代監獄改建者表白心迹，提出“誠”和“仁”。居簡本山僧，而察世間事如此透徹，誠俗儒所不可企及；而文理之清晰，行文之簡要，又非腐儒迂論所可比擬也。

居簡除大量的“記”外，還作了許多序、題跋，同樣表現出他很高的文學修養和非凡的寫作才能。如《五洩留題集叙》，可謂文采斐然，即使置於大作家集中，恐也絲毫無愧色。文曰：

> 佳山水如王佐才，可就不可致。天秘未籥，隱德弗耀，非胸中丘壑，捫蘿陟險，履嶔道崎，極幽邃，窮遐隱，何以發奇怪之蘊？暨陽五洩，越絶佳處。相攸者默，唐僧也，編茨拾橡，不啻大厦廣居，食前方丈，洞山諸老，嶄然見頭角。自是始有五洩之名，喧傳浙東西。
>
> 由唐而宋，名勝接武。把麾而至者，自集賢校理刁約始，所謂“近模雁宕形容小，遠較廬山氣勢高”，乃其詩也。持節而至者，自尚書主客楊傑始，則曰：“堪笑興公游未到，都將佳語賦天台。”自是枵巖虚竇，嵌石倒磴，奇詠芳什，翰墨相照映，往往蝕苔蘚，著薜荔，日遠日益漫。某人萃而裒之，欲鋟諸梓，示游觀者，使其新思油然而作，然後闚五汲，問兩源，濯縣水，涉飛蹬，襲諸賢逸迹，釘兩公舊題，

援毫而賦，賦罷而歌，勺泉以酹此山之靈，而勒回俗駕，或未已也①。

居簡許多題跋，文字極省，蘊涵却十分豐富，不僅讀來有味，而且給人以莫大啓迪。如《跋甜畫》："寫生最難，形容其難更難。題跋亦難，不問工拙又難，順情胡寫又更難，胡寫了欲人不笑，倍復難於前數難。思其所以難而却其請，而求免見訝，難矣哉！"② 這有些像"繞口令"，但却深含哲理。下面這則題《贈刀鑷工》的短文，寫理髮匠"庖丁解牛"式的高超技藝，而寓以今昔之慨，韻味雋永，使人不由得想起蘇軾的同類人物小品。文曰：

天台刀鑷工初來杭，余髮方壯，鬚矗矗如蝟，試其技，瑟瑟如蠶食葉，若無刀焉。余則賞其輕。聲聞兩山間，至今彈壓同技。余間關四方，歸湖上，鬚髮俱槁，復試之，其心手兩忘，運轉挑剔，略不經意，則又賞其巧。

噫，工之技昔輕而今巧，余之鬚髮昔壯而今槁。壯、槁者誰？北磵遺老③。

這類小品在《北磵文集》中還不少，如《撲滿子》寫其貯錢④，

① 《北磵文集》卷五。
② 《北磵文集》卷七。
③ 《北磵文集》卷六。
④ 《北磵文集》卷六。

亦趣味盎然。

居簡不僅善文，詩也卓然成家。在詩歌理論方面，他頗有獨到的見解。《跋常熟長錢竹巖詩集》集中體現了他不依傍門户的主張：

> 竹巖懶翁錢德載問余曰："子於詩，以前輩誰為準的?"余曰："以自己為準的。"竹巖笑曰："子何言之誕也?"余曰："事與景觸，情與物感，發之於言，惟志之所之。不至，學孫吴，顧方略如何耳。"①

由此可見，他論詩貴自得，不寄人籬下。這並不是説不向前人學習，學前人而能超越前人，他也是肯定的，故在《跋卧雲樓詩》中，他表彰了學晚唐而"較奇薦麗，視昔無愧"的張武子②。這在宋末詩人紛紛追宗逐派的時代，可謂獨樹一幟。他説："學陶、謝不及則失之放，學李、杜不及則失之巧，學晚唐不及則失之俗。"③ 他主張"以自己爲準的"，大約即意在矯"不及"之弊。

居簡關於詩歌的諸多見解，足以豐富傳統的詩學寶庫，可惜未能引起研究者們的重視，甚至不被文論家所提及，這是很遺憾的。除上述外，我們還可將他的詩論歸納爲如下四點。首先，關於詩歌的源泉問題，他提出了大致合乎科學的解釋。在《跋錢彭穸吟仙傳》中，他寫道：

---

① 《北磵文集》卷七。
② 《北磵文集》卷七。
③ 《書泉南珍書記行卷》，載《北磵文集》卷七。

天地間奇詭莫若吟。吟果何事哉？蕃勘約豐，課有責空，蒐攬情狀，挑剔萬象。學詩學仙，功成蟬蛻。紛紛後生，競浮靡文，淺率欲謝晦黮，乘涸濬而友倏忽，闖吾彭岑傳載，弗望洋向若，吾不信也。因作而言曰："聲成文，文成音，逸響兮沉沉，悠悠兮我心。"①

這裏，居簡認爲詩人的"吟"，不過是對客觀"情狀"和"萬象"的再創造，而批評了"後生"的浮靡文風。作爲浮屠的居簡，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其次，在《跋杜濠州詩稿》中，他評杜子忻（世興）伯仲的文章道："文固不相下，詩則清深秀整，不爲斬絶刻削，澄渟涵蓄，馳驟作者閫奥，人謂白眉最良。間關戎馬間，悲歌慷慨，一昌於吟；嶄然行輩中，落落不諧俗。膧膧雲錦，莫知其幾。"②關於詩的藝術特徵，居簡有如此深刻的理解和明晰的表述，對當時彌漫文壇的語録體、"擊壤體"，無疑有一定的扼制作用。同時，他肯定了杜子忻"間關戎馬間，悲歌慷慨"的作品，這顯然是對當時愛國主義詩歌創作的頌揚和提倡，在民族危機深重的關頭，這是很值得重視的。

第三，關於詩的"規矩"、"準繩"問題，他寫道：

致力於工，成於工師者，庸工也，必得之於規矩之外；

① 《北磵文集》卷七。
② 《北磵文集》卷七。

> 致力於書，成於經師者，俗儒也，必得之於文字之表。工則良工，儒則名儒①。
>
> 放言於規矩準繩之外，而不失規矩準繩。然字亦放，若孔子從心時不逾矩也②。

他評樸翁（葛天民）的詩“緇時（爲僧時）非不佳，終不若斂髻（返俗）後衡從恣横，弗可加以準繩而不失準繩，信手方圓，毛髮無遺恨”③。這些話頭，反映了居簡力求突破“規矩準繩”的創新思想和獨立意識。居簡生活的時代，江西派餘風未殄，而江湖派又抬出“晚唐”來，詩人們無法擺脱前人“詩法”——也就是所謂“規矩準繩”的羈絆，奴出之而又奴入之。居簡的論述，無疑指出了作“良工”、“名儒”的正確道路，具有解放思想的深遠意義。

第四，關於詩歌創作中煉意煉句煉字的問題，居簡在《書泉南珍書記行卷》中説：“暇日裴回孤山南北宕，吊天樂墓田，憩參寥泉，論煉意與煉句煉字之别。噫，適然得之者意，何煉爲？《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後於内，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後之德。’凡二十九言。《詩》則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八言盡厥旨。詩之嚴句與字，均若渾鋼百煉。”④他的意思是，詩意不存在“煉”的問題，是“適然得之”，即不經

① 《跋誠齋爲譚氏作一經堂記》，載《北磵文集》卷七。
② 《跋譚浚明所藏山谷下放言真迹》，載《北磵文集》卷七。
③ 《跋樸翁詩（葛天民）》，載《北磵文集》卷七。
④ 《北磵文集》卷七。

意間的領悟，是靈感的觸發；至於句、字，則需“渾鋼百煉”，力求精粹簡潔。

居簡的詩，很受元韋居安的重視，他在所作《梅磵詩話》中屢論之。卷上曰：“蜀僧居簡號北磵，《憶霅》詩云：‘夢憶湖州舊，樓臺畫不如。舟從城裏過，人在水中居。閉户防驚鷺，開窗便釣魚。魚沉猶有雁，不寄一行書。’前數句言霅城景物，他鄉所無也。”又曰：“楊時可《梅》詩云：‘初無汲汲争春意，自是羣花不肯開。’僧居簡《柳》詩云：‘初無惱亂東風意，自是東風惱亂他。’二詩皆有新意。”卷中又説：“詩人游孤山吊和靖者，佳製不一而足。近世徐抱獨與蜀僧居簡之作，人多稱之。徐云……居簡云：‘先生一意若雲閑，潔白都無一點斑。名字不須深刻石，暗香疏影滿人間。’”

元初方回在他所編選的《瀛奎律髓》卷四七中，選了居簡的《贈浩律師》一首，評曰：“（居簡）自嘉熙約三十餘年，住大刹，交貴人。古詩頗瘦，而詩題多俗士往來，惟此一律詩，工之又工，似乎過於工者。第三句最好，餘亦近套。”原詩道：

> 浩也毗尼學，精於玉帳嚴。蟻酣停掃砌，燕乳記鈎簾。茶鼎敲冰煮，花壺灑水添。夢回池草緑，忍踐緑纖纖。

無論是韋居安還是方回，論居簡詩主要是從詩藝着眼，然而居簡還有不少思想性很强的作品，如《讀岳鄂王傳》、《讀南遷録》、

《讀泣蘄録》①、《哀三城並引》等篇②，緊密結合現實，所表現的深切的憂國憂民之情，就是在當時著名作家的集子中，也不多見。如《讀岳鄂王傳》，在歌頌了岳飛的英武、鞭笞了奸臣誤國的罪行之後，寫道：

> 其誰掩卷輒痛哭？主父偃與齊蒯通。黄金臺圮置勿論，問之胡不達四聰。昔人已矣不可作，後來更復將焉從。審如機括發必中，誠與日月昭而融。將軍碧電摇百步，跨竈英武尤折冲。乾坤不朽忠義骨，光騰抔土方膧膧。《春秋》不書六月雪，是日集霰回泠風。杞傳百世子配食，天定勝人還至公。亂臣賊子生看好，遺臭不老均翻蟲。坐令三光五岳氣，百歲左衽昏濛濛。周南滯留奮椽筆，折奸全直傳無窮。浯溪大字倘可法，燕然蒼蘚知誰摹。開禧之事如昨日，清淮灑血連天紅。動逾二紀不解甲，殘膚尚鋭蘄黄鋒。噬嗑太息復太息，遺恨黯黯齊崆峒。至今奸血澤遺類，忠憤鬱鬱填人胸。向使二子及見此，慟哭豈止喧旻穹。古愁連環不可解，除是帝舜開重瞳。

《讀泣蘄録》寫嘉定十四年（1221）李誠之在蘄州英勇抵抗金兵進犯，最後全家壯烈犧牲，歌頌他“忍死不忍屈”、“捨生貴取義”的大無畏精神（事迹詳《宋史》卷四四九《李誠之傳》），

① 以上三首俱見《北磵詩集》卷四。
② 《哀三城並引》，載《北磵詩集》卷七。

是一首悲壯的英雄史詩。又如《哀三城》，其《引》曰：

> 開禧至紹定，幾三十年士不解甲。殘虜假息韃人，擾亂我邊陲，潼關以西，如無人之境。成守李冲、鳳守李寔，皆名將種，備禦有嚴，不頹家聲。西和守陳寅仲，開禧總餉不受偽命戚之冢嗣，奮仁勇於世家子，苦戰無援，偕二城死義。壯其死而哀之，擬《悲陳陶》、《悲青坂》，賦《哀三城》以泚。偷富竊貴，賣降致款，非人類之嗓。

詩所記述的，乃嘉定十一年（1218）金兵進攻四川，李冲等三人守城死義的事迹，其中唱道：

> 犬戎日衆我日寡，貔貅乍屈還乍信。賀蘭飽鮮方醉醇，嚙指不讎南霽雲。慟哭秦庭不肯援，有嚴玉帳無分兵。借令空拳可持滿，飛鏑已盡風中鳴。三城父兄一時陷，況復骨肉懷親親。有生必死死有所，此死可羞尸素羣。矜韜銜略謾蠢蠢，妒功疾效徒逡逡。幸灾之迹弗容掩，不掉之尾何足云。向來益昌倡大義，阿源流芳千載榮。勝天倘可恃人衆，公道莫於行路聽。後先忠節貫日星，野史孰愈良史真。

“慟哭秦庭不肯援”、“妒功疾效徒逡逡”，矛頭直指誤國權奸（導致失敗的直接禍首是沔陽都統制劉昌祖）。居簡有意學習杜甫，這類詩也真可當“詩史”讀。

在居簡詩集中，不少懷古詩也寫得相當出色。如《昭臺行》、

《桃源行》①、《續舞馬行》②、《虞美人草》等等③，不僅詩意濃鬱，思想性也很强。如《續舞馬行》：

> 見説開元天寶間，登床百駿俱回旋。一曲傾杯萬人看，一顧羣空四十萬。梨園部曲能窮奇，踣鐵矯蹂楊柳枝。不直玉環一解頤，更走瀘戎生荔枝。天上人間反覆手，故態忽生亂離後。將軍入眼可曾有，誤駿為妖不足咎。於戲唐虞全盛時，百獸率舞鳳鳥儀。雍熙之和乃其效，何用區區教坊教。

"故態忽生亂離後"，使我們想起"西湖歌舞幾時休"的詩句，可謂異曲同工，鞭撻了統治集團的醉生夢死。

居簡還善於描寫農村和農民生活，如《海莊觀稼》、《不雨》④、《田舍即事二首》⑤、《種桑》、《摘茶》、《秋潦歎》⑥、《插田》等等⑦，不僅描摹農村生活有聲有色，而且表現了農民所受的殘酷剥削和壓迫。如《插田》：

> 身撒纔成後，溝塍泄事初。淺車防岸缺，密插趁行疏。處處鄰相餉，喬喬莠旋除。夕陽歸牧竪，牛背數春鉏。

---

① 以上兩首見《北磵詩集》卷二。
② 《北磵詩集》卷三。
③ 《虞美人草》，載《北磵詩集》卷五。
④ 以上二首見《北磵詩集》卷二。
⑤ 《北磵詩集》卷三。
⑥ 以上三首見《北磵詩集》卷四。
⑦ 《插田》，載《北磵詩集》卷六。

又如《摘茶》：

苦莫苦於茶，回甘薺不如。瘠叢嗔重斂，睡眼喜豐儲。未雨試芳潔，殘春空緒餘。丁寧加惠養，竭澤恐無魚。

茶農所遭受的竭澤而漁般的盤剥，詩人已忍不住要爲之呐喊了。再讀《秋潦歎》：

疾雷振秋杪，急雨勤洵浹。風中三重茅，露卧病且涉。四郊漫漫空湧波，田叟田嫗鵜在河。陣頭雨過陣頭起，濕稼不多潢潦多。風雨聲中哭聲苦，淚眼不晴多似雨。不憂饑殍更流移，憂欠今年縣官賦。縣官勤儉知歲饑，定有德音來撫綏。老奸黠胥能巧詆，莫將白紙欺黄紙。

這使我們看到一幅凄凉慘淡的宋末農村生活的畫卷，頗有白居易《新樂府》遺意。

居簡詩集中還有大量的紀行抒情詩。這類詩多爲絶句，意境清麗，風格明快，詩中有畫，饒有禪意，其藝術成就殆與蘇軾名作《望湖樓醉書五絶》相彷彿。如《苕溪晚歸》：

輕羅熨帖展溪湄，濺沫飛濤頃刻移。蓮子焦時紅蓼紫，採菱船小不禁吹①。

① 《北磵詩集》卷一。

又如《溪行》：

夭夭拍拍漲桃花，葑未全青荻已芽。兩行若無楊柳樹，看來無處着韶華①。

再如《棹歌》：

後夜膧朧魄載生，官塘猶自有人行。十年滴盡征人淚，不盡彎彎月子聲②。

詩文僧居簡，是南宋末年一位傑出的作家和詩人。他作爲禪僧，能在詩文中把握時代的脉搏，反映了深切的憂國憂民之情，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在理學盛行、文學相對衰落的時代，居簡堅持“以自己爲準的”的獨創精神，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爲巴蜀文學增添了絢爛的光采。

## 二、愛國詩人程公許

在南宋後期作家中，程公許與衆不同：他既與許多理學家交

① 《北磵詩集》卷四。
② 《北磵詩集》卷六。

往，並受到他們的指點，却始終對理學興趣不大，而有志於爲“文”，並自謂“宿習深痼”，積習難改。程公許以氣節著稱朝野，而詩文成就也很高，時人評他的詩“兼陶、杜之體”，又謂其奏疏伉直有如田錫。

程公許（1182—1250），字季與，一字希穎，叙州宣化（今四川宜賓）人①。嘉定四年（1211）進士，爲華陽尉，再調綿州教授。改秩知崇寧縣，通判簡州、施州。端平初，授大理司直，遷太常博士。嘉熙元年（1237），遷秘書丞兼考功郎官，權尚書吏部郎中兼直舍人院。淳祐元年（1241）遷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拜太常少卿。力請外，以直寶謨閣知袁州。召拜宗正少卿，累遷至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授權刑部尚書，薦知名士二十九人。卒。《宋史》卷四一五有傳。

程公許是位忠貞的愛國志士和正直的官僚。“弱齡誦書史，所慕在經世”②，他從小就有强烈的功名事業心。據《宋史》本傳，在公許通判簡州、改隆州未上之時，金兵侵犯閬州，三川震動，原四川制置使桂如淵逃遁，朝廷擢李曏代之。李曏辟公許通判施州，行户房公事，當兵將崩潰之後，盡力佐之，事遂定。公許在朝，始終與邪惡勢力相對立，先後與執政李鳴復、宰相史嵩之、鄭清之作過堅决的鬬争，朝野以風概氣節稱許。

程公許又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嘗自編自序其集道：“公暇，

① 程公許撰《先伯桂隱先生哀詞》（《滄洲塵缶編》卷二），稱其伯父爲丹稜人，“程氏自唐入本朝，號眉山望族”；又稱其父“稚齡出繼”。則公許之父原籍眉山，以出繼而徙叙州，故公許詩文中多自稱眉山人。

② 《理舟入奉大對臨發有賦》，載《滄洲塵缶編》卷五。

閱所藏稾編，盈箱累篋，因取笈仕以來次第編綴古律詩，以一官爲一集，賦、騷、箴、頌、銘、讚、書、序、記、志、表、啓，各以類相從；奏篇、謚議，内外進退故事，則自爲一帙。……用採陸士衡‘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於鳴玉’之句，名其編曰《塵缶》，並叙所以未暇蒐擇之本意。……是編成於淳祐改元歲辛丑（1241）之中秋，嗣有譔述，續綴右方。”《宋史》本傳謂“所著有《塵缶文集》、内外制、奏議、《奉常擬謚》、《掖垣繳奏》、《金（革）〔華〕講義》、《進故事》行世”。各書皆佚，今本《滄洲塵缶編》十四卷，乃永樂大典本。

程公許在《滄洲塵缶編自序》中，又述其幼喜古文章，“試爲詩章騷賦等作”，父兄責之以科舉時文，深抑之。舉類省試，“主司皆奇其文，以爲脱去時文窠臼。辛未，忝綴末第，自是始得肆力於翰墨之林。蜀之儒先，若後溪劉公（光祖）、雁湖、悦齋二李公（壁、杲）、浩齋楊公（子模），皆辱進之函丈，指示繩尺，而東南哲艾則有菊坡崔公（與之）、昌谷、蘧經二曹公（昌谷，曹彦約字；蘧經，待考），先後推挽，游揚引重。……獨浩齋謂文非學者先務，每侍坐，必誨以蒙莊‘文滅質、博溺心’二語。余固服膺其言，勉自謹飭，而宿習深痼，文思一動，伸紙濡筆，颺激泉湧，沛然不得而遏，亦不暇於擇也”。雖指點、引重過他的人中多是理學家，或受理學影響較深的作家，但程公許所好在“文”，對所謂“文滅質”之類的話頭不感興趣。這在理學氣氛濃厚的南宋末巴蜀作家中，是不多見的。

程公許詩、文皆優，但現存文集以詩爲主，文章多已散佚。他對詩歌藝術的追求十分執着，嘗自作《題詩卷》道：“嚼雪哦

詩格外清，誰令失脚入紅塵。錦囊二十篇中景，長與西山面目親。"① 真德秀門人王邁作《滄洲塵缶編序》，極力讚揚他的詩，曰：

> 滄洲程公以道德文章之緒餘，發而為大篇短章，無慮千百題。方濯纓乎滄浪，偃蓋乎仙谷，覽峨眉象耳之勝，吸錦江瀘水之清，落筆成章，神閑韻遠，置之《經曲阿》、《游桃源》及《雜詩》中，所謂何其聲之似我君者。旋罹兵禍，脱身豺虎中，冒瞿唐、艷澦而東下也，念家懷土，雪涕行塗，前有《思治行》，後有《感懷》、《成都十絶》，可與《北征》同工異曲。他如"大地衆生愁暍死，清風一壑可能專"等句，疊見層書，極其惻怛，謂非從"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得乎？……抑僕所訝者，年來評詩，往往北面晚唐，恍惚形似，争相位置。共觀其自謂得意者其格卑，而猥者其氣餒，榮者其意纖，以壯瀏為平淡，以浅俳為閑雅，以要裒婉弱為得幽深之趣。公則不然，其勢雄健如靈鷲之擘泰華，其步驟迅捷如峻坂之走銅丸。時乎綺麗，如晴空霞彩，奇譎百態；時乎蕭散，如孤雲野鶴，不受羈帶。蓋其學餐經飫史，含《莊》咀《騷》，採掇菁華，材料飽足，故能兼陶、杜之體而有之。長袖善舞，理固應爾。詩乎詩乎，晚唐云乎哉！

王邁的評價是客觀的，程詩的確受陶淵明、杜甫的影響較深。這

① 《滄洲塵缶編》卷一二。

是身經坎坷、備嚐憂患使之然。

首先，他對統治集團腐朽、危機四伏的時局痛心疾首，寫出了許多憂國憂時的詩歌。如《屏居北郊自秋涉冬絶省人事觸緒有感託之諷吟書云前一日緝成八章寓興抒情非以言詩也》①，是一組感慨良深、甚至聲淚俱下的五言古詩。揣摩第三首“招手誤一來，麾退諒予警。寬力假郡寄，静俟亦天幸”等語，蓋被召遭讒後與郡，時暫住杭州。第四首便是遭讒後表白素志的：

> 口為禍之穽，異者同之仇。誰能縈不語，兀兀如羈囚？我豈好違俗，心未忘好修。本不慕華顯，寧有忮與求？逍遥鵬鷃同，貧賤非所羞。風濤漲平陸，駕予一虚舟。未如泯機智，鷗鳥與之游。吾今已得師，稽首漆園周。

“吾今已得師，稽首漆園周”，不過是一時激憤之語。國難當頭，像他這樣一個有血性的知識分子，既不可能像莊子那樣與世相忘，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口禍”。組詩第六、七兩首，是對西蜀被敵兵蹂躪的痛憤：

> 西陲失支吾，如老屋積腐。墻闥縱蹂躪，堂屋何依怙。伊誰階此厲？乃為元老誤。疾痛切吾身，利鈍難逆睹。瘴暑困新恩，隕星泣忠武。梁壞將安仰，天高杳難訴。向來十二樓，捲簾誤一顧。灑淚嫁時衣，誰與論心素。

① 《滄洲塵缶編》卷四。

坤維以文瑞，民俗本柔淑。何代無戰爭，冤哉今爾酷。戎馬塞里墟，劫抄遍林谷。平生金石交，屈指半鬼録。從子尤可哀，别歸奉水菽。伯侄並成殞，荼毒復荼毒。探囊數幅書，吞聲不忍讀。崑崗烻烈焰，寧辨石與玉。叩首一爐香，請為遺黎贖。自注：侄子能伯請假歸奉親，同其伯父先後皆爲敵所害。

這組詩的寫作時間尚待詳考，所謂“西陲失支吾”，當指理宗端平二、三年（1235—1236）間蒙古闊端大軍對四川各地的攻掠。詩人對國難家仇痛切肺腑，可謂長歌當哭；而悲憤之餘，他發出厲聲的譴責：“伊誰階此厲？乃爲元老誤。”宋、蒙滅金後，形勢本來對南宋政權極爲有利，然而腐朽的統治集團坐失時機，致使蒙古軍南下。而《木皮口紀事（爲故沔戎帥何進賦也）》，則是對爲抗蒙而犧牲的將士的熱情歌頌：

驅車木皮口，地接嘉陵市。山川鬱盤紆，草木慘憔悴。昔在歲辛卯，大將何憨子。行督與賊遇，力戰遂死此。道逢田舍翁，款曲問所以。耳目親見聞，朴忠今無比。沉鷙老不衰，甘苦同戰士。以此得士心，急難不相棄。閫制力主和，豈虞敵情詭。幣筐方交馳，羽書俄狎至。初冬二十五，坌入我内地。或渡河而馳，或截路以伺。俄然斡復來，陡若自天墜。諸軍抽摘餘，精鋭能有幾。千兵僅烏合，轉鬬殊未已。可忍負將軍，同生亦同死。落日塵土昏，鼓寒聲不起。至今堆阜間，白骨猶紛委。語罷聲凄哽，相顧潸灑淚。……長謡

激凄風，嗚咽嘉陵水①。

所謂“歲辛卯”，即理宗紹定四年（1231）。《宋史·理宗紀一》：紹定四年冬十月癸酉，“大元兵破蜀口諸郡”。木皮口戰役即發生在此次蒙軍的侵略行動中。一面是“閫制力主和”，一面是“羽書俄狎至”，在上下掣肘、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應戰，何能不敗？何進爲都統，犧牲後贈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吴泳行制詞，稱他“朴忠而有謀，真勇而無敵”②。事詳《忠昭録》。

在《連日得關表捷報聞敵騎無復留境上者志喜詩》中，詩人對捷報固然欣喜，但更多的仍是憂慮，是對“仁人無策弛張弓”的羞耻：

> 十里旌幢轉曉風，行營日報捷書同。悠悠何補青油畫，翩翩驚回畫角雄。壯士有懷時拔劍，仁人無策弛張弓。天機翕闢一翻手，看取桃林騎火紅③。

前引王邁序，稱公許詩得之於“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我們的確可以看出杜詩對他的巨大影響，那就是深沉的憂患意識。宋末的國勢，已非“安史之亂”中的唐王朝可比，彼時不過土崩，而此時已土崩魚爛，不可救藥。所以即使連得捷報，詩人也没有像杜甫“漫卷詩書喜欲狂”般的激情。

---

① 《滄洲塵缶編》卷五。
② 見《鶴林集》卷一〇。
③ 《滄洲塵缶編》卷九。

其次，程公許詩反映了農民所遭受的沉重剥削，特别是戰争給他們帶來的深重苦難。如《喜雨歌》，原有小序稱“部使者鏡齋梁先生以二江灌溉之利，爲西州民所寄，督有司以時修繕，會久不雨，夏畦告病”，後“雨澤昭蘇”，“門人華陽尉掾程某以職事出入田畝間，聞民謡之康樂也，採爲聲詩以詠歌之”。則詩中所寫的，是公許做華陽尉時的親身感受。詩曰：

> 去年堰决秋雨霪，南畝粒米如黄金。縣官祇道歲中熟，輸租歸家雷隱腹。老翁戒兒力鋤耰，忍饑稍待明年秋。那知六月又不雨，二江之流幾齟齬。……邊城十年戢干戈，鄰焰逼我將奈何？可憐十室九垂罄，倉卒軍需何以應①？

成都平原最富庶的二江（雙流）尚且“十室九垂罄”，其他地方更可想而知。再讀他的《喜雨上使君》詩，其中有“綿州刺史亦勞止”句，知所上爲綿州知州，給我們展示了綿陽地區的情況：

> 中原格鬬何時已，軍儲急須問庚癸。剥膚騃騃幾及髓，國脉所寄將奚恃。腐儒流浪半環水，月蠹太倉三斛米。干時無策頼有洮，况忍懶書酣晝寐！知元道州漢良吏，可無長歌為志喜？北風漲塵目易眯，安得天河一瀉洗。豐年高廩億萬秭，重見周道平如砥②。

① 《滄洲塵缶編》卷六。
② 《滄洲塵缶編》卷六。

“剥膚駸駸幾及髓”，戰争和暴政給四川人民造成的灾難如此慘酷。在《和小阮沇感時韻》中，詩人痛陳了州縣的普遍凋敝：

> ……畏途羊腸遍宇縣，二十年間行未徹。憂時無力為支撐，問計商顔未能决。頻年水旱釀灾眚，况復刀兵值空劫。剜瘡補肉不遑恤，椎膚瀝髓供一切。《詩》歌碩鼠想樂郊，澤自無魚可堪竭。何時天狼隕芒焰，盡驅狐兔繁故穴。危機欲濟重坎陷，暴征須戢猛火烈。所期世路静風塵，甘隱瓜疇耘露屩①。

剜瘡補肉，椎膚瀝髓，人民已到了“澤自無魚可堪竭”的地步。“所期”兩句，使我們想起杜甫“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高尚人格。

前引王邁《序》，舉程公許與杜甫《北征》同工異曲的《思治行》、《感懷》、《成都十絶》，《思治行》已佚，現存雖有題“感懷”及在成都所作十絶句之類，但内容似與《北征》相去較遠，疑諸詩已不存。不過，由此可知公許當日所作憂國憂民的詩還很多。

再次，詩人還創作有大量個人抒懷言志的詩篇。程公許思想較爲複雜，自謂“久識道腴知隽永，更從禪悦悟精微”②，儒、釋、道對他都有較深的影響，不過指導思想仍是儒家。王邁序説

① 《滄洲塵缶編》卷七。
② 《崇女擷菜煮羹》，載《滄洲塵缶編》卷八。

他“含《莊》咀《騷》”，又説他的詩“兼陶、杜之體”，是指他思想上受道家影響較大，而詩在學杜甫的同時，也學陶淵明。尤其是他抒發個人情志的詩，受陶的影響較多。但即使是這類詩，作者也時時寓以豐富的社會内容。如《小圃茅亭初成即事十絶句》其一、其四似乎有些消極，想尋幽而隱：

手劚西墻擇地偏，疏篁慣與養風煙。鋤地當得經綸否，聊作仙曹小有天。

詩情不慣吏情羈，心事偏耽野趣幽。縱使酒尊空北海，客來一舌也風流。

但第六、第八至十諸首，則對世事仍是一片熱心腸。兹録第八至十：

北風眯目漲煙塵，寒勒花容也自顰。袖手何能供草檄，等閑題遍錦江春。

五百風光巧作寒，晚春未可試衣單。祇應殺氣迷關棧，便覺人情有兩般。

醉裏眉攢萬國愁，杜陵聊復傲滄洲。扶持何代無人物，魚鳥飛沉得自由①。

程公許的詩，王邁《序》評爲“神閑韻遠”，又謂“雄健”、

① 《滄洲塵缶編》卷一二。

“綺麗”、“蕭散”，風格多種多樣。《四庫提要》以爲“才氣磅礴，風發泉湧”，“大抵直抒胸臆，暢所欲言，雖不以鍛煉爲工，而詞旨昌明”。一般説來，他的古詩較雄健，時有蕭散、豪邁之氣，而近體則饒有文采。古詩能“直抒胸臆，暢所欲言”，有的稍嫌淺易；近體較能錘煉，特别是絶句，很見功夫。集中有不少生日詩，則是時代風氣的産物，詩人未能免俗。

除詩外，程公許的各體文也有很高成就。高斯得《滄洲先生奏議序》曰：“其詞反覆曲折，足以周盡事理；其氣忠厚惻怛，足以感悟上心。不沽激以近名，不矯亢以驚俗，而其愛君憂國之心藹然自有不可及者。……嗚呼，聖人所謂有德者必有言，其公之謂乎！公之葬也，某嘗以詩相挽，曰：‘盡言田表聖，和氣范淳夫。’其孫繩翁拜且泣曰：‘此實録也，非公孰知吾祖父者？……’”① 奏議類當日“自爲一帙”，蓋明初已無傳本，今本《塵缶編》無此體（《宋史》本傳等有部分節文）。其他文，今存賦、記、送序及策問、偈等，數量雖不多，但言之有物，文筆流暢。尤其是送序，善於剪裁，又注意刻畫人物性格，有如抒情散文。《四庫提要》謂其雜文“議論切實，終爲有道之言，其格在雕章繪句上也”，是矣。

① 《耻堂存稿》卷三。

## 三、魏了翁的“歐蘇體法”

魏了翁是宋末理學名臣。吴淵在宋季刊其大全集，作《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序》，稱他以“程、張之問學，而發以歐、蘇之體法”。意思是説魏了翁的學問根柢於理學，而文章則淵源於歐、蘇，是一位以理學爲本的文學家。他的這個論斷，是符合事實的。

魏了翁（1178—1237），字華父，邛州蒲江（今四川蒲江）人。少英悟絶出，鄉里稱爲神童。慶元五年（1199）登進士第，授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嘉泰二年（1202）召爲國子正。開禧元年（1205），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明年，出知嘉定府。韓侂胄誅，史彌遠入相專國，了翁察其所爲，力辭召命，歷知漢州、眉州、瀘州、潼川府。游似、吴泳、牟子才，皆蜀名士，造門受業。被召入對，進兵部郎中，遷起居舍人。寶慶改元（1225），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被劾，降官。紹定五年（1232），進寶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召入朝，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俄兼吏部尚書。以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甫二旬，召爲僉書樞密院事。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1237）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卒，謚文靖。《宋史》卷四三七有傳。

魏了翁直道立朝，在當時極污濁腐敗的政治環境中，猶以天

下自任，難能可貴。這與他的學術有關係。了翁早年浸淫於“誦説詞章，悦人耳目”的文章功夫，少長纔有志於“聖賢之學”①，晚年由博返約，專意於程朱義理之學。他是朱熹的私淑弟子，曾結交朱熹門人輔廣、李燔，得以傳閩學餘緒，後又盡得朱熹理學著作，刊之於蜀。他與真德秀爲同榜進士，交誼深厚，同爲南宋後期的理學名臣，當時人稱“真、魏”。魏了翁雖在仕途屢遭挫折，而百折不撓，讀書著述不止，如洪咨夔《魏了翁除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制》所説：“逆處以順，樂忘其憂，務著書而立言，期精義以致用。”② 了翁一生著作豐富，《宋史》本傳謂“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説》、《古今考》、《經史雜鈔》、《師友雅言》”。開慶元年(1259)，在他家鄉的鶴山書院彙刻爲《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十卷，今存宋刻殘本。

魏了翁雖以朱熹理學爲主，但他又受張栻、陸九淵等人的影響，較重視辭章，這與真德秀嚴格依傍朱熹門户不同，故他説：“辭雖末技，然根於性，命於氣，發於情，止於道，非無本者能之。”③ 在《唐文爲一王法論》中，他推崇韓愈，稱“愈之爲文，法度勁正，迫近盤、誥，宛然在王者之法”④。而且，他作爲蜀人，又不可能不受那位大名鼎鼎的鄉先輩蘇軾的影響。了翁曾寫道：“眉山自長蘇公以辭章自成一家，歐、尹諸公賴之以變文體，

① 見《上建康留守葉侍郎（適）書》，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二。
② 《平齋文集》卷三四。
③ 《楊少逸不欺集序》，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五。
④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〇一。

後來作者相望，人知蘇氏爲辭章之宗也，知其忠清鯁亮臨死生利害而不易其守，此蘇氏所以爲文也。"① 可見他既主張道學，却並不輕視文學，持論通達。在宋季道學名臣中，他是頗有文學成就的一位。

魏了翁在文學上所取得的成就，其門人吴泳在《與魏鶴山（第二）書》中作了較全面的評述：

> 某每謂侍郎文章，天下所共知，而某知之為最深，愈於天下之人。……侍郎養熟道凝，神全志壹，作為文章，天力自到，其趣窈窕而深，其聲清越而長。如《夢筆山記》捻起"老去才盡"一段，《洗筆池記》説《咸》之良，感《艮》之實，見處俱造微密。最是《李侍郎北園記》，於豐道扶教極有功。而《舜俞山房記》，根本六經之奥義，演出先王之大法，其於學者進學功夫尤所關係。迨夫意與神馳，文隨筆肆，隱然有味之言，出於記事之外，此則侍郎之所獨得，而某竊以為知侍郎之深，愈於天下之人者此也②。

所謂"意與神馳，文隨筆肆"的"有味之言"，也就是文學性較强的作品，乃魏了翁所"獨得"，其實正是他重視辭章的結果。又《第三書》道：

---

① 《楊少逸不欺集序》，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五。
② 《鶴林集》卷二八。下引第三書同。

居今之世而聞侍郎之一言一行，莫不刻意竦慕。而況侍郎不以此舉自滿，著書渠陽，內樂宴如。於《魏公論語序》見修身踐言之有法，於《文公年譜序》見豐道扶教之有功，於濂溪諸老先生祠堂等記，見根極理氣，分劈義利，辨明德性物欲與夫聖傳之真，俗學之痼，邪説之誣，尤為有警於後學。其他雜著，春容簡短，雖若不齊，而卒澤於仁義道德，炳如也。

前面説過，吴淵在所作《鶴山集序》中，曾指出魏氏著作是"程、張之問學，而發以歐、蘇之體法"。這個論點比吴泳進了一步。吴淵序略曰：

竊惟公天分穎拔，早從諸老游，書無不讀，而見道卓，守道約，故作為文，率深衍閎暢，微一物不推二氣五行之所以運，微一事不述三綱九法之所以尊。言己必致知力行，言人必均氣同體。神怪必不語，老佛必斥攘。以至一紀述，一詠歌，必勸少諷多，必情發禮止，千變萬態，卒歸於正。及究其所以作，則皆尚體要而循法度，浩乎如雲浮空而莫可狀，凜乎如星寒芒而莫可干，蔚乎如風穀波而皆自然也。其理到之言歟！其有德之言歟！程、張之問學，而發以歐、蘇之體法歟！公文視西山，理致同，醇麗有體同，而豪贍雅健，則所自得。故近世言文者曰"真、魏"，要皆見道君子歟！

吴泳、吴淵都特别談到魏了翁文章的“獨得”或“自得”，正是在强調他作爲理學家而同時擅詞章的一面。

清四庫館臣以爲了翁於詩派不染“江湖”，於學派不染講學家。這可看作是吴淵論點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四庫提要》曰：

> 南宋之衰，學派變為門户，詩派變為江湖。了翁容與其間，獨以窮經學古，自為一家。……史稱了翁年十五時，為《韓愈論》，抑揚頓挫，已有作者之風。其天姿本自絶異，故自中年以後，覃思經術，造詣益深，所作醇正有法，而紆徐宕折，出乎自然，絶不染江湖游士叫囂狂誕之風，亦不染講學諸儒空疏拘腐之病。在南宋中葉，可謂翛然於流俗外矣。

至此，作爲道學家、文學家雙重身份的魏了翁，其文學成就以及文學與道學的關係，就比較清楚了。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有詩十二卷，餘皆文。元人唐元在《讀魏公輔詩稿跋》中，稱“近歲始得先正鶴山先生《渠陽》、《自齋》等集，閉户讀之數月，大概其文根據六經，而沈浸於關洛、考亭之粹；及閱奏議二大册，惓惓以理義忠懇補衮闕，格君心，豈止詞章而已哉”？而其詩“又豈留連光景者所可仰視”？魏了翁三世孫公輔之詩所以能“珠光玉瑩”，唐元認爲原因是“鶴山翁超軼絶塵，獨融之以油然之理趣，其家法猶在也”①。有爲而作，融以“理趣”，的確是魏了翁詩的主要特點。如古體詩

① 《筠軒集》卷一一。

《飛雪亭》，寫三峽水陸道路之險，令人驚心動魄，而歸結到飲飛雪亭水可消利欲之“内熱”，寓意頓然深刻，幽默有趣，而通篇筆力雅健。詩道：

> 自荆入蜀路險絶，墨猿聲中膽欲折。萬州江頭捨舟楫，又趣擔簦窮岌嶪。危磴連雲如積鐵，亂石砭足十九跌。僕夫流汗馬吐舌，遥望盤龍拄天脊。懸瀑落巖噴霏屑，中間有亭曰飛雪。十里陰風寒入髮，人言此地無六月。火雲射地人不暍，誰知利欲所熏灼。以身試險車結轍，伐性焚和火如烈。試於此亭解羈紲，呼取大斗約甘潔，一飲令君消内熱①。

端平間，魏了翁已届晚年，蒙古兵對川陝進行了極其慘酷的攻掠，人民苦難深重。與蜀中其他詩人一樣，了翁將他憂國憂民的血淚凝爲詩句，而朝廷的無能、官吏的怯懦，激起他無法按捺的憤怒之情。《書所見聞示諸友（萬州岸下）》凡五首，其二、三、五道：

> 聞説奔軍闖閬州，餘州民潰去如流。親曾見虎誠堪怖，祇為狐驚亦可羞。
>
> 一從輕棄五邊州，所恃蕃籬僅武休。又謂武休無足恃，並捐洋漢守金牛。
>
> 死城陷陣已長休，捍敵鳩民亦漫憂。局外閑人倚江立，

①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

全軀保室信良謀①。

蒙兵入侵，投降派棄蜀求和的論調，致使四川各州郡官吏望風而逃，魏了翁門人吴泳在《論壞蜀四證及救蜀五策札子》等奏札中②，都曾痛心地論列過。所引前兩首，就是對投降派的指斥。第三首，則是對自己無力救蜀的歎惋。

但是，作者畢竟又是理學家，終難免學究習氣，當“理”與“詩”不能很好地融合時，就不是“理趣”，而是“理障”了。魏了翁不少詩都有這種毛病。如《瀛奎律髓》卷二四所收《次韻知常德袁尊固監丞送别》共四首，方回以爲是在貶靖州時作，“其在謫無一毫戚嗟憔悴之言，亦不通史彌遠一字。大儒德言，非區區小詩人可企及也”。這是指他的政治節操。如第三首道：

> 别來歲月爾滔滔，流落天涯忽此遭。萬木酣榮秋意澹，百川歸壑岸容高。笑看海上兩蝸角，閑禿山中千兔毫。若向顔曾得消息，直須奴僕命《離騷》。

查慎行批《瀛奎律髓》，謂此首“儒者氣象，刊落浮華”。然而馮舒、馮班批，或以爲“去詩實遠”，或竟指爲“惡詩”。兩馮所言是，後半首酸腐味太重。

魏詩還有一個缺點，就是次韻、應酬詩特多，加上大量賀壽

①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二。
② 《論壞蜀四證及救蜀五策札子》，載《鶴林集》卷二〇。

詩（又稱生日詩），可謂泛濫成灾。

魏了翁創作成就較大的是散文。他的奏疏立論深刻，論證精確，很有説服力，尤其是敢於大膽指斥時弊，在當時十分難能可貴。積習所致，其他文章也多少受此影響，正如《鶴林玉露》丙編卷二引楊東山（長孺）所説："魏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大概似一篇好策耳。"但也並非全都如此，如"記"類，不少篇就寫得頗有文采，所謂"歐蘇體法"，約略可見。如《眉州新開環湖記》，即儼然歐陽修《豐樂亭記》、蘇軾《赤壁賦》筆法。《環湖記》首段寫他修建環湖的過程和環湖的風點景（此略），接着道：

> 乃因暇日，命客張坐飲，相與亂流而觀。則翠筠蒼檉，參差虧蔽；柔黃華芳，夾道綺靡；周閣層檻，倒影參錯；雙鶴乘雁，浮深戲廣；纖鱗巨介，頫首莘尾；目行心舒，俄頃變態，應接不暇。客曰："子之為是於圃中也，計庸程物，屬役賦丈，非罷極人力，惡可以有為也。然則，子無已剿民爾乎？"曰："否，吾未始有為也。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其塞也，山固自若也。今吾於是湖也，亦襲而致之歟？無亦因其固有而導之然歟？而奚剿民之有！"客曰："是則爾矣，而政非所急也？"曰："吾聞諸柳文惠侯曰：'氣煩則慮亂，視壅則氣滯，故必有游息之物，使之清寧平夷，常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是乃吾所謂'節宣勞逸，疏瀹幽滯'焉耳。斯其為政，不已多乎？"曰："子之為是也，則吾既得聞命矣。抑聞之：'無已大康，

職思其居。'子之游也，亦有以寓其思職之意矣乎?"曰："有。昔者揚雄氏有言：'成（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吾將安航名吾舟。且航者，人之所以濟也，而國似之。吾知乘航之不可忽，則游豫之頃無非事也。"客曰："唯唯，非吾子不及此。雖然，請為歌之，願無忘子之志也!"

乃歌曰："有瀰且盈兮，誰揭誰厲。採蒲與荷兮，採藻溁溁。言醳其遘兮，匪航非濟。我引我拏兮，我鼓我拽。舒乎悦悦兮，般乎裔裔。云訏且樂兮，莫之止戾。卬興我思兮，此於胡底。我之泄泄兮，民之厥厥。此非爾作兮，維余於制。終余永念兮，是儆是戒。毋臭厥載兮，庶其夷届。"歌既闋，主人飲客酒，泯然思，矍然笑，復使反之，相與悠悠而罷。明日書以為記①。

文采風流，較之元祐諸大家，似不多讓。此所謂"歐蘇體法"歟。

## 四、鶴山高徒吴泳

吴泳，字叔永，潼川中江（今四川中江）人。嘉定二年

①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〇。

（1209）進士。歷官軍器少監，升秘書丞兼權司封郎官，兼樞密院編修官。再升著作郎，兼權直舍人院。端平間遷秘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尋遷起居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權刑部尚書，以寶章閣直學士出知寧國府，進寶章閣學士差知温州。在赴官的路上，聽説温州發生饑荒，便奏請采取蠲租等措施，救餓者四萬八千餘人。改知泉州，以言罷。卒。《宋史》卷四二三有傳。

吴泳著有《鶴林集》，原本至明末尚在，但已殘闕，連原有卷數也已不清。《内閣藏書目録》卷三著録道："《鶴林文集》九册，不全。……散逸，莫查卷數。"今存《鶴林集》四十卷，乃永樂大典本，《四庫提要》曰："史稱所著有《鶴林集》，而不詳卷數，《藝文志》亦不著録。惟《永樂大典》各韻中，頗散見其詩文，謹裒輯編次，釐爲四十卷。放佚之餘，篇什尚夥，亦見其著作之富矣。"

吴泳曾就學於蒲江鶴山書院，親受魏了翁的教誨，又"好讀濂溪、河南、横渠、新安朱氏（熹）、廣漢張氏（栻）之書"①，受理學影響較大。但他與魏了翁一樣，並不因此鄙薄詞章，而是深諳"歐蘇體法"，在南宋後期頗以文學著名，可謂鶴山高徒。《四庫提要》綜評其人其文道：

> 泳當南宋末造，正權奸在位、國勢日蹙之時，獨能正色昌言，力折史彌遠之鋒，無所回屈，可謂古之遺直。至當時

① 見《鶴林集》卷二八《與魏鶴山》各書。

邊防廢弛，泳於山川阨塞，籌畫瞭如，慷慨敷陳，悉中窾要。本傳所載諸疏，簡略未詳。今以本集考之，如紹定二年（1229）上西陲八議，五年疏四失三憂及保蜀三策；端平二年（1235）言元兵先通川路，後會江南，不可不固上流；三年乞預儲蜀帥及陳壞蜀四證及救蜀五策：大抵於四川形勢言之最晰。良由南宋以蜀為後户，於形勢最為衝要，泳又蜀人，深知地利，故所言切中窾會，非揣摩臆斷者比，實可以補史所未備。其他章疏表奏，明辨駿發，亦頗有眉山蘇氏之風。在西蜀文字中，繼魏了翁《鶴山集》後，固無多讓也。

吴泳對文學創作很有見解。在所作《陳侍郎文集序》中，他寫道：

矜詞章以為富，負言語以為奇，皆文人之病也。古之人抱道含章，閎鴻音於窈窕，宿至味於澹泊，未嘗務為炳炳烺烺，求以眩俗驚世，如邵摯之詆楚，吕相絶秦，子産對晉，臧孫辰告齊，樂毅報燕，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一片議論。當其放言援筆時，曷嘗有意於祁當世之知、卜後世之傳哉？亦不過曰辭達而已矣。今之為文者，略無古人舒暇之態，一字之不工，一言之不文，則日煆月礪，不妍不止。非惟提數寸之管，數盈尺之紙，書其所為文，獻於王公大人而名未成，蓋棺之事未定，往往編蒲鍰梓，已遍滿於書坊經肆矣。“為

己”之學果如是耶①？

他認爲文章最重要的是内容，要像古人那樣“抱道含章”，即使有“鴻音”、“至味”，也不必宣泄於外，以“求眩俗驚世”。因此，他反對作文“日煆月礪，不妍不止”的修飾雕琢，而是要自然，“沛然如肝肺中流出”。他更反對輕率地刊行文集，在吴泳看來，文乃“爲己”之學，而不能用來沽名。於是他繼承韓愈的主張，提倡“養氣”：“養氣厚者其立言也確，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視彼之諛言佞舌，立收富貴而終與枯骨朽竹化爲野土者，殆相十百千萬也。”② 這些話頭看似不很新鮮，但在文風浮淺、世道敗壞的南宋末年，仍有很强的針對性。

至於詩歌，吴泳提出做詩人的條件。他在《東皋唱和集序》中寫道：“學詩者須是有夙根、有記覘、有吟骨、有遠心，然後陶詠諷誦，即聲成文；脱然穎異於衆咸無焉，則雖窮日誦五千卷，援筆書數百言，殆如跛羊上山，盲龜入谷，終不能望其至也。”③ 據下文叙吴興沈平（東皋子）“騎竹馬年已習歌詠，少長便能背誦後山、簡齋諸詩，每嘯傲湖山，鎮日忘返，檯貼梅月，一塵不著”等看來，他所謂的“四有”，即對詩從小就要有非常執着的追求，多背誦，且能超凡脱俗，不爲世事所牽，當然，也需要有天賦即“夙根”。總之，做詩人既要有才分，又需付出巨大的勞動。吴泳提出這個問題，對當時那些想輕輕鬆鬆當詩人

① 《鶴林集》卷三六。
② 《劉靖文文集序》，載《鶴林集》卷三六。
③ 《鶴林集》卷三六。

的，如淺易平庸的江湖派、晚唐派末流，當有針砭之效。

其次，與他文章重内容的主張一致，吴泳也不贊成詩歌偏重形式。在《度郎中（正）鄉會詩跋》中，他説："牽儷偶以爲律，剽聲病以爲工，詩之下也。"① 有人提出度正詩中有兩字不叶韻，且非進退體，以爲有誤，吴泳回答道："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善觀詩者，但觀其旨趣之深厚，詞脉之和暢，有補於風俗教化，而關於君臣上下朋友長幼之倫，斯亦可以爲詩矣，正律、背律之分，本韻、旁韻之别，無庸多較也。"

再次，吴泳堅决反對當時風靡詩壇的"晚唐體"，對端正宋末詩風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勸後學劉成道曰："成道若用心科舉外，當直以古人自期，更無從晚唐諸人脚下做起生活，此則朋友之望也。"② 又説："風氣日降，邊幅窘窄，競趨晚唐以爲鮮好，抑下矣。"③ 那麽詩歌繼承什麽傳統呢？他認爲應當以《詩經》爲祖，旁及《離騷》、建安、陶謝等，而從晚唐、宋人入手，便成"倒學"。他説："某近來看詩，覺得須是以三百五篇爲標本，以漢蘇、李、枚生、建安諸子、晋宋陶、謝等詩爲風骨，然後能長一格。"④ 在《沈宏甫齊瑟録序》中，有人説沈氏詩"祖之以黄、陳"，他很不以爲然，曰："三百五篇，詩之祖也；《離騷》十六章，詩之宗也；《文選》所載自補亡而下，詩之旁支别派也。今捨上世譜諜不論，而認幼子童孫爲之祖，幾何不墜於倒學

① 《鵝林集》卷三八。
② 《答劉成道書》，載《鵝林集》卷三二。
③ 《張仁溥詩稿跋》，載《鵝林集》卷三二。
④ 《答劉道成書》，載《鵝林集》卷三二。

哉！”①

在今本《鶴林集》中，前四卷是詩，其餘爲各體文。吴泳詩古體較佳，而近體可誦者不多，這可能與他重視詩之“祖”、“宗”，而反對向所謂“幼子童孫”即近代、當代作家學習有關。不過他有時爲了求“古”而走上擬樂府古題之路（集中有此類作品），似又不足取。無論古、律，他都寫了不少生日詩，仍然無法抗拒時俗的影響。

吴泳的古詩，與程公許相似，最重要的是反映了蒙古兵的侵略給川、陝人民所帶來的深重灾難。《漢中行》可爲這類作品的代表：

> 漢中在昔稱梁州，地腴沃壤人煙稠。稻畦連陂翠相屬，花樹繞屋香不收。年年二月春風尾，户户澆花壓醪子。長裙闊袖低蓋頭，首飾金翹競奢侈。自從鐵騎落武休，勝事掃迹隨江流。道傍人荒鳥滅没，獨有梨花伴寒食。君不見當年劫火然，携老扶幼奔南山。又不見拗項橋邊事，七八千兵同日死。死則義魄猶有歸，存者偷生漫如此。三人共一椀燈，通夜紡績衣鬅鬙。八口同半間屋，煮糒椎冰常不足。家糧一石五卷錢，一半入口一半官。男擔軍裝出邊去，女荷畚鍤填濠還。官知民貧當愛惜，兵者衛民貧不恤。且如今年春，又經征戰苦。風塵未動力已罷，殆以饑羊飼豺虎。梁山奕奕水湯湯，知他見幾玉節郎。昨日漢川過，香氣夾道花成行。還撾

① 《鶴林集》卷三六。

青鼉鼓，復擁白鵲旗。帳犀殿後車懸鴟，營中聞之暖挾纊。盡道節制吾父師，東軍本皆孝順兒，好在良牧綏牧之。太清魚不蕃，太緩琴不理。師中有吉當自求，度外無功更誰喜？秋風淅淅吹芙蓉，山童喚我歌漢中。中欲歌兮可奈何，為語前途胡秘閣：莫使兵貧復如昨！謂安撫兵部秘閣胡公賦也①。

又如《祁山歌上制師聞敵退清水縣作》，詩人寫被擄去爲敵軍牧羊的邊民："中間被擄邊丁苦，牧放牛羊食禾黍。牛羊得食人轉饑，日想南朝拜降去。"② 而《促促詞》則是吴泳集中反映農民悲慘生活的代表作：

促促復促促，急柱危弦無好曲。樂日常少苦日多，男耕女桑長不足。麥方在場綃在軸，里正登門田吏趣。東鄰女兒當窗看，西家阿婆闌道哭。閑時輸官猶自可，况是兵符急如火。近聞官家榜村路，運糧多要人夫去。妾貧猶足備晨炊，不願身為泰山婦③。

從現實主義的創作精神到語言運用，都明顯地受杜甫"三吏"、"三别"的影響。

吴泳長於四六，在《鶴林集》中，制詞、表啓占了不少篇幅。洪咨夔《著作郎權司封郎官吴泳除軍器少監兼直舍人院制》

① 《鶴林集》卷二。
② 《鶴林集》卷二。
③ 《鶴林集》卷二。

曰："爾操行純茂，文思汗瀾，本之《詩》、《書》，暢之《莊》、《騷》、《太史》。體宜演誥，朕有戒監；職優務省，往服少事。雍容討論，推厲精更始之意，著之訓辭，渾厚森嚴，與越棘大弓同其古，斯無愧江漢之靈矣。論駁以扶國是，朕又於此觀爾之風力。"① 又《軍器少監直舍人院吴泳除秘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制》曰："爾學明河洛之正，文擅江漢之奇，試代予言，韶雅而不華，翹明而有體。斧藻百度，律吕萬化，具孚於觀聽，而還詔惟允，朕甚器之。"② 今本《鶴林集》所收的不少制詞，大體符合"渾厚森嚴"的要求，的確是"體宜演誥"。而所作奏札，《四庫提要》謂"明辨駿發，亦頗有眉山蘇氏之風"，並稱可繼魏了翁《鶴山集》，亦未過譽。

這裏要補充的，是他的書信。在《鶴林集》中，"書"有六卷之多（卷二七至三二），是他文學性最强的散文作品。這些書信内容豐富，家事國事，説詩論文，絮絮叨叨，毫無虚飾，即使在八百餘年之後，讀來仍感親切。這裏舉短篇《答唐生書》爲例：

> 吾行天下半矣，獨未能如太史公上會稽，登龍門，探禹穴；雖遍交南州之士，獨未識足下。比蒙垂訪，抵掌談時事，動以坡公相期，且辱垂示所著史論五首，網羅舊聞，筆力亹亹不倦，未易得也。但首篇謂蜀漢之不能成功者三，似

① 《平齋文集》卷一七。
② 《平齋文集》卷二二。

若以成敗利鈍言孔明者。孔明以區區三分天下之一，而經緯十分之九，使其不死，擒操齪齪必矣。看孔明，須是看他與昭烈朝夕以興復漢室為己任，一片忠誠，對越天地，即是夏少康以一旅祀夏配天之本心。魏人嘗謂其主將畏蜀如虎，敵豈可謂無隙之可窺耶？向來鄉里南軒先生專為武侯作一傳，發先賢未發之秘，想足下未見本否？姑答來教，餘容面見傾倒①。

極精簡的文字，却將評價諸葛亮這個很複雜的歷史問題説得十分透徹，而且不乏文采。書謂唐生“動以坡公相期”，從吴泳衆多的書信中，我們確實可以略見蘇文的風采。

## 五、南宋後期巴蜀作家羣

南宋後期，像魏了翁那樣重視學術、而文學也取得相當成就的巴蜀作家，還有一大批。比如眉州青神人楊泰之（1169—1230），字叔正，號克齋，除《大易要言》等專著外，有《克齋文集》一百卷②。簡州（今簡陽）人許奕（1170—1219），字成子，著有《周易講義》等及《許成子集》二十卷③。又資陽人張

① 《鶴林集》卷三二。
② 見魏了翁《楊公墓誌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一。
③ 見魏了翁《許公奕神道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九。

方，字立義，號亨泉子，所著《亨泉遺稿》也多達一百卷①。還有陳用庚、史堯輔、高稼、吴昌裔等等，當時都有文集傳世，遺憾的是都已散佚不傳，今僅存少許逸文，不足深論。

劉光祖及較晚出的牟子才，是南宋後期蜀中名家，可惜他們的文集也已散佚，但現存遺文稍多，尚可論其大概。度正、陽枋有文集傳世。他們主要是理學家，文學成就有限，但如度正的文章、陽枋的詩，寫得也有相當水平。

**劉光祖**　劉光祖（1142—1222），字德修，號後溪。其先世爲潤州句容（今屬江蘇）人，徙居簡州陽安（今四川簡陽）。登乾道五年（1169）進士第，授劍南東川節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檢法。累官秘書郎，知果州。光宗即位，除軍器少監，以直秘閣漕潼川路，除江西提點刑獄，改知夔州。寧宗即位，召入爲起居舍人。韓侂胄嚴道學之禁，以撰《涪州學記》被劾奪職，謫居房州。侂胄誅，除右文殿修撰、知襄陽，歷荆襄制置使，知潼川府，移綿州。嘉定十五年五月卒，年八十一。謚文節。事迹詳真德秀《劉閣學墓誌銘》②。

劉光祖的學術思想淵源於眉山蘇氏，却不排斥程朱理學，主張“博參諸老而融會其異同，旁綜百家而蒐攬其精粹。嘗謂蘇、程二氏之學，其源則一，而用之不同，皆有得於經術者也”。顯然，他是主張會通洛、蜀的理學家。真德秀以爲他持此論，是從大局出發，“蓋將協和朝廷，調一議論，培宗社之脉，厚薦紳之

① 《宋史翼》卷二二引《資陽縣志》。
② 《真文忠公文集》卷四三。

風"①。因此，劉光祖是一位有遠見的政治家，他正色立朝，摧奸擊强，不少顧避，當時有"鐵面御史"之號。

劉光祖也長於詩文，著述豐富。曹彦約《後溪先生劉閣學挽章三首》有句道："筆健心猶壯，名高晚更穹。"② 真氏《墓誌銘》曰："公於文章，不事雕繢，而渾厚正大之氣，實似其爲人。詩尤清婉，南軒先生張公栻一見所賦，大奇之。有《後溪集》百餘卷。在襄有《峴山集》，潼曰《鶴林集》，果曰《金泉集》，眉曰《眉山集》，合若干卷。《諸經講義》若干卷。"各集皆久佚，今存詩十來首及遺文數十篇。清劉毓盤《輯校鶴林詞跋》道："（趙）汝愚稱其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爲名言。詩不多作，有《鶴林寺》詩曰：'竹院逢僧話，山門掃地迎。英雄猶有迹，般若太無情。玉樹春陰密，琅玕晚暑清。半年來往屢，祇合送行旌。'"遺文大多爲奏疏，行文質樸明白，如《論朋黨疏》，《（康熙）御制文第三集》卷四三評道："文有以質直爲貴者，此類是也。"

劉光祖善詞，今存輯本《鶴林詞》，將在下章叙述。

**牟子才**　牟子才（？—1265），字存叟，井研（今屬四川）人。學於魏了翁，又從朱熹門人李方子游。舉嘉定十六年（1223）進士，調嘉定府洪雅縣尉，監成都府榷茶司賣引所，辟總領四川財賦所幹辦公事。李心傳被詔在成都修《四朝會要》，辟子才兼檢閲文字。心傳修《中興四朝國史》，又請子才相助，

① 真德秀《劉閣學墓誌銘》。
② 《昌谷集》卷一。

擢史館檢閱。通判吉州、衢州。入爲國子監主簿兼史館校勘，權工部侍郎。丁大全、董宋臣劾奏，降兩官。及二人敗，進子才寶章閣待制、知温州。度宗即位，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卒，謚清忠。《宋史》卷四一一有傳。

牟子才立朝廉正不阿，有史才，能文。據《宋史》、《南宋書》本傳，他有《存齋集》十卷、内制、外制、《四朝史稿》、奏議、經筵講義等多種，皆已佚。現僅有遺詩文傳世。權奸丁大全、董宋臣最痛恨的，是子才《脱靴》、《返棹》兩圖讚，丁、董曾以此劾奏，致子才降官，故兩圖讚也最有名。《齊東野語》卷一〇載："牟存叟端明守當塗日，郡圃有脱靴亭，以謫仙采石得名，存叟繪以爲圖。又以山谷崇寧初守當塗，方九日而罷，蓋坐嘗作《荆州承天院塔記》，轉運判官陳舉承執政趙挺之風旨，摘其間數語以爲幸灾謗國，除名謫宜州，遂作《返棹》一圖以爲對。各繫以讚，未幾流傳中都。時相丁大全、内侍董宋臣聞而惡之，遂捃摭其在都日饋遺過客錢酒等物，並指爲贓，下所居郡，監逮甚嚴。自此朝紳結舌，馴致開慶之禍焉。二讚削稿久矣，余偶得之。《脱靴》云：'錦袍兮烏幘，神清兮氣逸。凌轢兮萬象，麾斥兮八極。我思古人，伊李太白，孰爲使之朝禁林而暮采石也？其天寶之嬖倖歟？疏摘詞章，浸潤宫掖。吾觀《脱靴》之圖，未嘗不嫉小人之情狀，而傷君子之疏直。惟公之高躅兮，霍神龍之不可以羈紲。矧富貴如敝屣兮，其得失又何所欣戚也。'《返棹》云：'幅巾兮野服，貌腴兮神肅。孤騫兮風雅，唾視兮爵禄。我思古人，伊黄山谷，曷爲使之六年棘道而九日姑孰也？其符、紹之朋黨歟？組織寺記，指摘實録。吾觀《返棹》之圖，未

嘗不感君子之流落，而痛小人之報復。惟公之高風兮，渺驚鴻之不可以信宿。矧吾道猶虛舟兮，其去來又何所榮辱也。'予嘗謂山谷初以言語掇禍，公又以山谷得罪，是殆有數。然清名照映於二百年間，士之生世，亦何憚而不爲君子哉！"

《齊東野語》卷一五又記子才詩一首，曰："先世舊藏吴興張氏《十詠圖》一卷，乃張子野圖其父維平生詩，有十首也。其一《太守馬太卿會六老於南園》云……南園故址在今南門内，牟存叟端平所居是也。其地尚爲張氏物，先君爲經營得之，存叟大喜，亦嘗賦五絶句，其一云：'買家喜傍水晶宫，正是南園故址中。我欲築堂名六老，追還慶曆太平風。'蓋紀實也。"是詩不止紀實，末句欲"追還"慶曆時的"太平"之風，又深寓了對時局的不滿。

牟子才現存文章頗夥，《宋代蜀文輯存》輯爲六卷（卷八六至九一），絶大多數是奏札，行文流暢而有氣勢，引古論今，議論風生。其中理宗時所上《論君子小人聚散札子》，原載《諸臣奏議》卷一五八，《（康熙）御制文第三集》卷四三評曰："一氣流注，而中間頓挫綰結，篇法井然。"這其實可概牟子才的所有奏札。奏札之外，從宋人所編《翰苑新書》中輯得"啓"若干通，有的寫得甚有文采。如：

> 某家三山之陰，凝睇吴天，名勝如林，脩札罕遇。往歲别太白東游，九畹芷蘭，有香滿國，蓋嘗斂衽起敬而佇立，祇伏以拜下風，幾若造物者之靳靳。山見泰華，水見黄河，而猶以為未見君子，不幾曠半生乎？

“山見泰華”以下數語，乃化用蘇轍《上樞密韓太尉（琦）書》。

**度　正**　度正，字周卿，合州（今重慶合川）人。紹熙元年（1190）進士，歷官爲國子監丞。遷軍器少監，進太常少卿。遷權禮部侍郎兼侍右郎官，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遷禮部侍郎，轉一官，守禮部侍郎致仕。卒。所著有《性善堂文集》。《宋史》卷四二二有傳。

寶慶改元（1225），曹彦約作《跋性善堂後集》，稱“今觀《性善堂後集》”云云①，似乎其集又分前、後。《讀書附志》卷下著録《性善堂稾》十五卷，謂“曹文簡公彦約爲之序”。則似乎十五卷本，即曹氏所説《後集》。原本明初尚存，《文淵閣書目》卷九著録“度周卿《性善堂稾》一部五册，全”。後散佚，今傳乃永樂大典本，《四庫提要》曰：“《宋史》正本傳載正有《性善堂集》，而不載卷數。趙希弁《讀書附志》始列其目，凡十五卷，曹彦約爲之序。自明以來，世久失傳。今從《永樂大典》中採撮裒次，以類排纂，仍析爲十五卷，以還其舊。”

度正少登朱熹之門，終身恪守師説，在講學家之中，較能爲文。曹彦約《跋性善堂後集》曰：

> 論交於度周卿者十年，識其為人矣。守師道如守孤城，持正論如持槃水，蓋嘗為識者言之。其為文操縱卷舒，真得巨儒心法，非拘拘泛泛襲紙上已成之説、架屋於屋下者。今觀《性善堂後集》，則其平日所作固已磊落於歌行，而諄復

① 《昌谷集》卷一七。

於書序記跋，反覆於宏議，而微妙於至理，以為未足，悦晦庵先生之道，南學於考亭。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不是過也。

吴泳《度正授試禮部侍郎兼侍讀制》評其人道："衣深帶博，蔚有大儒之風；詞贍理精，真得講官之體。"①《四庫提要》曰：

（度）正游於朱子之門，文章質實，大都原本經濟，不為流連光景之語。其條奏便民諸疏，不下萬餘言，指陳利弊，明晰剴切，亦可謂留心世務，不徒為性命空談。詩品雖不甚高，而詞意暢達，頗與朱子格律相近。觀其《書易學啓蒙後》、《書晦庵所釋西銘後》、《跋申請釋奠禮》諸篇，悉於師説篤信不疑，宜其一步一趨矣。

度正的詩，不可謂高明。如《題錦屏山》，可算他較出色的作品了：

積翠浮空老不枯，英靈今此定何如？萬章松柏遷蒙密，千載風雲頗闊疏。一氣周流無間斷，四時變化有盈虚。憑高極目懷嵩華，此憤何時可一攄②？

錦屏山在閬州（今閬中市）城南。詩中稱"英靈"，據末兩句，

① 《鵌林集》卷七。
② 《性善堂稿》卷四。

蓋爲悼念抵抗蒙古兵進犯閬州時死難的義士而作，故“憑高”聯想起河南、陝西（“嵩華”）一帶的淪陷地。但詩句生硬，間雜義理，意思也並不“暢達”，似非詩人語。

度正值得稱道的是文章。如上引《提要》所説，他長於議論文，明晰剴切，不爲空談；然而他的散文並非全都質實無文，像“記”類，有的也不乏文彩。例如《仁智堂記》，首段寫仁智堂的位置及來歷：

> 由錦官北過新都，少折向東，是為金堂。金堂始有山。山行數里，山愈高，地愈峻。又東至石城，紫雲之峰拔出天際，蔚然為蜀山之秀。金雁之江既入於峽，束於兩山之間而不得肆，山之石又從而阨之，則雷怒霆擊，若不可犯。夏秋水潦泛溢，汹湧湍悍，觀者為之股慄。由石城以東，山之高者逶迤曲折，舒徐而下；水之激者亦復悠游平易，安行於地中。又東至郡城之東，逶迤曲折者化而為坡阜，優游平易者潴而為湖。湖之廣數百畝，霜降水落，則其光可鑒，有鳧雁千百，日游其中，而坡阜之間松柏蕭疏，神祠佛宫，麥畦菜圃，間見錯出，明爽如畫。前人於城堞之上作堂以領之，名曰“仁智”①。

像筆法細膩的畫師，繪製了一幅金堂的全景圖，山山水水，宛然在目，豈木訥無文者可道？不過，作者是理學家，受重“道”輕

① 《性善堂稿》卷一一。

文的影響，“質實”是他大多數文章的特點。

**陽　枋**　陽枋（1187—1267），原名昌朝，字正父，又字宗驥，號字溪，合州巴川縣（今重慶銅梁）人。早年從度正等游，學者稱大陽先生。淳祐四年（1244）賜同進士出身。五年，年已五十九，攝大寧秋官。改從政郎，爲紹慶教官。卒，年八十一。事迹詳陽少箕、陽炎卯《字溪先生陽公紀年録》，又陽炎卯《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陽公行狀》①。

據《行狀》，陽枋所著“有詩辭一卷，講義一卷，《圖像問答》、語録一卷，《書説》、《中庸説》、《辨惑》、《正言》、記序、題跋、《家訓》各一卷，《易正説》二卷，《本草集方》一卷，藏於家”。後來傳本有《字溪陽先生文集》，不詳刊於何時，明末《内閣藏書目録》卷三著録爲“八册，……凡十卷”。原本後來散佚，今傳乃永樂大典本，《四庫提要》曰：“《字溪集》十一卷附録一卷。……久無傳本，今檢勘《永樂大典》所載，裒而集之，附以其子所作年譜、行狀，仍析爲十二卷，適符原目之數。雖已經割裂，未必無所殘闕，然所佚似亦無多矣。”

作爲理學家，陽枋分析問題透闢，文字樸實，正如《提要》所説：“枋嘗從朱子門人度正、蔓淵游，故集中與人往復書簡，大都講學之語，所言皆明白篤實，不涉玄虚。”但在詩歌方面，陽枋的創作水平却比度正要高得多。現存《字溪集》編詩爲兩卷（卷一〇、一一），其中有不少佳篇。陽枋較好的詩，不是集中所收讀《易》、壽詩、挽詩之類，而是寫景抒情的篇章。如《和趙

① 《字溪集》卷一二附。

景賢使君入昌溪即事》（原注：樂灘泉，東平巴峽）：

東出峽如筒，北行溪似綫。晨發怯春寒，午炊喜破晛。灘高石嶔崎，浪急珠璣濺。平生憂患心，對此倍兢戰。棹夫捷如風，舞篙接飛縴。昔觀武陵圖，今見武陵面。巖叢放斧斤，掛壁發葱蒨。半天矗亂峰，横煙鎖寒練。猿鳥生意深，詩筆寫豪健。先生巖壑姿，對此聊自厭。險極復推奇，一覽嗟未遍。老眼仰貪看，花生渾欲焰。人喚不回頭，决眥强自勉。造化藏秘奇，人生能幾見。夙昔困塵埃，比來得清玩。異境延高吟，勝覽愜幽念。直疑紫霧深，秘隱豐城劍。便欲於此中，遯世真無悶。朝餐色氣鬯，暮游光瀲灩。還恐名利牽，回首成健羨①。

按《紀年録》："淳祐五年乙巳（1245），公年五十九，制閫檄公攝大寧秋官。……是歲，著《本草集方》成，有《昌溪即事》等詩。"大寧即大寧監，治今巫溪縣，昌溪即在其地。巴峽一帶雄奇壯麗的山水風光，在詩人筆下展現出一幅動態的畫卷。又如五言律《過下沱》：

迤衍魚鹽地，清明花柳天。江平拖露縠，山遠帶霜鉛。景好輒作畫，心閑連得篇。泛舟隨暮靄，明月冷浮川②。

① 《字溪集》卷一〇。
② 《字溪集》卷一〇。

當詩人置身大自然時，似乎超越了形而上的理學桎梏，很有些詩人的氣質。像“江平拖露穀”這類佳句，豈非妙手偶得？再讀《池口下小港遇大風》三首其二：

> 詩翁下語寫心聲，説破雲濤阻客行。得意快吟三兩句，放懷休數八千程。時因極凍方回暖，水若無風還自平。一點陽和消息好，江邊柳眼又眠驚[①]。

可以這樣説：假如陽枋不醉心於理學，他可能成就爲一位出色的詩人。

## 六、井研、丹稜二李氏

南宋四川的史學特别發達，産生了不少史學家，其中井研、丹稜二李氏，乃著名的史學世家。井研李氏，指李舜臣諸子李心傳、道傳、性傳；丹稜李氏，則指丹稜李燾及其諸子李壁、李墫也。兩家除史學外，或擅文章，或習道學，各有所成就。李燾、李舜臣已見前章，這裏略述其諸子。

### 1．井研李氏

① 《字溪集》卷一一。

李舜臣子心傳、道傳、性傳，與其父合稱“井研四李”，一家父子兄弟相師友，舊時井研縣建有四李祠。舜臣重理學，心傳是史學家，同時重視文學，曾有文集百卷之多；而道傳、性傳，則純是理學家。

**李心傳**　李心傳（1167—1244），字微之，號秀巖。慶元元年（1195）薦於鄉，既下第，即絶意仕進，閉户著書。晚因崔與之、魏了翁等二十三人之薦，召至闕下，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1236）成書。召赴闕，爲工部侍郎。淳祐三年（1243）致仕，卒，年七十八。《宋史》卷四三八有傳，並謂其“有史才，通故實”。所著極富，計有《建炎以來繫年要録》二百卷、《易學編》五卷、《誦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辨》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聞證誤》十五卷、《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録》五卷、《西陲泰定録》九十卷、《辨南遷録》一卷，以及詩文一百卷。《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舊聞證誤》等書今均傳世，在宋人諸野史中，最爲重要。惜文集百卷散佚，現存遺文不多。

2. **丹稜李氏**

《宋史·李燾傳》曰：“子垕、堲、塾、壁、墇。垕著作郎，堲夔州路提點刑獄，壁、墇皆執政。”又《宋史翼》卷二五《李墇傳》：“（李）燾以史學傳家，七子俱有文名，而壁與墇最達。”丹稜李氏與井研李氏一樣，都以史學名世，但相對而言，李燾父

子同時更重視文學，受道學影響小一些，故程珌《祭李端明（壁）文》道："伯仲律吕，海内號爲文章家，而又悉以功業顯。"① 在他們兄弟之中，壁、臯二人不僅官達名顯，文學成就也最高。

**李　壁**　李壁（1159—1222），字季章，以父任授官，累仕至通判永康軍。以詞賦冠類省，賜第於廷，除將作監簿。命召試館職，除正字。除著作佐郎兼權刑部郎官，請外，知閬州、漢州，提點夔路刑獄。召對，除秘書少監，權中書舍人，以家諱改直舍人，遷宗正少卿。權兵部侍郎，俄改權禮侍兼内制。兼樞密副都承旨。權禮部尚書，參知政事。韓侂胄誅，兼同知樞密院事。以殿中侍御史彈奏，降二秩居撫州，又削秩罷職。後復官，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嘉定十五年卒，年六十四。事迹詳真德秀《故資政殿學士李公神道碑》②，《宋史》卷三九八有傳。真氏《神道碑》評論道：

> 惟眉山自蘇氏父子以文章冠宇内，而潁濱遂踐政席，為元祐名輔臣。甫若干年，而文簡公（李燾）出，以海含山負之學，松勁玉剛之節，標式當代。公之兄弟，皆世其學，文采議論，震耀一時。公亦與聞國政，人謂有光蘇氏。……平生嗜學如饑渴，羣經百氏，搜討弗遺。於本朝故實，尤所綜練，國有疑義，旁摭廣引，如指諸掌。其為文本於至理，而

① 《浒水集》卷一二。
② 《真文忠公集》卷四一。

達之實用，浮淫傀麗之作，未嘗輒措一詞。少而好詩，晚謫臨川，箋《王文公詩》為五十卷，至《懷清臺》、《明妃曲》等篇，則顯譏之不置也。其所自作，知詩者謂不減文公。

《神道碑》猶記其著述，謂“有《雁湖集》一百卷、《内外制》二十卷、《臨汝閑書》百五十卷、《援毫》八十卷、《涓塵録》三卷、《中興戰功》三卷。初，趙忠定鎮蜀，輯《國朝奏議》爲若干卷，公與討論。晚又編《中興奏議》若干卷”。惜大多失傳，今僅存《中興戰功録》一卷及《王荆文公詩注》。

從現存魏了翁、程公許的集子中可以知道，李壁與魏、程唱和甚密。在“四靈”詩風流行的時代，李壁詩頗能自立，而可矯世之弊，故魏了翁在唱和詩中屢尊稱之爲“詩翁”。《荆溪林下偶談》卷四曰：“水心（葉適）稱當時詩人可以獨步者，李季章、趙蹈中（汝讜）耳。近時學者歆艷四靈，剽竊模仿，愈陋愈下，可歎也哉。”劉克莊《後村詩話》續集卷四摘《雁湖集》中警句並評道：

李雁湖詩，程滄洲（公許）守宜春，刊於郡齋。余不及識公……晚得宜春本，摘其警句一二於此：《紅梅》云：“晚覺鄭公殊嫵媚，生憎夷甫太鮮明。”《送楊子直知吉州》云：“憂時鐵石孤忠在，閱世風花老眼空。”《酬景建》云：“新有千絲明曉鏡，舊無一畫讚宵衣。閑吟此外惟須飲，老覺人間萬事非。”又云：“向來交態雲翻手，静裏無言石點頭。”雁湖注半山詩，甚精確，其絶句有絶似半山者，已採入詩選

矣。如“平生閱世朦朧眼，偏向白鷗飛處明”，如“鴉健觸翻紅蔽蔽，鷗閑占斷碧粼粼”，皆可諷詠。如金谷友、玉川奴，鶴鶉賦、蛺蝶圖，雙蓬鬢、寸草心，鶴友、雁奴，鵬客、蟹奴，皆的對。

除後村所引諸詩外，如《宋詩紀事》卷五六所輯《玉堂留題》、《青雲亭》等絶句，也都清新可誦。《玉堂留題》道：

雲影沈沈玉一方，倚闌人意似濂梁。獨憐雪裏山茶樹，也向春風伴海棠。

《青雲亭》道：

平林野水帶孤城，倦客登臨太瘦生。過眼千花競紅紫，可憐霜鬢轉分明。

李壁的散文，雖現存尚有數十篇，然多爲應用文，但如《祭季修九兄文》等①，文勢跌宕，且寫得很有感情，信爲文章大手筆。

**李　壁**　李壁（1161—1238），字季允，學者稱悦齋先生。從張栻游，求道甚銳。紹熙元年（1190）進士，召試爲館職。累官至知潼川府，改知常德府。又改知夔州，時與士子講學，夔人

① 《祭季修九兄文》載《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一，參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五。

愛之。内召，累遷爲禮部侍郎。出爲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與諸司争曲直，不相能，請罷，詔知遂寧府。在金兵侵蜀、原四川制置使桂如淵逃遁的危急關頭，被任命爲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以禮部尚書召還。累遷資政殿學士、知眉州，卒，謚文肅。所著《李文肅集》已佚，今僅存零篇，惟《皇宋十朝綱要》二十五卷尚傳世。《宋史翼》卷二五有傳。

李臯史學之外，也長於文學，詩尤傑出。魏了翁《答遂寧李侍郎（臯）書》評之曰："詩思平澹而致密，記體詳縝而粹明，此非沉浸演迤、流於既溢，不及此，歎昧不能置。"① 如《離巫山晚泊棹石灘下》：

> 黄昏風雨阻江濱，翠綰羣峰暮色匀。一夜子規啼到曉，孤舟愁殺未歸人②。

大江暮景及夜間所聞，與被阻江濱未歸之"愁"，渾然於一體。又如《上巳從史巫山祓飲江皋》第二首道：

> 風沙一夕卷冥冥，曉色曈曚上翠屏。薄宦驅人成老大，佳時得酒慰飄零。紅餘晚樹迷幽谷，緑漲晴波失遠汀。却是崇山兼峻嶺，看來渾不減蘭亭。

①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② 見《宋詩紀事》卷五八。下一首同。

情景交融，到末句纔點明主題，新穎而高雅。兩詩可能都作於知夔州時。其詩風，魏了翁所謂“平澹而致密”，蓋得其實。

《荆溪林下偶談》卷四曰：“悦齋李季允和王仲宣《登樓賦》，不特語言工，其愛君戀國，感事憂時，忠操過仲宣矣。”是賦今佚。李辠遺文傳世不多，如《雲安橘官堂記》，批評了那些在雲安做官“而皆有佗傺不自聊之心，往往愁居滯處數日而覬去”的人，其中“登堂而望”一段，寫雲安（今重慶雲陽）山河之壯麗，筆勢峻偉：

> 嘗試與子建登斯堂而望，見夫崇山複嶺之相繆，豪湍迅洑之相厄，危汶復屋上下而層出，來檣去楫倏馳而交逝，嘉樹挺而奇石峙，雲煙蔽虧，昏旦晦明，其變無窮，其樂亦無涯也。間而歌屈平之頌，所謂離世獨立、横而不流者，於以思昔人，意之所存，豈不遠乎！凡所以寓賞心而適曠懷，雖通國大都、瑰壯絶特之觀，亡以易之，又豈止寄身於巴峽也耶①？

① 《全蜀藝文志》卷三四。

# 第九章
# 走向衰微：南宋巴蜀詞

詞這種文學形式，經過北宋以來不斷的發展、改造，尤其是蘇軾在題材、意境方面的拓展，使之成爲文人手中無所不能的工具，詞風於是發生了重大變化，王灼有“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之論。到南宋，嚴重的民族危機，高漲的愛國熱情，必然影響到歌詞創作，加上詞的長短不齊的句式，極便於表達熾烈的感情，它於是成爲作家們呼喚抗敵和恢復的嘹亮的戰鬬號角，同時也使詞從題材、内容到風格諸方面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感懷時事，抒發抗金（以及南宋末的抗蒙古軍）的豪情壯志，成爲詞的中心主題。這類詞，文學史稱爲“愛國詞”，又稱其作家羣爲“愛國詞派”。“愛國詞派”在藝術上受東坡詞的影響極大，其代表作家辛棄疾，即有蘇軾豪放的特點，故文學史上有“蘇辛”之稱。與此同時，詞也愈益典雅化，由里巷歌兒之口走上文人書案，逐漸脱離音樂，最終抵擋不住北曲的强烈衝擊，而與南宋王朝一起走向衰微。

詞壇的總趨勢也影響到巴蜀作家。在他們的創作中，同樣有“愛國詞”。不過巴蜀作家似乎更多地用詩表達愛國思想。另外，

這時期蜀人中專業詞作家很少，比起生活在東南一帶的詞家來，他們留下來的“愛國詞”數量要少得多，以至“愛國詞派”中幾乎没有蜀人，而惟一專工詞的程垓，又没有“愛國詞”。另一方面，蜀詞似乎更趨形式化，像作詞較多的魏了翁，所作多壽詞，成爲詞體衰落的標志。總之，在南宋，東坡詞的影響進一步擴大，而蜀中却未能再産生大詞家。固然，蜀中不可謂無詞人，不可謂無佳作，但總體説來也不可謂出類拔萃，蜀詞實際上已失去繼續領導詞風的能力。這是南宋巴蜀詞的特點。

爲叙述方便，我們以開禧北伐失敗爲斷，將南宋巴蜀詞分爲南宋前期（1127—1207）、南宋後期（1208—1279）兩段。由宋末入元的遺民詞，留待下章叙述。

## 一、南宋前期巴蜀詞

南宋前期是大量産生“愛國詞”的時代，而蜀詞的這類作品似乎不多（不是没有），至少從現存詞篇看是如此。倒是陸游在蜀中的詞作，令人耳目一新。此外，黄大輿的《羣賢梅苑》，推動了詞總集的編纂，而王灼的《碧鷄漫志》，則對詞學的理論研究産生了重大影響。

### 1. 黄大輿《羣賢梅苑》

黄大輿，字載萬，自署岷山耦耕，蓋今川西一帶人。活動於

兩宋之交。所編《羣賢梅苑》，今存汲古閣影宋本。《羣賢梅苑》凡十卷，黄氏自序道：

> 己酉（建炎三年，1129）之冬，予抱疾山陽，三徑掃迹。所居齋前，更植梅一株，晦朔未逾，略已粲然。於是録唐以來詞人才士之作，以為齋居之玩。目之曰《梅苑》者，詩人之義，託物取興，屈原製《騷》，盛列芳草，今之所録，蓋同一揆。聊書卷目，以貽好事云。岷山耦耕黄大輿載萬序。

自《花間集》之後，這是蜀人所編又一較重要的詞總集，祇是它是專題總集。許多不大知名的詞作者所作的梅花詞，賴此集得以保存並流傳。《四庫提要》曰：

> 王灼稱大輿歌詞與唐名輩相角，其樂府號《廣變風》，有賦梅花數曲，亦自奇特。然樂府今不傳，惟此集僅存，所録皆詠梅之詞，起於唐代，止於南北宋間。……昔屈原遍陳香草，獨不及梅。六代及唐，篇什亦寥寥可數。自宋人始重此花，人人吟詠。方回撰《瀛奎律髓》，於"著題"之外，别出"梅花"一類，不使溷於羣芳。大輿此集，亦是志也。雖一題裒至數百闋，或不免於窠臼相因，而刻畫形容，亦往往各出新意，固倚聲者之所採擇也。集中兼採臘梅，蓋二花别種同時，義可附見；至九卷兼及楊梅，則務博之失，不自知其汜濫也。

唐圭璋謂《梅苑》收詞共五百餘首，“今尚傳四百餘首，其中以蜀人爲多”①。

黄大輿本人又是一位優秀的詞作家，著有詞集《樂府廣變風》，已佚。《碧鷄漫志》卷二曰：

> 吾友黄載萬歌詞，號《樂府廣變風》。學富才贍，意深思遠，直與唐名輩相角逐，又輔以高明之韻，未易求也。吾每對之歎息，誦東坡先生語曰：“彼嘗從事於此，然後知其難，不知者以為苟然而已。”夏幾道序之曰：“惜乎語妙而多傷，思窮而氣不舒，賦才如此，反嗇其壽，無乃情文之兆歟。……《樂府廣變風》有賦梅花數曲，亦自奇特。”

據所引夏氏序，蓋其詞語言精妙，多感傷之思，而人亦不壽。惜是集久佚，不然，宋代詞壇將多一名家，不止有光於蜀人也。散亡之餘，現僅存零句及一首完整的詞。《碧鷄漫志》卷二曰：

> 黄載萬亦有《更漏子》曲云：“憐宋玉，許王昌。東西鄰短墻。”予每戲謂人曰：“載萬似曾經界兩家來。”蓋宋玉《好色賦》，稱東鄰之子，即宋玉為西鄰也。東家王（昌），即東鄰也。載萬用事如此之工。

又卷四載其《虞美人》一闋，謂是追和他人之作——有人據曾子

① 《唐宋兩代蜀詞》。

宣（開）夫人魏氏《虞美人草行》詩（三軍散盡旌旗倒），更作爲《虞美人》詞（帳前草草軍情變），黄大輿即和其詞。王灼謂所和能“壓倒前輩”。詞道：

> 世間離恨何時了，不為英雄少。楚歌聲起霸圖休，玉帳佳人血淚、滿東流。　葛荒葵老蕪城暮，玉貌知何處。至今芳草解婆娑，祇有當時魂魄、未消磨。

此詞寫離恨，確乎是“語妙而多傷”。

### 2. 王灼《碧鷄漫志》及其詞作

遂寧人王灼[①]，除詩文創作外，以詞話《碧鷄漫志》見稱於世。《漫志》較完整的理論體系，獨到的見解，在現存宋人詞話中，可謂無與倫比。這是蜀人對詞學的又一大貢獻。

《碧鷄漫志》，以寫作於成都的碧鷄坊而得名，自序道：

> 乙丑（紹興十五年，1145）冬，予客寄成都之碧鷄坊妙勝院，自夏涉秋，與王和先、張齊望所居甚近，皆有聲妓，日置酒相樂，予亦往來兩家不厭也。嘗作詩云：“王家二瓊芙蕖妖，張家阿倩海棠魄。露香亭前占秋光，紅雲島邊弄春色。滿城錢痴買娉婷，風捲畫樓絲竹聲。誰似兩家喜看客，新翻歌舞勸飛觥。君不見東州鈍漢髮半縞，日日醉踏碧雞三

① 王灼生平及文集，見本書第六章。

井道。”予每飲歸，不敢徑卧，客舍無與語，因旁緣是日歌曲，出所聞見，仍考歷世習俗，追思平時論説，信筆以記，積百十紙，混羣書中，不自收拾。今秋閉篋偶得之，殘脱逸散，僅存十七，因次比增廣成五卷，目曰《碧雞漫志》。顧將老矣，方悔少年之非，游心淡泊，成此亦安用，但一時醉墨，未忍焚棄耳。己巳（紹興十九年，1149）三月既望，覃思齋序。

是書後世流傳，或作五卷，與原編本同；或作一卷，一卷本原附於文集之後（見《讀書附志》）。

《碧鷄漫志》五卷之中，按内容可分三大部分，即歌詞源流考、宋詞評議、詞調考。除對詞的源流考察和理論評述外，《漫志》又記載了許多詞壇佳話逸事，使它没有超越詞話的性質。《歲寒居詞話·碧鷄漫志》曰：“《碧鷄漫志》，宋王灼撰。是編上自古初，至唐、宋聲韻遞變之由，次列《凉州》、《伊州》、《霓裳羽衣曲》、《甘州》、《渭州》、《六么》、《西湖》、《楊柳枝》、《喝泮子》、《蘭陵王》、《虞美人》、《安公子》、《水調歌》、《萬歲樂》、《河滿子》二十八調[①]，一一溯其緣起沿革。《三百篇》餘音，變爲樂府歌辭，及唐中晚，詞亦萌芽，而歌詩之法絶，詞乃大盛，然猶播爲管弦。灼乃核其名義，正其宫調，以著倚聲之所自始。迨金院本既出，歌詞之法亦亡，明以來遂變爲文章之事，而非律吕之事矣。”

① 按：王灼所考凡二十九調。

《碧鷄漫志》的理論貢獻，首先是探索了詞的起源與發展歷程，由“歌曲所起”、“歌詞之變”直到“晉以來歌曲”、“唐絶句定爲歌曲”，探索了我國古代音樂文學由古歌、古樂府、唐聲詩直到詞的發展衍變歷程。他説：“古歌變爲古樂府，古樂府變爲今曲子，其本一也。”然而“今曲子”（也就是詞）又與古歌、古樂府有重要區别。古代音樂文學是“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歌”，可以説是音樂文學創作的不自覺階段；而“今曲子”則是“先定音節，乃製詞從之”，也就是先有聲律，然後再填寫歌詞，故“音節皆有轄束，而一字一拍，不敢輒增損”。這就使歌詞創作到了自覺入樂的階段。王灼的見解無疑是卓越的，對音樂文學史研究有重要參考價值。

第二，王灼肯定了蘇軾詞的創造性價值。《漫志》卷二評議唐末五代及有宋“各家詞短長”，批評了當時詞壇盛行的軟媚俗下的婉約詞風。在“《樂章集》淺近卑俗”一節中，他對柳永詞進行了嚴厲批評：

> 柳耆卿《樂章集》，世多愛賞該洽，序事閑暇，有首有尾，亦間出佳語，又能擇聲律諧美者用之。惟是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予嘗以比都下富兒，雖脱村野，而聲態可憎。……或謂（賀鑄、周邦彦）深勁乏味，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今必以“斜陽芳草”、“淡煙細雨”繩墨後來作者，愚甚矣。故曰：不知書者，尤好耆卿。

於是，王灼以破舊立新的眼光，高度讚揚了東坡樂府，以爲“東坡指出向上一路”：

> 長短句雖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與真情衰矣。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者卿，則學曹元寵，雖可笑，亦毋用笑也。

蘇軾反傳統的歌詞創作和王灼有破有立的詞學理論，改變了詞家的價值取向。從此，詞這種文學形式從花下尊前低斟淺唱中解放了出來，東坡豪放詞影響了整個南宋。尤其是愛國詞派，又尤其是愛國詞派的傑出代表作家辛棄疾，都沿着“向上”之路前進，使詞成爲在嚴重的民族危機中的戰鬬號角。

第三，《碧鷄漫志》卷三至卷五考查了二十九調的緣起。《四庫提要》曰：“是編評述曲調源流。……灼作是編就其傳授分明可以考見者，核其名義，正其宫調，以著倚聲所自始，其餘晚出雜曲，則不暇一一詳也。”這對詞學研究，無疑有重要參考價值。

當然，由於時代的局限，《漫志》也不是没有缺點，如柳永詞，他的評價未免過低。尤其是對李清照詞，他的認識就更加偏頗。他雖也承認清照“才力華贍，逼近前輩，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婦人，當推詞采第一”；但又以爲“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縉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忌也”。這種見解固然不足取。

除《碧鷄漫志》外，王灼本人也善詞。據《讀書附志》，其

《頤堂先生文集》五十九卷之後，原附刻有《碧鷄漫志》一卷、長短句一卷。今存最早爲明寫本，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録》卷一九著録天一閣佚出本《頤堂詞》一卷，“明藍格寫本，十一行二十二字。題‘《頤堂詞》見此者六十五解，今取其尤，得以上二十一解’”。現存祇此二十一首，還有三分之二未録的詞篇則已散佚。

王灼詞現知作年的，祇有《減字木蘭花》（飛霞半縷）一闋，題“政和癸丑”。按：徽宗政和無“癸丑”，“癸丑”疑是“癸巳”（三年，1113）之訛。現存王詞内容不離送人、次韻及感懷，“靖康之亂”這樣的大事變在他的詞中似乎没有反映，疑多作於北宋末；若非是，則此類詞或被選抄者摒棄。後者可能性較大。王灼的生平事迹現知道的很少，舊説他紹興中嘗爲幕官，像《南歌子·早春感懷》，大約作於南宋初，既“無人嘯”、也無所謂“嬌”的“江南煙水”，令他斷腸銷魂，蓋有所寄託：

> 命嘯無人嘯，含嬌何處嬌。江南煙水太迢迢。璧月瓊枝空想、夜和朝。　目斷腸隨斷，魂銷骨更銷。瑣窗風雨不相饒。猶似西湖一枕、聽寒潮。

又如《好事近》一闋，可看出王灼善於抒情：

> 小研碧霞箋，不見近來消息。玉骨瘦無一把，又不成空憶。　爐熏歇盡燭花殘，佳夢了難得。二十五聲秋點，最知人端的。

唐圭璋《唐宋兩代蜀詞》舉《水調歌頭》，以爲該詞是“送客登妙高臺之作，豪情可思”。詞曰：

長江飛鳥外，明月衆星中。今來古往如此，人事幾秋風。又對團團紅樹，獨跨蹇驢歸去，山水澹丰容。遠色動愁思，不見兩詩翁。　酒如潮，談如綺，氣如虹。當時痛飲狂醉，祇許賞心同。響絶光沈休問，俯仰之間陳迹，我亦老飄蓬。望久碧雲晚，一雁度寒空。

### 3. 南宋前期蜀詞作家羣

南宋前期的巴蜀詞人，没有一個完整的詞集流傳下來，這是很遺憾的（上述王灼的詞集被明人選録，已失其舊貌）。因此，此時期的現存蜀人詞作，或載於總集及其他書籍，或附見於詩文集，數量都不多，祇能略論其大概而已。

**王　賞**　王賞，字望之，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史學家王稱之父。徽宗崇寧二年（1103）進士，累官至禮部侍郎兼直學士。忤秦檜，出知利州。紹興二十年（1150）爲左中奉大夫、充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卒。賞爲文師蘇軾，著有《玉臺集》四十卷，久佚。又能詞，《全宋詞》據《梅苑》録其《眼兒媚》一首，頗佳：

凌寒低壓出墻枝，孤瘦雪霜姿。歲華已晚，暗香幽艷，自與時違。　化工放出江頭路，沙水冷相宜。東風自此，别開紅紫，是處芳菲。

**韓　駒**[①]　韓駒，字子蒼，仁壽人，南宋初江西派詩人。江西派詩人許多都同時是詞作家。《碧鷄漫志》卷二曰："陳去非、徐師川、吕居仁、韓子蒼、朱希真、陳子高、洪覺範〔詞〕，佳處亦各如其詩。"王灼既評韓詞，蓋當日作品頗富，散佚之餘，今傳可靠的祇有一首，即著名的《念奴嬌·月》。楊慎《詞品》卷三曰："其中秋《念奴嬌》'海天向晚'一首，亞於東坡之作。"原詞道：

> 海天向晚，漸霞收餘綺，波澄微緑。木落山高真個是，一雨秋容新沐。喚起嫦娥，撩雲撥霧，駕此一輪玉。桂華疏淡，廣寒誰伴幽獨。　不見弄玉吹簫，尊前空對此，清光堪掬。霧鬢風鬟何處問，雲雨巫山六六。珠斗斕斑，銀河清浅，影轉西樓曲。此情誰會，倚風三弄横竹[②]。

《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憨静。"又謂"類山谷矣"。"珠斗"三句，沈氏又評曰："轉寫秋光，人不會得。"黄氏《蓼園詞評》則着重發掘景中所寄寓的"情"，試圖更深層次地論其思想内涵：

> 按此詞總是憂君憂國之念，觸題而發耳。題是詠月，開首從秋字寫起，漸入到月。因就月説到姮娥之幽獨，即是蘇

① 韓駒生平及詩集，見本書第六章。
② 《草堂詩餘》後集卷上。

東坡“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之意。借以比君勢之孤也。次闋，就望月之人獨立無偶，以見己之獨立少同心也。結處“此情誰會”，不過歎想得同志之人耳。比興深切，含而不露，斯為情景交融者。凡寫景而不寓情，則意盡言中，便少佳致。

這類“比興”解讀法，容易流於牽强附會，姑以爲一家之説。唐圭璋《唐宋兩代蜀詞》謂此詞“風格高騫，頗有飄飄凌雲之概”。

**宇文虚中**① 宇文虚中（1079—1146），字叔通，成都人，長於詩，現存詞不多。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下卷引《中州樂府》曰：“宇文太學虚中、蔡丞相伯堅、蔡太常珪、党承旨懷英、趙尚書秉文、王内翰廷筠，其所製樂府，大旨不出蘇、黄之外。要之，直於宋而傷淺，質於元而少情。”“大旨不出蘇、黄”，是就詞學淵源而言；至於“傷淺”和“少情”，則是數人作品的大致情況，並非每篇皆如此。《碧鷄漫志》卷二謂其“久留金國不得歸，立春日作《迎春樂》曲”。詞曰：

寶幡彩勝堆金縷，雙燕釵頭舞。人間要識春來處，天際雁，江邊樹。 故國鶯花又誰主。念憔悴，幾年羈旅。把酒祝東風，吹取人歸去。

① 宇文虚中的生平事迹及詩歌成就，見本書第六章。

悲劇詩人無法排解的“故國”情愁，真所謂“才下眉頭，却上心頭”。

**馮時行**　馮時行（1101—1162），字當可，號縉雲，恭州巴南（今重慶市巴南）人。著有《縉雲集》四十三卷，今存四卷本[①]。時行是南宋初一位愛國作家，詩寫得很好，同時又擅詞，惜現僅存十三首。馮詞寫得細膩含蓄，如《青玉案·和賀方回〈青玉案〉寄果山諸公》：

> 年時江上垂楊路，信拄杖、穿雲去。碧澗步虛聲裏度。疏林小寺，遠山孤渚，獨倚闌干處。　別來無幾春還暮，空記當時錦囊句。南北東西知幾許。相思難寄，野航蓑笠，獨釣巴江雨。

《唐宋兩代蜀詞》以爲此詞“清超拔俗，不落下乘”。情景交融，是它最成功之處。又《點絳唇》：

> 十日春風，吹開一歲閑桃李。南柯驚起，歸踏春風尾。世事無憑，偶爾成憂喜。歌聲裏，落花流水，明日人千里。

此詞原有小注道：“閑居十七年，或除蓬州，二月到官，三月罷歸。同官置酒，爲賦《點絳唇》作別。”馮時行的“閑居”，是因

① 馮時行生平事迹及所著《縉雲文集》，見本書第六章。

不附會秦檜所致，秦氏死後，方縯出任地方小官。他在政治上是十分壓抑的。詞寫得很含蓄，要不是這條小注，我們很難瞭解它的寫作背景。

馮詞也有格調較明快的，如《虞美人·重陽詞》：

> 去年同醉黃花下，采采香盈把。今年仍復對黃花，醉裏不羞斑鬢、落烏紗。　勸君莫似陽關柳，飛伴離亭酒。願君祇似月常圓，還使人人一月、一回看。

**李　石**①　李石（1108—1181），字知幾，資州（今四川資中）人，現存大典本《方舟集》。《方舟集》卷六有詞三十四首，《全宋詞》又收趙斐雲所補五首，共三十九首，在南宋前期蜀人作家中，是現存詞較多的一位。楊慎《詞品》卷四曰："李石，……詞亦風致。《草堂》選'煙柳疏疏人悄悄'，其夏夜詞也。"《草堂詩餘》所載調寄《臨江仙》，題"佳人"：

> 煙柳疏疏人悄悄，畫樓風外吹笙。倚闌閒喚小紅聲。熏香臨欲睡，玉漏已三更。　坐待不來來又去，一方明月中庭。粉墻東畔小橋橫。起來花影下，扇子撲飛螢。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曰："明月忽來，欲睡不睡，了却一夜幽景。'坐待不來來又去'，見庭月，鄭重。"《詞綜偶評》

① 李石事迹及《方舟集》，見本書第七章。

道："（上闋）數語較勝。""一方明月中庭"句，沈氏謂"劉禹錫詩"；"扇子撲流螢"句，又謂"用杜牧之詩"。可見李石詞善於化用前人詩句。詞以"待月"的百無聊奈，隱約傳達了一種幽情。既題"佳人"，讀者從"倚闌聞喚小紅聲"句中，似乎得到了某些暗示。

李石詞多爲送別、憶人等傳統題材。如《滿庭芳·送別》，大約是送人離蜀的：

> 江草抽心，江雲弄碧，江波依舊東流。別筵初散，行客上蘭舟。休唱陽關舊曲，青青柳，無限輕柔。應記取，三年樂事，珠翠擁鰲頭。　離愁。知幾許，花梢著雨，紅淚難收。看煙火吴天，萬里悠悠。一望珠宫絳闕，蓬萊路、應在皇州。仍回首，蜀山萬點，明月滿南樓。

開頭三句連用三個"江"字，然後點明"蘭舟"，於是濃濃的"離愁"，像是煙波浩渺的江水，洶湧在"行客"心頭。"看"、"望"，顯然憧憬着未來，故云"蓬萊路、應在皇州"。

又《臨江仙·醉飲》則是追憶：

> 八曲闌干垂手處，燭光花影疏疏。一尊共飲記當初。彩毫濃點，雙帶要人書。　日暮不來朱户隔，碧雲高掛蟾蜍。琴心密約總成虚。醉中言語，醒後憶人無？

作者似乎有一段"琴心密約"的私情，故不少詞都抒寫了一種難

以排遣的相思相憶之苦。而另一首《臨江仙》，則完全是言志的：

有宅一區家四壁，年年花柳深村。父兄隨處宴鷄豚。折腰歸去，何苦傍侯門。　擬射九鳥留白日，假饒立到黄昏。卧龍老矣及三分。不如把手，堂上宴芳尊。

李石仕不得意，屢被斥罷，“何苦傍侯門”，突現了他的傲骨。

從總體看，李石詞主要表現出婉約的風格，着筆細膩，語言凄麗，善於抒情。李石詩文受蘇氏影響，其詩絶不言情，而詞則反之。

**李流謙**①　李流謙（1123—1176），字無變，漢州德陽縣（今四川德陽）人，著有《澹齋集》。今本（永樂大典本）《澹齋集》卷八載詞二十五首，《全宋詞》剔去僞作一首，又從《永樂大典》中輯得一首，存詞仍爲二十五首。其兄李益謙所作《李流謙行狀》，稱流謙有“長短句若干卷”，可知他的詞作數量相當可觀。今散佚之餘，蓋已難窺其全貌。《醉蓬萊·同幕中諸公勸虞宣威酒》，歌頌了虞允文采石抗金及宣撫四川的功績：

正紅疏緑密，浪軟波肥，放舟時節。載地擎天，識堂堂人傑。萬里長江，百年驕虜，祇笑談煙滅。葭葦霜秋，樓船月曉，漁樵能説。　分陝功成，沙堤歸去，衮繡光浮，兩眉黄徹。了却中興，看這回勛業。應有命圭相印，都用賞、元

① 李流謙的生平事迹及所著《澹齋集》，見本書第七章。

功重疊。點檢尊前，太平氣象，今朝渾別。

是詞當作於虞允文乾道三年（1167）由四川宣撫使召歸朝廷之際，故有“應有命圭相印”、“今朝渾別”等語，時流謙爲宣撫司幕僚。“萬里長江，百年驕虜，祇笑談煙滅”，由東坡《念奴嬌·赤壁懷古》“羽扇綸巾，談笑間、强虜（一作“檣櫓”）灰飛煙滅”化來。

李流謙的其他詞，多爲抒懷、賀壽之作。由於作者有較高的文學修養，故雖小詞，一般也很有思致。如下面兩首《謁金門》：

春又晚，楊柳曉鶯啼斷。落盡殘紅餘片片，風狂都不管。　作客惟嫌酒淺，未敵閑愁一半。人與青山誰近遠，可憐春夢短。

山數尺，江草江波同碧。晚雨吹風纔數滴，行人心更急。　漠漠疏煙如織，遮斷客愁不得。腸斷故園無消息，燈花閑手剔。

兩首都寫客愁，晚春殘紅，江風吹雨，把“作客”的凄苦心情寫得入木三分，可謂善道難言之意。

4. 陸游在四川的詞作

陸游（1125—1210)），字務觀，號放翁，越州山陰（今浙江

紹興）人①。他在四川任職期間②，除創作了大量詩文外，同時還有不少優秀詞篇。

陸游詞歷來評價很高。劉克莊《後村詩話》續集卷四舉了陸詞的許多佳篇俊句，以爲“其激昂感慨者，稼軒不能過；飄逸高妙者，與陳簡齋、朱希真相頡頏；流麗綿密者，欲出晏叔原、賀方回之上，而世歌之者絶少”。楊慎《詞品》卷五以爲“放翁詞纖麗處似淮海，雄慨處似東坡”。毛晉《放翁詞跋》則曰：“楊用修（慎）云‘纖麗處似淮海，雄慨處似東坡’，予謂超爽處更似稼軒耳。”諸家從不同角度審視陸詞，所論都不無道理。《四庫提要·放翁詞提要》較客觀平允：

> （陸）游生平精力盡於為詩，填詞乃其餘力，故今所傳者，僅及詩集百分之一。劉克莊《後村詩話》謂其時掉書袋，要是一病。楊慎《詞品》則謂其纖麗處似淮海，雄快（按：《詞品》卷五作“雄慨”）處似東坡。平心而論，游之本意，蓋欲驛騎於二家之間，故奄有其勝，而皆不能造其極。要之，詩人之言，終為近雅，與詞人之冶蕩有殊。其短其長，故具在是也。

馮煦《蒿庵論詞》針對館臣的説法，評論道：“劍南屏除纖艷，獨往獨來，其逋峭沉鬱之慨，求之有宋諸家無可方比。《提要》

① 陸游生平事迹及其在四川的詩文創作，見本書第七章。
② 陸游卒年已入南宋後期，但官四川則在前期，故本書在南宋前期叙述。

以爲詩人之言，終爲近雅，與詞人之冶蕩有殊，是也。至謂游欲驛騎東坡、淮海之間，故奄有其勝，而皆不能造其極，則或非放翁之本意歟。”要之，陸詞蓋汲取兩宋諸大家之所長，又注入了豪放的愛國主義激情，故《西圃詞説》謂“有英雄之詞，蘇、陸、辛、劉是也”。

上引前人對陸詞的某些評價，稍覺偏高，其總體成就似難與蘇、辛鼎足而三。前人曾指出陸詞的不足，主要在缺少“韻致”。《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三曰：“陸放翁詞，佳者在蘇、秦間，然乏超然之致，天然之韻，是以人得測其所至。”陳廷焯的評價更低一些，他説：“放翁詞亦爲當時所推重，幾欲與稼軒頡頏。然粗而不精，枝而不理，去稼軒甚遠。”①

陸游詞原附編於《渭南文集》卷五〇，《全宋詞》又據《劍南詩稿》及諸總集等輯得若干首，其中可考爲巴蜀所作的不少，抗敵、思歸是其主題。如《木蘭花·立春日作》：

> 三年流落巴山道，破盡青衫塵滿帽。身如西瀼渡頭雲，愁抵瞿唐關上草。　春盤春酒年年好，試戴銀旛判醉倒。今朝一歲大家添，不是人間偏我老。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曰：“想在范至能（成大）蜀幕時。（“今朝”二句）强自寬，實至是。”細味“身如西瀼渡頭雲，愁抵瞿唐關上草”二句，當作於乾道八年（1172）倅夔州的末

① 《白雨齋詞話》卷一。

期。

乾道八年二月，陸游入四川宣撫使幕爲幹辦公事，從王炎軍至南鄭。“看盡巴山看蜀山，子規江上過春殘”①，他滿心喜悦，以爲這下可償却從軍殺敵的宿願了，精神爲之一振。後來他回憶在南鄭的生活，曾寫道：“壯歲從戎，曾是氣吞殘虜。陣雲高，狼煙夜舉。朱顔青鬢，擁雕戈西戍。”② 待王炎離任，陸游調任成都府路安撫司參議官；范成大帥蜀，請他擔任四川制置司參議官。他又曾到蜀州、嘉州、榮州代理地方長官，皆有詞。其《漢宮春·初自南鄭來成都作》道：

> 羽箭雕弓，憶呼鷹古壘，截虎平川。吹笳暮歸，野帳雪壓青氈。淋漓醉墨，看龍蛇、飛落蠻箋。人誤許，詩情將略，一時才氣超然。　何事又作南來，看重陽藥市，元夕燈山。花時萬人樂處，欹帽垂鞭。聞歌感舊，尚時時、流涕尊前。君記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

由抗金前綫到後方，他的“將略”、“才氣”無法施展，陸游頗有失落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詞道：“人當少年氣滿，視青紫如拾芥，幾經挫折，便頹廢自甘。放翁獨老猶作健，當其上馬打圍，下馬草檄，何等豪氣！迨漫游蜀郡，人樂而我悲，愴然懷舊，而封侯夙志，尚欲以人定勝天，可謂壯矣。此詞

① 《鷓鴣天·葭萌驛作》。
② 《謝池春》。

奮筆揮灑，其才氣與東坡、稼軒相似。汲古閣刻其詞集，謂‘超爽處更似稼軒耳’。”

在成都，陸游寫了許多詞，如《月上海棠》一闋，有小序道：“成都城南有蜀王舊苑，尤多梅，皆二百餘年古木。”詞曰：

> 斜陽廢苑朱門閉。吊興亡、遺恨淚痕裏。淡淡宫梅，也依然、點酥剪水。凝愁處，似憶宣華舊事。　行人別有凄凉意。折幽香、誰與寄千里。佇立江皋，杳難逢、隴頭歸騎。音塵遠，楚天危樓獨倚。(宣華，故蜀苑名。)

詞人不僅感蜀宫之荒廢，更在抒發所謂“別有凄凉意”，那就是“杳難逢、隴頭歸騎”，不知道前綫的消息；無聊之餘，不由得想起“危樓獨倚”的家人。《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曰：“詞爲成都蜀王舊苑而作。中有古梅二百餘本。不言過客之憑吊興亡，而凝愁憶舊，託諸宫梅，詞境便覺靈秀。下闋因梅花而憶遠人，與本題懷古，全不相屬。故轉頭處用‘別有凄凉意’之句以申明之，以下即暢發己意矣。”其實作者懷古並非目的，原意正在寓今於古。又《水龍吟·春日游摩訶池》：

> 摩訶池上追游路，紅緑參差春晚。韶光妍媚，海棠如醉，桃花欲暖。挑菜初閑，禁煙將近，一城絲管。看金鞍爭道，香車飛蓋，爭先占、新亭館。　惆悵年華暗換。黯銷魂、雨收雲散。鏡奩掩月，釵梁拆鳳，秦箏斜雁。身在天涯，亂山孤壘，危樓飛觀。歎春來祇有，楊花和恨，向東風

滿。

上片極寫成都的繁華，使我們看到八百多年前蜀都的面貌。至於下片，如《夢園詞選》黄氏所評："放翁一生憂國之心，觸處流出，無非一腔忠愛。此詞辭雖含蓄，而意極沉痛。蓋南渡國步日蹙，而上下安於逸樂，所謂'一城絲管'、'争占亭館'也。次闋自歎年華已晚，身安廢棄，流落天涯，不能爲力也。結句'恨向東風滿'，饒有沉雄鬱勃之致，躍躍紙上。"

除夔州、成都外，陸游在巴蜀的許多地方都留有詞。如《蘇武慢·唐安西湖》，唐安在今成都崇州，詞道：

> 澹靄空濛，輕陰清潤，綺陌細塵初静。平橋繫馬，畫閣移舟，湖水倒空如鏡。掠岸飛花，傍簷新燕，都似學人無定。歎連年戎帳，經春邊壘，暗凋顔鬢。　空記憶、杜曲池臺，新豐歌管，怎得故人音信。羈懷易感，老伴無多，談麈久閑犀柄。惟有脩然，筆床茶竈，自適筍輿煙艇。待緑荷遮岸，紅蕖浮水，更乘幽興。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詞道："首六句寫臨水風物，清麗如繪。'飛花'、'新燕'三句寓情於景，詠物而人在其中，頓有情致。'戎帳'句蓋時正參成都戎幕也。此下因傷老而及懷友，人生知己，能有幾人？當中年以後，世事變遷，故交零落，欲依依話舊，而素心人遠，放翁深有此感。'柄'字韻語尤隽婉。以後六句惟有自適其樂，以遣有涯之生耳。其中'杜曲'、'新豐'

句懷人而兼戀闕，寄慨尤深。”

陸游在巴蜀的歌詞創作，尤其是他的愛國詞，無疑鼓舞了四川人民的抗敵决心，同時也爲巴蜀詞壇增添了亮色。

## 二、南宋後期巴蜀詞

南宋後期，國勢衰微，蜀地遭受蒙古兵的攻掠，理學在巴蜀廣泛傳播：這些對歌詞創作都産生了一定影響。這時期蜀中的專業詞作家程垓[①]，有《書舟詞》流傳至今。其他詞作者，留下來的作品雖不很多，但不無佳製。魏了翁大量寫作無調名的壽詞，表明詞的進一步典雅化、非音樂化，也標志着入樂的歌詞已快走完自己的發展途程。

### 1．程垓《書舟詞》

清末劉毓盤《輯校蠙洲詞跋》道：“眉州多詞人，蘇軾《東坡詞》、程垓《書舟詞》，其最著者。”在兩宋詞人隊伍中，程垓却算不上一流，更無法與東坡相提並論，但也足以卓爾名家。

程垓，字正伯，號書舟，舊説眉山人，所作《書舟詞》存詞一百五十七首，流傳至今。程垓的生平事迹不詳。所謂“書舟”，

① 程垓生卒年不詳，大致活動在南宋中後期之間。《直齋書録解題》次於辛棄疾之後，故本書放在南宋後期叙述。

是他的書室，蓋晚年所葺，有《滿江紅》詞道："葺屋爲舟，身便是、煙波釣客。"又《望江南·夜泊龍橋灘前遇雨作》自注道："家有擬舫名書舟。"於是他在"書舟"過着隨分委化、詩酒閑適的生活，《驀山溪》詞道：

> 老來風味，是事都無可。祇愛小書舟，賸圍着、琅玕幾個。呼風約月，隨分樂生涯，不羨富，不憂貧，不怕烏蟾墮。　三杯徑醉，轉覺乾坤大。醉後百篇詩，儘從他、龍吟鶴和。升沉萬事，還與本來天，青雲上，白雲間，一任安排我。

程垓在巴蜀的不少地方皆有詞，如榮州、合江、彭州、資中等，又到過臨安（今杭州）。今祇知他曾被薦應制舉（見下引王稱序），但却没有相關的仕歷信息。蓋宦途失意，名位不顯。

楊慎《詞品》卷三曰："程正伯號書舟，眉山人，東坡之中表也。"楊慎是蜀人，故以垓爲東坡中表的説法很有影響，此後研究者多沿襲其説。但據程垓的活動年代，升庵顯然錯誤。梁啓超《跋程正伯書舟詞》考之甚確，録於下：

> 楊升庵《詞品》云：程正伯，東坡中表之戚，故盛以詞名，獨尤尚書以為正伯之文過於詞。毛子晉跋所刻《書舟詞》亦云："正伯與子瞻，中表兄弟也，故集中多溷蘇作。"清代官書皆沿此説，故《歷代詩餘》附録《詞話》及《詞人姓氏》，皆置諸北宋"蘇門四學士"之間。《四庫提要》以列

《山谷詞》後、《小山詞》前。然《直齋書録》所序次，則後於稼軒而先於白石，不以厠北宋作者之林也。余讀正伯詞，愛其俊宕，其中確有學蘇而神似者。然通觀全集，終覺不似北宋人語。又怪正伯既東坡戚畹，集中詞逾百首，何以無一與元祐諸賢唱和之作？諸賢詩文詞集，亦無一及之。……又集中詞題屢稱臨安，不稱杭州，則諸詞作於南宋無疑。記王文誥《蘇詩總案》於東坡母黨諸程，考證綦詳，檢之，確無名垓字正伯者，於是益大疑。及細讀本集卷首所載紹熙甲寅王稱序云："……今鄉人有欲刊正伯歌詞，求余書其首。余以告之，且為言正伯方為當塗諸公以制舉論薦，使正伯惟以詞名世，豈不小哉？"玩其語氣，是王稱作序時，正伯尚在，且甫被論薦。則正伯乃紹熙間人，上距東坡百餘年矣。嗣偶翻《渭南集》，見有《跋程正伯所藏山谷貼》一條……案文明是正伯携卷在臨安逆旅中請題者。則正伯與尤延之、陸放翁同時，其决非東坡中表，蓋信而有徵矣。《詞人姓氏》及《提要》，皆謂正伯眉山人。今考集中有"不知家在錦江頭"、"且是芙蓉城下水，還送歸舟"等語，則為蜀人無疑。是否眉山，尚待考也。楊升庵喜造故實以炫博，偶見正伯與坡公母黨同姓，遂信口指為中表，其述尤尚書語，亦不過襲王序耳。後人以其蜀人談蜀事，遂不復置疑，不知為所欺也。……正伯不失為宋詞一名家，其年代若錯誤，則尚論南北宋詞風者滋迷惑，故不辭詳辨之如右①。

① 《飲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六册。

據研究，程垓是蘇軾中表程正輔之孫，故楊慎也不全是信口胡説，祇是中表與中表之孫距離太遠了。

程垓詞在宋代有蜀刻本。據鄉人王稱所作《題書舟詞》，知刊於紹熙甲寅（五年，1194）。《直齋書録解題》卷二一著録"《書舟詞》一卷，眉山程垓正伯撰。王稱季平爲作序"，當即蜀刻本。明末毛晉刊入《宋名家詞》，凡有詞一百五十多首。

程垓以詞名世，詩文也較出色，當時尤袤有"文過於詩詞"之評。不過此説未必準確，蓋流俗以歌詞難登大雅之堂，所以盛讚其文。王稱《題書舟詞》辯解道：

> 程正伯以詩詞名，鄉之人所知也。余頃歲游都下，數見朝士，往往亦稱道正伯佳句，獨尚書尤公以為不然，曰："正伯之文過於詩詞。"此乃識正伯之大者也。……古樂府亦文爾，初何損於正伯之文哉！余用是樂為書之。雖然，昔晏叔原以大臣子處富貴之極，為靡麗之詞，其政事堂中舊客尚欲其捐有餘之才，益未至之德者，蓋叔原獨以詞名爾，他文則未傳也。至少游、魯直，則已兼之，故陳無己之作，自云不減秦七、黄九，是亦推尊其詞爾。余謂正伯為秦、黄則可，為叔原則不可。

程垓詞代表作，《詞品》卷三舉《酷相思》、《四代好》、《折紅英》三首，以爲"皆佳"。《西圃詞説》謂"謝無逸之能寫景，僧仲殊之能言情"是他們的特點，而"程正伯之能壯采"，則是他的所長。《蒿庵論詞》以爲程氏與東坡詞的風格不同，楊慎所

稱的幾首也並不好。他説：“程正伯凄婉綿麗，與草窗（周密）所録《絶妙好詞》家法相近，故是正鋒。雖與子瞻爲中表昆弟，而門徑絶不相入。若其《四代好·閨怨》、《無悶·酷相思》諸闋，在《書舟集》中極俳薄，不類其他作。而升庵乃亟稱之，真物色牝牡驪黄外矣。”陳廷焯意見相近，其《白雨齋詞話》卷六曰：“余觀其詞淺薄者多，高者筆意尚閑雅，去坡仙何止萬里。”又曰：“竹垞謂正伯詞有與坡仙相亂者。余謂兩人詞，一洪一纖，一深一淺，如冰炭之不相入，無俟辨而可明，休慮其相亂也。”他也舉了三首，以爲較可觀：“正伯詞，余所賞者惟《漁家傲》結處云‘細拾殘紅書怨泣，流水急，不知那個傳消息’，爲有深婉之致。其次則《水龍吟》云：‘算好春長在，好花長見，原祇是、人憔悴。’及《詞選》所録《卜算子》一闋，尚有可觀。餘則一篇之中，雅鄭多不分矣。”丁丙評價似比諸家都高，《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著録《書舟詞》時，評曰：“其詞麗而不膩，婉而不弱，不僅《酷相思》、《折紅英》諸闋傳誦一時也。”

今讀《書舟詞》，與東坡詞的風格的確差别很大，上引馮煦所謂與子瞻“門徑絶不相入”、陳廷焯所謂“兩人詞一洪一纖，一深一淺，如冰炭之不相入”之類的説法有道理。如果他們知道程垓並非蘇軾中表，兩人相距達百年之久，也就不奇怪了。祇是程詞若概之以“淺”，恐未必準確。又馮煦稱“程正伯凄婉綿麗，與草窗（周密）所録《絶妙好詞》家法相近，故是正鋒”，此説似得其實，“凄婉綿麗”是程詞較突出的藝術特色，也是婉約詞派的傳統風格。

相思、憶别、懷鄉，是大多數程詞的共同主題。如諸家提到

過的《酷相思》：

> 月掛霜林寒欲墜，正門外、催人起。奈別離、如今真個是。欲住也、留無計。欲去也、來無計。　馬上離情衣上淚，各自供憔悴。問江路梅花開也未？春到也，須頻寄。人到也，須頻寄。

此詞上片寫離別時，下片則是離別後。《本事詞》卷上謂程垓"與錦江妓眷戀甚篤，別時贈以《酷相思》"。是否屬實，不得而知，但從纏綿的情意看，無疑表達的是戀人離別之苦。《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曰："情旨枉屈紆繞而不得伸，眉山以一韻入也。"又批"真個是""三字妙"。《雨村詞話》卷二以爲"此以白描擅長者"。《詞綜偶評·宋詞》則認爲此詞的特點是"本色"，曰："人人之所欲言，却是人人之所不能言，此之謂本色。無筆力者，未許妄作邯鄲。"所謂白描、本色，都是婉約詞的表達手法。離別時祇能選擇"去"，但却在"住"和"去"上掀起若干感情的波瀾；"去"後又回頭在"江梅"上表達相思，真是紆徐曲折之至。

程垓詞的另一名篇《四代好》，表面看是寫春，骨子裏則是懷人：

> 翠幕東風早。蘭夢窗，又被鶯聲驚覺。起來空對，平階弱絮，滿庭芳草。厭厭未欣懷抱。記柳外，人家曾到。憑畫闌、那更春好花好，酒好人好。　春好尚恐闌珊，花好又

怕，飄零難保。直饒酒好□滬，未抵意中人好。相逢盡拚醉倒。况人與、才情未老。又豈關、春去春來，花愁花惱。

春好、花好、酒好、人好，前三“好”都祇能好一時，終究靠不住，最重要的是“意中人好”。在藝術上，此詞寫得很通俗，連用若干“好”字，而又不傷其雅。清鄒祇謨《遠志齋詞衷》曰：“宋人諸體，亦有不可驟解者，如……程書舟之《四代好》（長調），連用八‘好’字。……凡此等類，未易縷析。”張德瀛《詞徵》卷五則説：“‘相見争如不見’，司馬溫公詞句也。王晉卿詞云：‘幾回得見，見了還休，争如不見。’‘始惜月滿花滿酒滿’，宋子京詞句也。程書舟詞云：‘那更春好花好，酒好人好。’脱胎始妙。”

明清詞評家提到的程垓另一首憶人詞《折紅英》，確乎有些“淺”，比起陸游《釵頭鳳》（紅酥手）來，就遠不及了。詞道：

桃花暖，楊花亂，可憐朱户春强半。長記憶，探芳日。笑憑郎肩，殢紅偎碧。惜惜惜。　春宵短，離腸斷，淚痕長向東風滿。憑青翼，問消息。花謝春歸，幾時來得。憶憶憶。

程垓詞語言生動優雅，意境幽深，可稱道的很多。如《木蘭花慢》：

倩嬌鶯婉燕，説不盡、此時情。正小院春閑，芳園晝

鎖，人去花零。憑高試回望眼，奈遥山遠水隔重雲。誰遣風狂雨横，便教無計留春。　誰知雁杳與鴻冥，自難寄丁寧。縱柳院鞏深，桃門笑在，知屬何人。衣幘幾回忘了，奈殘香、猶有舊時熏。空使風頭卷絮，為他飄蕩花城。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此詞道："極温細情態。（"誰知"二句）不是没書信，捎書信實難。（"知屬何人"）屬何人，不容想。（"衣幘"以下）憂來無方，傷心有源，一時交集。"

不知何故，程詞一般情調低沉。他可能在成都少城有一位紅顔知己（見《鷓鴣天·寄少城》），因此一生牽掛，傷春、落淚，在他的詞中反覆出現，使詞蒙上一層濃厚的傷感色彩。有時他换個角度寫思婦，如《一叢花》：

傷春時候一憑欄，何況離别難。東風祇解催人去，也不道、春老花殘。春箋未約，紅綃忍淚，無計鎖征鞍。　寶釵瑶鈿一時閑，此恨苦天慳。如今直恁抛人去，也不念、人瘦衣寬。歸來忍見，重樓淡月，依舊五更寒。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按：調作《御街行》）沈際飛評道："鬱感易感，愴怏難懷，循聲而得貌，披文而見實，作者之美，亦云已備。"這種傷懷情緒，使得程垓詞題材較狹窄，雖偶爾也説"憂國丹心曾獨許"（《鳳棲梧》），但反映時事的絶無僅有。如他的一首《滿庭芳》，題下原有小注曰："時在臨安，晚秋登臨。"但即使臨安登高，也没有給他的詞增加一點時代的氣息，而祇是

懷鄉：

南月驚烏，西風破雁，又是秋滿平湖。採蓮人盡，寒色戰菰蒲。舊信江南好景，一萬里、輕覓蓴鱸。誰知道，吴儂未識，蜀客已情孤。　憑高，增悵望，湘雲盡處，都是平蕪。問故鄉何日，重見吾廬。縱有荷紉芰製，終不似、菊短籬疏。歸情遠，三更雨夢，依舊繞庭梧。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謂此詞“思鄉之意，凄宕不住”。但儘管詞人藝術造詣較高，而題材的單調，内容的單薄，無疑嚴重影響了總體成就。

2. 魏了翁《鶴山詞》

魏了翁（1178—1237），字華父，蒲江（今屬四川）人①。現存詞一百八十六首，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四至九六，又有《宋元名家詞》本、《景宋金元明詞四十種》本等。

鶴山詞的特點，是以事標題而不標調名，又十之九皆壽詞，在宋人詞集中是很特别的。在宋末理學家中，了翁比較注重詞章。如果説理學給他某些詩文增加了理趣的話，那麽對詞的影響則基本上是消極的。吴泳《與魏鶴山》（第三書）道：

前輩嘗謂退之、子厚皆於遷謫中始收文章之極功，蓋以

① 魏了翁生平事迹及文集，詳見前章。

其落浮誇之氣，得憂患之助，言從字順，遂造真理。今觀《渠陽》一編，則又豈可例以文士目之耶？然尚有可商量者。記、序、銘、説、詩、詞，各自有體，雖文公老先生素號秉筆太嚴，而樂府十三篇詠梅花與人作生日，清婉騷潤，未嘗不合節拍。如侍郎歌詞内"重卦三三"、"後天八八"、"三三律管"、"九九玄經"等語，覺得竟非詞人之體。是雖胸次義理之富，澆灌於舌本，滂沛於筆端，不自知其然而然，但恐或者見之，乃謂侍郎盡以《易》玄之妙譜入歌曲，是則可懼也①。

吴泳乃了翁門人，他的所"懼"很有道理。唐五代以來的婉約詞派，在重視詞樂的同時，又十分重視詞的意境及語言的形象化。豪放詞派改變婉約詞柔媚風氣之功不可没，其代表作家的藝術造詣很高，但末流則落入"粗豪"，故遭到某些詞論家的批評，認爲非"本色"。理學家再進而引經文或經籍義理入詞，則詞幾亡矣，像吴泳所舉的"以《易》玄之妙譜入歌曲"的例子即是。《雨村詞話》卷三曰："宣和而後，士大夫爭爲獻壽之詞，連篇累牘，無謂極矣。吾蜀魏了翁華甫爲宋名臣，乃詞非壽不作，雖《花庵》選入數首，吾終不敢取。"《蓮子居詞話》卷三也説："生日獻詞，盛於宋時。以諛佞之筆，攔入風雅，不幸而傳，豈不倒却文章架子？孔毅夫《野史》：文潞公守太原，辟司馬温公爲通判。夫人生日，温公獻小詞，爲都漕唐子方峻責。此事固未可

① 《鶴林集》卷二八。

信，然至如魏華父則非此不作，不可解已。”他們都説得很有道理。

當然，壽詞也不是隨便可以作好的，不可一概否定，《鶴山集》詞卷中也並非全是壽詞。《詞源》曰：“難莫難於壽詞，倘盡言富貴則塵俗，盡言功名則諛佞，盡言神仙則迂闊虚誕。”楊慎《詞品》卷五謂了翁乃“道學宗派，詞不作艷語。長短句一卷。《菩薩蠻》壽范靖倅云：‘東窗五老峰前月，南窗九疊坡前雪。推出侍郎山，著君窗户間。　《離騷》鄉里住，却記庚寅度。挹取芷蘭芳，酌君千歲觴。’又《鷓鴣天》壽范靖州云：‘誰把璿璣運化工，參旗又掛玉梅東。三三律琯，璿聲餘亥，九九玄經卦起中。’又《水調歌頭》云：‘玉圍腰，金繫肘，繡籠鞍。’宋代壽詞，無有過之者”。《鷓鴣天》壽范靖州所謂“三三律琯”、“九九玄經”，正是曾被吴泳所批評的；而此闋曾選入《草堂詩餘》别集卷二，沈際飛以爲“典雅奇確可法”，似外行話。《詞品》所舉三首，都難稱好詞。

當然，魏詞除壽詞之外，也有一些篇什較佳，祇是數量不多。清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一曰：“……華父《鶴山長短句》三卷，雖未臻上乘，亦未嘗全作諛辭。其《水調歌頭》過凌雲和太博張方韻云：‘千古蛾眉月，照我别離杯。故人中歲聚散，脉脉若爲懷。醉帽三更風雨，别裾一簾山色，爲放笑眉開。握手道故舊，抵掌論人才。　山中人，竈間婢，亦驚猜。江頭新漲催散，欲去重徘徊。世事絲絲滿鬢，歲月匆匆上面，渴夢肺生埃。酒罷聽客去，公亦賦歸來。’亦疏暢可誦。竹垞謂曾覽觀是集，殆未諦審乎？又《臨江仙》上元放燈約束伎前燈火云：

'千燈渾是淚，一笑不論錢。'《八聲甘州》……（見下引）則不可謂非有心人也。"謝氏所舉皆非壽詞，而《八聲甘州》原題"偶書"，祇引了下片；全詞既抒發仕途失意的感慨，也有對時局及國家命運的憂患，頗可誦：

> 被西風吹不斷新愁，吾歸欲安歸。望秦雲蒼憺，蜀山渺濟，楚澤平漪。鴻雁依人正急，不奈稻粱稀。獨立蒼茫外，數遍羣飛。　多少曹苻氣勢，祇數舟燥葦，一局枯棋。更元顏何事，花玉困重圍。算眼前、未知誰恃，恃蒼天、終古限華夷？還須念，人謀如舊，天意難知。

總的說來，魏了翁詞發展到以壽詞爲主，表明詞這種緊貼民間生活、長於抒情的音樂文學，在文人手中已嚴重地趨於形式化、典雅化，而他以事標題而不標調名，説明詞樂已不復爲詞家所重視。這預示了詞的生命力已經完結，宋詞的衰落是必然的了。

### 3. 南宋後期蜀詞作家羣

**劉光祖**　劉光祖（1142—1222），字德修，簡州陽安（今四川簡陽）人[①]。他是一位道學家，詩文之外，又善詞。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曰："劉光祖字德修，蜀之名士，有《鶴林集》，詞亦莊重而出之者。"他的詞在宋代即有單行本，陳振孫

① 刘光祖的生平事迹及诗文，见前章。

《直齋書録解題》卷二一著録長沙坊刻本《鶴林詞》一卷。此本久佚，現存《鶴林詞》一卷乃輯本，趙萬里《鶴林詞輯本題記》曰："《鶴林詞》宋世有長沙書肆《百家詞》本，《花庵詞選》所引，則自本集録出。花庵云：'光祖有《鶴林文集》，小詞附焉。'然集亦久佚。今於《花庵》外，於《翰墨大全》輯得一首，録爲一卷如後。"《全宋詞》共收詞十一首，其中九首入黄昇《中興以來絶妙詞選》，在黄氏所選詞人中，算比較多的，可知劉光祖是南宋後期較重要的一位詞作者。

劉光祖善於用詞抒情。如《長相思·别意》：

> 玉尊凉，玉人凉，若聽離歌須斷腸。休教成鬢霜。　畫橋西，畫橋東，有淚分明清漲同。如何留醉翁。

《草堂詩餘》别集卷一沈際飛評曰："凄麗。數語收盡情款欲滴。"上片首兩用"凉"字，已給離别平添了許多凄情；下片又説淚水使畫橋東、西的水漲，更烘託了離别的痛苦。又如《踏莎行·春暮》：

> 掃徑花零，閉門春晚，恨長無奈東風短。起來消息探荼蘼，雪條玉蕊都開遍。　晚月魂清，夕陽香遠，故山别後誰拘管。多情於此更情多，一枝嗅罷還重撚。

《草堂詩餘》别集卷二沈際飛也有評道："花零、春晚，晚月、夕陽，在此自新。舊語不能新，便知才短。幽魂相語，有情無聲。"

全詞由“花零”到“重撚”，由尋花到“嗅罷”，傳達出暮春時節的無限惆悵。

《唐宋兩代蜀詞》則舉光祖《洞仙歌·詠荷花》一首：

> 晚風收暑，小池塘荷净。獨倚胡床酒初醒。起徘徊、時有香氣吹來，雲藻亂，葉低游魚動影。　空擎承露蓋，不見冰容，惆悵明妝曉鸞鏡。後夜月凉時，月淡花低，幽夢覺、欲憑誰省。也應記、臨流憑闌干，便遥想江南，紅酣千頃。

唐圭璋先生謂“此詞見《全芳備祖》。《絶妙好詞》亦收此一首，豈非以其清麗特甚耶？末句重筆掉轉，尤有韻味”。

**李　壁**　李壁（1159—1222），字季章，眉州丹稜（今屬四川）人①。原有《雁湖集》百卷，其中當收有詞，久佚。《全宋詞》從《永樂大典》輯得十首，原均題《雁湖集》。今存詞多爲勸酒、次韻之作，像《西江月·和提刑昂席新賦》一闋，仍流露出對國事的關心：

> 又送鵬程軒翥，幾看駒隙推移。多端時事祇天知。不飲沉憂如醉。　白首已甘蓬艾，蒼生正倚丞疑。楚臺風轉一帆吹，朝列問君來未？

**程公許**　程公許（1182—1250），字季與，一字希穎，叙州

① 李壁生平事迹及其詩文創作，見前章。

宣化（今四川宜賓）人[①]。善詩文，所作詞今傳不多，《全宋詞》僅據《陽春白雪外集》輯得三首。《念奴嬌·中秋玩月》曰："世慮難平，天高難問，倚遍闌干曲。不妨隨寓，買園催種松竹。"又《水調歌頭·和吳秀巖韻》："經世付豪傑，覓個釣魚船。"他要"買園催種松竹"，又要"覓個釣魚船"，其實難以釋懷的仍是"世慮"，是"經世"。南宋末衰敗的國勢，不可收拾的時局，時時在這位愛國詩人的胸中蕩起千重漣漪。如果説上引二首是無可奈何語的話，那麽《沁園春·用履齋多景樓韻》，則全是憤激語，像是决堤的洪水，洶湧而下：

> 萬里飄萍，送江入海，過古潤州。正羈懷無奈，憑高縱覽，濛濛煙雨，簇簇漁舟。南北區分，江山形勝，憂憤令人扶上樓。沈凝久，任斜飛雪片，急灑貂裘。　英風追想孫劉。似黑白兩匳棋未收。把煙霞繞與，坡仙米老，丹青難覓，摩頡督邱。斗野號風，海門殘照，長與人間管領愁。憑誰問，借天河一挽，洗甲兵休。

是詞顯然是學蘇、辛，所謂"送江入海"、"憑誰問"，即化用東坡、稼軒詩詞。

**吳　泳**　吳泳，字叔永，潼川中江（今四川中江）人[②]。清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得《鶴林集》四十卷，卷四〇載有

① 程公許生平事迹及所著《滄洲塵缶編》，見前章。
② 吳泳生平事迹及所著《鶴林集》，見前章。

詞，此外《全宋詞》再從《大典》輯得五首，今共存詞三十七首。在無詞集單行的蜀詞作家中，算是較多的。吴泳擅長四六文。其文集，《四庫提要》以爲“在西蜀文字中，繼魏了翁《鶴山集》後，固無多讓”。吴泳《答魏鶴山第三書》中，談到所謂“詞人之體”，並批評其師魏了翁“盡以《易》玄之妙譜入歌曲，是則可懼也”，可知他比較注意詞的藝術形式的特殊性。然而他作詞則不太當行，在語言運用上，似乎還不及魏了翁的純熟，意境也醞釀不够，故其現存詞的質量不够高。也有稍好的，如《祝英臺·春日感懷》：

> 小池塘，閑院落，薄薄見山影。楊柳風來，吹徹醉魂醒。有時低按秦箏，高歌水調，落花外、紛紛人境。　猛深省。但有竹屋三間，蓮田二頃。便可休官，日對漏壺永。假饒是、紅杏尚書，碧桃學士，買不得、朱顔芳景。

上片寫景，下片言志，抒發了厭倦游宦的情緒。但在山河破碎的年代，就算有“竹屋三間，蓮田二頃”，他也不可能真的忘懷世事。《唐宋兩代蜀詞》以此首爲寫景的“佳製”，並謂“有時低按秦箏，高歌水調，落花外、紛紛人境”數句，“况蕙風（周頤）極喜之，其詞話謂‘落花外’七字，‘妙處難以言説。但覺芥子須彌，猶涉執像。’”

在《賀新凉·送游景仁赴夔漕》詞中，吴泳唱出了“彈血淚，迸如雨”的慨當以慷的曲調，在宋末愛國詞中，算是出色的了：

額扣龍墀苦。對南官、春風侍女，掉頭不顧。烽火連雲家萬里，漠漠黃沙吹霧。莽關塞、白狼玄兔。如此江山俱破碎，似輸棋、局滿枰無路。彈血淚，迸如雨。　輕帆且問夔州戍。俯江流、桑田屢改，陣圖猶故。抱此孤忠長耿耿，痛恨年華不與。但月落、荒洲絶嶼。君與鶴山俱人傑，倘功名、到手還須做。平瀼瀕，洗石鼓。

按：游似字景仁，果州南充（今屬四川）人，淳祐中拜相，兼樞密使。"倘功名、到手還須做"，詞人對他寄予希望，但也深歎"年華不與"，無可奈何。宋末的愛國詞，已没有渡江初的豪氣和樂觀情緒了。

**李從周**　李從周，字肩吾，一字子我，號蠙洲，眉山人，魏了翁客。精字學，著有《字通》。他的詞，《絶妙好詞》録有五首，《陽春白雪》也録五首，趙萬里輯爲《蠙洲詞》一卷。唐圭璋《唐宋兩代蜀詞》認爲十首詞"皆清圓宛轉"，並舉《清平樂》爲例：

美人嬌小，鏡裏顔色好。秀色侵人春帳曉，郎去幾時重到。　叮嚀記取兒家，碧雲隱映紅霞。直下小橋流水，門前一樹桃花①。

從周十首詞的内容，都不外别離相思。從其詞藝的純熟看，原有

① 原載《絶妙好詞》卷三。

作品應不少，而兩總集蓋以編選者的審美標準，衹選了如上舉這類格調軟媚的篇什。

**牟子才** 牟子才（？—1265），字存叟，井研（今屬四川）人[①]。所作詞，現衹存《風瀑竹·元宵》一闋，道：

> 閣住杏花雨。便新晴、等閑勾引，香車成霧。璧月光中簫鳳遠，嫋嫋餘音如縷。誚一似、羣仙府。天意乍隨人意好，漸星橋、度漢珠還浦。又何啻、列千炬。　晚來乍覺陰盤固。笑人間、玉瓶瑶瑟，錦茵難俎。無限升平宣政曲，回首中原何處。慨嗚鏑、已無官武。撲面胡塵滓未掃，强歡謳、還肯軒昂否？縈舊恨，為誰賦[②]。

與吴泳一樣，牟子才也是魏了翁的門人，在宋末立朝剛正不阿。對時事的憂憤，是此詞的主題。回首誤國的“宣政升平”，直面中原未掃的“胡塵”，元宵玩月之際，“舊恨”新愁一齊湧上心頭，衹能是“强歡謳”，豈有“軒昂”可言？

① 牟子才生平事迹及詩文創作，見前章。
② 載《翰墨大全》後甲集卷一〇。

# 第十章
# 肝膽如昨：亡宋巴蜀遺民文學

宋衛王趙昺祥興二年（1279），南宋王朝走過了一百五十餘年風風雨雨的歷程，終於滅亡。趙宋政權三百二十年的歷史，也在此畫上了句號。宋社既屋，進入元代而又不願出仕的宋末作家們，成了“遺民”。巴蜀遺民作家既目睹了腥風血雨的四川爭奪戰，又與其他地區的遺民一樣，體驗了刻骨銘心的亡國之痛，其中絶大多數人保持了堅貞的民族氣節。正如家鉉翁《念奴嬌·送陳正言》詞所説：“逢人問我，爲説肝膽如昨。”“肝膽如昨”，是他們的共同心聲，而抒發對宋末時事的憤懣，以及遺民生活的情志，則是這批作家文學創作的共同特點。

巴蜀遺民作家甚多，這裏先論有集傳世的高斯得、家鉉翁、牟巘三家，再略述其他無集作家，而將詞與詩文一並論之，不再分别。詩人汪元量入元之後，曾輯《亡宋舊宫人詩》；今用其例，將此章題爲“亡宋巴蜀遺民文學”。

# 一、憫時憂國的高斯得

高斯得（1201—?），字不妄，邛州蒲江（今屬四川）人，魏了翁外兄高稼之子，高稼在抵抗蒙古軍入侵中死義（《宋史》卷四四九有傳）。斯得紹定二年（1229）舉進士，授利州路觀察推官。李心傳在成都修《國朝會要》，辟爲檢閱文字，分修光、寧二帝紀。添差通判紹興府、台州。召爲太常博士，遷秘書郎。乞補外，差知嚴州。歷浙東提點刑獄，江西轉運判官，湖南提點刑獄，湖南轉運判官，以直寶文閣知泉州，遷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著《孝宗繫年要録》。度宗即位，召爲秘書監，進《高宗繫年要録綱目》，遷工部侍郎，以顯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度宗崩，權兵部尚書，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德祐元年（1275），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被宰相留夢炎排擠而罷。宋亡，隱居苕霅（今浙江湖州）以終。《宋史》卷四〇九有傳。

高斯得是鶴山書院的學生，曾親聆魏了翁講學，又從李坤臣學，受理學的熏陶較深。入仕之後，與魏了翁一樣，堅决同朝廷的腐朽勢力抗争，竭力挽救南宋王朝的覆滅，但終於無力回天。斯得耽學，以“蠹書蟲”自嘲，除用力於史學外，特别喜《文選》、李、杜、韓、蘇詩及柳文。他在《讀書》詩中寫道：

問翁幾何年？翁年七十餘。尚作蠹書蟲，嗟翁一何愚。旋增《通典》缺，旋修阜陵書。毫芒集聞盡，白編還卷舒。五詩諷被底（原注：《選》、李、杜、韓、蘇），柳集誦日晡。玩物能喪志，聖賢言皦如。賦受有奇偏，誰能為耘鋤①？

在題作《耽書》的詩中，他又說："年來得奇疾，彷彿是書淫。二史番休讀（原注：《史記》、《漢書》周而復始），三詩夢覺吟（原注：李、杜、蘇詩枕間更誦）。"② 平生著述甚豐，有《詩膚說》、《儀禮合抄》、《增損刊正杜佑通典》、《徽宗長編》、《孝宗繫年要録》、《耻堂文集》（《宋史》本傳）。各書皆久佚。此外還有《漢刀尺論》、《西漢得失論》二十四卷，當時即已失之於兵火③。今存《耻堂存稿》八卷，乃永樂大典本。《四庫提要》曰："案《本傳》載，斯得所著有《耻堂文集》，明葉盛《菉竹堂書目》亦有《耻堂集》七册，而皆不言卷數。其後遂亡佚不傳，厲鶚《宋詩紀事》亦無斯得之名。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掇拾排次，厘爲文五卷、詩三卷，用存其概，而仍以元龔璛原序冠之於前。"

高斯得是宋室的忠臣，在國之將亡的嚴重關頭，屢遭權奸的打擊，他衹好在詩歌中宣泄自己的憂國之誠。盧文弨《高耻堂稿跋》曰："今此八卷，乃從《永樂大典》中輯録者，中有詩三卷，多感時傷事之作，亦浣花（杜甫）之遺也。"④ 四庫館臣甚至認

① 《耻堂存稿》卷六。
② 《耻堂存稿》卷八。
③ 見《書事四首》之三原注，載《耻堂存稿》卷八。
④ 《抱經堂文集》卷一二。

爲他有的詩可當“詩史”。《四庫提要》曰：

> 斯得能以忠孝世其家，其立朝謇諤盡言，惟以培養國脉、搏擊奸邪為志。本傳載所論奏凡十餘事，多當時切要。今集中僅存奏疏十篇，與本傳相較，已不能無所遺脱。然於宋末廢弛欺蔽之象，痛切敷陳，皆凜然足以為戒。至其生平遭遇，始沮於史嵩之，中厄於賈似道，晚擠於留夢炎，雖登政府，不得大行其志。憫時憂國之念，一概託之於詩。雖其抒寫胸臆，間傷率易，押韻亦時有出入，而感懷書事，要自有白氏諷諭之遺。如《西湖競渡》、《三麗人行》諸篇，俱拾《奸臣傳》之所遺；《雷異》、《鷄禍》諸篇，亦可增《五行志》之所未備。徵宋末故事者，是亦足稱詩史矣。

高斯得的詩不僅館臣所舉到的幾篇，其他許多詩，都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首先，他揭露了統治集團對農民的殘酷剥削。《增賦》詩道：

> 吾哀天寶後，刻剥窮錐刀。豆實不得吃，蔽賣輸官曹（原注：並見詩史）。民生於斯時，生意如鴻毛。安知咸淳際，赤子滋嗷嗷。稅租責三倍，田野晨號咷。柔桑稊未茁，調帛已騷騷。驕兵飫釀鮮，黎民窄糠糟。九關虎豹守，哀籲愁天高[①]。

① 《耻堂存稿》卷六。

統治者的腐化無度，外敵壓境，最終的痛苦都落到農民身上，他們的負擔已到超負荷的程度，然而却哀訴無門。《蜀酒》所反映的，則是四川農民的情況，“天府之國”這時已被破壞得連“種秣”都無地了：

> 我辭豐國歸（原注：趙公葵），遺我酒十器。拜受起清然，為上有蜀字。狐狸之所嗥，種秣寧有地。得非父兄血，或是鄉人淚。我飲不下咽，思賡相國賜：願得投泯江，咸使西南醉①。

其他如《物貴》、《次韻不浮問疾末章及蝗》、《桑貴有歎》、《劫桑歎》② 等等，都反映了農村的極度凋敝和農民問題的嚴重性，正像《末章及蝗》所説：“古來此亂國，赤子先遭棄。”《宋史·賈似道傳》曰：“買公田以罷和糴。……後又行推排法。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税，而民力弊矣。”南宋朝廷對人民掠奪性的敲榨勒索，也將自己推到了崩潰的邊緣。

其次是與權奸的鬬争。農民生活的極端貧窮化，是宋末史嵩之、賈似道等權奸專政的結果。詩人常將他們比作章惇、蔡京、韓侂胄，而自己則以與權奸相對立的劉元城（安世）、陳了齋（瓘）相許。在《書室揭劉元城陳了齋像以自勵》詩中，他對劉、陳的崇高節概十分景仰，並説自己“焉能爲之役，妄意他年配”，

① 《耻堂存稿》卷六。
② 皆見《耻堂存稿》卷六。

謙言正是自勉自許，故詩又曰："惇、京爲腐草，二公長不老。汝其擇於斯，庶以傳不朽。"① 於是，高斯得在《鬼瞰吟》及前引《四庫提要》所舉到的《西湖競渡游人有蹂踐之厄》、《三麗人行》等許多詩篇中②，無情地揭露和鞭笞了賈似道的罪惡。《鬼瞰吟》寫賈似道在西湖葛嶺荒淫無耻的生活，最後爲他敲起喪鐘：

> 相公不入府，却走湖上宅。朝游廟堂上，暮作水雲客。公府爵羅張，別墅車轂擊。三日斂履朝，萬楫戈船疾（原注：出朝以軍船涉西湖，人以為不祥）。……倡優湛夜宴，臺館窮晨策。華堂枕千巖，幽龕通百尺。……天不相厥居，鬼乃瞰其室。不見霍氏亡，千妖日叢積。不見蔡京敗，萬怪無寧迹。持危豈顛墜，起穢宜蕩滌。君看韓家園，斜陽空寂歷。

按：《宋史·賈似道傳》："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事。賜第葛嶺，使迎養其中，吏抱文書就第署……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與《鬼瞰吟》一樣，《三麗人行》也是揭露賈氏的，進一步全方位地反映了他在葛嶺的荒淫

① 《耻堂存稿》卷六。
② 諸詩皆見《耻堂存稿》卷六。

生活。詩原有小序道："杜子美作《麗人行》，譏丞相楊國忠也。國忠，貴妃之兄。近事有相似者，以蘇公有《續麗人行》，故作《三麗人行》。"詩曰：

麗人列屋芙蓉城，煙紅露緑千娉婷。朝回迎笑擁前後，忽遭唾棄嫌羶腥。汝曹面作死灰色，爭似平康坊裏人。連眉倒暈雙鴉鬢，臨春璧月陽臺雲。西湖喧天歌鼓鬧，列坐長筵來狎賓。紫衣中使天上至，黄封百榼羅前庭。海螯江柱堆譽荒，猩唇熊白爭鮮新。微哉何曾食萬錢，陋矣楊家送八珍。酒酣自有娛客具，非絲非竹非歌聲。呼盧一擲數百萬，劉毅酸寒何足陳。此時相公眼生纈，平康一笑華堂春。鷄鳴鐘動却歸去，相公手自與金銀。恩纏愛結無與比，何意一朝遭怒嗔。偶緣病起思破悶，亟遣花使傳丁寧。誰知青鳥不解事，還報從人嚐水亭。立驅百騎捽而至，判司姓賈如弟兄。同游七吏盡簿録，一日得錢千萬緡。大書明梏令湖曲，蘇堤掃迹無蹄輪。風流宰相推第一，但恐稷契羞同倫。腥風霎霎塞宇宙，萬年遺臭何時泯。要當壯士為一洗，我老無力覆八溟。

《西湖競渡游人有蹂踐之厄》，則是寫賈似道用金錢操縱西湖龍舟競渡這個民俗活動，結果造成大量羣衆傷亡，而封建法制，在權奸面前又顯得那麽蒼白無力：

杭州城西二月八，湖上處處歌聲發。行都士女出如雲，騈闐塞路車聯轄。龍舟競渡數千艘，紅旗緑棹紛相戛。有似

昆明水戰時，石鯨秋風動鱗甲。抽釵脱釧解佩環，匝岸游人爭賞設。平章家住葛山下，麗服明妝四羅列。喚船催人裹湖來，金錢百萬標竿揭。傾湖塗至人相登，萬衆崩騰遭踏殺。府門一旦尸如山，生者呻吟肱髀折。西湖自是天下景，何況遨頭古今壓。一時死者何足道，且得佳話傳千葉。諫官御史門下士，九重天高誰敢説。溪翁聊爾作歌謡，謹勿傳鈔取譴刖。

高斯得用詩歌抨擊權奸，並不是因爲個人的恩怨，而是緊密聯繫着國家的命運。在宋代，宰相的權力上升，而權臣專政，又給國家帶來無窮的灾難，從蔡京到賈似道，無不如此。《孤憤吟十三首》①，詩人從對内對外各個方面，揭露了賈似道禍國殃民的罪行。組詩原注道："甲戌十一月以後，邊事日急，作此以紀一時之事。"甲戌爲咸淳十年（1274），這時南宋已臨近亡國的邊緣了。這裏選録第二、四、五、八凡四首：

金繒私許北方盟，君父前頭却隱情。今日禍胎從此始，罪浮孽檜與權京。

軍功閣束萬人多，兵部門前雀可羅。悍將武夫心失盡，可知棄甲與投戈？

國家元氣是人材，稍露光芒盡力摧。今日舉朝皆婦女，邦衡此語亦誠哉。

① 《耻堂存稿》卷八。

强賣民田自噬膚，大家破盡為催租。幾多怨氣衝霄漢，天欲無誅可得乎！

所謂“金繒私許北方盟”，乃賈似道賣國的一樁滔天罪行。按：《宋史·賈似道傳》：“（開慶）元年（1259）十月，鄂東南陴破，宋人再築，再破之，賴高達率諸將力戰。似道時自漢陽入督師。十一月，攻城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乃秘遣宋京詣軍中請稱臣，輸歲幣，不從。會憲宗皇帝（蒙哥汗）晏駕於釣魚山，合州守王堅使阮思聰踔急流走報鄂，似道再遣京議歲幣，遂許之。……明年，大元世祖皇帝登極，遣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征歲幣。似道方使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如此賣國行徑，豈不天誅地滅！

如果我們將高斯得的詩及奏議（載《耻堂存稿》卷一、卷二）結合起來讀，再聯繫宋季歷史，他言時事的詩皆與史合，不少可補史書之闕。如《自叙六十韻》①，記宋末事甚詳，可作史讀。前引四庫館臣“足稱詩史”之説不謬。

《耻堂存稿》收斯得宋亡之後的作品不多。如《春日偶成》，當已入元，所謂“閱盡諸公上要津”，蓋指不少宋官降元而變爲新貴；詩的後半，則是詩人氣節的自白。詩曰：

七年高卧霅溪濱，閱盡諸公上要津。共怪朝無書一字，

① 《耻堂存稿》卷六。

寧知項有鐵千觔。淵明肯仕義熙世，劉老要完元祐人。四壁新堂基已就，從今飽挹洞庭春①。

《讀荆軻傳》作於何時不可考，似也在入元之後。作爲遺民，詩人仍期待着復仇：

夜讀《荆軻傳》，掩卷喟然歎。結交天下士，賢哉太子丹。報秦一片心，秋蓮孤劍寒。……函關初未入，氣已吞祖龍。其事雖不就，簡牘光無窮。奈何今之人，蹙縮如寒蟲②？

關於詩歌藝術，高斯得在《題建安李演風露吟小稿》中提出了“嚴”、“平”、“清”、“幽”四項原則，並批評了當時詩壇流行的“險澀”等弊病。他寫道：“甚矣詩之難也。嚴而不峭，平而不俚，清而不泊，幽而不昧，乃可以言詩。今之爲之者不然，險澀以爲嚴，凡近以爲平，寒苦以爲清，黯黮以爲幽。”③ 這些意見固然不錯，不過他自己的作品，正如《四庫提要》所説：“間傷率易。”從上面徵引的篇什已可看出，高斯得雖然用詩歌反映了那個黑暗而多事的時代，然而藝術加工頗嫌不够，有時過直過露，少含蓄之功，減弱了作品的藝術震撼力。這些，或許是他對醜惡社會無比憎惡，往往一吐爲快，無暇精雕細琢所致。

① 《耻堂存稿》卷八。
② 《耻堂存稿》卷六。
③ 《耻堂存稿》卷五。

## 二、俯仰無愧的家鉉翁

家鉉翁（1213—?），自號則堂，眉州（今四川眉山）人。以蔭入仕，累官知常州，遷浙東提點刑獄，入爲大理少卿。以秘閣修撰充紹興府長史。遷樞密都承旨，知建寧府兼福建轉運副使，權户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遷户部侍郎，權侍右侍郎，仍兼樞密都承旨。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元兵逼近杭州近郊，丞相吴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爲祈請使北行，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元統治者欲加以官，鉉翁義不受。被拘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爲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元成宗即位（1294），放還，賜號“處士”，時年八十二。林景熙有詩曰：“衣冠萬里風塵老，名節千年日月懸。”[①]《宋史》卷四二一有傳。

家鉉翁的著作，《内閣藏書目録》卷三著録“《則堂先生文集》六册，全。宋末家鉉翁著，名《瀛洲集》，凡十七卷”。《國史經籍志》卷五、《千頃堂書目》卷二九著録爲“家鉉翁《則堂集》十六卷”。故本散佚，今傳爲永樂大典本，僅六卷，《四庫提要》曰：“其説《易》之書與其文集二十卷，則已全佚，惟《永

① 《聞家則堂大參歸自北寄呈》，載《霽山先生集》卷一。

樂大典》收其詩文尚夥，謹裒合排比，以類相從，釐爲文四卷、詩詞二卷。”

眉山家氏於唐德宗時遷蜀，代有人才，如宋仁宗時家勤國、安國、定國，哲宗時家愿，寧宗時家大酉、家炎，理宗時家坤翁等等，皆有文行。牟巘《送家自昭長慈湖》詩，即詠家氏以文章傳家的傳統：“眉山鍾神秀，翁季天下偉。直到仲虎輩，奕奕殊未已。家爲文章家，百年兼兩侍……”① 家鉉翁浸淫於家學，又以理學爲歸，在亡國之際，表現了堅貞不屈的民族氣節。《歸田詩話》卷中記曰：“元兵南下，次高亭，宋朝納降。吴堅爲左相，家鉉翁爲參政，與賈餘慶、劉岊爲祈請使北行。文天祥詩云：‘當代老儒居首揆，殿前陪拜率公卿。’又云：‘程嬰存趙真公志，賴有忠良壯此行。’前謂吴，後謂家也。至北，鉉翁抗節不屈，拘留河間。世祖崩，成宗即位，始賜衣服，遣還鄉里，年逾八十矣。林景熙有詩送之云：‘瀕死孤臣雪滿顛，冰氈嚼盡偶生全。衣冠萬里風塵老，名節千年日月懸。清唳秋荒遼海鶴，古魂春冷蜀山鵑。歸來親舊驚相問，禾黍離離夕照邊。’可謂不負文山所期矣。”又吴師道《家則堂詩卷後題》曰：

> 士大夫當廢興存亡之際，而能秉節守義，歸潔其身，為清議所予，其言論風旨之存者，人固望而寶之。在宋之季，則文天祥、謝枋得之詩章，與家公之《春秋義説》是也。……予觀家公，故宋大臣，遭履難險而制行卓然，固不可

① 《牟氏陵陽集》卷二。

及。……讀其詩，想其時，風鬻雨絀，飲泣相顧，麥秀之歌，其聲凄然，使人悲而不禁也。鍾儀之操，越石之吟，其志皎然，使人悚而起立也。吁！其可以有所感也夫①。

又木訥《歸田詩話序》也說："詠家鉉翁詩，而知表持身之節。"家鉉翁的氣節及其作品，受到時賢及後人的高度讚揚。

現存《則堂集》中的詩文，絶大部分爲羈北以後所作。上引《内閣目録》，他的集子原題《瀛洲集》，而從其詩文可知，他被羈留的地方正是瀛洲（今河北河間）。既以"瀛洲"命集，所收主要爲北方作品，便很自然了。此前所作，恐已毁於戰火，現僅存《浙西判官高越可水部郎中制》一篇②。

上面所述高斯得的《耻堂存稿》，主要收他在宋末的作品，故慷慨激昂，悲憤之情溢於言表，蓋猶指望有所作爲；而到家鉉翁羈北時，大勢已去，他無論如何已再無回天之力了，於是祇得將血海深仇積淀在心底，而以平静的心態面對現實。讀兩個集子，我們會感到差異很大，原因就在這裏。《則堂集》中大量的是堂室寺閣等記，以及序、説、書後之類，内容則多爲説經談義理。《四庫提要》曰：

鉉翁喜談《春秋》，尤喜談《易》，其《河間假館》詩曰："擬從諸君豫乞石一方，他年埋之冢前三四尺。上書宋

① 《禮部集》卷一七。
② 《則堂集》卷一。

使姓某其名某，下書人是西州之西老縫掖。平生著述苦不多，可傳者見之《春秋》與《周易》。”……鉉翁隸籍眉山，與蘇軾為里人，故集中如《文品堂記》、《養志堂記》、《志堂説》、《篤信齋説》、《跋太白賞月圖》、《和歸去來詞》諸篇及《豌豆菜》詩，自注間或稱述軾事迹。廣漢張栻亦其鄉人，故《敬室記》首亦慨然於南軒之學漸昧其傳，然其學問淵源，則實出金溪。……顧其立言大旨，皆歸於敦厚風俗，崇奬名教，隨事推闡，無非以理義為訓，原未嘗浸漶恣肆，如明代姚江之末流。其詞意真樸，文不掩質，亦異乎南宋末年纖詭繁碎之格，尚為多有可取耳。且迹厥生平，上雖不及文天祥，而下比留夢炎輩，則曖然其不侔。零篇斷簡，以其人重之可也。

館臣所論，基本上合乎事實。家鉉翁的文章確有蘇氏遺風。如《雲齋記》：

士有抱負奇偉，不求為世用，猶典教一方，以其道私淑諸人者，是雖仕也，而實隱也；是雖隱也，與潛深伏奥、獨善其身者異矣。河間張彦舉，早負鄉曲盛名，以鄉國公選，教授六州，十年於兹，安恬不競，余所謂仕而隱、隱而能以其道私淑諸人者也。

彦舉以“雲”名齋，俾余為之記。余諗之曰：雲一也，瑞乎天者為慶雲，澤乎物者為油雲，棲遲巖竇、偃薄林壑、不能為瑞為澤者，則閑雲也。子取其為瑞乎？抑取其為澤者

乎？抑慕其棲巖偃壑、適己之適、而忘情於斯世者乎？昔者禹、皋、稷、契並處堯朝，蔚乎其輝，炳乎其容，衣被下士，人莫名其功，此雲之瑞乎天者也。伊起於莘，說奮於巖，其君用之，其類應之，膚寸而升，不終朝而雨乎八紘，此雲之澤乎物者也。乃若荷篠耦耕之倫，以放曠為高，處不違其里，行不越其鄉，羞幣聘而傲王公，則岫雲之無心者也。吾子學孟孔之學，誦詩讀書，考古訂今，方將有用於世，彼隱君子遯世之事，不足為子言也。然則"雲"以名齋，義何居乎？

以下寫張彦舉的回答，說他典教而"懼乎無以雨之，窮年兀兀，唯日孜孜，亦欲厚吾之所蓄，庶有以霑溉吾徒云爾"。並說他以"雲"名齋，是根據《易》"雲雷而爲《屯》，雷雨而爲《解》。《屯》之雲，雷其蓄諸中者乎；《解》之雷，雨其澤諸外者乎"①。這樣的文章，不是頗有些蘇氏縱橫辯駁之風麼！

《則堂集》中有詩兩卷，許多爲題畫、賞花及其他日常生活題材，最多不過思鄉而已。似乎這位大宋國的參知政事，此時真如無心出岫之雲似的。他在《春欲暮雪作不已簡子新》五首之五中寫道："和平心事春三月，淡泊生涯水一杯。老矣衹餘歸夢在，世間萬事付心灰。"② "心灰"當是事實，但"心事"真的能够"和平"麼？絶非如此。舊傷一旦觸及，他痛苦的淚水就會潸然

① 《則堂集》卷一。
② 《則堂集》卷六。

而下。在《祭器之文》中，他將巨大的悲痛向死友傾訴：

> 我生不辰，逢天殫怒。奉命於征，以國之故。有志弗遂，見羈於瀛。茹苦銜哀，嚙氈飲冰。去家萬里，倏逾一紀。子死孫幼，誰為我視？居無把茅，卧乏班荆。病無以藥，寒無以衾……①

又《三山吴履道承出示理皇御書唐人詩恭題其後》詩曰："……孤臣流落濱九死，老眼尚能識偏傍。旅簷驚見亟再拜，拜起不覺涕淚滂。"② 對舊主依然是一往情深。《寄江南故人》曰：

> 曾向錢塘住，聞鵑憶蜀鄉。不知今夜夢，到蜀到錢塘③？

此時心情的複雜，旁人是很難完全理解的。清賀貽孫《詩筏》評此詩説："謂宋詩不如唐，宋末詩又不如宋，似矣。然宋之歐、蘇，其詩别成一派，在盛唐中亦可名家。而宋末詩人，當革命之際，一腔悲憤，盡泄於詩，如家鉉翁《憶故人》詩云（即上引《寄江南故人》，略），情真語切，意在言外，何遽減唐人耶？"

家鉉翁的《和歸去來辭》，集中表現了他羈北時的複雜心情，既有亡國後對當日朝政腐敗的反思，也有對自己大節不虧的欣

① 《則堂集》卷四。
② 《則堂集》卷五。
③ 《則堂集》卷六。

慰，以及歸鄉信念的堅定。原序曰："東坡、潁濱、元城、了翁在遷謫時，皆嘗和淵明此辭，久之皆得生還故郡。余羈留北方十有一年矣，客有持諸老和辭見示者，讀之感慨不能已，因亦和成一篇，以見其引領南望之意。丙戌冬録寄祖仁弟。""丙戌"爲至元二十三年（1286）。辭道：

歸去來兮，天涯萬里將安歸。落日孤雲在何許，百感會而多悲。念開元之盛際，事已遠而莫追；哀天寶之末造，世日降而日非。璀怙權而染鼎，裳倒植而成衣。權門焰焰而踵熾，國脉浸浸而遂微。智者見機而勇逝，愚者苟得而歡奔。謹者避射而括囊，弱者舍汙而簪門。耽大廈之千礎，翦一木之僅存。爾焜爾汚，我全我尊。墮九仞而遑恤，視千古而有顔。旅既焚而胡號，節甚苦而難安。辯義利之兩界，嚴理欲之一關。睇聖涯之浩瀚，陳衆説而遐觀。慨時運之已往，翼道脉之猶還。處幽谷之昧昧，希正途之桓桓。

歸去來兮，余胡為乎遠游？方羈縶之未釋，豈安閑之可求？咽氈雪以自厲，視簞瓢而何憂。惟余早志當世，謂八荒之可疇。謂津可梁，謂川可舟。翼剥極之猶輿，期渙奔之必丘。嗟斷梗之中葉，倏長堤之潰流。賢愚汩而同盡，萬事畀於一休。

已矣乎！鍾儀拘而獲釋，解揚躓而得全。子卿困而終歸，忠宣浩乎弗留。水萬折猶將障而東之，鳥暮投林豈無期？余縱不能效靖節躬東皋之耔，猶欲陪子由賡夜雨對床之

詩。天運周星而必復，明年其歸尚奚疑[①]!

今本《則堂集》卷六有詞三首，其中《念奴嬌·送陳正言》，大約作於宋亡後不久在河間一帶設館講學時：

> 南來數騎，問征塵，正是江頭風惡。耿耿孤忠磨不盡，惟有老天知得。短棹浮淮，輕氈渡漢，回首觚棱泣。緘書欲上，驚傳天外清蹕。　路人指示荒臺，昔漢家使者，曾留行迹。我節君袍雪樣明，俯仰都無愧色。送子先歸，慈顏未老，三徑有餘樂。逢人問我，為説肝膽如昨。

家鉉翁當臨安陷落時，獨不署降表，擄北後又義不受元官，在民族危亡之際，表現了極其可貴的堅貞氣節，比之“漢家使者”蘇武，的確是“俯仰都無愧色”。

## 三、和平恬淡的牟巘

牟巘（1227—1311），字獻甫，隆州井研（今屬四川）人。十二歲時隨父子才徙居湖州[②]。理宗時登進士第，爲浙東路提點

① 《則堂集》卷六。
② 見《以齋記》，載《牟氏陵陽集》卷九。

刑獄、大理少卿。忤賈似道罷，杜門隱居三十六年，與子應龍等討論六經，自相師友，日以經學道義相切磨。他尤其熟悉宋朝制度之損益、故家文獻之源流，歷歷如指諸掌。“少年爲文，操筆立就，若不經意，而有過人者。子弟爲置稿，輒笑裂去。晚歲筆力逾勁，南北學者皆師尊之，達官巨人嚮慕拜謁求文詞者相屬於門，文益富於壯作。”① 年八十五以終。《宋史·牟子才傳》有附傳，《宋史翼》卷三四有集傳。所著詩文稿，其子應復編爲《牟氏陵陽集》二十四卷②，今存，其中凡詩六卷，雜文十八卷。

牟應復爲其父親刊集時，曾請程端學作序，程氏在《陵陽集序》中評價了牟巘的人品、文章和學問，指出他文章“淡雅”、“從容造理”的特點，並以爲其法度出於歐、曾。《序》曰：

> 元初陵陽先生牟公巘博學實德，為時名卿，天下之書無所不讀，古今典禮無所不考，其源出於伊洛，其出處有元亮大節，故其發於文章，淵源雅淡，從容造理；其法度之妙蓋有與歐、曾並馳，而其實則吾道之言也。

清王士禎《跋牟氏陵陽集》，則以爲牟氏“詩有盛宋時坡、谷門風，題跋亦如之，雜文皆典實詳雅”③。又《元詩選》顧嗣立道：

---

① 牟應復《陵陽先生文集跋》。

② 原題《陵阳集》，後人为与韩驹《陵阳集》区别，遂在此集前加“牟氏”二字。

③ 《居易録》卷一。

當宋亡時，獻之已退不任事矣。一門父子，自為師友，討論經學，以義理相切磨。應龍遂以文章大家，見推於東南。是時宋之遺民故老，伊憂抑鬱，每託之詩篇以自明其志。若謝皋羽、林德陽之流，邈乎其不可攀矣。其他仇仁近、戴帥初輩，猶不免出為儒師，以升斗自給。獻之以先朝耆宿，矻然不緇，元貞、大德之間，年在耄耋，巋然備一時文獻，為後生之所矜式。……程端學為之序，謂其出處有元亮大節，正不當徒以詩律求之也。

清袁翼《論元詩》絶句之三，着重表彰牟氏作爲遺老的氣節："陵陽先生牟獻之，篇中高唱《和陶》詩。東南復見謝皋羽，血淚一腔無盡時。"①

程端學論牟巘詩"淡雅"、"從容造理"，是很準確的；至於法度是出於歐、曾，還是坡、谷，則似不必拘泥，牟巘本人反對"朝摹夕擬"，拾前人餘唾，而强調"風致"。在《繆淡圃詩文序》中，他説：

古人謂"粹其文"，謂"不間以詩，則不俊於口"。"不俊"者，屬辭不得流傳也。此豈有風致可尚耶？詩固無取於鄙樸便澀而重遲耶？世人朝摹夕擬，句煆字煉，以為唐詩，而終少風致，正如效叔孫教衣冠，而不得其抵掌談笑之意。

① 見《萬首論詩絶句》。

故必有唐人風致，乃有唐人詩句①。

因此，他主張“自然”，尤其不贊成“鄙樸便澀”或“艱澀寒儉”。没有風致的詩，也就没有生氣，没有精神，像優孟衣冠似的，終是贋品。在《掛蓑集序》中，他説俞好問所携王居正《掛蓑集》，“試閲之，亹亹乎何其辭之贍也。意者取之胸中，施之筆下，如出自然，無一艱澀寒儉態”②。而《高景仁詩稿序》，他將自己的詩歌主張歸結爲“和平”，認爲能造“和平”，纔是詩歌的“極致”：

> 《商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又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予讀書至此，然後知和平者物之極致，不但聲之與味為然，雖詩亦然。夫和平之詞恬淡而難工，非用力之深，孰能知聲外之聲、味外之味，而造乎詩頌之和且平者乎？故精能之至，及造和平，此乃詩之極致也③。

在牟巘看來，祇有達到“和平”的境界，纔能知“聲外之聲、味外之味”，而“和平”須用力深纔可企及。“和平”表現在詩歌風格上，就是“恬淡”，或者説“淡雅”。我們知道，歐陽修論詩，特别表彰梅堯臣的淡雅，而爲文自然，是蘇軾的一貫主張。可見牟巘的詩歌理論，確實繼承了盛宋諸大家的傳統，並在創作實踐

① 《牟氏陵陽集》卷一三。
② 《牟氏陵陽集》卷一三。
③ 《牟氏陵陽集》卷一四。

中得到貫徹。

牟巘詩雅淡的風格，古體詩《羅漢臣拄笏亭》可爲代表：

> 爽氣鍾於西，峨眉橫太白。春風吹不暖，暑路有積雪。月照平羌冷，雲頂七頂濕。游戲兩謫仙，銀河灑醉墨。遂令漢嘉郡，千古占一色。一從殊方走，江山頗蕭瑟。流落各天涯，相逢未相識。微聞莊舄吟，握手話疇昔。乃知此邦秀，終不斷地脉。權門車如霧，衆甘炙手熱。而君獨幾先，惟恐涴我笏。偉哉百尺樓，西望即鄉國。爽氣今已回，何妨高掛頰。里中表聖公，千載推汲直。當年幾諫紙，扣笏良懇切。意欲摧百士，死職非所惜。此笏豈其遺，正自峭風骨？願君善藏之，擊邪看他日。也勿羨堆床，富貴竟何益。長鑱白木柄，乃我手中物。惟有故鄉夢，與君共愁絶。何當駕雙鵠，萬里遡寥碧[①]？

詩中抒寫了對雄奇秀麗的故鄉的懷念，尤其對羅氏的節操十分欽佩，將他比爲鄉先輩田錫（按：莊舄，戰國時越人，在楚思越而吟越聲，則此詩當作於入元之後）。感情熾烈而有節，語言含蓄、自然而流暢，雅淡和平，足以稱之。

牟巘最有風致的作品，是組詩《四安道中所見》絶句二十五首[②]。如第五、六、八首寫農村勞動生活，生動形象而極有情

① 《牟氏陵陽集》卷一。
② 《牟氏陵陽集》卷一。

趣，可與范成大的田園詩比美：

生怕秋蟲稻把稀，腰鐮爭出傍清輝。尻高首下泥中鶴，啄得黃雲盡始歸。

狹路傾欹下澗隈，歸牛忽帶夕陽來。狂遮瞪視渾無奈，憑仗誰人拽鼻回。

依約茅茨傍翠微，炊煙孤起半開扉。早禾趁日連枷鬧，老莢爭風拍板飛。

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六首寫旅途感受，詩意濃鬱，在宋、元之際頗少見：

薄酒三杯醉不成，雨敲疏瓦見分明。破衾判作空階滴，滴到乾時也解晴。

聽得荒鷄第一鳴，吹燈發火飯初成。衣囊減盡渾無袂，又是蕭蕭帶雨行。

崎嶇踏破布行纏，負米擔鹽似蟻緣。為羨生涯隨處足，五湖鮭菜范公船。

千山過盡又行脚，慚愧道人看客勤。褒得白雲欲相贈，一甌茶復白於雲。

由於詩人主張“和平”，故僅偶爾含蓄地涉及時事，如《送楊興府》“驚心宇縣尚吹塵”句，顯然是回憶宋季戰亂年代：

細語當年別後春，驚心字縣尚吹塵。濁醪易貰新豐酒，衰俗難逢舊雨人。君似伏波當益壯，我幾南斗不能神。合併未幾匆匆去，魚鳥蒹葭誰與鄰①。

當然，在宋季天崩地坼的歲月，牟巘似乎過於“和平”和“恬淡”，他的詩很少直接透露出時代的氣息，這應該説是較嚴重的缺憾。在《題毗陵所吟》中，他寫道：“昌黎云：歡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辭易好。金君拱之庚午、甲戌之間，客於諸公，往來蘇、常，詩中多及宫府承平風物，所謂歡愉之辭也，於其難工者而工之，無他，恬淡之意常存乎胸中，紛華外物不得而誘故也。繼是而作者，往往一變而爲愁苦之辭，悲鳴兩吻，不能自已。吾固不願拱之爲此也，拱之自叙，蓋已有感於《康衢之歌》矣，豈非其所願也哉？”② 庚午、甲戌，爲度宗咸淳六年（1270）、十年（1274），時宋社將傾。在《題四明二僧詩卷》中，他説時值“江淮一大異，生靈一大厄”，而二僧“詩中乃無一字及之，豈定力自能遣憂患耶”③？所謂“大異”、“大厄”，顯然指元軍攻占江淮。對於僧人，或可不必要求他們的作品反映時事；而牟巘雖非“無一字及之”，但所及竟然不多。詩人是一位重名節的宋室舊臣，在宗國將亡已亡之際，持這樣的詩歌理論，似乎已不僅是審美觀的問題，而是對世事的冷漠，叫人難以理解。是否所謂“和平”其實是極度悲憤後的超越？若以這樣的眼光讀牟詩，也許能

① 《牟氏陵陽集》卷四。
② 《牟氏陵陽集》卷一七。
③ 《牟氏陵陽集》卷一六。

解讀得更深一些。

作爲羈留他鄉的遺民，詩人時時將對故國的眷念之情熔鑄於詩，“和平”然而沉鬱。如《孤雁》：

> 如何苦作斷腸聲？度盡關山失弟兄。萬里他鄉誰是伴，單棲半夜若為情。嘐嘐每歎衆人薄，落落孤將一意行。祇恐影沉湘水後，更無來者繼高名①。

牟巘以詩歌成就最高。在十八卷雜著中，有銘讚、表狀、記、序、説、題跋、啓、行狀、墓誌等各體文，如前引王士禎所説，“皆典實詳雅”。此舉一篇爲例。《跋繆淡圃文集》評述了繆氏其人其文，尤其是狀其作品的不同風格，可謂曲盡其妙，在典實詳雅之外，又不乏生動形象之致。文曰：

> 古有山澤癯、列仙之癯，予於合沙繆仲晦甫見之。蓋能得天地間至清之氣，是以自號淡圃，淡於進取，淡於聲利，淡於嗜欲。顧獨耽書，胸次三萬竿，皆取英咀華，拔新領異，絶畦徑，而為文私淑泛應，往往成帙。予頗與觀焉，如明珠大貝，潛深閟幽，光景時見，而有卓犖者存；如清湍急流，樅金戛玉，音節悲壯，而有透迤者存；如晚菊壽梅，凌雪傲霜，意象凄冷，而有芳烈者存：真老於文學者也！
>
> 然文豈徒作？觀其論齊霸衣裳之會者，獨以於貫為盛，

① 《牟氏陵陽集》卷五。

有所重也。辨先聖章服之異，而深取鄭氏之詩，有所尊也。讀《循吏傳》，則以商鞅之術慘為寒食散，申韓之法甚於用牛羊：有所歎也。至於記吴周將軍廟，並及蜀事，於孔明、公謹之盛心，若又有所感焉。它類是者尚衆，有待於世道，徒文乎哉！

予病耄餘生，棄置萬事，無復嗜省，惟愛奇一念，結習未忘。於吾淡圍，誠愛之重之，因書其文稿如此。土苴緒餘，能為我發一笑①？

所謂“晚歲筆力愈勁”，於此可見。

牟巘以八十五高齡去世。他八十大壽時，程鉅夫作《牟陵陽八十》詩道：“陵陽先生八十時，白鬚紅頰身深衣。青門瓜熟有伏臘，磻溪釣直無是非。門前載酒欲問字，亭角倚杖方尋詩。少微政爾光不夜，高士若匪先生誰？”② 此詩生動地描摹了詩人晚年的形象，有似耄耋之年留下的一幅小照。

## 四、巴蜀遺民作家羣

宋末元初，四川的遺民作家不少。如母夢牛，恭州巴縣（今

① 《牟氏陵陽集》卷一七。
② 《雪樓集》卷二八。

重慶市巴南）人，度宗咸淳七年（1271）進士，累官至通直郎，著有《全歸集》，雍正《四川通志》卷八、《巴縣志》有傳。馮坦，字伯田，號秀石，普州安岳（今屬四川）人，母夢牛同年進士，任江津漕務官，工詩，《宋詩紀事》卷七六輯其詩兩首，皆佳。《絶句》曰："山腰一抹雲，雲起知何處？急渡小橋尋，天風忽吹去。"又《鸕鷀原樵歌》："綺羅巷陌總成塵，誰識擔柴老買臣？自笑賣柴元似舊，買柴換却舊時人。"此詩蓋作於入元之後，頗有今昔之感。又如史扶，眉山人，自幼家貧篤學，南宋末嘗應進士第，游瀘州，隱居不仕，時號瀘南逸老。有詩名，著有《瀘南詩卷》，久佚。還有張山翁、湯恢、文及翁、王學文等人，留下少許詞作，或在宋末感歎時事之不可爲，或於國亡後以氣節自誓，或抒發遺民之痛，數量雖不多，可謂字字血淚，哀音酸鼻，爲"大宋國"、也爲宋詞的黄金時代唱出了最後的挽歌。

**張山翁**　張山翁，字君壽，普州（今四川安岳）人。理宗景定三年（1262）進士。恭帝德祐元年（1275），爲荆湖宣撫司幹辦官，元兵臨境，鄂守張晏然商議投降，山翁以書斥之。晏然既降，山翁被執軍前，元軍首領道："如若投降，還不失做顯官。"山翁不屈，行省官賈思貞義之，寬貸不殺。宋亡，居黄鵠山，聚徒教授以終。著作甚豐，有《南紀集》、《緇林藏》、《雲山集》、《相鋤集》等，皆久佚。《宋史》卷四五四有傳。

**湯　恢**　湯恢，字充之，號西村，眉山人。理宗端平二年（1235）除四川制置使，嘉熙二年（1238）以試兵部侍郎知江州。工詞，著有《語溪集》一卷。《全宋詞》據《絶妙好詞》等輯得詞七首及零篇斷句兩件，排在宋末。今按：《倦尋芳》曰："記前

日、西湖行樂，載酒尋春，十里塵軟。”《八聲甘州》曰：“寄隱孤山山下，但一瓢飲水，深掩苔扉。”又《二郎神》：“回首前朝，斷魂殘照，幾度山花崖蘚。無限都付與宬尊，漠漠水天遠。”知他曾寓居杭州，既云“回首前朝”，當已入元。另一殘篇《八聲甘州》説得更明白：“想當年，龍舟鳳艗，樂宸游、摇曳錦帆斜。傷心是，御香染處，樹樹棲鴉。”顯然是“遺民”的口氣，故有無限亡國之痛。

唐圭璋很稱贊湯恢的《二郎神》用徐幹臣韻一首，以爲“極有風致”①。詞曰：

> 瑣窗睡起，閑佇立、海棠花影。記翠楫銀塘，紅牙金縷，杯泛梨花冷。燕子銜來相思字，道玉瘦、不禁春病。應粉蝶半銷，鴉雲斜墜，暗塵侵鏡。　還省，香痕碧唾，春衫都凝。悄一似茶縻，玉肌翠被，消得東風喚醒。青杏單衣，楊花小扇，閑却晚春風景。最苦是、蝴蝶盈盈弄晚，一簾風静。

唐圭璋又説：“詞中‘燕子銜來相思字，道玉瘦、不禁春病’，《詞旨》録爲警句。他如《倦尋芳》之‘宿粉殘香隨夢冷，落花流水隨天遠’，《祝英臺近》之‘都將千里芳心，十年幽夢，分付與一聲啼鴃’，及‘不妨彩筆雲箋，翠尊冰醞，自管領、一庭秋色’，《詞旨》亦皆録爲警句。”可見湯恢雖傳詞不多，質量

① 《唐宋兩代蜀詞》。

甚高。所舉《祝英臺近》第二首，題“中秋”，全詞尚存，曰：

> 月如冰，天似水，冷浸畫闌濕。桂樹風前，釀香半狼藉。此翁對此良宵，別無可恨，恨祇恨、古人頭白。　洞庭窄。誰道臨水樓臺，清光最先得。萬里乾坤，原無片雲隔。不妨彩筆雲箋，翠尊冰醞，自管領、一庭秋色。

想象的獨特，構思的巧妙，鑄辭遣句的典雅，不愧一時作手，難怪《絶妙好詞》選載湯詞達六首之多。

**文及翁**　文及翁，字時舉，號本心，綿州（今四川綿陽）人。登寶祐元年（1253）進士第。爲昭慶軍節度使掌書記，寓居烏程（今浙江湖州）。歷國子司業、禮部郎官、秘書少監。德祐元年（1275），自試尚書禮部侍郎除簽書樞密院事，元兵至，棄官而去，頗虧大節。國亡，隱居著書，元世祖累徵不起，略可彌補前咎，文天祥稱他爲諸儒典型。通五經，尤長《易》數之學。著有《易本義》、《十七史纂》等專著多種，有集二十卷，久佚。《宋史翼》卷三四有傳。

文及翁的詩文詞，今尚有遺篇傳世。《山中夜坐》詩曰：“悠悠天地間，草木獻奇怪。投老一蒲團，山中大自在。”[①] 當是他入元隱居時所作。此外《宋代蜀文輯成》卷九四輯其佚文八篇。現存詞，零句外祇有一首，即《賀新凉·西湖》，頗有特色。詞道：

① 載《天地間集》。

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煙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妝搖畫艇，問中流、擊楫誰人是。千古恨，幾時洗。　餘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磻溪未遇，傅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①。

《錢塘遺事》載，文及翁登第後，與同年游西湖，或問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賦《賀新凉》。《詞綜偶評·宋詞》曰："（前段）所謂'直把杭州作汴州'也。"《賭棋山莊詞話》卷一〇道："嗟乎，是真《小雅》詩人之義也。比之陳參政之《木蘭花慢》、德祐太學生之《百字令》，更爲沉痛，誰敢輕填詞爲小道哉！"作此詞時雖距亡國尚有二十餘年，但衰敗之勢已成，不過苟延殘喘而已。作者對統治集團的腐敗、麻木與没落，進行了有血有淚的控訴和無情的鞭笞。從詞的角度看，它繼承了渡江以來愛國詞派的傳統，給宋季柔媚的詞壇留下了一曲震撼人心的悲歌，正像《湘綺樓詞選》王闓運所説："須得此洗盡綺語柔情，復還清明世界。"雖曰"餘生自負澄清志"，但文及翁終未能挽狂瀾於既倒，長江"江神"無法阻擋南下的元兵，三百二十年的趙宋王朝，於是走到了它的盡頭。

**王學文**　如果説文及翁的《賀新凉》是對南宋立國一個半世紀歷史清醒的回顧與反思的話，那麽王學文的《摸魚兒·送汪水

① 載《錢塘遺事》卷一。

雲之湘》，則是一曲深沉的挽歌：

> 記當年，舞衫零亂，《霖鈴》忍按新闋。杜鵑枝上東風晚，點點淚痕凝血。芳信歇，念初試琵琶，曾識《關山月》。悲弦易絶。奈笑罷鞏生，曲終愁在，誰解寸腸結。　浮雲事，又作南柯夢徹。一簪聊寄華髮。乾坤桑海無窮事，纔歷昆明初劫。誰共説，都付與樵桐，寫入《梅花疊》。黄花送客，休更問湘魂，獨醒何在，沉醉浩歌發①。

按：王學文字必節，號竹澗，眉山人，生平事迹不詳；汪水雲名元量，字大有，號水雲，錢塘（今杭州）人，以善琴事謝后、王昭儀，宋亡隨三宫留燕（元大都，今北京），後以黄冠南歸。著有《水雲集》、《湖山類稿》。此詞題“送汪水雲之湘”，當作於汪元量南歸之後，時宋亡尚不久，故云“纔歷昆明初劫”。唐安史亂後，唐明皇携楊貴妃倉皇逃蜀，與宋室三宫被擄北上，有某種相似之處，故有“《霖鈴》忍按新闋”之句。汪元量身經宋亡被擄北上的慘痛歷程，寫下了大量反映時事、可歌可泣的詩作，歷來有“詩史”之稱，真所謂“誰共説，都付與樵桐，寫入《梅花疊》”。宋社既屋，又有如當年楚亡於秦，所以當元量赴湘之際，自然想起屈原，然而“休更問湘魂”，一切都晚了。大厦已傾，曲終席散，祇有沉醉後的“浩歌”而已。字字句句，真個是“點點淚痕凝血”。

---

① 元《草堂詩餘》卷中。

蜀詞人長期領導着詞風，在唐、宋兩代走過了漫長的路。而唱罷此曲，“詞”這種音樂文學形式本身，也隨着宋王朝的覆滅而徹底衰落了。

# 餘　論
# 宋代巴蜀文學繁榮的原因

在通論了宋代巴蜀文學之後，我們有必要回過頭來縱觀一代，探索一下宋代巴蜀文學繁榮的原因。這種回顧像是多餘的"尾巴"，但似乎又不可缺，因而稱之爲"餘論"。

探索顯然是困難的。因爲造成有宋巴蜀文學繁榮的原因十分複雜，加之文獻的匱乏，認識的局限，這裏祇能略論其大概，權作全書的結語。

## 一、宋代巴蜀文學的繁榮及其特點

兩宋巴蜀作家衆多，作品集繁夥，許肇鼎先生《宋代蜀人著作存佚録》共著録作家一千零二十餘人，各類著作凡二千五百三十多部，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是詩文詞集①。這祇是對有集者的著

① 巴蜀書社 1986 年版。

録，事實上，作家還遠不止此數，《全宋詞》、《全宋文》、《全宋詩》輯得的現有單篇作品傳世的作者，其數量要大得多，散佚不傳的，還不知其數。

當然，數量統計祇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質量和創作水平。在宋代文學史上，巴蜀作家以其獨特的藝術傳統，在詩、文、詞等各個領域，都湧現了一大批出類拔萃的作家，而“三蘇”（蘇洵及其二子軾、轍）便是傑出的代表。他們都是古文大家。蘇軾又是繼歐陽修之後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其歌詞創作“新天下耳目”，是開啓一派的巨匠。天下文章，莫盛於斯。

到南宋，文學總體水平下滑，如元人袁桷所説：“後宋百五十餘年，理學興而文藝絶。永嘉之學，志非不勤也，挈之而不至，其失也萎。江西諸賢力肆於辭，斷章近語，雜然陳列，體益新而變日多，故言浩漫者蕩而倨，極援證者廣而類俳諧之詞。獲絶於近世，而一切直致，棄壞繩墨，棼爛不可舉。文不在兹，其何以垂後？”① 這是就總體趨勢設論，其實南宋的文學成就雖在某些方面不及北宋，却也自有特色，依舊可觀。這時期的巴蜀，再没有産生如蘇軾那樣的文學大師（大師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再産生），但像郭印、馮時行、李石、李流謙、員興宗等等，上繼蘇氏遺風，都不愧爲一時名家。即使在濃鬱的理學氛圍中，如魏了翁及其門人吴泳等，恪守“歐蘇體法”，抱道含章，文學創作仍卓有成就。這種風氣一直持續到南宋滅亡，入元的亡宋遺民作家高斯得、家鉉翁、牟巘等，仍有出色的作品傳世。史學家如丹

① 袁桷《戴先生（表元）墓誌銘》，載《清容居士集》卷二八。

稜李燾父子，也都是著名的作家。正如吴泳《答程季與（公許）書》所説：

> 某嘗謂蜀文章為天下冠。漢相如、子雲同工異曲。唐陳子昂孤騫獨步。國朝四范（范仲黼、范子長、范子該、范蓀）有絲綸譜，二蘇有制誥，皆温雅麗則。王岐公（珪）被遇三朝，大典册獨出其手，每一篇出，人争誦之，亦華陽人也。渡江而後，更不繁叙。端平至嘉熙，更掌内外制，今已四人，某雖不才，亦預兹選。兹得季與、詹叔相與討論潤色，斯文之未喪，蓋天也①。

縱觀兩宋巴蜀文學，其特點或許可以舉出許多，主要的蓋有如下幾點。

一是有比較先進的文學思想。宋初作家田錫，即提出文尚自然的理論，並用“微風動水”作比喻，主張文貴“天真”。何亮則站出來反對古文“艱澀”之風。後來蘇洵繼承並發揮“微風動水”説，而到蘇軾，則强調爲文“如行雲流水”。可見文尚自然，是巴蜀作家的優秀傳統。可以毫不誇張地説，比起中原許多作家講“道統”、甚至重“道”輕“文”的風氣，巴蜀作家更理解文學的特點，所以即使在南宋理學盛行的時代，他們仍堅持“歐蘇體法”，而没有喪失文學精神。

二是作家們重視人格修養。兩宋蜀人多直臣、諍臣，田錫、

① 《鶴林集》卷二七。

蘇軾是北宋的代表，這已爲後人熟知。南宋時，紹興間蜀士因不附會權奸秦檜而備受壓抑，其後情況雖稍有變化，但也並未根本好轉，其原因是他們往往與朝廷中主張對敵妥協投降的腐朽集團勢不兩立。程公許有詩道："南渡今百年，蜀遠天一方。彝典僅歲貢，幾人與庭揚？況復多沮撓，誰不甘摧藏。"① 這是説朝廷既然排斥蜀士，他們衹好退成鄉里。他又在《岷峨歎》中大發感慨："富貴由來多捷徑，强聒最爲蜀人病。……廟堂何忍蜀才棄，渠自方頭觸人忌。"② 巴蜀知識分子這種"方頭"式的不隨波逐流的倔强性格，使他們吃了不少苦頭，同時也贏得世人的敬重。不是説蜀中文人没有敗類，衹是説中國傳統觀念中的道德文章，歷來爲巴蜀文士所重，人格高，文品於是也高。

兩宋巴蜀作家不附權勢，但又十分關心國是。在宋代歷史的各個時期，蜀中作家大都能將自己融入社會，不在其位，亦謀其政，他們的詩文記録了一個時代，或者説讀他們的詩文，也就觸動了那個時代的脉搏。

三是善於學習和繼承鄉先賢優秀的文學傳統。巴蜀作家尊重鄉邦文獻，對鄉先賢充滿景仰之情。他們經常提到自漢文翁以後的蜀文學傳統，並引以自豪。宋代西蜀出了大作家蘇軾，以後學習蘇文，代有其人，無論在蘇文被禁的年頭，或者是理學盛行的時代，蘇氏學都不曾被丢棄。整個南宋的巴蜀文學，幾乎是在蘇

① 《送本仲聘君分韻得長字》，載《滄洲塵缶編》卷五。
② 《滄洲塵缶編》卷六。

氏詞章學籠罩之下。而以“三蘇”爲代表的蜀學①，對巴蜀文學也産生了巨大的影響。這種頑强的傳統觀念，是頗爲奇特的，爲其他地區所不多見。

重傳統風氣的形成，當與巴蜀的家族文化直接相關。歷史研究表明，巴蜀家族文化可以追溯到很遠的漢、晋時期，在常璩《華陽國志》中就有所反映。唐、宋兩代，由於巴蜀地區較少戰亂，北方移民家族和地方豪族勢力不僅没有像其他地區那樣遭到打擊，反而有所發展。蘇軾曰：“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② 吕陶也曾寫道：“眉陽士人之盛甲兩蜀，蓋耆儒宿學，能以德行道義勵風俗，訓子孫，使人人有所宗仰而趨於善，故其後裔晚生，循率風範，求爲君子，以至承家從仕，譽望有立者衆。”③ 史堯弼在《簡池守孫公哀詞》中也説：“吾州所以重於天下者，以風俗厚，議論正，士大夫有家法，而子孫能世守，往往可以傳後世、風州里。”④ 他們所論雖主要是眉州，大致也可概之巴蜀各地。元初虞集對此説得很明確：“昔者吾蜀文獻之懿，故家大族子孫之盛，自唐歷五季至宋，大者著國史，次者州郡有載記，士大夫有文章可傳，有見聞可證。所謂貴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定品。雖貴且富，非比族氏，不通婚姻。蓋猶有九品中正之遺風，譜牒之舊法，不

① 關於宋代蜀學，詳參胡昭曦、劉復生、粟品孝《宋代蜀學研究》，巴蜀書社1997年版。下文有關唐末五代巴蜀移民、宋代四川書院等問題，亦參考了此書。

② 《眉州遠景樓記》，載《蘇軾文集》卷一一。

③ 《朝請郎新知嘉州家府君墓誌銘》，載《净德集》卷二三。

④ 《蓮峰集》卷一〇。

獨眉俗爲然也。"① 魏了翁知眉州時，曾建"載英堂"，"載記、國史，田公（錫）而下，列圖於堂者二十有六人"②。這種重豪門氏族的風氣，政治上也許並不先進，我們這裏不準備對它進行歷史的評價；但有一點，即上面所説的頑强的傳統觀念，也就是重視鄉邦文獻、"世守"家族文化遺産，又確實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傑出的人才，出現了許多著名的學術之家、文學之家或史學之家，是造成宋代巴蜀文學繁榮的重要原因之一，這是不可抹殺的客觀事實。

四是思想比較開放。巴蜀地處西南隅，遠離政治文化中心，但是在宋代，蜀人的觀念並不封閉、保守，他們善於汲收外地作家的文學新思想和先進的創作技巧。宋初田錫先後與宋白、王禹偁論文，接受了他們的觀點，然後自出"新意"，使巴蜀文學有一個較高的起點。"三蘇"自入歐陽修之門，文風有所變化，特别是蘇洵晚年文章的收斂，蘇轍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的特點，人們認爲是受歐陽修的影響。劉宰《書石湖詩卷後》曰："余與蜀李季允（壁）同爲紹熙庚戌（元年，1190）進士。慶元間，季允由校書郎還蜀，舟未具，小留儀真。余時爲郡掾，無日不會。因問：'近時南士帥蜀，誰賢?'季允以范石湖對。余疑焉，細問之，季允言：'蜀之俗大抵好文，其後生往往知敬先達。先達之所是，亦是之。范公以文鳴，其毫端之珠玉，紙上之雲煙，蜀士大夫争寶之。又其爲政平易近民，民有隱必伸，有謁必獲，故其

① 《題晉陽羅氏族譜圖》，載《道園學古録》卷一一。
② 《眉州載英堂記》，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一。

教易成，其政不嚴而治。'"① 這種善於向外地作家學習、尊敬先達的風氣，使他們克服了地域的缺陷，從而既重視傳統，又勇於創新。

## 二、推動宋代巴蜀文學發展和繁榮的若干因素

宋代巴蜀文學最發達的地區，是成都、眉州、隆州（曾稱陵州、仙井監，今四川仁壽）。成都是通都大邑，文化積累豐厚，又是巴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人才薈萃，文學繁榮應在情理之中。然而眉州無成都的區位優勢，却成爲宋代三個刻書中心之一，文學也特別發達，除"三蘇"外，還産生了不少重要作家，連成都也瞠乎其後，這是很奇特的，可稱爲"眉州現象"。因此，下面我們在叙述巴蜀各地的同時，較多地着眼眉州，試圖從更深層次分析推動宋代巴蜀文學發展和繁榮的若干重要因素。

第一，唐末五代的移民運動，爲巴蜀文學注入了巨大的活力。研究宋代巴蜀作家的祖籍，我們不難發現，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來自關中或北方其他地區，他們在唐末五代或避戰亂、或游宦而入蜀定居。比如華陽（今成都）范氏，其先長安（今西安）人。唐末避亂入蜀，有范鎮、范百禄、范祖禹等著名作家。閬中陳氏，其先博陵（今河北蠡縣南）人，隨王建入蜀，有陳省華及

① 《漫塘文集》卷二四。

其三子堯叟、堯咨、堯佐。綿竹張氏，唐僖宗時徙蜀，張浚及其子張栻最有名，等等。

眉州是唐末五代接納移民最多的地區[①]。如眉山家氏，祖籍晋（今山西），唐德宗時徙眉山，人物甚多，家勤國、家安國、家定國、家愿等皆知名士，文學成就以宋末家鉉翁最著，有文集傳世。又如史氏，唐僖宗時入蜀，分居眉山、青神、丹稜三地，“宋時眉州蘇、程、家、史，是稱著姓……而史氏尤多隽才”[②]。其中眉山史清卿爲蘇軾兄弟之師，史炤著有《通鑒釋文》三十卷，今存，而史堯弼有《蓮峰集》傳世。洪雅（眉州屬縣）田錫，爲有宋第一代作家，其先京兆（今陝西西安）人，唐末入蜀。青神（眉州屬縣）楊氏，長安人，唐僖宗時入蜀，南宋間有楊汝明、楊大全、楊仲虞（有《不欺集》，佚）、楊泰之、楊棟（有《崇道集》、《平舟文集》，皆佚）、楊文仲（有《見山文集》，佚）等。丹稜（眉州屬縣）李氏，乃唐宗室之後，李燾父子以文學、史學顯，等等。

以上所舉，衹是極小部分，這裏無法一一羅列。當然，外地人徙蜀未必都能成材，問題是唐末五代徙蜀的，大多是北方的所謂“衣冠之族”[③]，也就是知識分子官宦世家，他們有較高的文化素養，讀書作文是“傳家寶”，後代湧現著名作家的機率，自然要高得多；而且他們的榜樣作用，對居住地風氣的影響，更不

① 詳參劉琳《唐宋之際北人遷蜀與四川文化的發展》，載《宋代文化研究》第二集，四川大學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 嘉慶《眉州屬志》卷一九《雜記》。

③ 參《資治通鑒》卷二九二“後周世宗顯德二年”胡三省注。

可低估。

第二，重視教育，形成了士子熱心向學的風氣。人才的産生靠教育。宋代巴蜀文學的繁榮，與教育相對發達密切相關。宋代的教育機構，官辦的有府學、州縣學，民辦的有私塾及書院等。州縣立學，往往與建廟共舉，即有廟多有學。據《宋代蜀學研究》統計，當時所建廟學，“成都府路四十六處，潼川府路三十五處，利州路十一處，夔州路八處，總計一百處”。這個數據恐怕尚不完整。南宋作家李石做成都學官時，“左右生至千二百員。諸司增給學廩，西邊二三大將相與義助”①。由此可見成都府學的興盛。

巴蜀各地所建書院（大多建於南宋）共二十多所。至於私塾（又稱山學），南宋末趙與時《賓退録》卷一記載道：“嘉、眉多士之鄉，凡一成之聚，必相與合力建夫子廟，春秋釋奠，士子私講禮焉，名之曰鄉校。亦有養士者，謂之山學。眉州四縣，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縣，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寧四所，普州二所，餘未之聞。”趙氏所記也未必完整，但可看出凡“山學”較多的州府，比如眉州，也是文學最繁榮的地區。

學校的興盛，必須由學生的數量來支撐，若没有士子的熱心向學，各類學校是辦不下去的。蘇軾《謝范舍人書》，稱西蜀仁宗時代“釋耒耜而執筆硯者，十室而九”②，可見讀書人之多。祝穆《方輿紀勝》、王象之《輿地紀勝》兩書，爲我們提供了南

① 《自叙》，載《方舟集》卷一〇。
② 《蘇軾文集》卷四九。

宋時代巴蜀地區文化教育更爲廣泛的實證資料，雖然多是隻言片語，仍可説明巴蜀教育的發達，士子讀書的熱情，從而可窺見巴蜀文學發達的原因。

《方輿勝覽》卷五三《眉州》“事要”引張剛《通義儒榮圖序》：“後世以蜀學比齊魯，而蜀之學者亦獨盛於通義。政和御筆：‘西蜀惟眉州學者最多。’”又引《修譙樓記》：“其民以詩書爲業，以故家文獻爲重，夜燃燈，誦聲琅琅相聞。”又卷六三《普州》（今安岳）引唐文若《安居縣學記》：“安居，普下邑，地狹而賦寡，占籍爲士者多於民。”又卷六四：潼川府昌州（今大足）“士願而勸學，深山窮谷，户曉禮義”（李宗諤《圖經》）。又引蒲傳正撰《州學記》：“尊道而重儒，孳孳以事聖人爲急。”卷六五《叙州》（今宜賓）《事要》引《黄太史祠堂記》：“戎州以涪翁重，詩書禮義之澤，漸漬至今。”又同卷《富順監》引《泮水巷記》：“士競於文。”

王象之曾於寶慶元年（1225）入蜀爲長寧軍（今珙縣東）文學，對巴蜀情況比較熟悉。他在《輿地紀勝》中引録文獻道：“蜀爲西南巨屏，由漢以來，號爲多士，莫盛於眉、益二都，而嘉次之”（崇寧二年〔1103〕任熙明《教授題名記》）；“普爲東蜀下州，土瘠而民貧，惟士常比旁郡爲多”（馮山《州學記》）；“論學徒之盛，以西眉東普爲稱首”（政和中安岳主簿劉渭《應廟記》）；“（普州）介萬山間，無土地肥饒之産，無舟車貨利之聚，民生艱視中州不及遠甚，獨惟人物之富，甲於東蜀”（《普慈志序》）；“其民樸厚而俗美，士雅素而篤學，排村遍井，弦誦相聞，故其俗尚禮義，尊愛賢者”（宣和元年〔1119〕郡守王平《彭公

堂記》)。簡州“四出狀元”(《圖經》);潼川府榮州(今榮縣)“自祥符迄今登進士第者,舉不乏人”(《圖經·風俗門》)。(閬州)“元祐中,里人有‘閬苑盛事三學士’,謂雍元直、蒲傳正、鮮于端夫也”;“‘錦屏名山三狀元’,謂陳堯叟、陳堯咨、馬涓也”(《風俗》);“入蜀之邦,此爲第一”(《通守題名記》)。以上史料,充分展示了宋代巴蜀各地教育興盛、人才輩出的歷史面貌。

第三,重視科舉,形成了士子積極應試的風氣。宋代的科舉考試儘管有許多弊病,但它仍是平民入仕的主要階梯,對士子始終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上述士子熱心向學,實際上與科舉考試這個指揮棒有關,因爲就不少人而言,讀書的目的就是參加科舉考試,並由此步入仕途,“以筆代耕”。科舉考試有兩重性,它既將士子引向仕途,使之成爲各類官吏,同時也將其中的精英帶入文學或學術的殿堂。在宋代,巴蜀地區科舉之盛,在全國是很有名的。田況《進士題名記》曰:“益州自太平興國以來,登進士第者接踵而出,天聖、景祐中,其數益倍,至慶曆六年(1046)一榜得十八人,皇祐元年(1049)得二十四人,他州來學而登第者復在數外,其盛也如此。”① 這是北宋前期的情況。李燾《貢院記》道:“國家習用文治,士愈輻輳,每三歲取士詔下,合成都九邑士來應有司之試者,數逾五千,日增而未止。……建炎初,始有詔即成都類試一路十五州進士之當試於禮部者。紹興二年(1132),宣撫司承制,并三路四十三州當試日,皆即成都試焉。

① 《全蜀藝文志》卷三六。

……自始及今，歷四十八年矣。"① 這是南宋的情況。南宋由於建行都於杭州，巴蜀道里遼遠，故特許舉子參加在成都舉行"省試"，稱"類省試"。"類省試"每次所取，約佔南宋"全國"的三分之一②。這對南宋巴蜀文化（包括文學）的繼續繁榮，有着極其重要的作用。上引祝穆《方輿勝覽》，記載了眉州"夜燃燈"誦書的盛況。南宋初，晁公遡作《今歲試士竟置酒起文堂延主司且作詩送之》道："吾州俗近古，他邦那得如。飲食猶俎豆，傭販皆詩書。今年屬賓興，詔下喧里閭。白袍五千人，崛起塞路衢。入門坐試席，正冠曳長裾。談經慕康成，對策擬仲舒。吟詩必二雅，作賦規三都。"③ 考公遡有《眉州起文堂記》④，則所説"吾州"，乃眉州也。民國《眉山縣志》卷七《選舉志》曰："眉州科第莫盛於宋。考舊志及雁塔碑所載，南北兩朝中甲乙科者八百八十人。"科第之盛，又與上述家族文化緊密聯繫在一起。因登科之後大都入仕，家族文化於是有了政權力量的支持和保障，得以繼續發展。

讀書與科舉之盛，又决定了對書籍的大量需求。以眉州和成都爲中心，形成了宋代全國著名的三大刻書中心之一。晁公遡曾作《眉州州學藏書記》道："郡之富於文，不獨諸生之言辭爲然，蓋文籍於是乎出，至布於其部，而溢於四方。"⑤ 這與上引公遡

① 《成都文類》卷四七。
② 有關南宋四川的"類省試"，詳參拙文《論南宋的四川"類省試"》，載《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五期。
③ 《嵩山集》卷五。
④ 《嵩山集》卷五〇。
⑤ 《嵩山集》卷五〇。

詩“傭販皆詩書”句，皆指眉州印刷業的發達。蒲叔獻《刻太平御覽跋》曰：“吾蜀文籍，巨細畢備。”又李心傳曰：“全蜀數道文籍山積。”① 書籍的豐富，不僅爲科舉和教育提供了保障，也普遍提高了巴蜀人的文化素質。

由於讀書、刻書的需要，巴蜀間又多藏書家。眉州孫氏書樓，就是典型的一例。孫氏是眉山著姓，人才輩出。孫氏書樓建於唐開成時，中有興替，宋代並建有山學。由唐到宋，書樓持續了數百年，對傳播文化起過很大的作用②。宋祁守成都時，曾作《寄題眉州孫氏書樓》詩歌頌道：“魯簡多年屋壁藏，始營鞏棘瞰堂皇。鬆厨四匝香防蠹，鏤槧千題縹製囊。定與鄉人評月旦，何妨婢子誦《靈光》。良辰更此邀清賞，庭樹交陰隽味長。”③ 又《蜀中名勝記》卷一二曰：“（眉州）郡有孫氏書樓，魏了翁記曰……今蜀中書賈之家，往往稱書樓，蓋本諸此。”則其影響直到明代。

像孫氏書樓這樣的藏書之家，巴蜀還有不少，如犍爲（今屬樂山）有王氏書樓。蘇軾《犍爲王氏書樓》詩曰：“樹林幽翠滿山谷，樓觀突兀起江濱。云是昔人藏書處，磊落萬卷今生塵。江邊日出紅霧散，綺窗畫閣青氛氳……”④ 查慎行注引蘇軾在黄州《與王齊萬秀才詩》，謂“齊萬蜀人，時寓居武昌縣，當即書樓主人也”。其他如各類學校，也都有自己的藏書，如魏了翁所建鶴

① 《道命録》卷四。
② 關於孫氏書樓的情況，詳參魏了翁《眉山孫氏書樓記》，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九。
③ 《景文集》卷一五。
④ 《蘇軾詩集》卷一。

山書院，藏書達十萬卷之多①，超過當時的國家藏書。

第四，守蜀者提倡文教。五代時雖巴蜀文化比較發達，但趙宋降蜀之初，兵驕將橫，濫殺無辜，加上統治者的殘酷搜括，激起了蜀中人民的憤怒，多次發生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起義軍雖最終被血腥地鎮壓下去了，但不僅經濟文化遭到嚴重破壞，更重要的是喪失人心，蜀中知識分子多“不樂仕宦”，採取與朝廷不合作方式，進行消極抵抗。太宗時張詠兩次治蜀，這種情況纔得到改變。可以説，巴蜀文學逐漸得到恢復和發展，與張詠密切相關。韓琦《張公（詠）神道碑銘》曰：“益（州）不貢士者凡二十年，學校頹替。公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皆有學行，鄉里所服，遂延奬加禮，敦勉就舉。後三人悉登科，歷美官。於是西川學者知勸，文風日振，由公之誘掖也。”《東齋記事》卷四記此事，曰：“初，蜀人雖知向學，而不樂仕宦。張公詠……（與上引意同，略）而蜀人自此寖多仕宦也。”張詠的做法，不過是用功名籠絡士子，强化文治，從而收拾人心。這一着很有效。由於蜀中本來就有重文的傳統，當士子們由“不樂仕宦”轉到積極進取時，文風遂很快恢復。上引田况《進士題名記》、蘇軾《謝范舍人書》述西蜀太宗以後、特别是仁宗時登科的盛況，就是明證。

張詠之後，治蜀者接踵前修，類多重視文化建設。蔣堂守蜀，“下車之始，興修學校，聽政餘閑，日與生員講肄道藝，躬親課式，考核等第……諸路後進士慕義沓至，常有五六百員。是

① 魏了翁《書鶴山書院始末》，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一。

年鄉舉進士第者數倍於前，由敦遣詣太學策名者亦復如是。曾未期月，風俗丕變"①。又田況曾增刻石經《儀記》、《公羊》、《穀梁傳》，與孟蜀時所刻《易》、《詩》、《書》、《春秋》、《周禮》、《禮記》，合爲九經。吕陶《府學經史閣落成記》認爲文翁石室、周公禮殿、石壁九經，是"蜀學之盛冠天下而垂無窮"的三件大事②。其他守成都的如韓億、韓絳、宋祁、趙抃、胡宗愈等等，文治成績都很顯著，而宋祁、蔣堂、趙抃等，自身又是優秀作家，在蜀中寫下了許多出色的作品，以他們的聲望和創作，深深影響了巴蜀文士。蜀中文風於是大成。

第五，巴蜀文學的交流。由科舉考試取得入仕資格，再經過銓選，由朝廷派往四方任職，這就形成了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的流動機制。宋代的巴蜀作家與外地作家，通過這種流動，實現了文學的相互交流。由於巴蜀相對僻遠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的不便，這種交流顯得特别重要。通過交流，新的文學思想不斷被引入，而蜀籍作家也有機會到更加廣闊的文學天地去發揮才能。比如蘇軾、蘇轍兄弟，都是通過科舉和仕宦，將他們推向全國大文壇的。因此，文學交流是推動巴蜀文學發展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動力。

我們在《引論》中説過，本書所論宋代巴蜀文學，試圖將它視作一個開放的、動態的系統，即既着眼於作家的籍貫（以巴蜀籍作家爲主體），同時又着眼於作品的産生地，不排斥外來作家。

① 吴师孟《清阴馆记》，载《成都文类》卷二六。
② 《净德集》卷一四。

這樣處理，正是考慮到作家的流動性。

以上所述推動宋代巴蜀文學發展和繁榮的因素，着眼點主要限於巴蜀地區。我們還應看到，宋代巴蜀文學的繁榮，是整個宋代文學繁榮的一部分，因此影響宋代文學繁榮的所有原因，比如社會長期相對穩定、經濟持續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特別是印刷術的廣泛應用）、豐厚的文學積累、最高統治者的好文和文治政策、科舉制度的完善，以及較寬鬆的創作環境等等，同時也對巴蜀文學的發展起作用，與上述諸因素共同構成合力，促進着巴蜀文學走向繁榮。

# 跋

一九九六年，我申報的《宋代四川文學通論》課題，獲準爲四川省“九五”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宋代的四川，包括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路、利州路（南宋又分爲利州東、西兩路），其行政區域除今四川省及重慶市全境外，還包括今甘南、陝南及貴州、雲南之一部分。申報課題時，重慶市還屬於四川省。稍後重慶直轄，現有的四川省已遠不是宋代“四川”的地域概念，若再用原擬書名，則顯然不準確，故易之爲《宋代巴蜀文學通論》，意在用“巴蜀”替代宋代的“四川”。這與課題研究的作家都在今四川和重慶相符。

書稿在世紀之交完成，但由於出版的原因，一直裝在電腦中，未能付梓面世。幸有四川大學“二一一”工程的支持，遂略作修訂，即現在呈獻給讀者的這本書。

宋代巴蜀文學繁榮，作家衆多，但除“三蘇”外，其他可供參考的研究成果却並不多，許多方面需做“拓荒”的工作。限於水平，謬誤在所難免，乞讀者不吝賜教。

祝尚書

二〇〇四年七月二十日記於川大竹林村之不毛齋